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七回　一失足时 死生成谜　再回头处 恩怨如烟

“ 死人的约会 ”

楚天舒道 :“ 丁老前辈乃是家父的朋友，既然是他，那当然不能不理了。”

啸声是从南岸的一座山峰上传来的，楚天舒将般拢岸，三人立即施展轻功，向那座山峰奔去。此时已是入黑时分，一弯新月刚刚升起。那座山距离岸边只有数里之遥，不过半枝香时刻即到了。但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却没有再听见啸声。

楚天舒惊疑不定，心里想道：“ 丁勃本是辽东大盗，从他的啸声可以从山上传到江心，功力之高，可以想见。现在听不见他的啸声，不知他是已经把强敌打退，还是身受重伤不能发啸？但无论如何，他的对手也一定是十分厉害的了，只不知是谁？ ”

跑至山腰，一片危崖，挡住去路。好在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轻功，危崖峭壁，也还难不倒他们。三人之中，楚天舒武功最高，江湖经验也最丰富，他跑在前头开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危崖的彼端是一片松林，靠近峭壁处有一株横伸出来的古松，枝叶茂密，形如苍龙樱海，丹凤朝阳，蟠松的野藤飘拂石壁。朦胧的月色之下，楚天舒目光一瞥，忽见树枝无风自摇。悬空的野藤，飘拂不足为奇，未曾脱离母体的树枝无风自摇可有异样。楚天舒凝伸一听，隐隐听得树林里似有沙沙声响。楚天舒叫道：“ 提防有埋伏！ ” 双掌一个盘旋，使开夜战八方的招式护身，踏上那株横伸出来的松干，随即跃上危崖，冲入林中。

江湖上本来有 “ 逢林莫入 ” 之戒，但他们为了要救丁大叔，却怎能顾这许多禁忌。姜雪君和齐漱玉都拔出剑来，舞剑防身，跟着楚天舒闯进树林。

树林里并没遇上埋伏，只是有几只鸟儿给他们吓得从窝里飞了出来。齐漱玉笑道：“ 楚大哥，你是疑心生暗鬼吧，这里鬼影也没一个！ ” 楚天舒惊疑不定，暗自想道 :“ 按说树枝不会无风自摇，我刚才所见也分明不是眼花。难道是一只松鼠窜过树枝，以至令得它无风自摇，唉，但愿是松鼠就好，假如真的是一个人的话，这人的轻功之高，可真是神奇之极了！ ”

心念未已，他们已经穿出这片松林，前面地势开旷，他们又开始听到一种声音，似是风声呼呼，细听又不是风声。楚天舒跑快两步，站上高处往下一望，叫道：“ 那边有人打斗，齐姑娘，你快，…… ” “ 快来 ” 二字未曾说完，齐漱玉亦已登上那块石头，往下一看，失声叫道：“ 啊，果然是丁大叔！丁大叔，你莫慌，我们来帮你！ ”

下面有个山坳，山坳形如锅底，地势较为平坦，一个身材高瘦的老头正在和两个魁梧的汉子搏斗。虽然只是小时候见过一面，楚天舒也认出来了。这个瘦长的老头正是曾经到过他的家里的丁勃，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辽东大盗丁勃。

和丁勃交手的那两个汉子面貌看得不大清楚，但身材却是一般高矮，服饰也是想同，似乎是两兄弟。

楚天舒定睛看去，只看了几招，就不禁大吃一惊。

那两人腾跃扑击，忽如巨鹰盘空，忽如猛虎伏地，招招凶狠，方圆十数丈之内，沙飞石走，发出的声音就似狂风刮过一般。丁勃则是兀立如山，见招拆招，见式拆式。但形势则显然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了。他反手一招 “ 手挥

琵琶”，刚好迎上了弟弟劈向他后心的一掌。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那人给他的掌力震得退出了六七步，几乎跌倒。

这一下又是大出丁勃意料之外。要知对方虽然失了兄长的配合，但丁勃也是差不多到了强弩之末的田地的。这两兄弟的功力，倘若是各自为战，与丁勃单打独斗，丁勃比他们略胜一筹，但也不能一挥手就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震退六七步的。何况此际丁勃乃是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之下，业已恶斗了半个时辰，内力的消耗远比对方为甚。他原来的估计，也只是希望能够板成平手而已。

不但丁勃意想不到，那两兄弟也似乎是始料之所不及，弟兄相对，目光一片茫然。

这两兄弟心意相通，互相看了一眼，做哥哥的点了点头，做弟弟的摇了摇头。虽然一个点头，一个摇头，大家的想法却是一样。两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叫道：“姓丁的，你有主子撑腰，我们只有认栽了！哼，但愿你的主子长命百岁，让你做一世老奴才吧！”说罢转身便逃，后面这两句当然是“反话”，但也可见得他们对丁勃的“主子”实是敢怒而不敢骂。

原来那个老大凌空击下之时，足部突然好似给利针一刺，不由自己的便向前冲去，结果是拳头打着了松树方才定着身形。那个老二发掌之时，虎口也好像突然给蚂蚁叮了一口，力量登时减一半。但他们又立即发现并非是中了梅花针，甚至是否暗器，他们也捉摸不透。

他们本来不把楚天舒、齐漱玉、姜雪君三人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但此时一想，齐漱玉是齐燕然的孙女儿，孙女儿既然在此处现身，莫非做爷爷的亦已来了？除了齐燕然，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能够暗算他们，而令他们丝毫也没察觉！是他处在下网。只有招架的份儿了。楚天舒这才恍然大悟，丁勃何以不能继续发啸的原因，那是因为给人攻得应接不暇，已是不能再耗内力发啸。“果然不愧是曾经名震江湖的辽东大盗，假如换了是我，在这两个魔头联手扑击之下，只怕抵挡不了十招！”楚天舒心里想道。

虽然明知他们三人齐上，也未必就能替丁勃扭转败局，但在这样紧急的关头，却是谁也无暇为自身的安危打算，大家都是飞快的跑过去。

和丁勃交手的一个汉子纵声笑道：“丁勃，你纵然伏有同党，我们也不惧你！嘿嘿，原来你的救兵就只是这三个娃娃吗？哈哈，来吧，来吧，一齐来送死吧！”他说到一半；已经看清楚来的是什么人了。

跑得最快的楚天舒，也只是刚刚走过一半的距离，那两个汉子正在加紧攻击，齐漱玉紧紧跟在楚天舒后面，一颗心卜卜的跳，只怕援救已来不及。

丁勃比她还要着急，连忙叫道：“小姐，你快走，别理我！”

话犹未了，一个汉子陡地跃起一丈来高，向他扑下，丁勃一矮身躯，斜窜出去。齐漱玉看不清楚，但听得“轰隆”一声，原来是那汉子一拳打中一棵松树，把那棵松树打得齐腰折断。

齐漱玉看不清楚，还只道是丁大叔闪避得宜，故此没有给他打中。丁勃却是大为诧异：“奇怪，怎的他这拳如此失了准头？”原来那两个汉子是分进合击的，丁勃若要避开那凌空一击，就要着另一个汉子的一掌，故此他虽然身形斜窜，却并非避招，而是要抢在前头先化解另一个敌人的攻击。但是否能够如他所愿，他实是毫无把握的。想不到出乎他意料之外，凌空一击那一拳竟打歪了。

这两人乃是孪生兄弟，心意相通，配合得天衣无缝。不料这次却出了岔子。哥哥那一拳莫名其妙的打歪，这就给了丁勃两兄弟同一心思，都以为是齐燕然。两兄弟交换互相询问的目光，做哥哥的点了点头，表示他和弟弟的猜测一样。做弟弟的摇了摇头，则是表示既然是齐燕然，那就只能乖乖认栽，不可再斗了丁勃虽然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但亦已猜到了他们是着了暗算，并且知道他们是猜疑谁了。

齐漱玉喜出望外，跑到丁勃身边，笑道：“丁大叔，你哪里惹来的这两个强敌？”

丁勃喘过口气，说道：“他们是江湖的人称冀北双鹰的萨家兄弟，二十年前，我干没本钱买卖之时，曾经和他们有过一段过节，想不到今天碰上了。”

冀北双鹰，老大名叫萨都刺，老二名叫萨都拉，齐漱玉也曾听得爷爷说过他们的字号。据说他们本是勃海中一个名叫猫鹰岛上的土生野人。“猫鹰”是一种变种的猫头鹰，比普通常见的猫头鹰大得多，性极凶悍，是一种罕见的猛禽。因为它们聚集于那个小岛，“猫鹰岛”因此得名。猫鹰岛附近有一个“蛇岛”，盛产毒蛇。猫鹰克制毒蛇，常常把毒蛇抓来当作食粮。这两兄弟因为常常看猫鹰扑击毒蛇，无师自通，练成了一身非常怪异的以扑击为主的武功。

萨家兄弟二十年前已经恶名昭彰，齐燕然也曾想要剪除他们，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碰上。

齐漱玉说道：“原来是冀北双鹰，怪不得如此厉害。但想不到这两个鹰头都给我们吓跑了！”

丁勃满腹疑团，看了楚天舒一眼，问道：“这位是……”

楚舒笑道。“丁老前辈，咱们是见过面的，你记不得了？

丁勃怔了一怔，说道：“恕我年迈记忆不佳，咱们是在哪里见过面的？”

齐漱玉笑道：“这位楚大哥是扬州楚劲松楚大侠的公子，他曾经和我说过，说是你曾经到过他的家里的。”

丁勃拍拍脑袋说道：“我想起来了，那时你还是个拖着两筒鼻涕的小孩子呢。”

楚天舒笑道：“那一定是你记错了。我自小爱干净，不会拖着两筒鼻涕见客人的。”

谈笑之间，姜雪君亦已来到。齐漱玉道：“这位姜姐姐就是元哥常常提及的那位雪君姐姐。”

丁勃不禁又是一愕，说道：“令尊的大名可是上志下奇，后来改号远庸的？”

姜雪君道：“不错。但家父已在半年前去世了。”

若在平时，丁勃见着楚天舒和姜雪君，自必又惊又喜，而且有许多话要问他们的。但此际由于他有更重大的心事盘桓胸际，无暇去问他们了。

他心里想道：“楚劲松的儿子和姜志奇的女儿，本领料想是不错的，但却怎够得上暗算冀北双魔？”

他看了看楚天舒，又看了看姜雪君，狐疑满腹，问道：“还有谁和你们一起来么？”

齐漱玉道：“就只他们二人，没有别的人了。我是请他们二人到咱们家里作客的。丁大叔，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怎样巧遇他们的事情？”

丁勃说道：“我是要知道的。不过你稍后才说也还不迟，我倒想先问你

一件事。”

齐漱玉诧道：“什么要紧的事呀？”

丁勃说道：“你们上山的时候，可碰见过什么人吗？”

齐漱玉道：“没有呀，何以你有此问？”见丁勃神气甚为古怪，似乎在想什么，迟迟未回答她，又补问一句道：“你以为我会碰上什么人？”

丁勃想说的是：“那个人是你最亲近的人，但又是你不认识的人。”不过因为时机未到，心中想说的话却是不便对齐漱玉说出来。

齐漱玉何等聪明，眼珠一转，便即笑道：“丁大叔，难道你以为爷爷当真是和我一起来吗？那两个魔头给爷爷的威名吓退，我也意想不到呢！”

丁勃说道：“我也知道你的爷爷不会来的，不过——”

齐漱玉道：“不过什么？”

丁勃说道：“没什么。不过，那两个魔头好像不只是给吓退的。”

齐漱玉笑道：“那么，你以为当真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吗？若然真的有这样高人，除了我的爷爷还能有谁？”言下之意：既然你知道不是爷爷，那当然是没有别的人了。她哪知道，丁勃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并非她的爷爷，但她亦已猜得甚为接近。

丁勃一脸茫然神色，说道：“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这两上魔头走得莫名其妙！”

齐漱玉道：“这两个魔头吓得狼狈而逃，料想他们不敢再来。他们既然走了，咱们也不必费脑筋去胡猜了。好，不要再说这两个魔头了，丁大叔，我倒要先问你一件事。”丁勃说道：“小姐请问。”齐漱玉道：“你何以不在家中，却跑到这里来？”

丁勃说道：“正是因为小姐你离家出来，老爷放心不下，故此叫我出来找你回去。他猜想你可能会在洛阳，我就是正要到洛阳打听你的消息的。老爷猜得对么？”

齐漱玉笑道：“爷爷猜得不错，不过我猜他也是放心不下卫师哥的吧？”丁勃说道：“不错。前天我在路上已经听说他在徐家闹事，不知是真是假？”

齐漱玉道：“是真的。啊，你在路上没有碰见他吗？”丁勃笑道：“要是我已经碰见了他，我也不用问你这消息是真是假了。”齐漱玉好生失望，说道：“我还以为他已经回到了家呢。”当下将她在洛阳的遭遇，简单扼要的说给丁勃知道。

丁勃好生惊异，叹口气道：“想不到徐中岳号称中州大侠，竟然是个假仁假义的奸贼。不过说到剪大先生也是和他一样的人，我却还有点不能相信。”齐漱玉道：“不错，剪千崖的名望比徐中岳更高，但我亲眼看见他帮徐中岳对付元哥的。而且他是杀害姜姐姐母亲的凶手，此事亦是无可怀疑。”

丁勃沉吟半晌，说道：“虽然我不敢说绝无此事，但剪大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比较清楚的，我总觉得他与徐中岳不该是一丘之貉。”齐漱玉道：“世上有许多大家都以为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呢！”丁勃笑道：“大小姐，经过这番磨练，你是比以前老成多了。”

齐漱玉甚为得意，却佯嗔道：“你以为我永远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么？”丁勃笑道：“是啊，你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了。不过剪千崖这件事，最好你先问过爷爷，不要私自找他算账。对剪家兄弟，你爷爷知道得比我更深。”

齐漱玉道：“我也没有本事单独找他算账，这次回家，我是准备与元哥会合，再和姜姐姐一起去找那两个老贼报仇的。要是元哥已经回到家中，想

必他也会对爷爷说了。”

丁勃沉吟不语，心里想道：“就只怕天元这孩子不是回家。”但他不想扫大小姐的兴，心中的疑虑没说出来。

齐漱玉提起了她的元哥，却是更加归心如箭了，说道：“咱们赶快回去吧，说不定元哥已经回到家中了。”

丁勃想了一想，忽地微笑说道：“对，你爷爷等你正在等得心焦，你是应该赶快回去的。大小姐，我这就托你回去禀告老爷……”

齐漱玉怔了一怔，说道：“丁大叔，你说什么，你不回去吗？”

丁勃说道：“我还有点事情，待料理完毕，大约迟三五天才能回去。”

齐漱玉诧道：“你不是说爷爷叫你到洛阳接我的吗，你另外还有事情？”

丁勃说道：“是呀！这件事情是今天才遇上的。你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想抽空办点私事，向老爷告个假了。”

齐漱玉道：“是什么事情？”

丁勃说道：“也没什么紧要的事情，只是想去找一个多年未见过面的朋友喝几杯老酒。”

齐漱玉道：“又是你从前在黑道上的那些朋友么？”

丁勃说道：“小姐，你长大了倒管起我来了！”

齐漱玉道：“好，你不肯告诉我，那就算了。走吧！”

丁勃说道：“小姐，恕我不送你们下山了。”

齐漱玉道：“我不是胆子小要你送，但你也总得下山才能去找朋友呀。难道他是约你在这荒山喝酒的吗？”

丁勃笑道：“当然不会有这样荒唐的朋友，不过我也总得恢复了精神体力，才能下山去找朋友呀。”

齐漱玉吃了一惊，说道：“我真是不懂事，没想到你恶斗一场，已经精疲力竭了。要不要我们在旁守护？”

丁勃笑道：“还不至于这样不济事，何况正如小姐你刚才所说，谅那两个魔头也不敢回来。小姐，你别管我，快点回家。”说罢，便即盘膝闭目，做起吐纳功夫。

齐漱玉也想早点回家，她知道丁勃练的内功自成一家，随时可练也随时可以停止，不像某些门派的内功，非练到一定的时刻不能罢休的。因此著有外敌，他立即便可醒觉。“以丁大叔的功力，只要他恢复几分，即使这山上有毒蛇猛兽，料想也伤害不了他。”如此一想，齐漱玉也就放心下山了。

他们那只小船系在河边，为了赶路，楚天舒主张不进县城投宿，让小般顺流而下，天明便可渡过孟津。齐漱玉喜道：“这敢情好，过了孟津，咱们再走陆路，只有两天路程，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楚天舒上了船就不说话，齐漱玉道：“咦，你在想些什么？你又没有和那两个魔头打架，总不至于像丁大叔那样疲累吧？”她这样一天接连碰上几桩事情，心情可有点不大宁静，很想找个人闲聊。

楚天舒笑道：“我正是想起你的丁大叔。依我看来，丁大叔倒不像你说的那样疲累。”

齐漱玉道：“这是他自己说的，你怀疑他说谎吗。”

楚天舒道：“或者是他故作谦虚吧，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你可能认为我是多疑……”

齐漱玉道：“多疑也好，谨慎也好，快说出来，别吊我的胃口。”

楚天舒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问丁大叔是否约了朋友在荒山喝酒之时，他虽然回说不是，但他的笑容却是很不自然！ ”
齐漱玉怔了一怔，说道：“ 我倒没有留意。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认为丁大叔存心骗我？ ”
楚天舒道：“ 这话说得重了一点，或许丁大叔只是不愿意你目前就知道了。 ”
齐漱玉道：“ 然则你认为他当真是约了朋友在这荒山喝酒？ ”
楚天舒笑道：“ 喝酒当然是不会的，但却可能是一个只图见上一面的约会，否则他本来是要到洛阳去接你的，为何不走大路，却跑到荒山野岭上去？ ”
齐漱玉道：“ 那是因为冀北双魔的约斗呀，咱们不是亲眼见到了吗？ ”
楚天舒道：“ 咱们只是见到打斗，但丁大叔可没说过是双魔约他到那里打斗的。而且丁勃是个老江湖，精明干练，他明知以一敌二，是斗不过冀北双魔的，他又岂能单人匹马，赴这约会？ ”
齐漱玉道：“ 如此说来，你是认为他本来是赴朋友的约会，
但却出乎他的意外，朋友没来，却来了敌人。 ”
楚天舒道：“ 我是这样猜想。不过，他的朋友恐怕亦已来了。 ”
齐漱玉道：“ 你倒很会推想。但我倒想问你，你是何所见而云然？ ”
楚天舒道：“ 他在激斗之时，连发数声长啸，你不觉得奇怪么？ ”
齐漱玉江湖经验虽少，人却并不糊涂，一得楚天舒提醒，顿时也起了怀疑，说道：“ 你怀疑他的啸声是为了求救？ ”
楚天舒道：“ 不错，用这种上乘内功是很耗内力的，要不是为了呼援，他何必自耗内力？但在那荒山之山，他又怎知道会有救兵？ ”
不必多加解释，结论只有一个：丁勃本来是约了一武功比他更好的人在那里相会的。
齐漱玉道：“ 那么咱们要不要回去看看那人是谁？ ”
楚天舒笑道：“ 他们既然要避开你，就是立即赶回去，也决计见不着他们了。 ”
齐漱玉仍是半信半疑，说道：“ 假如你的猜想不错，冀北双魔之所以败逃，就是真的受了那个一直不有露面的人暗算了。但除了我的爷爷，天下还有谁人有这本领？ ”
楚天舒道：“ 这我就猜不着了。 ” 心想，“ 莫非是飞天神龙？但飞天神龙的本领虽然似乎比丁勃稍高，恐怕也还未有吓跑冀北双魔的本事！ ”
“ 咱们也无谓猜测了，反正这人是友非敌。 ” 楚天舒道。
齐漱玉想了一想，说道：“ 不错，有这样大本事的人，世上寥寥无几。纵然不是我的爷爷，我回去问他，料想他也会知道。 ”
波心月影荡江圆，此时小舟已经过了孟津了。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荒山月色，分外凄清，却又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楚天舒猜得不错，丁勃在恶斗双魔之后，虽然精疲力竭，却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济。此时他早已恢复了精力了。
不过他却无心赏玩山间的月色，他还在静坐，但却是心事如潮。
他抬头看看月亮，月亮在头顶上空稍为偏东一点，估量已是将近三更的时分了。

另一件事楚天舒也猜得不错，他的确是来赶一个和他关系很深的人的约会的，约会本是定在今晚二更，但那人尚未出现。

这个约会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天太阳未落，他就到了孟津。由于他在路上已经知道了卫天元和齐漱玉的消息，知道他们虽然在洛阳闹得天翻地覆，却早已在同一天逃出徐家，并无遭遇意外的危险，故此无须赶路。他连日奔波，很想好好的睡一觉，而过了孟津，则还要多走五六十里才能找到客店。既然无须赶路，他就乐得入县城宿店了。

哪知他刚刚开了房间，漱洗尚未完毕，店小二就进来问道：“ 请问你老人家是不是姓丁？ ”

他怔了一怔，说道：“ 不错，你怎么知道？ ” 这是一个小县城的小客店，旅客投宿，无须登记姓名的。

店小二道：“ 有人送封信给你，我本来不想让他进来的，但听他说你老人家的样貌都说得对，所以我进来先问你一声。要是你愿意收那封信，我就替你拿来。 ”

丁勃觉得他的话有点古怪，问道：“ 送信的是什么模样的人？ ”

店小二道：“ 是个小叫化。 ”

丁勃这才恍然大悟，心道：“ 怪不得店小二不许他进来。 ” 连忙说道：“ 不必你代劳，我想见见那小叫化，你叫他进来吧。 ”

小叫化进来了，年纪不过十二三岁，蓬首垢脸。抖抖瑟瑟的拿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写的是 “ 丁大叔亲启 ”，笔迹倒是甚为熟悉。

江湖上有什么人是称他做 “ 丁大叔 ” 的？丁勃心头不禁卜通一跳，心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是他！ ”

“ 我想问小叫化几句，你出去吧。 ” 丁勃把店小二遣走，把信打开。只看了一眼，他就禁不住面色唰的变得如同白纸，手指也颤抖起来。

小叫化吃了一惊，说道：“ 丁大叔，你没事吧？ ”

丁勃道：“ 给你这封信的是什么人？ ”

小叫化道：“ 他戴着阔边皮帽，披着斗篷，面貌我看得不大清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的。 ”

“ 那你为什么给他送信？ ”

“ 他给我一两银子。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爹爹教我的。那个人是坏人吗？ ” 小叫化打着哆嗦说道。也不管引用的成语对是不对。

丁勃安慰他道：“ 你别慌，我不是责骂你。那人是不是坏人都不关你的事。但我想知道这封信他是什么时候给你的，他和你说了些什么话？ ”

“ 是大约一个时辰之前给我的，他说待会儿有这么个模样的老头儿要来投宿，你看他进哪家客店，你就替我把这封信给他。

我在这条街上守候，连讨饭也不敢去。 ” 小叫化道。这条街是客栈集中之地，小县城的客栈本来就不多的。

丁勃蓦然想了起来，问道：“ 你看不见他的脸孔，但他递信给你的时候，你看不看见他的手背有一道伤疤？ ”

小叫化眼睛一亮，说道：“ 不错，是好像有道伤疤。那么这个人真是你的朋友了？ ”

丁勃说道：“ 是我认识的人。好，没你的事了，你拿这块银子去买东西吃吧。 ” 他也给了那小叫化一两银子，小叫化欢天喜地的走了。

其实他用不着问得这样仔细，已经知道那个写信的人是谁。
他之所以猜疑不定，因为这个人是个“ 死人 ”！
那封信上只有寥寥十几个字，“ 今晚二更请到抱犊岗相会。知名不具。 ”
是他的“ 少爷 ”的字迹。他称为“ 少爷 ”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齐燕然的儿子齐勒铭。他侍候过少爷读书写字，虽然隔别了十多年，字迹还是一看就认得的。
但齐勒铭却是早就死了的！
而且少爷的死讯还是他亲自打听到的。
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齐家大少爷刚刚成婚。新娘子也是武学世家，貌美如花，人才出众。亲朋戚友无不交口称誉，赞美他们是一对“ 天作之合 ”的壁人。
哪知这位齐家的大少爷竟在新婚燕尔的时间，突然失了踪！
儿子失了踪，做父亲的齐燕然当然是着急的。他的武功虽然号称天下第一，但因性情冷僻，江湖上的朋友却不很好。他尽其所能，打听儿子的下落。兀是得不到消息。
过了一年之后，消息方才开始传来。这些消息令他又生气，又是伤心。他不愿意相信这些消息，但又不能不信几分，因为这些消息都是从他比较可靠的朋友口中传来的，而且众口一辞。
这些从各方面纷至沓来的消息，都说他的儿子齐勒铭在江湖上为非作歹，专与恶名昭彰的一些邪派妖人混在一起，有几个侠义道中的成名人物已经伤在他的手下。甚至人到齐家登门问罪了。
齐勒铭行踪无定，有几次齐燕然得到儿子出现某处的风声，立即赶去，结果却都是毫无例外的扑了个空。
齐勒铭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两湖大侠褚良骥被人暗杀，江苏巡抚程德浩失了女儿等等怪案，虽然没人见到疑犯，也都众口一辞的说成是他所为。
齐燕然气得病倒了。他只好叫丁勃去找他的儿子。丁勃在江湖上的朋友比他多。
齐勒铭的死讯就是了勃亲自打听到的。虽然他没看见少爷的尸体，但他相信决不会假，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是在场目击的，据那两个朋友说，他的“ 少爷 ”被武当五老联手围攻，身受的剑伤少说也有二三十处，打斗的地方是在临江的一座山上，他被逼跳下江中。而且后来尸体也被捞起来了，面目已经给鱼咬得血肉模糊，但身上的剑伤则还是看得出来，是武当的连环夺命剑法所伤。武当五老找到了他的尸体，这才放心。将他化骨扬灰之后，方始离去。
而且在齐勒铭的死讯传开之后，二十年来，他也的确没有在江湖上出现过。这就更加令得丁勃相信他的“ 少爷 ”是已死无疑了。
想不到在齐勒铭死了将近二十年之后，他竟然接到了这个“ 死人 ”的信！
丁勃曾受过齐家的大恩，又是看着齐勒铭长大的，不管齐勒铭的行为怎样，他对这个小主人还是有着一份爱护之心的。
他认出了小主人的笔迹，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齐勒铭的脸上和手背各有一道明显的剑痕，这是他早已知道的。如今从那小叫化的口中亦已得到证实了。（小叫化虽然没看见他脸上的剑痕，但从他不愿在前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件事看来，亦可以判定他为的就是要遮掩脸上的剑痕子。）

小主人当真没有死么？朋友目击的事情是不会假的，但这封信也决不会是假的。他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信了。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他提前到了约会地点。

不料少爷还未出现，冀北双魔却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一场恶斗，思之犹有余悸。但在暗暗叫一声“侥幸”之余，他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却也放下来了。

他曾听到许多有关齐勒铭的消息，说他专与恶名昭彰的邪派妖人混在一起，这些妖人之中，就有冀北双魔在内。

因此当他突然见着冀北双魔在他面前出现之时，他心里还有点猜疑不定：是不是少爷受了双魔的利用，将他骗到此地的呢？当时他的发啸报警，与其说是“呼援”，不如说是为了探求事情的真相，只盼少爷能够现身。至于少爷帮哪一边，他是只能当作一次赌博了。

“我真不该对少爷瞎起猜疑，即使他当真好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总也不会要害我的！”他想。不过，他也还是有点猜疑不定，暗中助他打退冀北双魔的真是少爷么？连他也不知道双魔怎样着暗算，少爷能有如此功力？

这个问题，只有事实才能答复。亦即是他必须先见着少爷，才可以确定是否少爷出手？

但现今是将近三更，他还没有见着少爷。

他吸了口气，正想再用传音入密的内功之时，忽觉微风飕然，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丁大叔，累你久等了，你没事了吧？”

出现在他面前的人，脸上有道伤疤，但相貌却没多大改变，可不正是他的少爷是谁？原来齐勒铭是恐妨碍他运功自疗，方始迟迟现身的。

少爷复活

丁勃欢喜得跳了起来，“少爷，啊少爷，当真是你，你，你没有——”

齐勒铭微笑道：“我没有死。不错，那年我是被武当五老联剑所伤，但他们捞起的那具尸体却不是我。”

那具尸体上的伤痕是经武当五老验明，的确是他们所用的武当派剑所伤的，也正是因此，丁勃对少爷的死讯从来没有怀疑。

但此际，他的少爷却是活活的站在他的面前，他心里虽然有着许多疑问，却是无暇、也无须急于问了。

“少爷，你回来了那就好。多谢你适才救……”

“救命之恩”这四个字他尚未曾说出，齐勒铭已是打断他的话头说道：“丁大叔，是我应该多谢你，多谢你肯来见我！”

丁勃说道：“我若知道少爷还活在世上，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你。少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来拜谒少爷呢？少爷，你不知道，那年我就曾奉老爷之命，遍寻……”

齐勒铭一声苦笑，又一次截断他的话头，淡淡说道：“我知道，爹爹早已不把我当儿子啦。”

丁勃说道：“老爷误信江湖的传言，只要少爷回去和他解释清楚，相信老爷总会原谅你的。”

齐勒铭苦笑道：“解释什么？江湖上传我做过的那些事情，十件之中纵然有一两件不尽不实，大都却是真的！”

丁勃愕然，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话好了。

“丁大叔，我是已经死了的人，我不配做你的‘少爷’，我走了之后，你可以仍然把我当作已经死掉，回去也不必对我的爹爹说。”齐勒铭淡淡说道。

丁勃说道：“不，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还是我的少爷，我老丁当年在辽东做强盗，做过的错事，也不知多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少爷，请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齐勒铭道：“我现在悔过，已经迟了。而且，我也不想悔过。丁大叔，你别劝我。”

丁勃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心里想道：“怎的少爷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齐勒铭道：“你觉得我变得太可怕了吧？”

丁勃说道。“不，少爷，不管你怎样说自己不好，我还是不信！”

齐勒铭道：“你不相信，我早已不是你心目中那个循规蹈矩的少爷啦，远在未离家之前，早已不是了！”

丁勃心里叹口气，想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暗中为你遮瞒，你才不知道呢。我知道你只是在你爹面前才装作循规蹈矩，背着他却去花天酒地，甚至跑到邻县去偷富户的银子嫖妓。怪只怪我太过疼你，生怕老爷知道了将你责打，处处为你隐瞒。唉，要是早知你变得后来那样坏，我是应该告诉老爷的。”

原来齐燕然家规极严，儿子稍有差错，就要抽他一顿鞭子，丁勃看在眼里也觉心疼，故此他明知道少爷做了老爷不喜欢的事情，他也不敢泄漏半句。

而且，齐勒铭年轻时候做的那些坏事，在丁勃眼中，亦是根本不当作什么不得了的过错的。要知他本是大盗出身，更大的坏事他都做过。酗酒嫖妓之类的“小事情”，他只当作是少年人的胡闹而已。当时他的想法，甚至还有点同情这个喜欢胡闹的少爷的。

“可怜的少爷，自小就受拘束，一旦有了可以放纵的机会，也难怪他在胡闹了。”他以自己为例，“少年人心性不定，容易放纵自己，那有什么稀奇？我少年时候不也是如此吗。待到少爷成家立室，他自己不会再去酗酒嫖妓的。”

哪知少爷成亲之后，只是安静了几个月，就更为变本加厉了。最后竟然离家出走，变成了被众人唾骂的、诸恶所归的“大坏蛋”。

但尽管如此，直到现在他还不相信少爷真的像别人说得那样坏，纵然是少爷自己承认，他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是看着少爷长大的。少爷的缺点他都知道。不错，少爷自小就懂得怎样说谎，作伪的本事超过了同年龄的孩子。他的性格轻浮，在严父面前，却会装得循规蹈矩。但他知道少爷的本性还是善良的，虽然有时候少爷也会表现得甚为凶暴。但那只是由于他的性格容易冲动所致。

此时他面前对着少爷，虽然是主仆身份，却好像慈父对着回头一样。（可惜，事实上这个浪子却是并未回头。）他看着少爷面上的伤疤，怜惜之念不禁油然而生。

“少爷，不管你愿不愿意回家，我能够亲眼看见你还活着，我就高兴了。少爷，这二十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齐勒铭冷冷说道：“在荒山上与禽兽作伴。更说得确切些，是在一间不见天日的石屋里打坐了十多年，三年前我才能够走路的。”

丁勃心中一酸，说道：“少爷，苦了你了。不过，老仆也要恭喜你。”

齐勒铭道：“ 恭喜我什么？ ”

丁勃说道：“ 少爷，你的武功可是大大长进了。连冀北双魔也禁不起你的一击！嗯，说来惭愧，你是怎样打跑冀北双魔的，我都看不出来呢！少爷，不是老仆故意奉承你，以你现在的武功，恐怕已经比得上老爷了呢！你怎么练出来的。 ”

齐勒铭冷冷说道：“ 差不多二十年的光阴，我除了练武之外，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前面十几年，更是只能自己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打坐练内功。我也不知道练成怎样。不过凭我这二十年的苦功，倘若只能打败冀北双魔，那可还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

丁勃心头一震，暗自想道：“ 听少爷的口气，莫非他是想打败武当五老，方始心满意足。武当五老如今虽是都还活着，但年纪最轻的一个亦已七十开外了，见少爷现在的武功，要杀五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儿亦非难事，不过倘若当真如此胡来，那可要掀起武林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了。武当晚一辈的人材辈出，莫说他们会联同各大门派兴师问罪，只凭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少爷也是打不过他们那许多人的。那时恐怕者爷也非受连累不可！ ”

他心里惴惴不安，试图劝解：“ 少爷，你刚才说要我把你当作已经死了，这句话从另一方面看也有点道理。古人说过，昨日种种，比如昨日死，今日种种，比如今日生。我不知道是佛偈还是古圣先贤的说话，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老爷答允收留我做仆人的时候，对我这样说过的。少爷，你若是过去留有什么未了的恩恩怨怨，依老仆之见，不如都算了吧！ ”

齐勒铭道：“ 我只能把自己当作死人，可我还不想做和尚。我也不想像你这样，找一个‘ 好 ’主人！ ”说到“ 好 ”字，竟是带点诮的味道。

丁勃对他这几句话听得不大懂，但也隐隐感觉得到，他实是未能泯灭恩仇之念。他正不知如何劝解才好，齐勒铭已是说道：“ 丁大叔，我不是来和你叙旧的，也不是来听你劝解的。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

丁勃道：“ 什么事情？ ”

齐勒铭道：“ 刚才叫你做丁大叔的那个女子是什么人？ ”

丁勃说道：“ 她就是你的女儿呀，她名叫漱玉。是你离家之后三个月出世的。你没听见她在和我说要赶着回家见爷爷么？ ”

齐勒铭冷冷说道：“ 我知道她是我爹的孙女，但我怎知道她当真的我的女儿？ ”

丁勃道：“ 少爷，你怎能这样胡说？少奶贤慧贞淑，在咱们家里的时候，可没半点踏错行差！ ”

齐勒铭冷笑道：“ 好一个贤慧贞淑的节妇，那么我倒要问你，你眼中如此贤慧贞淑的少奶奶如今是否不在家里替我守节？ ”

丁勃说道：“ 少爷，当时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少奶奶要回娘家，那也不能怪她。 ”

齐勒铭冷笑道：“ 她是回娘家吗？你别以为我在荒山养病二十年，什么都不知道！ ”

丁勃只得说道：“ 少奶是否回娘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你们做夫妻的那半年时光，她可没有对不起你。但少爷，你…… ”

齐勒铭道：“ 不错，在她来入门之前我已经拈花惹草了，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她。但她对不起我的地方，我可不想说给你听！ ”

丁勃叹气道：“ 少爷，俗语说清官难判家务事。不管是你对不起少奶，

还是少奶对不起你，事情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当初总是你先对不住她。”

齐勒铭道：“我已经死了，她改嫁我不怪她，但她不该抛弃女儿和人私奔！”

丁勃吃了一惊，心里想道：“看来他对少奶的事情，知道得比我更多。”

“老仆不敢遮瞒，少奶是突然失踪的。但却不似是和人私奔。我是在家里看着她的，自你离家之后，少奶一直寸步不出闺房，也从无陌生男子到过咱们家里与她见面！她突然失踪，老爷还担心她是受人暗算呢。”丁勃说道。

齐勒铭哼一声道：“你说得她那样好，她既然寸步不出闺房，又从何而来的仇家？”

丁勃说道：“老爷说、说……”

齐勒铭道：“爹说什么？你为何不讲出来？”

丁勃一咬牙，说道：“老爷说恐怕还是你连累她的。你在外面结怨太多，你的仇家报复到你妻子头上！”

齐勒铭冷冷说道：“我是爹爹的不肖子，做了令他丢尽脸皮的事，当然爹爹是要帮她骂我的了。”

丁勃说道：“少奶的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尚未水落石出。少爷，你也不必胡猜，但漱玉总是你的亲生女儿，她长得很像你，你不觉得么？”

齐勒铭言始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我却以为她像她的母亲更多呢。”

丁勃松了口气，笑道：“少爷，最少你也承认她有几分像你了吧？那你还怎能怀疑她不是你的女儿。”

齐勒铭似笑非笑的说道：“丁大叔，要不是我觉得这小丫头有几分像我，你早已没性命了！”

丁勃不觉一愕，说道：“少爷，我可听不懂你的意思。”心想：“你的女儿像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齐勒铭道：“老实告诉你吧，我在荒山练了二十年功夫，功夫练到什么地步，我自己也不知道。冀北双魔的厉害，却是我自小就听得爹爹说过的，因此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出手。后来那丫头来了。她不顾性命跑来帮你，我可不能不顾她的性命了。万一她真的是我女儿，我岂能让女儿丧在冀北双魔手下！”

丁勃笑道：“不是万一，是百分之百是你的亲生女儿！”

齐勒铭道：“丁大叔，我已经对你说了实话，不是我想救你，只是我想救我的女儿！所以你不必多谢我！从这件事你还可以看出我有多坏！你不畏人言敢来会我，我却竟然不理你死活的！”

他在痛骂自己的时候，丁勃的眼睛却亮了起来。

“少爷，你知道大叔心里在想什么？”丁勃笑道，他自问自答：“一个人知道自己坏，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

“那是因为你太疼我的缘故，小时候我做了坏事，你也总是替我我辩护。其实我早已坏得不可收拾了！”齐勒铭道。

丁勃道：“少爷，你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就好。少爷，你还是回家吧。我用老命保你，……”

齐勒铭截断他的话道：“回家二字休提，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回家做什么？丁大叔，我只求你千万别对爹爹说你曾经见过我。”

丁勃说道：“少爷，你就算暂时不想见老爷，难道你不想多见你的女儿一面？”

齐勒铭道：“ 和漱玉一起的那个男是谁？ ”似乎为了避免丁勃缠他回家，另起话题。

丁勃说道：“ 他是近年声名最响的武林后起之秀，名叫楚天舒。 ”

齐勒名道：“ 他姓楚，是不是扬州楚家的？ ”声调已是有点不大自然了。

丁勃说道：“ 不错，他正是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儿子。 ”

齐勒铭道：“ 哦，楚劲松的儿子？ ”心跳的声音，自己也听得见了。

丁勃继续说道：“ 另外那个女子各叫姜雪君，说起来和你们齐家也有点关系，她的父亲名叫姜志奇，和你的卫师兄是好朋友。你的卫师兄约在十年之前被人害死，后来他的遗孤…… ”

齐勒铭似乎不耐烦听下去，一挥手打断了勃的话，说道：“ 我不管那姓姜的是什么人，我早已不是齐家的儿子了，什么卫师兄的事情我也不想知道。但你说起了楚劲松，我倒想问你一件事情。 ”

齐勒铭烦躁的心情，丁勃亦已感觉到了，他心头卜通一跳，讷讷说道：“ 少爷，你想知道什么事情？ ”声调不觉也变了。

齐勒铭道：“ 丁大叔，听说你和楚劲松交情极好，有人还说你们是八拜之交呢，对吗？ ”

丁勃镇慑心神，尽量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哈哈一笑，说道：“ 这是言过其实了。我老丁是强盗出身，怎配与扬州大侠楚劲松结为兄弟？我和他总共不过见过几次面，多少有点交情，倒是真的。 ”

齐勒铭道：“ 你到过他的家里吗？ ”

丁勃说道：“ 去过一次，说起来也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

齐勒铭道：“ 听说楚劲松现在的妻子是填房，你到他家里那年…… ”

齐勒铭道：“ 你见到他的新夫人没有？ ”

丁勃说道：“ 那天很不凑巧，他的夫人正在患病，未能出来见我。 ”

齐勒铭心里冷笑，几首冲口而出：“ 恐怕她是故意避开你吧？ ”不过这句话他终于忍住了。

对这件事情，丁勃自己也是一直疑心的，暗自想道：“ 不知少爷还知道了一些什么，不过从他盯着这件事情来问，恐怕他知道的是比我更多了。 ”

“ 楚劲松壮年归隐，没在江湖走动，亦已有十多年。倒是他的儿子楚天舒在江湖上闯出了很大的名头。他和小姐是在洛阳相识的，听小姐说，似乎还曾经得过他的帮忙呢。咦，少爷，你，你怎么啦？ ”

齐勒铭握着拳，面色十分的难看。

他不发一言，转身便走。

丁勃心头一震，暗暗感觉不妙，叫道：“ 少爷，你去哪儿？ ”

齐勒铭瓮声说道：“ 我的事不用你理！ ”

丁勃叫道：“ 少爷，你和我回家吧！你们父女都还未曾正式相见呢！最少你也该让你的女儿认你呀！ ”一面说一面追上来。

齐勒铭反手一弹，冷冷说道：“ 我叫你别理闲事你就别理！算我对不住你，你给我躺下吧！ ”

丁勃只觉膝盖一麻，原来是给齐勒铭捏了一颗颗小小的泥丸，打中了膝盖的环跳穴。齐勒铭说到“ 躺下 ”二字，丁勃果然应声躺下。

丁勃内功深厚，齐勒铭这颗小小的泥丸尚未至打得他不能动弹，不过，待他爬起来时，齐勒铭已是早已去得远了。他的环跳穴气血亦未能立即畅通，暂时是不能施展轻功了。

齐勒铭摆脱了丁勃的纠缠，心头的烦躁仍未能消，反而更加好似包着一团火了。

忽听得水声轰鸣，原来是从山下流下来的溪水被巨石所阻，陡的变成急流，挟泥沙而俱下。山涧中心的巨石虽然兀立如故，亦已“伤痕”斑驳，在它旁边的几块大石头，更是给急流冲击得摇摇晃晃了。

齐勒铭忽地有个奇怪的联想，觉得自己本来好像溪流，假如没有“约束”，大概是会平平静静的流下来的，巨石一阻，反而令得“平静的清流”变成湍急的浊流了。这是溪流对巨石的“反叛”，就像自己糊里糊涂的变成父亲的逆子一样。

急流奔腾而下，他却被卷进了回忆之中。

他的父亲对他管束极严，但也有不能不对他放松的时候。

那就是在他父亲练上乘内功的时候。父亲练的这种上乘内功，往往要“闭关”三五天的。所谓“闭关”，并非真的有“关”可“闭”，而是静室打坐，非练到功完成，不会踏出房门。闭关之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然更不会分心管教儿子！

父亲闭关的期间，丁大叔就必须负起守护之责，纵然用不着寸步不离，也得经常在他父亲身旁照料。

因此每当父亲闭关练功的时候，就是他可溜出家门的机会来了。

初时他还只敢到离家不远的小镇上吃喝玩乐，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跑来邻县的县城胡闹去了。

他们这家是在黄河北岸王屋山下的一条小村子隐居的，王屋山在邵源县，县城依山修建，是个偏僻的小山城，远不及邻县济源的繁华。

在济源县城，他有一个表哥，他的父亲武功天下第一，但他的母亲却是大家闺秀，一家人都不会武功的。他的表哥年纪比他大得多，家道已经中落，开个私塾，教书维生。他跑到邻县，一来是怕在小镇上胡闹，容易给父亲知道，二来邻县有表哥可作护身符，要是父亲问起，他可以说是去跟表哥读书。他到了济源，有时也会在表哥家中住一两天，他天资极好，跟表哥读半天书已是胜过别人读十天八天，要是父亲当真问起的话，表哥也会为他证实的。这只是他预防万一而已，事实上这道护身符人未用过。他的父亲那几年正在练上乘内功，几乎可说是闭门不出。他的表哥是个文弱书生，没有要事，也不会到他的家里来。而且他每次到邻县去，也总是算准了时间，在他父亲“开关”之前回家，有丁大叔给他遮瞒，父亲根本就不知道他曾经偷偷离家。这是他在二十岁之前的事情，二十岁之后，他一向的“循规蹈矩”，已经获得父亲的信心，更是可以行动自由了。

济源是个大县，县城里有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渐渐他就交上了一班酒肉朋友，甚至黑道中人。吃喝玩乐，非钱不行，在黑道朋友带引之下，他也开始去偷富户的银两了。钱容易到手，人也越发变坏，酗酒嫖妓，无所不为。

令他变坏的，还有比嫖妓更甚的事情。

一个妖治的女子似是在浪花中隐现，睨着他媚笑。他面对冲击岩石的急流，心里想道：“丁大叔顶多只知道我在酗酒嫖妓，要是他知道我未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有一个以心狠手辣而又以淫贱著名的女飞贼做情妇，他更不知道要多么吃惊了！”

这个女飞贼“卖解”（跑江湖的杂技艺人）掩饰身份，通过他的黑道朋

友，在济源和他搭上。

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她的真正身份。

当时江湖上有一对行为邪恶的姐妹花，也最负“盛名”的女飞贼。姐姐穆好好，外号“金狐”；妹妹穆娟娟，外号“银狐”。姐妹都是面首无数，姐姐金狐一来嫁了陕甘道上的独脚大盗铁臂猿巴大山，妹妹银狐则一直未婚。在济源变成他的情妇的就是银狐穆娟娟。

最初他只抱着逢场作戏的心情，想不到就此不能摆脱。

穆娟娟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一勾搭上他，就把他迷上了。

但也只是止于“着迷”而已。

假如现在有人问他：“你是否曾经爱过穆娟娟？”他将会感到很难回答。

但在当时，他只是迷恋她的风情，迷恋她的美色，连“戏假情真”恐怕也还谈不上的。假如当时有人问他，他一定会答：“我怎样会爱上这种风尘女子？”因为他虽然不知道穆娟娟的底细，但最少他已经知道她不是“良家妇女”。

尽管他有放荡的一面，这放荡不过是等于孩子玩火一般。有一类特别顽皮而又特别富有好奇心的孩子，由于受到大人严厉的禁止，偏偏要去尝试。烧痛了手指，他才后悔。终于堕落，那是后来的事情；最初他并非“甘于堕落”的。

放荡的另一面是自视极高，他可以和那些酒肉朋友玩至得意忘形，但在他人内心深处却还是和那些朋友划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他不满意父亲的拘束，但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他是武林第一高手的儿子。那些人根本就不配和他做朋友。

在他的心目中，穆娟娟虽然不同于一般妓女，他是对她特别喜欢，有时甚至几乎可以把她当朋友。但他从来没有想地这要她做妻子。对她，他需要的只是“情欲”，并非爱情。

他要的是名门淑女，是一个足以和他匹配的才貌双全的妻子。

而这个理想中的妻子，他的父亲也给他找到了。

他的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庄正光，庄、齐二家乃是世交，和齐家一样，庄家也是武学世家。不过到了庄正光这代家道已经中落，因此他应扬州最大的一间镖局——江南镖局之聘，十多年前，携同幼女，到扬州去做江南镖局的总镖头。

正当他和穆娟娟打得火热的时候，庄正光告老还乡，路经邵源，特地到齐家拜会老友。

庄正光的女儿名叫英男，小时候和他也是相识的。庄英男那时还是个黄毛丫头，他们总共也不过见过几次面。对这个黄毛丫头，他早已没有印象。

想不到十多年不见，这个黄毛丫头已经长成一个十分标致的大美人了。

他的父亲对这位世侄女更是喜欢，立即向者友提亲，应正光也立即答允。

庄家在山西绛县，从邵源前往，还有七八百里路程。为了避免迎亲遣嫁的麻烦，两家谈妥，很快便即择吉成亲。应正光待女儿出嫁之后，方始独自回乡。

虽然是父母之命，他的心里也是很满意这头亲事的。

早在他未曾定亲之前，丁大叔已经委婉的劝过他：少年人血气方刚，偶然的放荡形骸是免不了的，但该适可而止。

在他订婚那日，他也曾许下誓愿，从此专心一意爱自己的妻子，尽管他

还忘不了穆娟娟的千种风情，他已决心不再拈花惹草了。
谁知事也愿违，结婚之后，他才发现婚姻生活远不如他所想的那般美满。
不错，妻子很美，但却是个“木美人”，他要给她画眉，她却嫌他佻薄；他挖尽心思编织美丽的言辞与她谈情，她却一声不响。
更有甚者，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新婚的欢乐。经常都是紧蹙双眉，过份的庄重变成了对丈夫异样的冷淡了。
他一心期待的新婚之乐，变成了味同嚼蜡！
他一气之下，又偷偷的跑去和穆娟娟幽会了。
初时还瞒住妻子，后来气不过妻子对他越来越冷淡，索性故意让妻子知道。
他把染有胭脂的衣裳穿回家，他把穆娟娟所用的香罗手帕带回家，他把穆娟娟绣有同心结的荷包带回家，有时甚至故意装作是在梦中叫出别的女人名字，不止是穆娟娟，还有他自己编造的一大串的女人的芳名。
可是他的妻子竟然好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丝毫无动于衷。
要是她大发脾气，骂他打他，那倒好了。她不理不睬，却是激得他几乎疯狂！
如今已是过去了二十年，早已是“物换星移人事改”了，但此际他回想起来，还是禁不住闷气填胸。
“我真糊涂！”他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心里想道：“她这样对我，我早就该知道她是另有意中人。我却要等到娟娟点醒我，我才知道！”
就在此时，他听到今人心荡的充满魅力的笑声，那么诱惑，那么熟悉，正是穆娟娟的笑声。
他曾经为她的笑声着迷，但此际却宁愿听见饿狼的嚎叫，夜枭的厉鸣，宁愿听见任何一种难听的声音，也不愿意听见她这妖媚的笑声。
这个女人是影响了他一生命运的女人，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失去了身份（从武学名家之子变成不齿于人的败类），失去了尊严（还人谁尊敬他呢？有的只是鄙视！）失去了家庭，失却了亲人的爱。父不以其为子，妻不以其为夫，自己亲生的女儿也不知道有他这个父亲。廿年来他受尽耻辱，受尽折磨，这一切虽然不能全都怪她，却也是由她所致！
但她也有确曾经对他好过，别的不说，她本来是个喜爱繁华的人，许多年来，却甘心与他共度荒山岁月。何况，她虽然毁了他的前途，却也曾救过了的性命。
对她来说，难道她不是也曾为他牺牲过一切么？
是恩是怨？是爱是恨？他自己也不知如何判断了。这笔糊涂帐是算也算不清的。
这笔糊涂帐他也不想算了，目前他想的只是怎样和她分手，使得彼此好过一些。因为她刚刚做了一件令他十分气恼的事，他业已反复思量，是非和她分手不可了！
笑声戛然而止，穆娟娟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你想不到我还能够找到你吧？”
“你找我做什么？”齐勒铭眼尾也不瞧她。
“你做的事情难道还用我说？哼，齐勒铭，你好啊，你怎能这样对我？”媚笑变为冷笑，齐勒铭的冷淡激起了她的怒火。
但齐勒铭的怒火比她更盛，就像火石受到敲击，突然爆发起来：“我还

没有说你，你倒说起我来！我问你，你为什么骗我？”

“我几时骗你？”

“你骗我替翼北双魔做帮凶，谋害丁大叔！你明明知道翼北双魔是丁大叔的仇人，你却对我说成是他的朋友！”

穆娟娟反唇相讥：“你更骗我，你答应过我陪我喝酒到三更时分才和丁大叔相会，为何你未到二更就走，而且点了我的穴道，令我无法去通知我的朋友！”

齐勒铭冷笑道：“倘若我听你的话三更才走，我只能去替丁大叔收尸了！”

原来齐勒铭这次和丁勃约会，是穆娟娟替他出主意安排的。

齐勒铭这次重回故里，本来只是单独一人，并非与穆娟娟一起的。

早在五年之前，当时他的伤虽然尚未痊愈，但已经可以自己照料自己的时候，他就叫穆娟娟离开他了。不过，那个时候他的心情还不是想摆脱她，只是内疚于心，觉得不该累她陪自己度荒山岁月。穆娟娟初时不愿离开，后来也就经常独自下山了。不过也还不是含分手意义的那种离开，虽然在山上的时候少，在山下的时候多，每次去了几个月，总还是回来的。

齐勒铭在山上养好伤后，再苦练几年功夫，这次方始重履尘世，他是趁着穆娟娟尚未回山的时候，单独下山的。他不敢回去见父亲，但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他总是梦寐难忘的，他打算悄悄回故乡。只求能够看父亲一眼，和丁大叔见一次面。

也不知是穆娟娟有意追踪还是偶然碰上，总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昨日日间，他们在这小县城碰上了。

虽说他已不想与穆娟娟纠缠下去，但碰上了她，也还是感觉到意外的欢喜的。他含笑打探：“怎的你的消息这样灵通，咱们这次相逢，我想不会是巧合吧。”

穆娟娟并不否认她是存心找他，而且说道：“我还有更灵通的消息呢，我是给你带个喜讯来的！”

“我这样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还能有什么喜讯？”他喟然发问。

穆娟娟笑道：“我已经打听到确实的消息，大约再过两个时辰丁勃就会到这里投宿！”

他欢喜得跳了起来，说道：“丁大叔真的就会来吗？”接着又颓然说道：“但只怕他不肯见我了！就算他肯见我，我也无颜见他了！”

穆娟娟道：“你要是想见他，我倒有个妥善的办法，找人送信给他，约他今晚在抱犊岗相会。我想他会认得你的笔迹吧？”待齐勒铭点了点头，她继续说道：“那时他愿不愿意见你，就让他决定。他不愿见你，你也已经尽了一番心意。”

齐勒铭赞道：“这主意真好，老实说我也不愿在人前露面与他相见的。不过托谁送信？”

穆娟娟道：“你只须写信，送信的事由我安排。不过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齐勒铭当然答应：“我欠你的恩情太多，你要我做什么事情，还用得着一个求字吗？”

穆娟娟似是半正经半开玩笑的说道：“好，那么咱们击掌！”

击掌过后，穆娟娟说道：“有两个与我颇有交情的人，他们是丁勃以前在黑道上的朋友，很想和丁勃见一次。但像你一样，也怕丁勃不肯见他，因

此请你帮他们一个忙，你约丁勃在二更时候见面，但你等到三更才去。”
齐勒铭道：“让他们有一个时辰和丁勃叙旧，对吧？”
穆娟娟道：“不错。他们保证在三更之前，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因此你不必害怕他们会留下来偷听你和丁大叔的谈话。”
齐勒铭笑道：“他们要我三更才去，当然也是怕我偷听他们的说话了。不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是否想邀丁勃重干旧日营生。”
穆娟娟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想他们大概不敢吧。江湖中人谁不知道他做了你爹爹的仆人之后，你的爹爹已是严禁黑道中人来找他了。”她不说是严禁丁勃与黑道往来，那是因为她早已从齐勒铭口中得知丁勃投入齐家之后的情况。齐燕然把他当作家人，而且信得过他不会主动和黑道中人来往了的。说罢，加上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假借你的名义约会丁勃的缘故。”
她说得合情合理，齐勒铭倒是不能不相信她真的是受人所托了。
不过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到了晚上他就起了疑心了。
穆娟娟要他相陪喝酒，明知他不喜欢喝烈酒的，却偏偏挑最厉害的一种烈酒大杯大杯的劝他喝，而且眉宇之间隐隐露出似是焦急不安的神情。那两个约会丁勃的是什么人，她也不肯说出名字。
本来齐勒铭已经答应了她，她有权替朋友隐瞒名姓。但齐勒铭却是不能无疑了：“丁大叔洗手不干已二十多年，若然真正是他的好朋友，应该成全他改过自新的愿望，相知在心，又何须见面？若然是坏朋友，他们也应该知道丁勃和我爹的关系，知道丁勃决计不会再与他们同流合污，知道爹爹决不会容忍他们来拉丁勃落水！嗯，丁大叔往日在黑道上曾结下许多仇家，这两人如此神秘，说不定可能是丁大叔的仇家！更说不定他们早已在抱犊岗布下埋伏，等候丁大叔上钩！”
一想到这层，他是宁可冒着猜得大错特错令他受穆娟娟讥笑甚至埋怨的危险，也不能不提早去看明白了。
他默运玄功，把喝下的烈酒化作汗水蒸发出来，却假装醉倒，躺在床上。醉态可掬的挥手说道：“我醉俗眠群且去，哦，去，去，我不去啦！”俗语说，酒醉尚有三分醒，何况他一向的表现并不糊涂。是以他装醉也不能过分做作，必须装得恰到好处，装作虽然醉了，却还挂着心事。
穆娟娟轻轻吻他一下，娇笑道：“你躺一会儿吧，三更之前我会叫醒你的，不用担忧。”似乎怕他还不放心睡觉，坐在他的身边，唱起催眠曲来。
齐勒铭闭上眼睛，但却偷偷开了条缝，穆娟娟那诡秘而又得意的笑容都给他收入眼内，只听她自言自语道：“你不去更好，老娘替你去。”
齐勒铭识破她的居心，虽未知道他们搞的是什么阴谋，却可断定，必是对丁大叔不利的了。他一跃而起。点了穆娟娟的穴道。
幸亏他及时发觉，没有落入穆娟娟的圈套，这才能够救了丁大叔，并且见着自己的女儿。
他早就知道穆娟娟说谎的本事比他大，骗他也不是一次，但这一次的欺骗却是令他最为愤怒。
穆娟娟可没想到他会这样愤怒，她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冷笑说道：“你忘记曾与我击掌立誓么？你答应帮我的忙，就不能管我是做何事。我也没有骗你，翼北双魔的确是丁勃从前在黑道上的朋友！”
齐勒铭怒道：“什么朋友？他们是想要丁勃的命！”

穆娟娟看出他是真怒，倒是不敢发脾气了，说道：“江湖上为朋友拚命的事情亦属寻常，丁勃也没有死，你何必这样紧张？”

齐勒铭沉声道：“你知道丁大叔是我的什么人。在你们的眼中，他是我的仆人。但我则是把他当作亲人的。他是这世界最疼我的人，我受过他的恩情！”

穆娟娟“哎哟”一声撒起娇来：“亏你说得出口，他才是最疼你的人，你把我放到哪里去了？你受过他的恩情，难道你没有受过我的恩情？当年若没有我，你早已沉尸江底，还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替你设计，让武当派的人以为你真的已经死了，你也难逃他们的追捕。你受伤之后，几年不能动弹，是谁衣不解带的服侍你？你说，你说！你是受丁大叔的恩更多还是受我的恩更多！”

她说的都是事实，齐勒铭能说什么？

他只能在心里说道：“不错，你曾救了我，但也害了我。丁大叔对我的恩情或许没有你大，可他对我只有是恩，并没有怨。”

齐勒铭已是决心和她分手了，古语说得好，君子绝交不出恶声。齐勒铭虽然不是君子，但最少也还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不管穆娟娟怎样对他不住，往日的恩情仍是令他难忘。在这即将分手之际，他又怎忍将她痛责？只好不作声了。

穆娟娟只道他已自知“理亏”便得寸进尺，说道：“我和你虽然没有拜堂成亲，但这和多年来同甘共苦，也算是患难夫妻了。你说，难道我还比不上你家的老仆人吗？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你的丁大叔？要我的话，就不许你再帮丁勃！”

齐勒铭说道：“娟娟，你对我的好处，我永远不会忘记，正如我不会忘记丁大叔的好处一样。”

穆娟娟呆了一呆，怒道：“说来说去，原来你是将我和丁勃同等看待。”

齐勒铭道：“其实并非一样。不过你要这样说那也可以，因为还有一点相同之处。”

穆娟娟道：“是哪一点？”

齐勒铭道：“丁大叔至今还是把我当作小主人的，但我和我的家人缘份早已断了。”

穆娟娟急道：“和我的呢？”

齐勒铭缓缓说道：“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感激，但咱们的缘份亦已尽了！”

穆娟娟又惊又怒，狂笑三声，说道：“齐勒铭，你要抛弃我！”

齐勒铭道：“娟娟，不要这样，你听我说，咱们缘份虽尽，情份仍在。如果有人要伤害你，给我知道，我舍了性命也要保护你。正如我也不能让人伤害丁大叔一样！”

穆娟娟见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叹口气道：“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你，但却想不到在你的心目之中，我竟然比不上一个老仆人。不过你虽然抛弃我，我还是关心你的，今后你打算怎样？”

齐勒铭道：“这是我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

穆娟娟道：“你不必瞒我，我知道你想回家。”

齐勒铭不作声，索性给她来个默认。

穆娟娟蓦地冷笑道：“你以为你可以找回老婆，你的老婆早已做了楚劲松的妻子了，你知不知道？”

齐勒铭火红了眼睛，涩声说道：“ 不用你告诉我！”

穆娟娟纵声大笑，“ 是啊，你是早就知道的了，二十年前已经知道的了！你那位出身名门的妻子，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作丈夫。和你拜堂成亲的时候，她心中想的也是另一个男人。”

齐勒铭喘着气喝道：“ 我、我不要听，不要听了！闭、闭上你的嘴！”

穆娟娟冷笑：“ 你不要听，我偏要说！你的妻子看不起你，从结婚那天开始就看不起你，好在有我这个捡破烂的人，她把你丢在阴沟，我却把你当作宝贝一样从阴沟里捡起来。嘿、嘿，说什么门当户对，在你妻子的眼中，你根本就不能和她匹配！只有咱们才是真正的臭味相投，天生一对！”

齐勒铭喝道：“ 你说够了没有？”陡地出指，点了穆娟娟的穴道。

“ 娟娟，你错了。我与你并非同一类的，或许有许多地方咱们臭味相投，但分别在手，我还知道那是臭味，而且心底讨厌那种臭味。而你却一直嗜痴成癖，把臭当香！”齐勒铭缓缓说道。

穆娟娟的眼睛也火红了，只是她出不了声。

齐勒铭继续说道：“ 娟娟，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咱们缘份已尽，不过，我仍然是将你当作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如果有人欺负你，我舍了性命也要保护你。这穴道过两个时辰就会解开，你躺一会吧。我走了。”

他这番话倒是平心静气说的。但他的心却仍是不能平静。穆娟娟那番说话像是一枝毒箭，伤透了他的心。

他从穆娟娟的身边走开了，耳朵听着急流冲击石头的声响，回忆的幔幕重新从心底拉开。

他忍受不住妻子的冷淡，和穆娟娟幽会和次数越来越多了，甚至不能说是“ 幽会 ”，而是公然来往了。他不但不怕妻子知道，甚至故意让妻子知道，令他生气的是，妻子并不生气。他从外面带来的襟上脂痕、香巾绣袋，他的妻子竟是视而不见，嗅而不闻。他气得几乎爆炸了，但为了面子，他还是瞒着穆娟娟。

有一晚他又在穆娟娟家中喝酒，喝得已有六七分醉意了。

穆娟娟笑道：“ 又要在我这里过夜么？你已经有几天晚上不回家了，本该是新婚燕尔，你却如此冷落妻房，你，不怕娇妻怨骂？”

绿帽疑云

他强抑内心的激动，强笑说道：“ 这你倒不用替我担心，我的妻子贤慧，从来不管我的。”

穆娟娟噗嗤一笑。

“ 你笑什么？”他把酒杯放下，瞪眼望她。

穆娟娟道：“ 没什么，我只在想、在想…… ”

“ 到底想些什么，快点说吧！”

“ 我说出来，你可别要多心，我并不是说你，我有一个情如姐妹的朋友，她也是从来不管丈夫寻花问柳的，你道这是为了什么，因为她自己亦是有了另外的姘头！”

他把酒杯重重一顿，怒道：“ 你是说我的妻子偷汉？我的妻子和你可不一样，她是名门淑女。”

穆娟娟冷笑道：“ 名门淑女也会偷汉的，但我早已说过，不是说你的妻子，你别多心。”

“我只是就常情而论，我是女人，对女人我比你懂得多，女人没有一个是不妒忌的，如果她不管丈夫，那就是把这个丈夫当作可有可无的了。倘若没有另一个男人，她又焉能对丈夫如此冷淡？不过你的妻子是名门淑女，可能只有她是例外！哈哈，那我倒要恭喜你了，你找到了一个万中无一的好妻子！”

他不想在穆娟娟面前丢脸，尽管穆娟娟的言语已是像一枝毒箭穿过了他的心，他也不能承认他的妻子是有偷汉嫌疑。他只能一声不响，喝闷酒。

酒意有了七八分了。

穆娟娟忽道：“听说你的岳父大人是在扬州的虎威镖局当总镖头的，是吗？”

齐勒铭道：“是又怎样？”

穆娟娟道：“没怎么样。我只是因你的岳父在扬州做事，想起了扬州另外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

齐勒铭道：“哦，是扬州的哪一个大名人？”要知他有一个被武林公认为天下第一高手的父亲，在他眼中，任何一个武林名人都是不值一晒。

穆娟娟淡淡说道：“这位名人当然比不上你的父亲，不过他是少年英侠，年纪还未到三十岁，已是名闻南北，也算很难得了！”

齐勒铭道：“那人是谁？”

穆娟娟道：“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名字你没听过吗？”

齐勒铭道：“好像听过，记不清了。但你何以会想起这个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吧。”

穆娟娟笑容似乎有点诡秘的意味，说道：“当然不会无缘无故。”

齐勒铭道：“什么缘故？”

穆娟娟道：“楚劲松是扬州一武林世家的公子，你的岳父是扬州第一镖局的总镖头，而且做了十多年之久，按情理来说，他们必定常有往来，你说是吧？我就是因为他们同是扬州名人的，这一点而联想起来的。但听你刚才所说，你对楚劲松却好像并不熟悉，我说出他的名字，你都要想了一会才想起来，我倒有点奇怪，不知是何缘故了？难道令岳……”

齐勒铭淡淡说道：“我的岳父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此人。”

穆娟娟一副诧异的神情，停杯说道：“这、这倒真是奇怪了！”

齐勒铭瞪眼道：“有什么奇怪？”

穆娟娟道：“我倒好像听人说过，听说他们的交情很是不错。嗯，岂止不错，简直大不寻常！”

齐勒铭眼睛睁得更大：“哦，怎样不寻常？”

穆娟娟道：“听说你的岳父有一次保镖，几乎失事，曾经得到他的帮忙，从此他们就结成了忘年之交，楚劲松一个月中，决有半个月以上是在你的岳父家里。他们如此深厚的交情，你的岳父竟然没有在你的面前提过他的名字，这不奇怪吗？”

齐勒铭低下头饮闷酒。

穆娟娟格格一笑，继续说道：“我还听说楚劲松是个风流潇洒的男子，不但武功好，而且琴棋诗书无所不通！”

齐勒铭喝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穆娟娟笑道：“没什么。因为你对楚劲松好像不大熟悉，我说给你听听而已。”

齐勒铭低下头又喝闷酒，忽地重重的把酒杯一顿，抬起头来说道：“ 我对他也并非全无所知，嗯，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个妻子，外号‘ 俏张飞 ’的吗？名字我想不起来，总之是江湖上有名的脾气暴躁的泼娘子！ ”

穆娟娟似笑非笑的说道：“ 他的妻子名叫龙帼英，外号‘ 俏张飞 ’，你倒是说得不错的。不过，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齐勒铭道：“ 其二为何？ ”

穆娟娟道：“ 俏张飞龙帼英三年前早已死了。“

齐勒铭身躯微颤，低下头又喝闷酒。

穆娟娟忽道：“ 你的那位贤慧的新夫人今年多大年纪？ ”

齐勒铭道：“ 你问这干嘛，她今年十九岁了。 ”

穆娟娟道：“ 没什么，问问而已。 ”

齐勒铭可不相信她只是问问而已这样简单，心中烦躁，忽地气起，一拍案子，喝道：“ 你一定是心里藏着什么话儿，为什么吞吞吐吐的欲说不说！ ”

穆娟娟娇笑道：“ 齐少爷，你今晚是怎么啦？莫名其妙的乱发脾气？来，来，让我喂酒你喝好不好。 ”

齐勒铭怒道：“ 我不要看你这样骚媚的贱相，我只想知道你想说什么。哼，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

穆娟娟倒不动怒，只是笑道：“ 不错，我是个下贱的风尘女子，怎比得上你那出身名门的贤慧的妻子。但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名浪子，你不是喜欢这个调调儿的吗？ ”

齐勒铭道：“ 我没有心情和你调笑。快说正经话吧，你，你到底是在想…… ”

穆娟娟格格一笑，截断他的话道：“ 你没有心情，我倒有心情。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懂得爱慕异性的。 ”

齐勒铭一掌把她推开，喝道：“ 我已告诉你了，我没心情和你瞎扯。 ”

穆娟娟道：“ 你要我说正经话，现在我是在和你说正经的呀！ ”

齐勒铭没好气的答道：“ 记不起来了。 ”

穆娟娟笑道：“ 你别笑我下贱，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十五、六岁就开始懂得喜欢男人的。不过，据我所知，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下贱的原故，一般女孩子都是十五六岁就懂得爱慕异性的，而且小姑娘大都喜欢年纪比她们较大的男人。这叫做‘ 情窦初开 ’对不对？ ”

齐勒铭心头一凛，这才懂得了她转弯抹角的话中之意。心里想道：“ 英男今年十九岁，楚劲松三年前死了妻子，那时她刚好是十六岁。啊，楚劲松是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和她朝夕相处的男子！ ”这番话暗示的是什么，他已经无须穆娟娟从口里说出来了。

“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齐勒铭喝道。

“ 你是指有关楚劲松的事情么？ ”穆娟娟问道。她故意不提他的妻子。

齐勒铭默然不作声，半晌点了点了头。

穆娟娟笑道：“ 我倒是恰好听见一件有关楚劲松的事情，昨天有人曾经在孟津见过他。你的爹爹是天下第一高手，说不定分会到你家来拜访你的爹爹的。不过听说你的爹爹刚好也是在昨天出门去了，对吗？ ”

孟津离他家不到一天路程，齐勒铭酒意上涌，好像看见了楚劲松正在踏进他的家门，他突然把酒杯一摔，飞快的赶回家去。

回到家中，已是三更时分。他的妻子庄英男还没睡觉，正在和王妈说话。

王妈是庄英男的奶娘，庄英男幼年失母，奶娘将她抚养成人。她是把王妈当作亲生母亲一样。她的父亲知道王妈舍不得离开她，她也需要王妈的照料，故此当她嫁入齐家之后，她的父亲独自回乡，仍然留下王妈与她作伴。

齐勒铭听到妻子的声音，心里一宽，“我还以为她正在和楚劲松这小子幽会呢！哼，谅那小子也没这么大胆，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随即想道：“我且别忙着进去，且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只听得王妈说道：“姑爷又有两天没有回家了吧？”

庄英男“嗯”了一声，淡淡说道：“我都不管他，你管他作什么？”

王妈摇了摇头，说道：“你们好歹已经做了夫妻，做妻子的怎能如此放任丈夫。我不敢说姑爷不回家就一定是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新婚未久，他就这样，你不管他，他就会越来越放肆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小姐，你还是劝劝姑爷的好。”

庄英男冷笑道：“他岂只是在外面拈花惹草，还有比拈花惹草更加不堪闻问的事呢。他有一个在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女贼做情人，与他往来的也多是武林败类。这些我早已知道了！”

齐勒铭心头一凛：“我还以为她是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原来她只是藏在肚里不说出来，对我的行径也并非完全不闻不问的。但这些事情，却是谁告诉她的呢？”

王妈叹了口气，说道：“女人最紧要的是嫁得个好丈夫，小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可不能让你一生受苦。姑爷年纪还轻，少年人心性未定，一时误入歧途，也是有的。小姐，要是你不便亲口劝他，让我给你想个办法。比如说，将他的行径透露一点给丁大叔知道……”

话犹未了，庄英男已是把手连摇，说道：“王妈，你别多事。他不回来，我更乐得清静！”

王妈说道：“小姐，你怎能这样说？你任凭他胡作非为，那又何必，那又何……”

王妈没有把这句话说会，但齐勒铭却是知道“下文”的。王妈要说的当然是“那又何必嫁他？”这一句话，不过大概因为她是顾着主仆的身份，不好意思如此质问小姐。

庄英男淡淡说道：“我的心早已死了，只因我是爹爹的独生女儿，不能一世不嫁。只能顺从爹爹的意思，爹爹要我嫁给谁就嫁给谁！”

王妈呆了片刻，忽地压低声音说道：“小姐，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庄英男怔了一怔，说道：“你是我的奶娘，我自小就把你当作亲娘一样。你不是也说过把我当作亲生女儿的吗，母女之间还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王妈叹口气道：“多谢你把我们以前说笑的话当真，但说真的，我也的确不忍看见你在自己折磨自己，这份心情，就像母亲发现了女儿是配错了人家，不忍看见女儿受苦一样。但做母亲的人总是希望能够挽救，能够把恶姻缘变作好姻缘的。小姐，你懂得我这份心吗，如果你懂，我就大胆说了。”

庄英男幽幽说道：“我懂，你说吧。”

王妈缓缓说道：“小姐，你的心事我也懂的。我、我劝你还是把楚家的少爷忘记了吧！”

齐勒铭躲在后窗偷听，窗门是紧闭的，但“楚家的少爷”这五个字却好像是一枝无形的箭，突然射了出来，射进了他的心脏。他的心头一阵又酸又痛的感觉，想道：“穆娟娟并没骗我，原来我这位‘贤慧的妻子’果然是和

楚劲松早就有了私情！哼哼，什么名门淑女，简直比穆娟娟还更下贱！”

庄英男也好像被利针刺了一下，尖声叫起来道：“王妈，别提他了。我早已忘记他了。”

王妈摇了摇头，说道：“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的心还在他的身上。我当然是为你遮瞒的，但我可不能不和你提他。与其闷在心中，不如说出来好。说清楚了道理，你也想得清楚了，那时说不定你才可以当真忘记了他！”

庄英男苦笑道：“好，你要说就说吧。但说实在的，我可不想听你的什么道理！”

王妈道：“你不想听，我也得说。俗语说得好，姻缘是前生注定的事，勉强不来的。你和楚少爷没有这个缘份，那只能怪老天爷。俗语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姑爷怎样不好，你们也总是已经拜过堂的夫妻了，如果你对他温柔一些，体贴一些，以你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小姐，我不相信你斗不过那些贱女人，你一定可以把姑爷抢回来的！”

庄英男道：“王妈，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一向不喜欢弄假。而且我也不屑于和那些下贱的女人抢夺丈夫，我只是在想……”

王妈道：“小姐，你想什么？”

庄英男不作声，像是已在沉思之中，没听见她的话了。

王妈竖起耳朵来听，忽地颤声说道：“小姐，是你约他来的吗？你，你可不能这样！”

此时齐勒铭亦已听见了，隐隐听见一缕箫声，像是从屋后的松林传来。

庄英男还在呆呆出神，也不知道是否听见王妈的话，只是抬起头来看她一看。王妈顾不得主仆尊卑，推她一下，说道：“小姐，你千万不可行差踏错，我，我替你打发他吧！”

庄英男如梦初醒，忽地叹口气道：“你错了，我并没约他，这个人也不是他。”

王妈可不相信，说道：“我认得他的箫声，小姐，你怎的对我也不说真话？”

庄英男似是着了恼，嗔道：“他的箫声我比你更熟，我说不是就不是。唉，不错，他是喜欢吹这个曲子，但可惜不是他，他此际若然也是吹箫的话，那只能是在扬州的廿四桥边凄凉自奏！”

王妈说道：“不管是不是他，我可非得去看看不可！”

莫说王妈不相信，齐勒铭更加不相信，心想：“这贱人对楚劲松这小子如此多情，即使不是预先约定的约会，也一定是他们习惯了以箫声来约会的！”

炉火如焚，王妈尚未出来，他已抢在王蚂之前，向箫声的来处跑去。

松林里果然有一个人，站在林边，他一出后园，就看见了。

不过看见的只是一个背影。那人似乎亦已发觉了他，箫声戛然而止，转身便即逃入林中。

齐勒铭喝道：“姓楚的小子，我已经知道是你了，你往哪里跑！”

那人倏地反手一扬，齐勒铭双足膝盖上的环跳穴同时一麻，几乎跌倒。

沙屑纷落，原来那人所用的暗器乃是两颗小小的泥丸。大概是随手捏成的，一碰即碎。

齐勒铭虽没摔跤，但双腿酸麻，亦已是追不上了。

扬州楚家以精于点穴功夫名闻天下，这人显了这手泥丸打穴的功夫，齐

勒铭更加认定了是楚劲松无疑，他又是气愤，又是后悔，后悔没有把家传的武功练好。

“跑得了奸夫跑不了淫妇，哼，我且先回家去和那贱人算帐！”他怀着满腔怒火，动功冲开被半封的穴道，一跛一拐的便跑回家。但刚刚跑出松林，却听得一声惊叫！

给他吓得失声惊叫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妈。

王妈做梦也想不到会碰上了他，她呆了一呆，讷讷说道：“姑爷，原来是你！”

齐勒铭冷笑道：“你以为是谁？”

这一句话王妈如何能够回答？齐勒铭哼一声道：“你不敢说，我替你说，你是来替你的小姐约会情人的，可惜你来迟了一步……”

王妈叫道：“不，不是的！你、你别冤枉小姐！”

齐勒铭冷笑道：“冤枉你的小姐？我已经亲眼看见了，可惜你来迟了一步，楚劲松这小子已经跑了！”

王妈不知道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只道他和楚劲松当真已经见过了面，也不知楚劲松对他说了一些什么。她大惊之下，只能据实分辨：“不错，楚少爷和我们的小姐情如兄妹，但他们可从来没有做过越礼的事情……”

齐勒铭嘿嘿冷笑：“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兄妹？兄妹？哈哈，兄妹？嘻嘻，小姐，我知道你的心事，你还是忘了他吧！”后面两句，他捏着嗓子，学王妈的说话。

王妈大声说道：“我没骗你，在扬州的时候，他们的确是相处如同兄妹的。不错，小姐是喜欢他，最后两年，他也知道了小姐对他的心意。但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能婚配，始终都是守着兄妹之礼。”

齐勒铭冷笑道：“即使如你所言，他们也只是被逼才守兄妹之礼的。她的心还是在楚劲松这小子身上！”

王妈拚着豁了出去，说道：“姑爷，那你又怎样？小姐还能以礼自持，婚后也没做过对不住你的事。你，你却是早就和贱女人姘居。婚后也差不多是天天晚上在外面过夜。依我看，夫妻还是彼此忍让的好……”

话未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王妈脸上已是着了他一大巴掌。

齐勒铭喝道：“你这老虔婆，居然敢教训我，杀了你的小姐，再来和你算帐！”

这一巴掌打得好重，王妈跌倒在地上，鲜血染红草地，一时间哪里爬得起来？齐勒铭早回到家中了。

不过王妈只是身体受伤，齐勒铭可是心头受创。他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气呼呼的像一头牛。

“王妈，你怎么啦？”庄英男听见沉重的脚步声。没想到是丈夫回来，只道是王妈受了伤。

话犹未了，齐勒铭已是一脚踢开房门，冷笑道：“你是在等王妈还是在等情人？哼，想不到是我吧？真是令你失望了！”酒气喷到了妻子面上。

庄英男冷冷说道：“你喝酒喝得太多了，胡说疯话，我不想和你吵闹！”

齐勒铭哈哈大笑三声，“你以为我喝醉了酒，我比谁都更清醒！不错，我是知道得迟一些，但你可休想把我蒙在鼓里了！”

他双眼布满红丝，分明已是怒气填胸，却手舞脚跳的唱起小调来：

“忙呀忙，披星戴月回家转。

怕只怕，冷落娇妻在闺房，

恨呀恨，却怎知娇妻另有情郎伴……”

他那轻佻的模样，就像戏弄老鼠的猫儿，要把老鼠折磨够了，才把它吃掉。

庄英男也忍受不住了，站起来道：“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你和姘头喝酒胡闹，闹得不够，还要回家来闹？我不是那些下贱的女人，你要胡闹，回到你姘头那里闹吧！”

齐勒铭哈哈大笑，歪着眼睛望向妻子说道：“哼、哼，好一个贤慧贞洁的名门淑女。可惜我手里的照妖镜把你的原形照出来了！不错，我的姘头是个人尽可夫的贱女人，但你呀，你比我那姘头还更下贱！最少我的穆娟娟不会瞒着我偷汉，她偷汉也不怕说出来！”

庄英男斥道：“你，你胡说八道！野汉子在哪里，你说！”

齐勒铭道：“你那野汉子刚刚给我赶跑！不错，你偷汉子未偷成，但你的心却早已跟野汉子跑了！”

庄英男喝道：“你，你给我滚出去，我不要听你这样下流之说话！”气得已是话不成声！

齐勒铭狞笑道：“这是我的家，你是背夫偷汉的淫妇，我不叫你滚出去，你叫我滚出去？嘿嘿，什么下流话，我说的是正经话！有胆的你老实回答我，扬州楚劲松这小子是不是你的旧情人？你以为我不知道？”

庄英男冷静下来，说道：“不错，我是顺从父亲之命才嫁给你的，若是可以由我作主的话，我是一定会选择楚劲松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缘份……”

齐勒铭把拳头握得格格作响，喝道：“贱人，你终于承认了！”

庄英男道：“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叫楚劲松做哥哥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你齐勒铭呢。我承认是喜欢他，但喜欢一个人并不等于下贱。勒铭，请你平心静气，听完我的话吧！”齐勒铭已经气得快要爆炸了。

齐勒铭冷笑道：“有夫之妇，心里喜欢的却是另一个男人，这还不是下贱是什么？你都已承认了，还有什么话说？”

庄英男道：“你和别的女人姘居，这又算什么？不过我不想和你争吵……”

齐勒铭喝道：“你想什么，说！”

庄英男道：“咱们已经闹到这种田地，是不可能再做夫妇的了。但为了保全你的面子，半年之后，我会借口回乡探亲，离开你家。然后你会接到我已经死亡的消息，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娶穆娟娟为妻了。”

齐勒铭像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突然爆炸了！

他大吼一声，扑上前去，喝道：“你想回去和楚劲松这小子双宿双栖，却说成是顾我的面子，哼，何必等待半年，现在我就要你死！”

庄英男大惊尖叫：“你，你别胡来——”反手点齐勒铭的穴道。哪知她气力不济，内力未能透过指尖，封闭不了齐勒铭的穴道，齐勒铭已是扼着她的咽喉！庄英男的反抗，更加激起他的怒火，初时或许他还只是想“惩罚”一下“不忠”的妻子，让她吃点苦头的；怒火冲昏了头脑，他竟是十指用力，莫名其妙的动了杀机，变得好像疯狂的野兽一般了。

突然有一盆冷水朝他当头泼下，原来是王妈回来了。这盆冷水是王妈准备给他洗脸用的，王妈为了替小姐笼络姑爷，对他服侍得极其周到。由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王妈每隔一个时辰，就给他换一盆热水在房中备用。

但今晚则过了不止两个时辰，热水早已变冷了。这盆冷水正好派上用场。

齐勒铭头皮冰凉，骤吃一惊，本能的一个肘捶向后撞，撞正王妈心口，王妈跌倒地上，口吐鲜血，但仍是嘶声骂道：“虎毒不食儿，你，你简直禽兽不如！”

齐勒铭骂道：“岂有此理，你竟敢骂我是禽兽，我把你一并杀了！”但他被冷水一泼，稍稍恢复了几分清醒，忽地想起王妈的话有点奇怪，顿了一顿，茫然问道：“你说什么虎毒不食儿，什么意思？”

他以肘锤后撞，手指稍稍放松，庄英男叫道：“王妈，别、别告诉他！”但她的声音太微弱了，也不知王妈有没有听见，王妈说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小姐的肚里有你的孩子，已经有三个月了！你杀了小姐，那就是一尸二命！”

庄英男一声尖叫，晕了过去。王妈忍着剧痛，把话说完，亦已不省人事。

齐勒铭恢复几分清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妻子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怪不得她要半年之后方始和我分开。这贱人虽然可恶，她肚里的孩子总是我的。唉，早知她有身孕，就不该下此辣手！”

庄英男晕倒地上，动也不能一动，像是死去一般。齐勒铭只懂发大少爷的脾气，事急之时，可不知道怎样才好。他想探一探庄英男是否还有气息，手指竟然不听使唤，他已是给吓得呆了。正自心慌意乱，忽听得丁大叔叫道：“少爷，少爷，你、你干什么？”

齐勒铭瞿然一省：“我干了这件事情，爹爹回来，岂能饶我？”像是一个闯了祸的顽皮孩子，无计可施，唯有躲避。他不但不敢等待父亲回来，连丁大叔他也不敢见了。就这样他逃出家庭。一去就是一十九年。

物换星移人事改，这漫长的十九年已是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今日重回，如同隔世。

他摸一摸脸上的伤疤，不由得心中慨叹：齐家的大少爷早已死了，如今我已是不齿于人口的武林败类。

虽然有点自咎的心情，但更多的却是愤慨。

“是谁把我害成这样？不错，穆娟娟是该负一部分责任。但我也不能完全怪她。推源祸始，我最应该痛恨的人还是楚劲松，是他把我害得这样惨的！

“哼，英男已是遂所愿，嫁给她所喜欢的这个小子了。而我，我却失掉了所有亲人！害得我见着了亲生的女儿，我也不敢和她相认！楚劲松勾引我的妻子，害了我的一生，如今他还是享有扬州大侠之名，这不公平，这不公平！我一定要想个最狠毒的办法来报复他，方始能消我心头之气！”

唯一能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有了一个女儿，这女儿是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几乎给他杀死的，如今已是长得娇艳如花了。正因为他当年险些铸成大错，他对女儿特别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他可以恨她的母亲，但对女儿他必须加以保护。

蓦地又想起了女儿一起的那个男子。从丁勃的口中，他已经知道这个男子名叫楚天舒，正是扬州楚劲松的儿子！

他怒气大发：“楚劲松玷污我的妻子，我决不能让他的儿子再玷辱我的女儿。看模样，漱玉似乎是很喜欢楚天舒这小子，怎么办呢？”杀机陡起：“只有一个办法，暗中把他杀掉！一来可以令女儿死了这条心；二来可以令得楚劲松身受丧子之痛。哈哈，一举两得：最妙不过！就这么办！”

烦躁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隐隐听得水声轰鸣，波涛拍岸，原来他早已

不知不觉下了山，走到黄河边了。

他知道这段河道险滩甚多，心里想道：“楚天舒这小子是南方人，想必精干驾舟，但纵使他能够顺利通过险滩，也得用几个时辰。今晚他们大抵会在黄龙峡的湾口停泊。我走陆路比他们快得多，三更之前，一定可以赶得上他们这条小船。”

他急于去杀楚天舒，更希望能够再见一见女儿的面，哪怕是暗中偷看也好。当下施展绝顶轻功，疾如奔马，果然未到三更，他已是到了黄龙峡。

不出他的所料，楚天舒的这条小船，果然是在黄龙峡的湾口靠岸停舟。险滩已经尽过，这个湾口形似葫芦，风不浪静。

过了十二道险滩，楚天舒固然是给弄得筋疲力倦，姜雪君和齐漱玉从未受过这种巅簸之苦，比他还更疲累不堪。楚天舒将船拢岸，叫她们先睡。

齐漱玉道：“你也太谨慎了，难道还怕冀北双魔来劫船吗？何须守夜？你也歇息吧。”

楚天舒笑道：“还是谨慎一点的好，要是大家都熟睡如泥，冀北双魔不来，黄河三鬼来了，那也是大大不妙。”可惜他的“假想敌”只是冀北双魔和黄河三鬼，却哪知道真正要杀他的人竟是齐漱玉的父亲。

姜雪君道：“师哥，你划船累了，你先睡吧。”

楚天舒道：“你们不用和我客气，我也不会和你们客气的。咱们轮值守夜，待我累了，我自然会把你们唤醒的。”

齐漱玉笑道：“好，那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我的眼皮已经撑不开啦。”

她们在船舱和衣而睡，齐漱玉一倒下便即睡着了。但姜雪君却是辗转反侧，不能入寐。

不错，她是疲累不堪，但心事重重，想到自己受命运的拨弄，自己所爱的人不能爱，而眼前这位新结交的女友，她爱的人却又正是自己所不敢爱的人，而自己又正要托庇于她的祖父，不由得心事如潮，尽管感觉疲倦，但却已消失了睡意。

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齐漱玉骂道：“姜雪君，你，你岂有此理！”姜雪君怔了一怔，心道：“她因何骂我？”却原来齐漱玉是说梦话。只见齐漱玉翻了个身，语音含含糊糊的又骂道：“元哥，你没良心！你为何不理我，只理姜姐姐？”

“姜姐姐，我求求你，不要抢我的元哥，不要抢走我的元哥！”虽然是说梦话，恐惧的心情亦已表露无遗。姜雪君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齐漱玉为什么在梦中骂她“岂有此理”的原因。“她一定是在梦中看见我把她的元哥抢走。唉，她哪里知道，我正是为了要摆脱元哥的纠缠而苦恼。我早已心如死灰了！”

齐漱玉的梦呓停止了，但姜雪君还是不住在想：“原来她爱元哥爱得如是之深，我却如何才能消除她对我的疑忌？”

齐漱玉忽地坐了起来，叫了一声“姜姐姐！”这一次不像是说梦话了。

姜雪君假装熟睡，没有应她。齐漱玉轻轻推她，又叫了一声“姜姐姐！”她确是醒了。

姜雪君这才装作朦朦胧胧的恢复了几分知觉，说道：“我好困，你也睡吧，有话明天说。”

齐漱玉道：“我刚才做了个恶梦，……”见姜雪君翻了个身，纳头又睡，心里想道：“你不想听，那我也不必说了。”她以为姜雪君真的是在熟睡，

倒是不觉松口气了。原来她自知有说梦话的习惯，好像自己刚才在梦中骂过姜雪君，不知姜雪君有没有听见。“好在姜姐姐没听见，否则，可真是不好意思了。”她想。

姜雪君假装熟睡，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楚天舒在船头曼声轻歌：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灶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觉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边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拭，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楚天舒唱的是宋代词人张元干所写的“贺新郎”一词，是张元干所送友人过长江而写的。其时南宋偏安江左，故此词中不胜故国之悲。

原来楚天舒也是心事如潮，不能自己，词中恰好又有“十年一觉扬州路”等语，和他们出身背景符合，故此他还把长江移作黄河，倚舷而歌，借这首词发泄胸中的郁闷。

姜雪君心中一动：“我何不借助于楚师哥来消解漱玉对我的疑忌？”

她翻了个身，装作被吟声吵醒，喃喃自语：“你们不想睡觉，我可要睡。唉，但一醒来可又不容易睡了。不如去陪楚师哥聊聊天吧。”正是：

梦中不觉真情露，醒对烟波独自愁。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梦幻尘缘 三生冤孽　飘零蓬梗 两代情仇

假戏真做

她轻轻唤道：“漱妹，漱妹。”齐漱玉心想：要是她知道我还未睡着，只怕她就不好意思单独出去陪她的楚师哥了。于是也假装熟睡，没有作声。哪知姜雪君早已看破她的伪装，心中暗暗好笑。原来她们二人互斗机心，姜雪君正是想让她知道，但却故意装作瞒着她的模样，出去与楚天舒私会的。

楚天舒正自倚舷看月，浮想连翩，忽见姜雪君走到他的跟前，不觉一怔。

姜雪君白衣如雪，俏立船头，江风轻拂，衣袂飘飘，在月色朦胧之下，更显得清丽绝俗，且还有着几分“神秘”的美感。给楚天舒的感觉，就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洛水女神，踏着凌波微步而来。

楚天舒呆了一呆，说道：“师妹，怎的你还没睡？”

姜雪君道：“我已经睡过一觉了。师哥，我听得有人在吟诗，敢情是在想着什么心事？”

楚天舒道：“对不住，我把你吵醒了。”对姜雪君问他有何心事，避而不答。

姜雪君道：“我早已醒了，我听见你念的侍，好像有怀念扬州的句子，你是在思乡么？”

楚天舒笑道：“我哪懂做诗。我念的是宋代词人张元干所写的‘贺新郎，一词，那句是‘十年一觉扬州路’，脱胎自杜牧的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不过杜牧的诗意和张元干的词意却是大不相同，一个写的是儿女之情，一个写的是故国之思……”

姜雪君笑道：“我不懂诗词，你和我解释，我也还是不懂的。师哥，你别笑我误解，只因我常听人说扬州是个风景十分幽美的地方，因此我一听到歌词中有扬州二字，我就以为你是在思乡了。”

楚天舒道：“你也猜得不错，我的确是有点思乡。师妹！这次我能够找到你，回去可以告慰于家父了。”

姜雪君道：“你离家不过一个月多点！这样快就要回去么？”

楚天舒道：“我这次出来，是奉家父之命，打探姜师叔的消息的。姜师叔不幸业已去世，本来我应该接你回扬州的，但师妹你已有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所以……”

姜雪君眉头一皱，说道：“原来你以为我已有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就不理我了？”

楚天舒心头一跳，说道：“师妹，言重了。我不是不理你，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个本领胜我十倍的人，他必定帮忙你的，用不着我了。”

姜雪君笑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卫天元，怎么，你的气还没消吗？”

楚天舒淡淡说道：“他的武功比我好，和你的交情也比我深，我怎敢生他的气？”

姜雪君噗哧笑道：“还说不生气呢？你不仅生他的气，恐怕连我的气也生了。唉，师哥，不是我说你，你可真是有点糊涂！”

楚天舒心神一荡，呆了片刻说道：“我怎样糊涂了？请教！”

姜雪君道：“不错，那天晚上，他没来由的误会你，是他不对。但这点小事，你又何必耿耿于怀？你更不能因为有他帮忙我，你就不理我！”

楚天舒低声道：“我不是不想帮你的忙，我只是怕他瞧着我不顺眼！”
姜雪君笑道：“你不是打算在齐家长住的吧？”
楚天舒怔了一怔，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姜雪君道：“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楚天舒道：“我已经说过我要回家的了。我准备将你送到齐家，最多住三两天，我就要和你分手了。”
姜雪君道：“如此说来咱们就未必能够在齐家见得着卫天元了。又即使他此刻已经回到齐家，咱们最多也不过和他相处三两天而已，对吗？”
她接连说了两次“咱们”，楚天舒不禁有点猜疑不定，说道：“对我而言，实是如此。但对你……”
姜雪君立即接下去道：“对我而言，也是这样。”
楚天舒诧道：“难道你打算即使是见不着卫天元，你也要走么？”
姜雪君道：“不错，我是希望见得着他，也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但这是因为我的仇人也是他的仇人之故。但论到亲疏关系，他就不能和你相比了。我总不能一辈子靠着他呀。他若肯帮我的忙，那是因为我与他有同一仇人；他若不肯帮我的忙，我也不会怨他，但对你就不同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求你相助，用不着其他理由。”
楚天舒道：“且慢，且慢。咱们是同门兄妹，你的仇人当然也是我的仇人，就这点而言，我和卫天元是一样的，我和他都该帮你的忙。但你另外一句话，我可不大明白。”
姜雪君道：“是哪一句？”
楚天舒道：“你说论亲疏关系，他不能和我相比。难道在你的心目之中，你认为你和我比起你和他更亲么？”
姜雪君缓缓说道：“不错，卫天元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我们可以说得上是青梅竹马之交的。不过，像这样的童年朋友，你大概也有许多吧？但你却是我的师兄，难道你以为同门兄妹还比不上邻居那么亲么？”
她的回答大出楚天舒意料之外，但楚天舒也不能反驳她的说话，暂时间只好不置可否，不作声了。
姜雪君继续说道：“因此，我不管在齐家是否见得着卫天元，我都是要走的。你也不愿意你的同门师妹总是寄人篱下吧？”
楚天舒道：“恐怕也不能说是寄人篱下吧？”
姜雪君道：“我与齐家非亲非故，不错，齐姑娘和我是一见如故，但比起你来，她也只能算是外人吧？”
楚天舒道：“我不是说齐家，我是说卫天元，卫天元和你总不能说是‘外人’吧？不错，他目前是住在齐家，等于齐家的一分子，但总有一天，他要自立门户的。”
姜雪君道：“我已经说过，卫天元纵然不是外人，他也只是我的儿时好友而已。你以为我应该永远倚靠他么？”
楚天舒讷讷说道：“我，我以为……”
姜雪君道：“你以为什么？”
楚天舒心想：“不如和她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眉毛一扬，说道：“师妹，我有几句心腹之言，不知你愿不愿听？”
姜雪君道：“你说！”
楚天舒道：“卫天元真心爱你，这我是知道的。你虽然嫁入徐家，但你

和徐中岳尚未正式拜堂成亲，夫妻的名份仍未确定，何况徐中岳又已证实了是你的杀父仇人。你当然无须为他守节。你嫁给卫天元那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大可不必理会别人的闲话！更何况事情总有水落石出之时，待到徐中岳丧德败行的真面目为天下人所共知之时，也不会有人非议你了！”

姜雪君叹口气道：“你说的话未尝没有理由，我当然不会仍然把自己当作徐中岳的妻子，但有一件事你却完全弄错了！”

楚天舒道：“错在何处？”

姜雪君道：“我只是卫天元儿时的好友，并不是他的旧情人！”

楚天舒道：“我以为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

姜雪君道：“错了！你想我和他分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未满十岁的小女孩，懂得什么情爱？我喜欢他只是好像喜欢一个大哥哥一样！”

楚天舒心头鹿撞，讷讷说道：“但卫天元，他、他可是真心爱你。”

姜雪群道：“或许他也弄不清楚是爱还是喜欢？”

楚天舒道：“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之间有的只是兄妹之情？但由于你们两家曾经患难，追溯当初起祸的原因，也许他会认为，你之所以弄得家破人亡，完全是受到他家的连累。故此，他对你有一份自咎的心情，久别重逢，对你自是加倍爱怜姜雪君呆了半晌，幽幽叹了口气，说道：“师哥，我见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下联是：人情通达即文章。我知道你读过很多书，想不到你对世事人情也能如此明察。”她借题发挥，不言而喻，已是同意楚天舒的见解。

不过她口里这样说，心中却是隐隐作痛，暗自想道：“元哥对我的感情，难道是当真如他所说这样？”

楚天舒注视她的眼睛，缓缓说道：“不过由愧生怜，由怜生爱，日子久了也会变成真爱的。”

姜雪君避开他的目光，说道：“我已经说过，不论在齐家是否见得着卫天元，我都会走的。”说至此处，噗嗤一笑：“所以你也不必顾虑他瞧着你不顺眼啦！你走的时候，我亦已走了！”话说至此，更是无须解释了，既然他们和卫天元不是同在一起，甚至可能见着卫天元便即离开齐家，那又何来卫天元“瞧不顺眼”之事？

楚天舒心旌摇摇，几乎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连忙镇慑心神，有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你这是不是大忍心了吗？不管卫天元对你是‘爱’还是喜欢，他总还是舍不得让你离开的吧？”

姜雪君道：“你又错了。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这个人他更是舍不得离开的。他找不着我，初时或者会有点难过，但日子一久，就没事了。他得到真心爱侣，慢慢就会忘记我的。”

楚天舒道：“这个人是谁？”

姜雪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楚天舒道：“不，是近在舱中吧？”

姜雪君笑道：“是呀，原来你是明知故问！”

楚天舒道：“但他目前是不是已经爱上这个人呢？”

姜雪君道：“我认为是的。我和他相处那两天，他常常提起他的师妹；而且由于知道他的师妹尚未离开洛阳，十分担忧。这不是爱是什么？不过他没有对我明说而已。”

齐漱玉听得心里甜丝丝的，暗自想道：“原来元哥还是惦记我的，他并

没有骗我！”

她又一次想起了卫天元和她说过的话，那天晚上，卫天元要回洛阳找姜雪君，叫她独自回家。她不愿意，并且责备他不该迷恋一个负心的女子。当时卫天元苦笑说道：“小妹，你不懂的，她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我只是不愿意她嫁给我讨厌的徐中岳。”当时他还未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徐中岳也是他的杀父仇人之一，但已知道徐中岳是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但却说明了他必须和姜雪君见面的原因，是为了要查明徐中岳是否和他父亲当年被害的案子有关。

如今她偷听了姜雪君和楚天舒的对话，姜雪君说的和卫天元说的不谋面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总是喜欢从好处着想的，她也相信她的元哥真正爱的人是她了。

不过她还是有点患得患失，心里想道：“看来姜姐姐似乎已经是爱上她的师兄，要是楚天舒也同样爱她，那就最好不过了。”

心念未已，只听楚天舒说道：“我只道过两天就要和你分手，却不知道你也并不打算在齐家长住的。如此说来，或许咱们不会这样快分手了。”原来他本想邀请姜雪君和他一起回家的，但又怕过于唐突，心中患得患失，是以先用试探的口吻。

姜雪君似笑非笑的说道：“那就要看你是否害怕被我牵累了？”

楚天舒道：“这是什么话，你说过的，咱们是同门兄妹，可不是外人！”

姜雪君道：“我所说的牵累，并不仅仅是指害怕徐中岳与你为难的灾祸，而是指你的声名，你不怕流言蜚语？”

楚天舒道：“哦，原来你是怕徐中岳诬捏我拐带他妻子！”

姜雪君道：“那天晚上，他已经这样说了。”

楚天舒道：“我不怕。那天晚上，最后你是给卫天元救了出去的。”

姜雪君道：“我知道他们也会怀疑我与卫天元有私情，但我倒不用害怕连累了卫天元的声名。因为事不符实，一到他与他的师妹成婚之时，有关他的谣言自然就会平息了。”

楚天舒道：“我也不怕！”

姜雪君柔声问道：“你家里有什么人？”

楚天舒道：“爹妈之外，我只有一个异母妹妹。”

姜雪君道：“哦，你现在这位妈妈不是你的亲娘？”

楚天舒道：“我的娘亲早已去世了。不过，继母对我也好像亲生一样。”

姜雪君叹道：“那你的运气比我好得多了。嗯，另外还有什么人吗？”

楚天舒道：“就只是一家四口。”

姜雪君道：“如此说来，你是尚未成亲的了？”

楚天舒心头一热，说道：“你莫笑我自视过高，给我说亲的人虽多，但、但我未到洛阳之前，还没有碰见过一个我看得上眼的女子！”弦外之音，在他这次来到洛阳之后，他已经是碰上了足以令他倾心的女子了。

姜雪君故意问道：“是齐姑娘么？”

楚天舒笑道：“你千万别这样说，给卫天元听见可不得了。我怎敢抢他的心上人？”

姜雪君道：“你既然尚未成亲，那你怎能不怕流言蜚语？师哥，我和你一起不打紧，但损了你的名声，日后你碰上了意中人时，人家的小姐不敢嫁给你那就糟了！”

楚天舒面红耳热，一颗心在狂跳，几乎就想向姜雪君求婚，但又不敢，半晌，颤声说道：“只要你不怕我也不怕！”

声音颤抖，手指也在颤抖。说话的时候，他本来想伸手去握姜雪君的手的，不知怎的，手指却是不听他的使唤，他只能等待师妹的反应。

姜雪君看在眼内，心里暗暗好笑。暗自想道：“再继续下去，恐怕就会假戏真做了。我可不能让他误会我真的是要毛遂自荐！”

她不便明言，蓦地得了一个主意，在楚天舒不知不觉向她靠近的时候，突然伸手与他相握。

楚天舒大喜过望，刚要吐露爱意，忽地感觉她的指头在自己的掌心写字。

楚天舒定下心神，揣摩她的“笔划”，姜雪君重写一遍，他才能确定她写的是什么字。

姜雪君在他掌心写的是：在齐姑娘面前，请你假装和我亲热一些！

楚天舒并不是糊涂蛋，这一下登时明白了！

本来是已经接近燃烧的热情也突然冷却了。

无巧不巧，天空飘来一片乌云，朦胧的月色更加朦胧了。沉暗得就像他的心情一样。

心底的热情虽然已经冷却，他仍是不能不强颜的说道：“师妹，你不畏人言，那，那就好了。我、我想……”

简单的话语，说得也不流畅。姜雪君有个奇异的感觉，感觉他的声音好像有点发酸的味道。

姜雪君轻轻把手抽回来，柔声说道：“师哥，你想什么？”她心中酸痛，楚天舒当然也感觉得到，她的温柔其实乃是假装。

不过他已经明白了师妹的苦心，“这出戏总还是要帮她唱下去的。”他想。

“爹爹若知道故人有女，一定非常欢喜。你愿意和我一起回扬州去见一见他吗？”

姜雪君道：“你的爹爹是我的师伯，我本来应该去拜见他老人家的。”

楚天舒道：“要是你不嫌弃，你可以把我的家当作你的家。”

姜雪君道：“我无亲无故，此际亦是无处可以投奔。师哥，多谢你肯收留我。”感怀身世，这几句话倒是动了真情，微带哽咽。

楚天舒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能说道：“师妹，别这么说，咱们本来应该像是一家人的，对吗？”

不知不觉之间，两人的手又握在一起。这一次倒好像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情，不是假戏真做了。

两人都没有说话，天上的乌云也没有散开。

齐漱玉假装熟睡，竖起耳朵来听。心情的激动也是和他们一样。

不过她的激动却没有悲伤的成份，不错，她是像姜雪君一样，眼中含着泪珠，但那是受到意外的欢喜冲击所流的眼泪。

她在想象他们的心情，楚天舒那颤抖断续的话语，给姜雪君的感觉是有点“发酸味道”的声音，给她的感觉却是爱情的激动。

“姜姐姐是洛阳第一美人，楚天舒知道了师妹爱他，怪不得要欢喜到话都几乎说不出来了。”她想。“他们为什么都不说话了呢？啊，是了，此际他们已是莫逆于心，当然亦无需说话。”她正在为他们欢喜，也在为自己欢喜，浮想连翩之际，忽地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人在自己身旁。

她是闭上眼睛假装熟睡的，但不张开眼睛，也可以感觉得到那人的气息。

她以为一定是姜雪君回来，恐怕给她发现自己是假装熟睡，自是不敢张开眼睛，仍然继续装睡下去。

但却感到有点不对了，那个人并没有睡下，如果是姜雪君回来，她不应该老是站在床边的。

那个人的指头轻轻碰着她的头发了，很轻、很轻，轻得像是春风吹拂一样，但齐漱玉感觉得到，那不是透过珠帘吹进来的江上清风，碰着她的头发的是有实质的东西，她甚至感觉得到那人的指尖在颤抖。

她惊疑不定，倏的张开眼睛，装作突然醒来的模样，伸手一抓。

出手虽快，仍然抓了个空。

她是练暗器的人，只要不是太黑暗的话，最少她也可以见得着一个模糊的人影的。

但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感觉得到，似有微风飒然，那个人已经突然“消失”了。

这一下，她可真是给吓着了！

“姜姐姐，姜姐姐！”她不由自己的叫起来了。

姜雪君在外面应道：“漱妹，你醒来了吗？”她听到齐漱玉吃惊的呼叫，也是不禁吃了一惊。“难道她刚才不是假装熟睡，是真的睡着了？她醒来突然发现我不在她的身边，故而惊叫。”

“姜姐姐，你在哪几？刚才在这房间里的是不是你？”齐漱玉声音发抖，慌忙问她。

姜雪君怔了一怔，说道：“你别害怕，我刚才是和楚师哥说话，就回来陪你！”她只道齐漱玉又在做恶梦。

齐漱玉毛骨耸然，尖声叫道：“不对，刚才我的床边好像有一个人！”

“什么？有一个人，这、这怎么会……”

话犹未了，楚天舒忽道：“咦，奇怪，我好像也觉得是有一个人……”

乌云已经散开，楚天舒凝望上岸边，隐约似见一个人影，但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原来他刚才已经察觉小舟似轻轻一晃，凭他的经验，可以判断这不是由于水流的推动的。

楚天舒道：“你快去陪齐姑娘，我上岸看看。”

姜雪君半信半疑，走入舱房，齐漱玉已经燃起油灯。脸上仍是一片惊惶的神色。

姜雪君道：“你是在做梦吧？”

齐漱玉道：“我早已醒了，真的不是做梦。楚天舒不也是这样说吗？”情急之下，她只能说出事实，没想到自己要掩饰刚才是在假睡了。

姜雪君不能不信以为真了。

但有谁能够有这样的本领，居然瞒得过楚天舒和她的眼睛，不但踏上这条小船，而且还进了舱房，他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直到他离开的时候，楚天舒方始起了猜疑？

虽说刚才她与楚天舒都是各怀心事，而天空又刚好有掩月的乌云，但如此高明的本事，已是足以令她震惊不已了。

“显然这个人是并无恶意的，他是谁呢？他是谁呢？”姜雪君不由得也是一片迷茫了。

忽地一个人的影子突然从她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她在心底自己回答自

己：“一定是元哥，一定是元哥！他听到了我和楚师哥的说话，以为我是真的爱上师哥，他不愿意现身，他伤心走了！”

“漱妹，你定下心神，待一会儿，我去去就来。那人不知是谁，我恐防楚师兄有失。”姜雪君抓着这个借口，离船上岸。

她不是想向卫天元解释，她倒是巴不得卫天元对她误会的；那不是为了恐怕卫天元和楚天舒打起来么？也不是。她是深知卫天元的为人的，虽然分别了这许多年。她知道以卫天元高傲的性格，要是他听到了她刚才和师兄所说的那番话，他只有自己伤心，决不会耍流氓的手段，打楚天舒一顿来泄愤的。

甚至她也并不希望再见一见卫天元，但她还是迫不及待的跑上岸去了。为的是什么？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只能归咎于她“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吧？

姜雪君所想到的，齐漱玉也想到了。

她目送姜雪君飞身上岸，呆了一呆，心中蓦地道：“一定是元哥，一定是我的元哥！他偷偷看我来了。唉，元哥，你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现身，是怕给姜姐姐知道，不好意思吗？还是因为你与楚大哥的芥蒂未消，不愿当着他面与我相见呢？”

她也在为卫天元找出不愿现身的“理由”，只盼他的元哥在楚姜二人都上了岸后，还会回来。

“要是元哥知道了姜姐姐已经爱上了楚大哥，迟早他都会回到我身边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他马上回来！”

陷在情网中的少女总是喜欢往好处着想的，可惜这次却是令她失望了，她的元哥并没回来。

不但姜雪君和齐漱玉是这样想，楚天舒也这样想，以为这个形如鬼魅的夜行人不是别个，一定是卫天元。

他和姜雪君一样的想法，卫天元是因为听见了他们的谈话，误会姜雪君已经爱上了他，这才悄然离去的。

应该怎么办呢？一向颇有决断的楚天舒，碰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尴尬事，不觉也是心乱如麻了。

他追上岸去，只有几只栖宿在芦苇丛中的水鸟给人声吓得惊飞，空旷的沙滩一览无遗，哪里见得着半个人影？

沙滩过后是一个山岗，楚天舒知道是决计追不上卫天元的了。

他只能姑且一试。

“卫兄，请你等等，你有话和你说！”楚天舒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发话。这门功夫他虽然不及卫天元，但卫天元若是躲在林中，料想是应该听得见的。

他希望卫天元尚未远去。他知道卫天元爱他的师妹爱得很深，“很可能他此刻正在林中敌他心上的创伤吧？”楚天舒这样想。

他希望见到卫天元，和他当面解释清楚。

但怎样说呢？姜雪君是为了成全齐漱王的心愿才“自我牺牲”的，要是他和卫天元解释清楚，那不是破坏了姜雪君的计划吗？

但若不解释清楚，他岂不是要给卫天元一直误会下去？自己给误会还不打紧，姜雪君的“自我牺牲”可就成了定局了。“她的命运已经这样可怜，难道我还要她伤心终老？”

是应该撮合齐漱玉和卫天元的姻缘，还是应该让姜雪君与卫天元破镜重

圆呢？他自己卷入这个漩涡又是否值得呢？这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他只能等待卫天元的回答。“一切都等待见了他的面再说吧。”

可是空山寂寂，传来的只有他的回声。

“卫兄，你不愿意见我，也该见一见雪君吧？”他又叫道。

忽地隐隐听得似有一声长叹，楚天舒又喜又惊，急忙向山岗跑去。

但迎接他的却不是卫天元，而是两枚石子。

飞石夹着破空的锐声，一听就知力道大得异常。学武的人保卫自己乃是出于本能，楚天舒不假思索，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本能的取出判官笔格打暗器。

“当”的一声，一枚石子给他磕飞，但另一枚石子已是打到他额角的太阳穴，躲闪不开了。

太阳穴是人身死穴之一，这霎那间楚天舒禁不住心头一凉，只道卫天元要取他的性命。这样糊里糊涂的被卫天元当作“情敌”，死在卫天元手下，可真是太不值得了。

心念未已，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那枚石子忽地拐了个弯，而且是从上盘移向下盘，低飞拐弯的。“卜”的一下，打着了他膝盖的环跳穴。

石子飞来的劲道极强，但打着他的时候却并不重。不过人影都未见着，从那么远的地方打来，手法竟然巧妙如斯，已是足以令楚天舒吃惊不已了。

‘想不到卫天元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还更高明，齐燕然的武功我未见过，就我见过的人而论，恐怕只有那天晚上的抱犊岗暗中出手帮助丁勃打跑冀北双魔的那个神秘客可以差堪相比了。”他想。

他哪知道，这个人正是那天晚上的“神秘客”，丁勃也曾给那人用同样的手法打着了膝盖的环跳穴。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在楚天舒和姜、齐二女已经离开之后，他不知道罢了。

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仍然当作是卫天元。

一来是那人手下留情，二来是他内功造诣不弱，环跳穴虽被打着，只是感到酸痛而已，穴道并未被封。但虽然如此，他也禁不住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卫天元打这两枚石子，用意十分明显，他是不愿见我，故而用这阻吓手法。唉，他的武功比我高明大多，其实即使不用这个手法，我也迫不上他的。”他想。

他正自运功舒筋活络，只听得姜雪君已是尖叫一声，向他跑来。

“师兄，你怎么啦？受了伤了？”

楚天舒笑道：“多谢他手下留情，我侥幸并未受伤。”

姜雪君松了口气，低声问道：“是不是他？”

姜雪君口中的“他”，楚天舒自然明白她说的是谁。他忽地心头一动，说道：“我也不知是不是他！”

原来由于姜雪君这一问，他忽地想起：“在徐家的那晚，我第一次碰着卫天元的时候，他最初尚未知道我是谁的，那时他以为我拐骗师妹，一见面立即出手狠狠攻我，我已经和剪大先生恶斗一场，但我也还能抵挡数招，方始被他点着穴道。那时他是不会手情留情的吧？若然今晚这个人就是他，他的武功进展得未免也太快了！”

“我也不知是不是他。”楚天舒这个回答倒是的确因为他心中存着疑团的。

姜雪君喟然叹道：“ 照你所说的情形，那一定是他无疑了。

不过他今晚既然不肯现身，恐怕他也不会回齐家与我们相见了。 ”

楚天舒淡淡说道：“ 不如我先回家，他知道我已经不是和你一起，自然会跟你见面的。 ”

姜雪君怔了一怔，柔声说道：“ 师兄，你是在生我的气吗？ ”

楚天舒道：“ 没有呀，不过…… ”

“ 不过 ” 什么，他尚未曾说得出来，姜雪君已是截断他的话道：“ 既然没有，那么你答应过与我共同进退的，为何又要单独离开？ ”

楚天舒道：“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不过是希望你们能够破镜重圆，但若有我在你的身旁，恐怕他就不肯和你见面。 ”

姜雪君道：“ 我也已经说过了，在齐家见得到他固然好，见不到他也无所谓。我在船上和你说的那番话，你是聪明人，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事？目前正是想要摆脱他，所以才求你帮我的忙的。师哥，假如你仍然不肯谅解我，那就让我单独离开吧。我上京去找仇人，你送齐小姐回家。 ”

她说得甚为诚挚，带着几分激动的神情，楚天舒叹口气道：“ 你何必如此？ ”

姜雪君：“ 你不肯帮我的忙，我不如此，还能怎样？师哥，你答应齐小姐在前，答应了做她的客人的，为了礼貌，你也应该送她回家。 ”

楚天舒本来已是意兴索然，但一来为了师妹的软语相求，二来为了想要知道他的继母和齐家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疑团，他已经是藏在心中多年的了。好奇心人皆有之，何况这是和他一家关系极大的事？他终于打消了独自离开之意，说道：“ 好吧，那咱们一起送她回家。 ”

姜雪君道：“ 好，那么我也答应你以三天为期，在齐家咱们只住三天。你也不用真的和我回家，出了齐家之后，咱们便即分手，我说跟你回家，那只不过是说给齐小姐听的？ ”

楚天舒笑道：“ 师妹，你倒似乎是在生我的气了？ ”

姜雪君道：“ 我说的都是心里的话。我不能连累你，而且我也的确是想去找寻仇人。 ”

楚天舒笑道：“ 我已说过，我不怕受你牵累，这也是我心里的话。但不同的是，我并非说给齐小姐听的。 ”

姜雪君不觉受了他的感动，抓住他的手道：“ 师哥，累你受了委屈了。 ”

楚天舒苦笑道：“ 比起你所受的委屈，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

这两句话说得姜雪君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想起自己几乎被仇人骗作妻子，在徐家所受的羞辱，又岂只“ 委屈 ” 二字所能形容！但楚天舒替她说了出来，却是令她顿生知己之感了。她眼眶蕴泪，心里想道：“ 可惜我们相识太迟，我的心早已许给了元哥了。师哥，我只能辜负你的情意了。 ”

楚天舒的一颗心也在卜卜的跳，说道：“ 师妹，我说错了话么？惹你…… ”

姜雪君哽咽道：“ 你没说错，我是命苦。师哥，我对不住你。不过，齐家妹子也很可怜，要是她得不到元哥，不知道她要多伤心。她这么年轻，这么纯洁，我宁愿自己命苦，也不愿她伤心。师哥，我求求你，不但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她，你就忍受一点委屈吧。 ”

楚天舒勉强笑道：“ 你说她可怜，我却羡慕她的福气呢！她有你这样一个好姐姐，怎还会伤心？嘿嘿，你让有福气的人更多一点福气吧，咱们是注定命苦的！ ” 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带点激愤了。

他们心底的话都没有说出来，但彼此亦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了。

楚天舒已经知道姜雪君爱的还是卫天元，姜雪君也已更深一层的明白了楚天舒对她的爱意。“他知道了我不是爱他，却还愿意和我唱一出假戏，好让齐家妹子放心。他本是个极有傲气的人，不惜为我这样做，这又岂只委屈二字所能形容？”内疚与感激的情绪混而为一，她把楚天舒的手抓得更紧了。

“师哥，你的心地好，你不会命苦的。将来一定有……”她想说的是：“将来一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爱你。”但这话她可是不便说出口来，而且楚天舒亦已止住她说不下去了。

“别再说啦！”楚天舒道：“咱们也该回去看那位有福气的齐姑娘了。”

天上忽然下起小雨，楚天舒被封的膝盖环跳穴虽然已经解开，气血还未畅通，江边路滑，他放开了姜雪君的手，刚刚举步，就险些摔跤，姜雪君笑道：“师兄，你莫逞强，让我扶你回去。”楚天舒只要定下心神，本来可以走回去的，但还是让姜雪君牵着他的手。心里想道：“也好，反正你是要做给齐漱玉看的，我就陪你假戏真做吧。”

齐漱玉也看到这出“戏”了。

看见他们携着手回来，齐漱玉虽然有点失望——他的元哥并没一起回来，但更多的却是欢喜。她暗自想道：“我没猜错，他们果然是爱上了。元哥可能是一时气愤，不愿与他们相见，但他迟早必定回到我的身边，为了避免他们害羞，我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偷看。”她心情转佳，人也变得善于体贴他人了。于是赶忙回到舱中，放下珠帘。

爱女情深

在岸边那座山岗上，另一个人也看到他们演这出戏。

这个人是齐漱玉的父亲，他本来是要来杀楚天舒的，如今却是满怀欢喜的看他们演的这出戏。

当然他不知道这是“假戏真做”，因为楚天舒和姜雪君并非用传音入密的内功谈话，他在山上是只能看见，不能听见的。

丝丝细雨就像他的心情，虽然未曾明朗，却也不会像狂风暴雨那样带给别人灾难了。

他目送他们回船，心里想道：“算这小子运气不错，要是一个时辰之前我看见他们这个样子，我不但要杀这小子，连那女娃儿我也一并杀了！”

为什么他的心情有这样大的转变，因为在这一个时辰当中，他已经知道了女儿的心事。

他像小孩子一样吮自己的指头，这两根指头是抚摸过女儿的头发的。

他看见熟睡中的女儿，也听见了女儿的梦话。他的女儿在梦中也在叫道：“元哥”。

姜雪君和楚天舒在船头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姜雪君本来是要说给他的女儿听的，他也听见了。

如今他已经知道的有三件事：一、他的女儿爱上了卫天元；二、卫天元爱的则可能是姜雪君，她的女儿对这个可能有极大的顾虑；三、但姜雪君爱的则是她的师兄楚天舒。

他却不知，他所“知道”的这三件事情其实仍是有真有假，或者真假渗杂，真假难分。

他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维护女儿的幸福。

“卫天元，卫天元，这名字好熟！”很快他就想了起来，这是他的师兄卫承纲的儿子。

他离家之前，卫承纲还没有死，他的爹爹是常常提起他这个师兄，也曾提及他师兄这个儿子的。

蓦地他又想了起来，“卫天元”这个名字他好像还曾听见别的人说过。

“卫天元”在江湖上是个陌生的名字，但“飞天神龙”的名 头却很响亮。

“对了，卫天元就是飞天神龙，飞天神龙就是卫天元！”他终于想起来了。

告诉他“卫天元就是飞天神龙”的那个人名叫汤怀义，是他这次重入江湖之后方始结交的新朋友。

虽然是新相识，但汤怀义这个人他则是早就知道了的。

汤怀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胞兄和义兄在江湖上却是大名鼎鼎。

他的胞兄汤怀远是京师第一镖局震远镖局的总镖头。他的义兄名气更大，是川西大侠贺敬金。

汤怀远和齐勒铭的父亲颇有交情，贺敬金与齐家虽没来往，也是彼此闻名的。齐勒铭就是在未出道之前便从父亲口中知道有这两个人，连带也知道汤怀远有个弟弟叫汤怀义的。

不过他知道汤怀义的身份，汤怀义却不知道他的来历。

齐勒铭对父亲的感情甚为复杂，尽管他害怕见到父亲，却又思念父亲。因此和父亲有点关系的人，他都愿意结交，但必须是他以前没见过的人，他也决不吐露自己就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的儿子。

他多希望从汤怀义的口中知道一些父亲的消息，可惜汤怀义虽然在一次谈话中提及他的父亲，但对他父亲的近况却全无所知。

那次的谈话就是从“飞天神龙”引起的。

汤怀义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他武功很高，有一次问他：“这两年来，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绰号飞天神龙，你知道么？”

他答：“似曾听人说过，我也不怎样在意，他武功如何，真的无恶不作么？”他从身受的例子，总觉得江湖上的传言多半失之夸张。

汤怀义道：“不错，江湖上的传言多半夸张，但飞天神龙的确是无恶不作的魔头，我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齐勒铭道：“好，那你把他的恶行，说几件我听听。”汤怀义道：“风雷堡的雷堡主和饮马川的李寨主你知道吧？”

齐勒铭淡淡说道：“听过他们的名字，飞天神龙与他们有何关系？”

汤怀义道：“风雷堡的雷堡主给他割去脑袋，饮马川的李寨主给他刺瞎了一双眼睛！”

齐勒铭暗自想道：“这两个人可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在江湖上虽然也混了个侠义道名声，但只怕他们做的坏事比他们做的好事更多。飞天神龙割掉一个人的脑袋，刺瞎一个人的眼睛，倒也不算得是什么太大的恶行。”他不愿与汤怀义辩论，当下只是淡淡说道：“这两个人的武功虽然算不上是第一流，在江湖上也可算得是有数的人物了，如此说来，飞天神龙的本领确是不错。”

汤怀义道：“他伤害这两个人还不要紧，川西大侠也吃了他的大亏，那可更是令人愤恨！”

齐勒铭吃了一惊，说道：“ 你说的可是川西大侠贺敬金？ ”
汤怀义道：“ 不错，贺大侠也正是我的义兄，所以我非帮他报仇不可！ ”
齐勒铭心里想道：“ 你义兄的为人，恐怕你也未必清楚。比起雷堡主和李寨主，他更加是个善于沽名钩誉的伪君子。飞天神龙是否魔头我不知道，你那义兄可是个真正的魔头。 ”原来早在二十年前，齐勒铭和一些黑道上的人物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贺敬金是暗地分赃的头子之一了。不过贺敬金是两副面孔，侠义道人物也常常得他的帮忙，因此也把他捧为川西武林的领袖的。
“ 哦，你的义兄怎样吃了他的大亏？ ”齐勒铭问道。
“ 飞天神龙割了他的一双耳朵！ ”汤怀义道。
齐勒铭道：“ 贺大侠的六十四路乱披风拐法算得是武林一绝，竟会给飞天神龙割去耳朵，如此说来，他这‘ 神龙 ’的外号，倒也不是浪得虚名了。他是何人弟子？ ”
汤怀义道：“ 他的来历我们尚未打听到，不过他真名实姓，我已经打听到了。他叫卫天元，你可曾听过这个名字？ ”
齐勒铭隐隐觉得这名字似曾听过，但当时的他，刚刚重入江湖，所想的只是与自己恩怨有关的人和事，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可没有多大兴趣，因此虽然觉得名字好熟，却是无心搜索自己的记忆。
“ 卫天元，他有多大的年纪？ ”齐勒铭只是随口问道。
“ 大约二十多岁。 ”汤怀义道。
齐勒铭摇了摇头，说道：“ 那一定是我不认识的人了。我不在江湖行走也差不多有二十年了，相识的人最小也是四十岁以上的。 ”接着说道：“ 他这么年轻，居然能割掉贺大侠的耳朵，这可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要是碰得上的话，我倒想会会他。 ”
汤怀义喜道：“ 齐兄，我正是想请你相助一臂之力。不知你可否帮忙我们对付飞天神龙？ ”
齐勒铭道：“ 你已经知道他的下落？ ”
汤怀义道：“ 已经有几帮人打探他的行踪，要是你有此心，咱们可以一同去喝中州大侠徐中岳的续弦喜酒。日期是在下个月十五，一定赶得上的。徐大侠的名头近年来已是比我的义兄还更响亮，想必你也知道吧？ ”
齐勒铭道：“ 这样一位大名人我岂能不知，不过我却不知喝他的喜酒和飞天神龙有何关系？ ”
汤怀义道：“ 徐大侠和飞天神龙也是结有很深的梁子的。那几帮人已经约定了在他的家中交换消息。 ”
齐勒铭道：“ 如此如来，目前你们是尚未知道飞天神龙的下落的了。到了那天，那些人是否已经打听到他的行踪，亦还是未知之数？ ”
汤怀义道：“ 徐大侠交游广阔，我想总有七八成把握可以打探得到吧。而且纵然尚未打探出来，咱们去喝徐大侠的喜酒，借此和他结交，那也是有益无损的呀！ ”
齐勒铭笑道：“ 他名气太大，我有一个怪脾气，不喜欢结交名气太大的人，小有名气，那还可以。而且我闲散惯了，以闲云野鹤之身，也不喜欢被什么事情羁绊。我说，我想会一会飞天神龙，那只不过是盼偶然相遇而已，并非我想特地去找他比试武功。 ”弦外之音，他可不愿为了汤怀义的义兄结仇树敌。

汤怀义大为失望，心里想道：“这也怪不了他，以我和他的交情，这个要求是有点过份的。”当下以退为进，叹口气道：“我知这是不情之请，但你老兄不肯出手，要找一个可以对付飞天神龙的人可就难了。”

齐勒铭道：“你不是说中州大侠交游广阔，令兄是京师第一大镖局的总镖头，武林的高手料想和令兄有交情的更是不少！”

汤怀义道：“实不相瞒，当今的天下第一高手和家兄也是颇有交情的。但可惜……”

齐勒铭打断他的话道：“你说的天下第一高手是谁？”心里想道：“总算把他的话引出来了。”心头卜卜的跳，等待着从汤怀义的口中，听到有关他父亲的消息。

汤怀义道：“你还不知道天下第一高手是谁吗，我还以为你和他是本家呢。天下第一高手除了齐燕然还能是谁？”

齐勒铭强抑内心的激动，淡淡说道：“我虽然性齐，但和天下第一高手的齐燕然可是沾不上半点关系。”

汤怀义笑道：“齐兄，你的武功如此高明，要不是我已经确实知道齐燕然的徒弟和儿子都已死掉，我真怀疑你和他有点关系。”

齐勒铭摸一摸脸上的伤疤，心头苦笑：“齐燕然的儿子确实是已经死掉了。”当下说道：“汤兄别开玩笑，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刚才你说到可惜齐燕然什么？”

汤怀义道：“齐燕然在死了儿子之后，便即销声匿迹，谢绝与江湖上的朋友往来。”

齐勒铭道：“令兄也未见过他吗？他是不是已经……”

汤怀义摇了摇头，说道：“据家兄说，他还活在人间。不过他的脾气甚为怪僻，他既然声明了谢绝与江湖上的朋友往来，莫说没人知道他隐居何处，即使有人知道也不敢去找他了。家兄也不例外。”

细雨如丝，齐勒铭的心情也像雨丝纷乱。

整理一下纷乱的回忆，如今他已经知道“飞天神龙”卫天元是他的师兄之子，而卫天元的为人他亦已略知一二了。

他禁不住哈哈大笑，心里想道：“这小子倒不赖，年纪轻轻，就闯出了这么大的名头。听汤怀义所言，他的行径倒很对我的脾胃。”

别人说卫天元是“魔头”，他非但没有因女儿爱上“魔头”而气恼，反而感到高兴了。

“倘若卫天元是个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我倒有点担忧。”他想：“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认我做岳父的，但他是个别人口中的魔头，那么他就或许不会害怕有我这个岳父了。只不知他因何与那许多所谓的侠义道结下仇冤，他对付得了么？”

他的女儿和楚天舒、姜雪君乘坐的那条小船已经开行了，他目送小舟远去，喃喃自语：“我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如今我已经知道玉儿爱的是谁，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

他不觉又在心底自嘲：“师兄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但不管如何，他总是比我有福气得多。小时候，我常常因为父亲太过夸他宠他而心怀妒忌，想不到我的女儿也爱上他的儿子，我也非得为他的儿子尽心尽力不可了。但这小子若不是真心爱我的女儿那怎么办？”

他的女儿害怕卫天元爱上姜雪君，这是他已经知道的了。而卫天元爱他

的女儿，这只是从姜雪君口中说出来的，是真是假，他可尚未知道。
他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肯放过楚天舒的。
那只小船已经在江面上消失了，他女儿的影子却还留在他的心中。
心中一阵甜丝丝的爱意，齐勒铭暗自想道：“玉儿真像她的母亲，不，比她的母亲和我成婚的当年更美！不过……”
脑海里浮起另一个少女的影子，是姜雪君。
尽管他把女儿当作宝贝，但他还是不能不承认姜雪君似乎比他的女儿更美。
“要是我年轻二十年，碰上这样一位绝色佳人，恐怕我也非得为她着迷不可，幸亏她爱上了楚天舒，不是卫天元。”他想。
想起自己本来是要来杀楚天舒，他不觉心头苦笑了。幸亏我没有鲁莽从事，要是把楚天舒杀掉，姜雪君失掉心爱的人，她必须另选佳偶，那时我的女儿恐怕就嫁不成卫天元了。
雨收云散，不知不觉之间黑夜已经悄悄过去，齐勒铭亦已迎着曙光，走下山了。
正好像朝阳赶走了乌云，他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因为他已经有了新的寄托，重新感到做人是有意义的了。
不错，他的心里也还有着仇恨，对楚劲松的仇恨，对一些曾经逼得他走投无路的“侠义道”的仇恨。但如今他已经知道自己有个女儿，是这么可爱的女儿！他对女儿的爱意已经超过他对楚劲松的仇恨了。
本来他要去找楚劲松报仇的，如今亦已改变主意了。
“我从未尽过做父亲的责任，我必须帮玉儿达成她的心愿。”
爱屋及乌，他不能不为卫天元担心了。
卫天元在洛阳徐家的事轰动江湖，他虽然知而不详，但在道听途说之中亦已知道了。
可惜我没有应汤怀义之约去喝徐中岳的喜酒，否则早就见得着卫天元和我的玉儿了。如今可又得多费许多心力去找他了。这小子也真胆大，听说他和剪大先生、一瓢道长等人都结了仇，他年纪这么轻，武功再好恐怕也对付不了这许多高手！
他知道女儿回到家中，自有他的父亲保护，用不着他操心。但卫天元的处境却是令他担心不已。
到哪里去找卫天元呢？
正自惘惘前行，忽听得有人“咦”了一声，急步向他跑来，一面跑一面叫道：“齐兄！齐兄！”齐勒铭定睛一看，正是不久之前约他一起去洛阳与徐中岳相会，共谋对付卫天元的那个汤怀义。
汤怀义跑到他的跟前，说道：“这还只道是我眼花呢，原来果然是你！”
齐勒铭笑道：“这可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人生无处不相逢了。但你不是去洛阳喝徐中岳的喜酒的吗，怎么却又跑来了这里？”
汤怀义道：“我就是为了徐家那桩事情来的，卫天元大闹徐家，打伤徐大侠不算，还把他的新婚妻子也劫走了。这些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吧？江湖上正在为这个惊人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呢！”
齐勒铭道：“徐大侠的新婚妻子听说是洛阳有名的美人儿，是一个姓姜的武师的女儿，芳名叫做，叫做……”
汤怀义道：“这位美人儿名叫姜雪君。嗯，如此说来，你是早已听得别

人说过徐家的事了？”

齐勒铭道：“ 道听途说，也不知是真是假。卫天元真的那么胡作非为，连徐大侠的新婚妻子都抢走吗？”心里想道：“ 那些造谣的人可真是活见鬼了。我刚刚还亲眼看见姜雪君。 ”

汤怀义道：“ 怎么不真？我在场的！ ”

齐勒铭道：“ 哦，你亲眼看见卫天元把姜雪君劫走？”

汤怀义道：“ 这我倒没有亲眼看见，不过是徐中岳的弟子说的，料想决不会假。那日卫天元大闹礼堂、打伤徐大侠的事，则的确是我亲见亲闻。 ”觉得有点奇怪，说道 :“ 齐兄，你倒好像关心那位新娘子比关心徐大侠更多。”

齐勒铭笑道：“ 她是有名的美人嘛，我自是免不了好奇多问两句。对啦，你既然亲自在场，所知自必详实，实情究竟如何，你说来听听。 ”

汤怀义细述当日经过，听得齐勒铭暗暗欢喜，想道：“ 卫天元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还要高明得多，他配我的女儿，倒是配得起了。 ”问道：“ 你跑来这里和徐家那桩事情有何关系？”

汤怀义叹口气道：“ 我就是因为卫天元的武功太过厉害，所以才想跑来这里找帮手。唉，说来惭愧，我本来是要找卫天元为义兄报仇的，那日一见他的本领，吓得我都不敢露面。 ”

齐勒铭打断他的话头，问道：“ 如此说来，你我的这位帮手，必定是武功非常高强，绝对有把握胜得过飞天神龙的了？”

汤怀义苦笑道：“ 要是这个人肯出头相助，根本就用不着出手。飞天神龙一见着他，就非得磕头不可！”

齐勒铭已经猜到几分，佯作惊诧，说道 :“ 这个人如此厉害 !究竟是谁？”

汤怀义欲言又止，看了看齐勒铭，忽地移转话题，反问他道：“ 对啦，齐兄，我还没有问你，你怎么也来到了这儿？”

齐勒铭道：“ 我是从孟津访友回来的，这位朋友说起来或许你也认识，他是‘ 黄河三鬼，中的老大孟彪。 ”

汤怀义去了心上的疑团，暗自想道：“ 他早已说过，他虽然姓齐，和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可是沾不上边的。黄河三鬼在江湖上的名声很坏，他不怕对我直言，料想不是说谎。 ”当下说道：“ 齐兄，你大概有许多年没见过黄河三鬼吧？”

齐勒铭道：“ 不错，算起来已差不多有二十年未见过他们了，其实我和他们也没多大交情，不过曾经见过一次面而已。实不相瞒，我近来穷得要命，想向他们借点银子。我虽然不是黑道中人，黑道上的规矩我是懂的。只须略有交情，就不怕打不到秋风。可惜这黄河三鬼，竟然一个都找不到。 ”

汤怀义笑道 :“ 原来你和他们已有二十年没见过面，怪不得你不知道了，黄河三鬼中的孟老大早就被人打成残废，这也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

齐勒铭故意问道：“ 孟老大武功也不错呀，什么人把他打成残废的？”

汤怀义道：“ 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的媳妇，这件事也是过了多年我才知道的。听说孟老大瞎了眼睛，当时不知那个女人的身份，竟然想调戏她，后来知道了她是谁，吓得黄河三鬼都销声匿迹了。我知道有‘ 黄河三鬼 ’，与他们却不相识。你若要找他们，我是帮不上忙；不过，你若只是要点银子的话，那就不用找他们了，朋友有通财之义，你要多少，尽管开口，可别用一个借字。 ”

齐勒铭是明知汤怀义与黄河三鬼不会相识方敢信口开河的，听罢笑道：

“好，那我先多谢你了。不过你无须急于把银子给我，先说正经事吧，你找的是谁，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汤怀义哈哈一笑，学他的口吻道：“实不相瞒，我所要找的人就是天下第一高手齐燕然！”不过笑得却是不大自然，近乎苦笑的味道。

齐勒铭故作惊诧，说道：“哦，齐燕然就是家住此地的么？但不久之前，你好像说过无人知道他的下落，包括令兄在内？”

汤怀义道：“你记错了。我是说齐燕然死了儿子之后，便即销声匿迹，谢绝与江湖上的朋友往来。因他声明在先，莫说没人知道他隐居何处，即使有人知道也不敢去找他了。家兄也不例外。我所说的‘也不例外’，是指‘不敢去找他’的例外。”

齐勒铭笑道：“你这样说我就完全明白了，令兄其实是知道他的住处的。不过你不愿意说给我知道。”

汤怀义道：“这老头儿脾气怪僻得很，我恐防你去找他，犯了他的禁令。”

齐勒铭道：“那怎的现在你又敢去找他了？”

汤怀义道：“一来是我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制服飞天神龙的人，只好冒险一试。二来则是由于剪大先生的关系，飞天神龙这次伤了徐大侠，和剪大先生也交了手，据我所知，他们的梁子还结得不小呢。齐燕然与剪大先生是多年老友，论交情，还在家兄和他的交情之上。”

齐勒铭道：“因此你想打着剪大先生的旗号，试一试去求他？”

汤怀义道：“对了。我准备见到他的时候，故意加油添酱，夸大剪大先生的败绩，他知道老朋友吃了亏，料想不会坐视。”

齐勒铭道：“这主意很好呀，那你赶快去吧！”

汤怀义苦笑道：“我已经去过了。”

勒铭道：“那他答应了没有？”

汤怀义道：“我根本没有踏进他的家门，亦即是说连他的面都没见！”

齐勒铭道：“你怕他的禁令，临时畏缩？”汤怀义道：“不是！”齐勒铭道：“你知道他不在家？”汤怀义又摇了摇头，说道：“不是！”

齐勒铭道：“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汤怀义道：“我在王屋山下碰到了齐家的老仆人丁勃。齐燕然就是住在王屋山边的。要是没碰上丁勃，我再走三五里路就到了。但也幸亏碰上了丁勃……嗯，丁勃是谁，你想必知道吧？”原来齐勒铭故作思索的神气，引他发问。

齐勒铭道：“丁勃这名字好熟，但一时想不起。”

汤怀义道：“二十年前，有个辽东的独脚大盗劫了京师七家镖局联保的一支重镖，这件事情，在当年曾闹得天翻地覆，你知道吗？”

齐勒铭道：“哦，我想起来了，听说后来还是令兄出头，才把这支镖讨回。敢情那个辽东大盗就是……”

汤怀义道：“不错，那个大盗就是丁勃。经过那次事情，倒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不打不成相识，家兄和他做了朋友，连带我也和他有了交情了。后来他不知怎的忽然金盆洗手，做了齐家的仆人。我们的交情也就更进一步了。”

齐勒铭道：“你碰上丁勃，那又怎样？”

汤怀义道：“幸亏我和他有交情，他一知我的来意，便立即劝告我，千万不可去找齐燕然。”

齐勒铭道：“为什么？”其实内里原由，他是早已心中雪亮的了。

果然便听得汤怀义说道：“告诉你不打紧，你知道吗，原来那飞天神龙卫天元乃是齐燕然的徒孙，名为徒孙，其实还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弟子。”

齐勒铭道：“如此说来，齐燕然一定是十分疼爱他这个亲手调教出来的徒孙了？”

汤怀义道：“那还用说。而且还不只此呢，他早已是齐燕然心目中的孙女婿了。那天紧随卫天元之后，到徐家去接应他的黑衣女子，你道是谁？”

齐勒铭道：“你不是说过，你们都不知道那个女子的来历吗？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汤怀义道：“现在我可知道了，是丁勃告诉我的。你道是谁？原来就是齐燕然的孙女！”

齐勒铭笑道：“幸亏你没去求齐老头子，否则可真是自讨没趣了。他怎能帮你对付自己心爱的徒孙，更兼是自己孙女的未婚夫婿呢！”

汤怀义苦笑道：“岂只自讨没趣，以齐老头的怪脾气，恐怕我给他立即赶出门去，还算是便宜了我。”

齐勒铭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汤怀义道：“我只有先回京城，待见到了剪大先生和徐大侠再行定夺了。”

齐勒铭心中一动，问道：“哦，剪大先生和徐中岳已经离开洛阳，前往京师了么？”

汤怀义道：“不错，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躲避飞天神龙，其实乃是到京师投奔御林军的穆统领，等待飞天神龙自投罗网的。”

齐勒铭道：“你们怎知道卫天元也要前往京师？”

汤怀义道：“这就不能不佩服剪大先生的料敌如神了。他说以卫天元这样心狠手辣的性格，既然和徐大侠结下不解之仇，一定不肯轻易罢手，所以他们故意透露一点消息，让卫天元知道他们是逃往京师，料想卫天元一定会追踪前往。如今事实证明，果然是给剪大先生料中了。”

齐勒铭道：“什么事实？”

汤怀义道：“崆峒派一瓢道长大约十日之前，曾经在巩县碰上卫天元，获悉卫天元确实是正要前往京师。”

齐勒铭道：“哦，你见过一瓢道长？”

汤怀义道：“我是间接听来的消息，不过极为可靠。因为是昆仑派一个名叫孟仲强的弟子说出来的，孟仲强和一瓢道长的大弟子游扬是至交，而且他也是当时和一瓢道长同在一起的人。”

齐勒铭道：“京师高手如云，剪大先生和徐中岳都是交游广阔，京师高手一定乐意相助他们。如此说来，其实你已是无须去求齐燕然出山了。”

汤怀义道：“话虽如此，但卫天元武功既强，人又狡猾，当真是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群殴无须怕他，但他若突然来袭，可是难以提防，所以多一个高手就多一分把握。京师的高手虽然很多，但是能与卫天元匹敌的顶尖高手，目前来说，数来数去，恐怕也只有两个。家兄也还够不上呢。”

齐勒铭好奇心起，笑道：“令兄是京师第一大镖局的总镖头，你是为自己人故作谦虚了。不过我倒想知道你们心目中足以对付飞天神龙的那两大高手是谁？”

汤怀义道：“一个是御林军统领穆志遥，他家传的蹑云剑法乃是武林一绝。料想他纵然胜不了飞天神龙，当也不至于落败。”

齐勒铭道：“ 另一个呢？ ”

汤怀义道：“ 另一个就是剪大先生了。据我所知，他曾经与飞天神龙两度交手，不分高下。 ”

齐勒铭诧道：“ 但我听得道路传言，却说剪大先生是败在飞天神龙之手，许多人都这样说的，难道乃是谣言？ ”

汤怀义笑道：“ 倒也不是谣言，不过那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

齐勒铭道：“ 其二为何？汤兄可否详告。 ”

汤怀义道：“ 不错，第一次交手是剪大先生吃了点亏，但那是他故意让招，并非真正落败。 ”

齐勒铭道：“ 为什么？ ”

汤怀义道：“ 因为他尚未知道飞天神龙的意图乃是为了杀夫夺妻而来，他以双方比武公证人的身份，还想化解徐卫两家的仇怨，故而在他被逼与卫天元交手之时，他只盼点到即止，并未如卫天元之使出杀手绝招。 ”

齐勒铭道：“ 第二次呢？ ”

汤怀义道：“ 第二次是卫天元在重伤徐大侠之后，还要把徐大侠置之死地，深夜潜入徐家，抢了徐大侠的妻子，意犹未足，仍要刺杀徐大侠，他这才忍无可忍，全力和卫天元拚了一场。这一场虽然未分胜负，但据说则是他稍占上风的。 ”

齐勒铭道：“ 当时你没在场，只是听说的吗？ ”

汤怀义道：“ 徐大侠的门下都曾在场目击，料想纵然稍有夸大，但最少也是打成平手的。否则那晚徐大侠焉能逃出飞天神龙的毒手？ ”

齐勒铭暗自思量：“ 剪大先生的武功在二十年前似乎还比不上我，而当时的我和目前的卫天元是相差甚远的。如果他当真能够和卫天元打成平手，在这二十年当中，恐怕他也练成了什么独门武功了。 ”

接着再想：“ 剪大先生加上穆志遥，卫天元已是决计对付不了，何况他们还在四处物色高手相助，卫天元前往京师，只怕当真是自投罗网了。 ”

其实汤怀义也只是只知“ 其二 ”，不知其三，他并不知道第一次和卫天元交手的剪大先生，与第二次和卫天元交手的“ 剪大先生 ”，并非同一个人。

不过齐勒铭也不知道，因此在他得知卫天元仇家方面的“ 实力 ”之后，就不能不更为卫天元担心了。

汤怀义见他如有所思，心念一动，便再试探他的口风：“ 齐兄，你在想些什么？ ”

齐勒铭道：“ 我是在想京师将要上演的这场好戏，要是能够看到飞天神龙和你说的那两位高手相斗，眼福可真不浅。 ”

汤怀义大喜道：“ 齐兄，你也有意去趁趁热闹吗？ ”

齐勒铭道：“ 正有此意。 ”

汤怀义道：“ 可惜你不肯出手，否则这场戏就更热闹了！ ”

齐勒铭笑道：“ 不，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

汤怀义大喜过望，说道：“ 齐兄愿意出手相助，那真是小弟求之不得的事。不但小弟领你的情…… ”

齐勒铭摇了摇头，截断他的话道：“ 你不必领我的情，我并不是帮你的忙，我只是为了自己。 ”

汤怀义诧道：“ 这话怎说？ ”

齐勒铭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第一因为我到处都听得有人

谈论飞天神龙，把他的武功越说越是厉害，我对他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大了。我倒想看看他的武功究竟有多厉害？第二，我早已对你说过，若有机会的话，我也想会会他的。以前是尚未知道他的确实行踪，我这话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如今既然知道他在京师，这不是机会来了么？”

汤怀义道：“你的意思只是想和他比试一下武功？”齐勒铭道：“不错。”

汤怀义笑道：“飞天神龙是为了寻仇潜入京师的，他恐怕没有闲情交你这个朋友吧？”

齐勒铭道：“谁说我要和他交朋友？”

汤怀义道：“你不和他交朋友，那又怎能约他比试武功？再说，你也找不着他。”

齐勒铭道：“你不是说剪大先生和徐中岳已经在京师布下罗网了么，你们耳目众多，他到了京师，自是瞒不过你们，何况他还可能不请自来，自投网罗呢。我和你在一起，那又怎能没有见着他的机会？”

汤怀义道：“但我们可不是和他比试武功，而是生死决斗的呢。你和我们一起……”

齐勒铭道：“我不管你们怎样，到时请你让我第一个出手。我既然要见识他的真实武功，当然也不会和他说明只是印证武功的。”

汤怀义道：“如此说来，你若和他‘比试’，也不是点到即止的了？”

齐勒铭道：“这个当然，点到即止，有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唯一的嗜好只是武功。你们说得飞天神龙这么厉害，我就巴不得让他使出平生所学来对付我，即使我死在他的手里，也是甘心。同样，我若杀了他我也无须内疚，因为他本来是个魔头。”

汤怀义暗暗好笑，心里想道：“世上有书呆子，原来也有嗜武成痴的武学呆子。不过，他若是这样和飞天神龙比试武功，这个比试也就等于是生死决斗了。他说不是帮忙我们，其实正是帮了大忙！”当下笑道：“好，我一定能助你达成心愿。穆统领知道你的来意，也一定大表欢迎的。你可以住在他的将军府。”

齐勒铭一皱眉头，说道：“汤兄，我不是早已和你说过了吗，我不喜欢巴结权贵。”

汤怀义陪笑道：“这怎么能算是巴结，他还有求于你呢。”

齐勒铭摇头道：“他有求于我，我也不敢高攀。而且我过惯闲云野鹤的生涯，也不甘受拘束。住在什么将军府里，多少总会受点拘束。”

汤怀义道：“那么就住在家兄的镖局如何？镖局是经常接待各方的朋友的，要是你不愿意表露身份，那就只须当作我的朋友就可以了。你高兴和镖师结交就和他们多谈几句，不高兴的话，独往独来，也没别人理你。”

齐勒铭道：“好，这倒合我脾胃。”

汤怀义道：“不过你既然要找飞天神龙比试，倘若有了这个机会，也得有人通知你才行。亦即是说，恐怕你最少要和穆统领、剪大先生他们见一次面。”

此时他们正站在河边边说边走，齐勒铭没有立即回答，却弯下腰掬水洗脸。临流照影，不由得心头苦笑，暗自想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谁认得我是当年的齐大少爷？”原来他是在二十年前与穆志遥和剪大先生都见过一两次面的。不过二十年前，他是个翩翩少年，如今则是伤疤满面，形容枯槁的江湖客了。

汤怀义道：“ 齐兄，我知道你不喜欢结交名人，但见一见面也无妨吧？ ”

齐勒铭这才抬走头来，笑道：“ 为了你的缘故，我就破一次例吧，让他们把我当作普普通通的江湖朋友好了。 ”

汤怀义道：“ 好，那咱们这就走吧。这点银子，你拿去作路上零用。 ”

齐勒铭哈哈一笑，说道：“ 和你一起，我还愁没有吃喝使用吗，走吧！ ”心中微有内疚，暗自想道：“ 汤怀义这个人虽然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这次他以为是利用我，却不知是我利用他，唉，为了我女儿，我不能不保护卫天元这个小子，必要时说不得也只好连累他了。 ”

两代情仇

齐勒铭是希望到了京师可以找得着卫天元。

他的女儿则是希望一回到家中就可以见着卫天元。

齐勒铭是否得遂心愿，尚未知道结果，齐漱玉的希望却落空了。

她和楚天舒、姜雪君二人回到家中，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丁大叔。

齐漱玉一抵家门，就看见了丁大叔出现在她的面前，倒是有点意外的感觉，怔了一怔，说道：“ 丁大叔，想不到你这样快就回到家里来。那日你不是说还有私事料理，要迟三五天才能回家的吗？ ”

丁勃说道：“ 不错，我本来要找一位朋友的，不巧那位朋友已经出门去了，所以我就赶快回家啦。 ”

齐漱玉道：“ 原来如此。那么元哥呢，为何不见他？ ”

丁勃说道：“ 卫少爷尚未回来。 ”

齐漱玉顿足道：“ 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他怎能尚未回家？ ”

丁勃笑道：“ 小姐，你别着急，见过爷爷再说吧。 ”

“ 玉儿，你回来了！ ”

“ 啊，小姐，你回来啦！ ”

一个是齐漱玉的爷爷，一个是老仆人王妈。王妈是齐漱玉母亲的奶娘，齐漱玉的母亲虽然早已离开，她却始终留在齐家。

两个人都是人未到，声先到。王妈的声音更多喜悦，她三步并作两步，倒是比齐漱玉的爷爷先到堂前。

突然，她好像碰着什么奇怪的物事似的，笑容顿敛，目光停留在楚天舒的身上。

她睁大眼睛，擘开了喉咙，想叫，又叫不出来！

她这奇怪的神情楚天舒当然注意到了，不禁也是大为奇怪，“ 为什么她看见我竟似如遇鬼魅一般，吃惊成这个样子？ ”

心念未已，齐燕然亦已出来了。

齐漱玉叫道：“ 爷爷！ ”但她的爷爷并没看着她，就像王妈一样，爷爷的目光也是注视着楚天舒。

齐漱玉笑道：“ 爷爷，我给你请来了两位客人。这位楚大哥，他的父亲正是扬州大侠…… ”

齐燕然业已恢复正常，微微一笑，说道：“ 用不着你给我介绍了。你这两位客人，丁大叔早已和我说过啦。楚公子，令尊我虽然没有见过，亦是早已闻名的了。多谢你送我的孙女儿回家。 ”

他对楚天舒的态度虽然客气，但客气得令人感觉不大自然。楚天舒不禁又是心头一跳，暗自想道：“ 漱玉说她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是忘年之交，情形

可不大像呀！”

齐漱玉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连忙替自己圆谎。

“爷爷，你不是常常和我谈起扬州楚大侠的么，你说在后辈的少年少侠之中，应推扬州楚劲松第一。我没记错吧？这话我都已经告诉楚大哥了，原来他的爹爹也常常和他提及你的。”

齐燕然冷冷说道：“没错，没错，如此说来，我和令尊确实算得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这两句话是面向着楚天舒说的。

其实楚天舒并没有和齐漱玉说过那样的话，他只是说过从父亲的口中早已知道她的爷爷是武功天下第一而已，但亦仅一次，并非常常。

此刻他想起的倒是父亲告诫他要避开齐燕然、甚至要避免和齐家的人结交的话了。他暗自想道：“齐漱玉为什么要将我的言语夸大呢？看来她是有意要替她的爷爷和我套上交情。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这样？莫非事实的真相刚好相反？说不定爹爹正是和他们齐家有仇？”

他心里猜疑不定，却不知齐燕然比他还更吃惊。

原来称赞楚劲松是少年英侠那句话，齐燕然不错是曾说过，但却不是和孙女说的，是和丁勃说的。是十多年前，丁勃第一次告诉他，探得他的媳妇是逃往扬州楚家的时候说的。那时齐漱玉还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齐燕然暗自想道：“原来我和丁勃说的话，给这小鬼头偷听去了，唉，却不知她听到了多少？她一向喜欢元儿，该不会突然变心，转而喜欢楚劲松的儿子吧，不过看来她大概还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在楚家吧？否则她也不会对楚天舒这样亲热了。”

两人各怀心事，说了几句客气话后，一时间倒是没什么话好说了。

王妈却忽地“啊”的一声叫起来，说道：“原来这位楚少爷是扬州楚大侠的公子，怪、怪不得……”

丁勃忙道：“王妈，你怎么啦？老爷和客人说话，也有你插嘴的份儿！”

楚天舒微笑道：“怪不得什么？”

王妈道：“怪不得你的武功这样好。”楚天舒道：“你又怎么知道我的武功好是不好？”王妈说道：“是老丁告诉我的。”丁勃这才松了口气，笑道：“好在我没说楚少爷的坏话，王妈你也忒多嘴了。”

王妈却似乎毫不在意他的责备，她仍然目不转睛的在看着楚天舒，看看楚天舒，又看看齐漱玉。

时光倒流，王妈好像回到了二十年前，回到了春光明媚的江南，江南烟花三月的扬州。

其他的人都消失了，在她眼前的只有一双情侣。她在偷看他们幽会。男的是扬州武学世家楚少爷，女的是她的“小姐”庄英男。喝她奶汁长大的小姐，名义是主仆，相处却如母女一般的小姐。

女的容光焕发，男的神采飞扬，王妈也在分享他们的欢乐。“啊，要是有情人能成眷属，那该多好！’”王妈！”一声冷峻的呼唤，将她从幻梦中惊醒过来。

是“老爷”在叫她。她接触到齐燕然那像是夹着寒霜的目光，不觉打了个寒噤，全清醒了。

“王妈，你把准备好的酒菜拿出来吧。呆在这里干嘛？”齐燕然道。

王妈应了一声“是”，转身走入厨房。心中可在暗暗叹息：“玉儿长得像她母亲一样，这位楚公子也活脱就是当年的楚少爷。小姐在楚家不知过得

怎么样，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儿女是不能像他们那样再有孽缘了。”

她走出客厅，仍然听到齐漱玉银铃似的笑声。

齐漱玉在继续刚才的话题，笑着说道：“爷爷，你的话我没记错，但其中一句，如今似乎应该修改了。”

“哦，是哪一句？”齐燕然道。

齐漱玉笑道：“当今之世的第一位少年英侠应该是这位楚大哥了。”

齐燕然哈哈笑道：“这个当然。那句话是我十多年前说的，如今楚贤侄的令尊早已成为名满天下的扬州大侠，‘后辈少年英侠’的称号，做老子的是该让给做儿子的了。”

齐漱玉道：“楚大哥这次帮了我不少忙呢，爷爷你别瞧他年纪轻轻，他的武功已经比我高明得多。他帮了我许多忙，我慢慢告诉你。”

齐燕然笑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武功当然是高明的了。还用得上你说。”对楚天舒似乎亲热了些，但楚天舒仍然感觉得到他的强笑意味。

楚天舒亦是勉强笑道：“老前辈太夸奖我了。我的武功尚未得家父皮毛，‘少年英侠’这顶高帽子更不敢当。依我看当今之世的第一位少年英侠只有一个人当得起。”齐燕然听得此言，倒是不觉一怔，说道：“哦，你认为是谁？”

楚天舒道：“他就是令徒孙卫天元。”

齐燕然道：“哦，你们曾经见过面了？”

楚天舒点了点头，说道：“他的武功远远在我之上，令孙女也是知道的。”言下之意，齐漱玉刚才给他戴的这顶高帽实乃违心之论。

齐漱玉道：“我这位师哥武功是不错的，未必远胜于你，只能说是各有所长。不过，武功还在其次，论起江湖上的声名，他可远远不及你了。”

这话倒也是事实。不过齐漱玉说这话的意思，却并非是要贬低卫天元，而是另有用意的。一来她是希望祖父能够看重她请来的客人，故而有意对楚天舒表示好感。（她已经隐隐感觉得到，她的祖父虽然在表面上对楚天舒甚为客气，但这股“客气”却正是大违祖父的常态的。）二来她也想借此作个“引子”，把话题引到她的元哥身上。她的元哥含冤莫白，祖父却尚未明确表示要为她的元哥出头。

果然便听得齐燕然叹了口气道：“漱儿这句话倒说得对，称得上‘英侠’的人，自当以‘侠’为主，武功尚在其次。我不知道天元在外面的行为如何，但听说他在江湖上已混得个‘魔头’的称号。尤其这一次他在洛阳闹出的事情，听说连剪大先生也得罪了。”

齐漱玉道：“元哥在洛阳所做的事情，我倒不觉得有什么过份，他得罪剪大先生更不是他的过错。剪大先生是何等样人，爷爷，恐怕你还不知道呢。”

齐燕然道：“我与剪大先生相交数十年，怎会不知道他的为人。你这样说，难道你以为他是坏人吗？”

齐漱玉道：“何止只是坏人，简直是个大奸大恶的伪君子。不信，你可以问这位姜姐姐。”

齐燕然道：“对啦，我只顾和你说话，倒是不觉冷落这位姜姑娘了。姜姑娘，你家的事情，天元早已和我说过，我知道你是被仇人害得家散人亡的，剪大先生和那件案是有关系的吗？”

姜雪君咬牙道：“他和当年在莱芜发生那件案子是否有关，我不知道。但我已经知道他是我的杀母仇人。我的母亲就是最近在洛阳被他暗杀的。”

齐燕然吃一惊道：“哦，剪大先生竟会干出这等卑鄙的事？”

姜雪君道：“老前辈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仔细告诉你，但说来话长……”

刚说到这里，王妈已是把酒菜捧出来了。

齐燕然道：“既然说来话长，那就留待明天说吧。今天是个应该高兴的日子，我不想听到今我不开心的事。王妈的烹饪功夫是正宗的淮扬帮手艺，如果她改行的话，可以做第一流的厨师。这酒是老丁酿的，也很不错。咱们先喝酒吧。”

姜雪君懂得他的心境，心里想道：“和剪大先生是几十年的交情，要是我戳穿他这老朋友的真面目，不知道他要多么伤心！也怪不得他不愿意在这家人相聚的日子听到我说剪大先生的坏话了。”想到剪大先生沽名钓誉的手法如此高明，竟然骗得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都这样相信他，不觉有点不寒而慄。

王妈却是眉开眼笑，说道：“楚少爷是扬州的世家公子，老爷，你夸赞我会做他家乡的小菜，这不是孔夫子面前卖文章吗？”蓦地想起：“但老爷这么一说，岂不是泄了我底了？不知这位楚少爷会不会因此而对我起了思疑？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我总不能让他和玉丫头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就算他知道我的来历又怎么样，他不问我，我也应该告诉他的！”原来由于齐漱玉刚才故意对楚天舒表示亲热的那些说话给她听见，她是更加为齐漱玉担忧了。

丁勃见她面色阴晴不定，生怕她又说出不中听的话来，忙道：“王妈，这里用不着你伺候了，你回厨房去吃饭吧。”

齐燕然举起酒杯，说道：“难得两位稀客登门，请你们不要老是记着我的年龄，我喜欢大家都不要有甚拘束，痛痛快快的喝酒。”

姜雪君道：“请老前辈原谅，我不会喝酒。”

齐燕然道：“好，那么你随量好了。楚世兄，你是武学世家，令尊交游广阔，你一定酒量很好了。来，来，我不和你客气，你陪我喝酒。”

楚天舒道：“晚辈酒量普通，不过难得齐老高兴，晚辈奉陪几杯就是。”

齐燕然一口气喝了六七杯酒，楚天舒也陪他喝了三杯。齐燕然没有说话，楚天舒也不敢随便开口。说是“要痛痛快快喝酒”，倒变成了像是喝“闷酒”了。

齐漱玉忽道：“爷爷，你别尽顾喝酒呀！”

齐燕然瞿然一省，笑道：“对啦，玉丫头，你好像一进家门就发脾气，我听得你说什么‘没有这个道理’，你是说谁没有道理，我还未曾问你呢。”

齐漱玉道：“我说的不是人。”

齐燕然道：“哦，那是什么事情惹得你如此烦躁？”

齐漱玉噘着小嘴儿道：“爷爷，你是明知故问。”

齐燕然笑道：“原来如此。但玉丫头，你为何认为你的元哥尚未回来就是不合道理呢？”

齐漱玉道：“因为他走得比我快，他应该是早已回到家里的。”

齐燕然似乎吃了一惊，笑容收敛了。他放下酒杯，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是在洛阳城外分手，他叫你先回家的么？你怎知他不是仍然留在洛阳？”

齐漱玉道：“因为我昨晚才见过他。”

齐燕然诧道：“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回来？”

齐漱玉道：“ 我留不着他。不，我还没有张开眼睛他就走了。 ”
齐燕然失笑道：“ 如此说来，你其实是还没有见着他。 ”
齐漱玉道：“ 但我知道那个人一定是他，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温柔。而且，假如那人是含有敌意的话，他早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我杀了。 ”
齐燕然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说清楚点！ ”
齐漱玉把昨晚的舟中奇遇一五一十告诉爷爷。
齐燕然听罢，沉思半晌，问道：“ 你当真感觉得到他在抚摸你的头发？ ”
齐漱玉面上一红，说道：“ 我还听到他的呼吸呢，他的脸几乎贴到我的脸上。 ”
齐燕然面色苍白，拿着酒杯的手指在颤抖，似乎是怀着莫名的恐惧，但也似乎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已经知道是什么人了。
齐漱玉觉得奇怪，说道：“ 爷爷难道你以为不是元哥，是敌人？ ”
齐燕然道：“ 那人是决计不会伤害你的。但是否天元，我可就不知道了。”
他知道那人是谁，但却不能告诉孙女那人是谁。
齐漱玉道：“ 爷爷，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既然那人决计不会伤害我。不是元哥，还能是谁？ ”
齐燕然颓然说道：“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老糊涂了。 ” 说罢，大杯大杯喝酒。齐漱玉觉得爷爷的话不合情理，不禁也以为他是喝酒过多，以至说话糊涂了。
楚天舒放下酒杯，说：“ 请恕晚辈量浅，不能奉陪了。 ”
齐燕然哈哈一笑，说：“ 对，我是有点老糊涂了，你旅途劳顿，是该早些歇息才好。我不勉强你喝酒了，吃。 ”
楚天舒道：“ 我已经吃饱了。 ”
齐燕然道：“ 好，老丁，那么你带他去歇息。客房收拾好了没有？ ” 丁勃说道：“ 收拾好了。这位姜姑娘…… ” 齐漱玉道：“ 姜姐姐和我同房，用不着你们安排了。 ”
丁勃便站了起身，说道：“ 楚少爷，请随我来。 ”
齐燕然道：“ 老丁，待会儿你陪我喝酒，我还没有喝够。 ” 丁勃说道：“ 是，是。 ” 心里明白，齐燕然是有话要和他说，决非只是要他作个酒伴那样简单。
楚天舒虽有几分酒意，可没有醉，头脑还是清醒得很。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他是聪明人，齐家的人，除了齐漱玉之外，对他的那种特殊态度，自是不能不令他有异样的感觉。
他感觉得到，齐燕然的内心是并不欢迎他的，但又不像对他怀有敌意。
“ 爹爹和他从没有见过面，按说是不应该结有什么梁子的吧？但江湖上的事情牵藤附葛，往往因此及彼，绊缠不清，那也难说得很。唉，早知不受欢迎，还是不来的好。 ”
他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地察觉有人到了窗外，似乎正在轻轻推开窗门。
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家里，外面的江湖人物，料想不会有谁敢于这么大胆，擅自闯进他的家里来的。难道来的就是他本人？他三更半夜来作什么呢？ ”
楚天舒的胆子再大，也是不觉流出冷汗了。
假如来人对他含有敌意，莫说来的是齐燕然本人，即使来的只是丁勃，

凭他的武功，也是决计抵挡不了。
他自知本领相差太远，只好闭上眼睛，放弃抵抗的念头，假装熟睡，听天由命了。
窗子推开，那个人跳进来，脚尖落地，声音轻得好像灵猫捕鼠一样。这人的轻功显然不差。
但楚天舒却已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齐燕然了。齐燕然的轻功是应该比这个人更好的。他估计多半会是丁勃。
楚天舒捏着一把冷汗，那个人已是走到他的床前了。他听得见好似炒豆一样的“逼卜”声响。
这种声响，假如是给普通人听见，或许不会特别注意，但听在楚天舒耳中却是令他更加毛骨悚然！
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听便知，这是外功高手紧握拳头时的骨节作响。
这是准备重拳出击之前的运功！
这个人站在他的床前，准备重拳出击，为的什么，不问可知，是要取他性命了！
是抵抗还是束手待毙？在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这个人敢来杀他，自必是奉了齐燕然之命，出手抵抗，只怕苦头吃得更多。武功高明的人，要把对方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那么难道就束手待毙吗？
楚天舒主意尚未打定，忽呼得那人叹了口气，轻轻说出两个字来：“不能！”
声音苍老沙哑，他是谁呢？只听见这两个字，楚天舒还听不出来。
但那个人的意思，楚天舒则是明白了。整句话一定是“不能杀他”这四个字，那个人省略了一半。
就在此时，楚天舒只觉眼睛一亮，那个人已是把桌子上的油灯点燃了。
大出楚天舒意料之外，不是丁勃，是王妈。
王妈坐下，面对他这张床，突然把手一扬。
这霎那间，楚天舒吓得几乎要跳起来，只道王妈是在发暗器取他性命。
没有暗器。但这张床却忽然摇动。
原来王妈是发了一记劈空掌，以劈空掌力将他“唤醒”。
“楚少爷，请起来吧！”王妈说道。
楚天舒装作被惊醒的模样，披衣下床，睁大一双眼睛盯着王妈。
王妈冷冷说道：“楚少爷，别害怕。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
“请说。”
“你是不是喜欢我家的小姐？”
楚天舒道：“你半夜三更，来到我的房中，为的就是问这句吗？”
王妈说道：“不错。我就是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这句话，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楚天舒笑道：“这句话其实你是用不着问的。假如我讨厌你们的小姐，我也不会接受她的邀请，来做她的客人了。”
王妈道：“我说的喜欢，不是这个意思！”
楚天舒道：“那是什么意思？”
王妈哼一声道：“你不必装蒜，我干脆跟你说吧，你是不是想娶她做老婆？”

楚天舒哈哈笑道：“你想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不知道你家的小姐喜欢的是卫少爷？”

王妈板起脸孔道：“不准笑，我和你说的是正经话。不错，我们的小姐和卫少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现在卫少爷给人诬为魔头，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则比他好得多。要是你用花言巧语哄她，她改变心意那也并不稀奇。所以我只问你，你是不是有那个念头？”

楚天舒道：“好，那我就正正经经回答你，不管你家的小姐是否仍然喜欢卫天元，我压根儿就没动过娶她为妻的念头。”

王妈说道：“你是不是另外有了心上人？”

楚天舒道：“你问得太多了吧？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似乎不必告诉你。”

王妈说道：“我只想知道，假如你现在尚未有心上人，你对我们的小姐是否仍然只是把她当作普通朋友？”

楚天舒道：“你这样问我可以答复你。我的答复也仍是刚才说过的那句话。”

王妈道：“此话当真？”

楚天舒不觉着了恼，说道：“你为什么老是疑心我打你家小姐的主意？”

王妈说道：“我家的小姐也许还没有你那位姜师妹长得那么美，但我家的小姐可是有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祖父！”

楚天舒忍不住冷笑道：“原来你是以为我想要高攀你们齐家，那你可未免把我看得太小了。好吧，为了让你放心，我明天就走！”

王妈见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这才似乎满意，说道：“楚少爷，你别怪我。不是我对你多疑，我只是恐怕你们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宁可把这话说在前头。”

楚天舒道：“哦，假如我和你家的小姐结为夫妇，那就是不应该做的事么？”

王妈说道：“不错！”

楚天舒道：“为什么？你别误会我有这个野心，我只想知道其中道理！”

王妈说道：“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假如你娶小姐为妻，对你们一家都是祸非福！”

楚天舒心头一震，忍不住再问：“为什么？”

王妈冷冷说道：“你也问得太多了！但你既然没有这个念头，那也无须多问了。我只希望你记得刚才说过的一句话。”

楚天舒道：“是哪一句？”

王妈说道：“明天就走！”

楚天舒气往上冲，说道：“我不会赖在你们齐家的，你要我现在就走也可以。”

王妈笑道：“那也无须如此着急。”

楚天舒道：“多谢你不是马上赶我走，好，那么请你走吧。我想睡一个好觉，明天才有精神走路。”

但王妈去不肯走。

她迟疑半晌，忽地说道：“楚少爷，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请你让我多留片刻。”

楚天舒道：“那人是谁？”

王妈说道：“听说你的生母早已去世，现在的母亲是继母，对吗？”

楚天舒道："不错。你要打听的人就是我的继母吗？"

王妈没有直接回答，点了点头。

楚天舒道："你要知道我的继母一些什么？"

王妈说道："她日子过得快活吗？"

楚天舒道："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王妈说道："楚少爷，你别怪我问得没有礼貌，我确实是关心她。想知道她快乐的时候多还是忧愁的时候多？"

楚天舒道："她是否过得快活，我不能替她回答。我只知道爹爹和她从来没有吵过嘴，我也把她当作亲生母亲一样。"

王妈脸上露出笑容，说道："这么说，她应该是过得快活的了。她有了儿女没有？"

楚天舒道："我的异母妹妹今年已有十四岁了。"

王妈说道："她是不是仍然喜欢绣花？"

楚天舒道："我和妹妹的衣裳都是她做的。妹妹最喜欢她的绣花衣裳。"

王妈说道："你不喜欢？"

楚天舒不觉失笑，说道："我是男子，当然不敢穿她的绣花衣裳。"

王妈又问："她还喜欢弹琴吗？"

楚天舒道："咦，你倒好像很熟悉我的继母。"

王妈说道："二十年前我服侍过她。"

楚天舒心头一跳，问道："那时，是在齐家吗？"

王妈不知道他知道多少，心里想道："听他的口气，似乎他尚未知道他的继母和齐家的关系，但亦已略有所闻了。"

她不敢说实话，迟疑片刻，说道："实不相瞒，我是你继母的奶妈，她一出生，就是由我服侍的。我来到齐家。那是以后的事。"她含糊其辞，但也并非说谎。

楚天舒道："请你告诉我，我的爹爹和继母是否和你现在的主人相识？"

王妈说道："楚少爷，我求你一件事情。"

答非所问。但楚天舒却以为这是交换条件，便道："好，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答应你。"

王妈说道："请你回去代我问候小姐。啊，你别发愣，我说的'小姐'就是你的继母。从小我就这样称呼她的。我叫她做小姐，她的女儿我也叫做小姐。"

楚天舒呆了一呆，说道："她的女儿？"

王妈瞿然一省，连忙设法挽回，说道："你不是说你已经有了个十四岁的妹妹吗？要是我见着你的妹妹，我当然也还是叫她小姐的。"

这个解释倒还可以勉强自圆其说，楚天舒虽然心有所疑，却也不便再问下去了。

王妈继续说道："请你告诉你继母，我非常挂念她，就只怕今生不能见着她了。这个盒子，请你带给她。"

楚天舒道："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王妈，你别见怪，我要先问个清楚……"

王妈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即笑道："你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江湖上的险诈想必你也经历得多了，凡事多加小心，这是应该的，我不怪你。我打开给你看吧。这些都是小姐喜欢的绣花图样，我给她保藏的。我不知道她是否

另外藏有一份，携往你家？但你若是肯替我办到物归原主，我也总算是对小姐尽了一份心事。”

这份感情已经不仅仅是主仆的感情了，楚天舒甚为感动，说道：“好，我答应你，一定替你送到。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王妈说道：“告诉你什么？”

楚天舒道：“我的继母和漱玉的爹爹，两家是否有点亲友关系？”

王妈说道：“我不知道！”

楚天舒道：“你怎能不知道？咦，你……”

王妈突然从窗口跳了出去，声音从窗外传来：“楚少爷，你不必多问，明天赶快走吧！”

楚天舒哪里还能睡得着觉，他索性独对孤灯，等候天明。

万籁俱寂，但在他的心中却是波澜叠起，丝毫不能平静。

他已经隐隐猜想得到，他家和齐家一定有点不寻常的关系。关键的人物，可能就是他的继母。

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屋顶似有衣襟带风之声掠过。他心头一跳，莫非是王妈又再回来？他以为王妈在经过考虑之后，改变主意，愿意对他说出真话了。

“王妈！”他叫了一声。但王妈并没进来，衣襟带风之声反而去得远了。

“不是王妈，难道是姜师妹？”他从自己的遭遇想到了姜雪君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莫非姜师妹也给王妈下了逐客令，想来和我商量，却又不便踏进我的卧房？”

胡恩乱想往往会令得聪明的人变成愚蠢，他也不想姜雪君是和齐漱玉同房，王妈想赶她走，也不能当着小姐的面前来说。

他不假思索就跑出去。

月光下忽见树枝无风自摇。

他踏进花丛中，只道姜雪君躲在里面。

忽听得有人说道：“楚少爷，你的雅兴可真不小，三更过了都还未睡，却来月下赏花？”

他回头一看，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丁勃。

他面上一红，说道：“我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丁勃缓缓说道：“楚少爷，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没有！丁大叔，你为何这样问我？”他以为丁勃是来监视他的，忍不住反问丁勃。

丁勃笑道：“没什么。不过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对楚少爷说？”

“你尽说无防。”楚天舒当然这样回答。

丁勃慢条斯理的说道：“楚少爷，这次你护送我们小姐，我们的老爷很感激你。不过，楚少爷，你离家很久了吧？”

“快两个月了。”楚天舒道。

“那么，楚少爷，你似乎也该早日回家省亲了。”丁勃说道。

楚天舒禁不住心中有气，说道：“你是替主人来下逐客令么？”

丁勃说道：“楚少爷，你莫误会。这只是我的意思。我是下人，不懂说话。不过我可是为你着想，这才劝你早日回家。”

楚天舒的气平了一些，说道：“丁大叔，你这样称呼，我可担当不起。我知道你是家父的朋友，你要我回家，自必是有原故。我只希望你能够坦白

的告诉我。”

丁勃说道：“你是小姐的客人，我是齐家的奴仆，你来到这里，你也就是主子的身份了。我还怎能妄自高攀？”

楚天舒道：“丁大叔，你若还这样说，我只有向你磕头！”

丁勃轻轻一托，楚天舒不由自己的挺直了腰。丁勃说道：“好吧，多谢你不把我当作下人，那我就和你直说了吧。令尊此刻恐怕正在等着你回去。”

楚天舒诧道：“你怎么知道？”

丁勃说道：“我猜他要出远门一趟。”

楚天舒更为奇怪，说道：“你猜？你只是凭猜想的吗？”

丁勃说道：“不错，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令尊了，当然不会是他告诉我的。”

楚天舒道：“那么，你之猜想有何根据？”

丁勃说道：“没有什么根据。不过我知道我一定猜得不错！”

楚天舒道：“丁大叔，你会诸葛神算吗？”当然这是一句带着嘲讽意味的说话，想激丁勃把真话说出来。

丁勃说道：“你回到家里，告诉令尊，说是我劝你回去的，再问他是否要出远门，你就知道我的预测灵不灵。我言尽于此，楚少爷，你莫怪我故弄玄虚，虽然这并非天机不可泄漏，但却不宜由我告诉你。”

楚天舒道：“那么我应该问谁？”

丁勃说道：“应该问你的爹爹，至于令尊会不会告诉你，那就是他的事了。”

楚天舒道：“丁大叔，我心里藏着这个闷葫芦，恐怕等不及回到家中已经闷死了。”

丁勃说道：“你一定要知道，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留在这里，对你是祸非福，甚至会祸延你的爹爹！”

“是祸非福”这四个字，王妈也曾对他说过的。但王妈的口气可还没有丁勃这样厉害，涉及了他的父亲。正是：

祸患须防来不测，劝君早日返家园。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浪子乖行 隐忧潜伏　妖狐现影 铸错难回

金狐银狐的来历

丁勃的口气说得这样肯定，就好像是说太阳一定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 预测 ”了。——假如他不听丁勃的劝告回家的话，他们父子就必将遭受祸殃。

听到这样的口气，楚天舒固然是暗暗吃惊，但另一方面心里也是着实不服。

他冷冷说道：“ 丁大叔，我只想多问一句，是不是待我回家之后，将你这番话告诉爹爹，爹爹方始会出远门？ ”

丁勃说道：“ 不错。 ”

楚天舒再问：“ 那么，是不是我不听你的话，就会有人与我父子为难？甚至我听了你的话回家，我爹爹为了害怕这个人，也要出门避祸？ ”

丁勃说道：“ 你不必知道这么多，反正你回到家里就会明白。要是令尊认为可以告诉你的话，他自然会告诉你。 ”

丁勃没有正面答复，但没有正面答复，已是等于默认。

楚天舒冷笑道：“ 家父向来对人和气，但他也是从来不受别人威胁的！哼，要杀我容易，要把我的爹爹吓倒，恐怕就没那么容易！ ”

要知他的父亲楚劲松，早已名列当世一流高手之内。武功胜得过他的实是寥寥无几。楚天舒心里想道：“ 即使是少林寺的方丈和武当派的掌门，恐怕也没有把握能够降祸我的爹爹！就是能够，我的爹爹也不会给他们吓倒！ ”

丁勃对他的冷笑却似听而不闻，半晌说道：“ 楚少爷，你是不是想和我赌这口气，偏偏要留下来呢？我劝你还是不要赌气的好！ ”

楚天舒蓦地说道：“ 好，我明白了。这口气我不会和你赌的。 ”

丁勃倒是不觉一怔，说道：“ 你明白什么？ ”

楚天舒道：“ 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不错，我的爹爹什么人都不害怕，就只怕他！ ”

丁勃道：“ 哦，你说的是谁？ ”

过次轮到楚天舒没有回答了。

他想到的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他的父亲确实是害怕齐燕然的。童年时候，他偷听父亲和继母的谈话，那时他已经听得出父亲对这个齐老头子是怀有戒惧之心了。他自以为猜得不错，其他的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 怪不得丁大叔吞吞吐吐，不敢明说出来，原来他是替主人警告我的，他当然不能说出主人的名字了。 ”楚天舒心想。

另外的疑团，他也找到了自以为“ 合理 ”的解释。

“ 只要是他孙女的男友，只怕都要被他当作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要把孙女许配给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心爱徒孙。他不能容许有一个他认为可能被他孙女爱上的男人留在他的家里，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

他接着再想：“ 虽然我不知道爹爹和齐燕然结下什么冤仇，但爹爹要我避开齐家的人，显而易见，纵然不是深仇大恨，也是很难化解的了。他是天下第一高手的身份，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和我这样一个晚辈为难，但要是我做出他不欢喜的事情，那就不同了。他最担忧的，当然是我‘ 勾引 ’他的孙女。

“丁大叔的口气其实明显不过，假如我不识相，继续留在齐家，齐老头儿定将对我不利。齐老头儿行事但凭好恶，早已闻名武林，丁大叔警告我可能祸及我的爹爹，这话恐怕也不能只当作是虚声恫吓。”

“反正我不想高攀他家，嘿，嘿，就当作我是给他吓倒吧！”

想到此处，楚天舒满腔气愤，不答丁勃的话，转身就走。

丁勃追上来道：“楚少爷，你别胡思乱想！”

楚天舒道：“我全都明白了，我明天就走，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吧。”

丁勃道：“唉，楚少爷，你不明白的，你……”

话声突然停了下来。

就在此时，楚天舒突然似觉微风飒然，好像有暗器向他射来，胸口一麻，隐约听得丁勃一声惊呼，便即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楚天舒恢复了一点知觉，但眼皮沉重得很，仍是睁不开来。

他有着一种奇异的感觉，似有一股热气从他背心直透进去，流转全身。

虽然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但他毕竟是个武学行家，稍稍恢复一两分知觉之后，便即想到，是有人用本身真气，以上乘内功，输入他的体内。他渐渐想起了昏迷之前的遭遇，记得自己是曾中了暗器了。

“那枚暗器想必是喂了剧毒的，唉，想不到齐燕然以天下第一高手的身份，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杀我。只不知这个能够从他的手中将我救出去的人是谁。”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说道：“老爷，你也该歇歇了。这半枝香时刻下来，你只怕已经耗损了三年的功力了。”

是丁勃的声音。

楚天舒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丁勃唤他老爷，难道我的救命恩人竟是齐燕然？”

果然便听得齐燕然的声音说道：“耗损一点功力算得了什么，只要能够保全他的性命，就是拿我的性命去换，我也愿意！”

事实与猜测刚刚相反，“卑鄙的凶手”变成了愿意舍命救他的恩人，楚天舒惊奇不已：“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齐燕然或许并不知道他已经醒来，但他和丁勃继续所说的话，就好像是知道他此刻的心思，答复他的疑问似的。

“我是抱着赎罪的心情非把他救活不可的，虽然打伤他的人不是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楚天舒听得越发惊疑了。

从语气听来，这个暗算他的人，齐燕然不仅知道是谁，而且一定有亲密关系。

“这只有一个可能，用暗器打我那个人是他的孙女儿。因为只有齐漱玉是他唯一的亲人！但齐漱玉又怎会暗算于我？”楚天舒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他刚刚想到齐漱玉，齐漱玉就进来了。

齐漱玉一进来就嚷：“爷爷，楚大哥怎么样了？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想法子救他一命！”

丁勃小声说道：“大小姐，你别叫叫嚷嚷，扰乱爷爷心神。你知不知道，从出事开始，你爷爷已经有一天一夜不睡觉了。在一天一夜当中，他运功替你的楚大哥法毒疗伤，也已经有几次了。”

此时齐燕然方始歇手，好像松口气似的说道：“好了。”

齐漱玉连忙问道：“什么好了？”

齐燕然笑道：“玉丫头，你最盼望的是什么，我说好了，当然就是你盼望的好了。”

齐漱玉喜道：“楚大哥已经好了么？”

齐燕然道：“虽然不能立即痊愈，但爷爷可以对你保证，他已无性命之忧了。”他是喘着气说话的。

齐漱玉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偎着爷爷，眉开眼笑的说道：“爷爷，你真好。好爷爷，但我还要求你一件事情。”

齐燕然笑道：“你一夸赞爷爷，爷爷就知道你没安着好心眼了，好，说吧，你又有什么事情要麻烦我？”

齐漱玉道：“爷爷，这件事情可并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的声名的！”

齐燕然道：“哦，有这么严重？”

齐漱玉道：“爷爷，你想想看，武林中人都说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但在你的家里，竟然有人敢跑来行凶，要是你不把凶手抓回来，你说你的英名是不是一朝尽丧！”

齐燕然道：“我正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不在乎自己的声名了。”

齐漱玉顿足道：“爷爷，我不许你这样说，你一点也不老。今年你不过七十岁，最少还可以活三十年。”

齐燕然笑道：“那不成了老人精吗？”

齐漱玉道：“爷爷，我不是和你说笑的。你不在乎声名，我可在乎。要是连凶手都不知道，叫我怎能在楚大哥和姜姐姐的面前抬起头来？这件事情传了出去，我在人前也会矮了半截！”

齐燕然这才说道：“爷爷是哄你的，你是咱们家的公主，你要爷爷做的事情，爷爷敢不尽力的。不过我只能答应你尽力查究此事，不能担保一定捉得到凶手。”

齐漱玉道：“爷爷，只要你肯出头，用不着你亲手擒凶，多少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也会帮你忙的。这我倒可以放心，不愁捉不到凶手。”

齐燕然知道：“好啦，你既然放心，那你赶快回去把楚天舒已经脱险的喜讯，告诉你的姜姐姐吧，也好让她放心。”

齐漱玉道：“是呀，姜姐姐这两天饭都吃不下了呢，刚才我还看见她偷偷在哭。”

齐燕然道：“真的？”

齐漱玉道：“当然是真的。爷爷，你还不知道吗，他们俩师兄妹是彼此相爱的呀！”

齐燕然道：“那爷爷就放心了！”

齐漱玉听出弦外之音，嗔道：“你放心什么？”

齐燕然道：“放心我的孙女儿不会给人抢去呀。好啦，别在这里缠爷爷了。你的姜姐姐等你已经等得心焦了。”

楚天舒听了他们对话，心中不觉也是起了同样疑问：“那凶手是谁？”

齐燕然目送孙女的背影走入后院，喟然叹道：“她爹年轻的时候，给我管教得十分严厉，但想不到竟然教出一个逆子来，或许就是因此，我对玉丫头又太过宠她了。但好在她看来似乎尚未给我宠坏。”

丁勃站在一旁，听他提起自己的儿子，不敢搭话。

齐燕然忽然说道：“老丁，那个行凶的人是谁，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了吧！”

丁勃吃了一惊，讷讷说道：“我，我不知道。”

齐燕然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敢说！”

丁勃说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凶手跑得太快，我没看见。”

齐燕然道：“或许你是追不上他，但你根本就没有动过去追的念头，你不敢去追，因为你心里害怕！”

丁勃喃喃道：“我，我心里害怕？”

楚天舒也觉得齐燕然说得未免有点过份，心里想道：“丁勃曾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平生不知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他怎

会害怕一个小贼？”

齐燕然道：“不错，我说你是心里害怕。因为那个人不是你的仇敌，是你疼爱的人！”

丁勃颤声道：“老爷，你，你怀疑我是有心放走他吗？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齐燕然道：“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你心里害怕，你承不承认？”

丁勃没有回答，似是默认了。

齐燕然继续说道：“我也相信你没看见那个人的脸，因为由于你害怕的缘故，你不敢去追。不过你虽然没有见着他，你的心里是知道他是谁的。”

丁勃仍然不作声。齐燕然接下去说道：“你害怕认出了他，那时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因此你宁可诈作看不见，或者说你是故意要令得自己不知道。”

说至此处，齐燕然长长叹了口气，涩声说道：“老丁，你不必替那畜牲遮瞒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他！”

楚天舒大吃一惊，“畜牲”，齐燕然说的“畜牲”是谁？

疑心刚起，答案已是从丁勃的口中说了出来。

丁勃说道：“老爷，你是说中了我的心事。当时我的确害怕那人就是少爷。但现在我却不相信是少爷所为了！”

些时楚天舒本来已经可以张开眼睛的了，但他不敢张开。因为他已经知道齐燕然所怀疑的凶手就正是他的儿子了！

但获得了答案，他更加是有如坠入五里雾中，大惑不解！

“漱玉的父亲不是早已死了吗？她又没有叔叔伯伯，齐燕然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

他这也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齐老头儿说是抱着赎罪的心情救我！”

只听得齐燕然哼了一声，问丁勃道：“你凭什么相信不是这畜牲所为？”

丁勃说道：“第一，少爷不会有那种歹毒的暗器；第二，少爷也不会是干出这种卑鄙事情的人！”

齐燕然怒声斥道：“你还要替这畜牲辩护，他做的坏事还不够多么？当年武当的四大弟子他都敢杀，何况是他的仇人之子？”

丁勃并没有给主人的斥骂吓倒，继续说道：“少爷的心地本来并不太坏，当年误入歧途，纯是误交匪人所至，前几天老奴才见过他，虽然他不敢回家，但我却是隐隐感觉得到，他是有点悔过的念头了。”

齐燕然道：“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并无事实作证。”

丁勃说道：“但那暗器却分明不是少爷的！”

齐燕然道：“好，你把那枚毒针拿给我看。”

那枚毒针是用磁石从楚天舒的伤口吸出来的，还染有血污。丁勃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擦洗干净，拈到齐燕然跟前。那枚毒针制作极为精巧，针腹

中空，小小一枚针分成三节，由于是用不同的毒药淬炼，呈现三种不同的颜色。

齐燕然道：“老丁，你见多识广，你说这是谁家的暗器？”

丁勃说道：“好像是四川唐家的定形针。”

齐燕然道：“这种暗器虽然源流出自唐家，但却并非唐家之物。”

丁勃问道：“那是谁家的？”

齐燕然道：“是陕西穆家的。”

丁勃诧道：“恕我孤陋寡闻，我只知道唐家的暗器天下第一，却没听说暗器名家之中有姓穆的人。”

齐燕然道：“此事乃是武林中的一个秘密，唐家不愿张扬，当时你又远在辽东，也难怪你不知道。”

丁勃道：“老爷可以告诉我吗？”

齐燕然道：“对别人我不能说，对你当然可以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你不必问这桩事情是发生在哪个年代，也无须知道那些人的名字。总之男主角是唐家的人，我们就称他为唐公子吧。唐家的独门暗器据说有三十三种之多，发暗器的手法更是千变万化，复杂之极，唐家子弟，从小苦练，往往练了几十年，也是仅得十之一二。这位唐公子资质特佳，不到二十岁便已精通十八种暗器，在唐家可说是前无古人。他二十岁成亲，妻子也是武林名门之女。门当户对，女貌郎才，谁不羡慕他们是一对好夫妻？但却又有谁知，他们其实乃是怨偶？”

丁勃好奇心起，问道：“这却又是为了什么？”

齐燕然道：“这位唐公子耽于练武，未免冷落妻房。内里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据说他在某方面是有缺陷的。”

丁勃“啊”的一声说道：“那么这位唐夫人想必是不安于室了？”

齐燕然道：“唐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识礼，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在她生前，亲友都夸赞她的贤慧。”

丁勃听出一点苗头，说道：“死后的声名呢？”

齐燕然道：“你别心急，故事应该顺序说下去。”

“成婚三年，唐夫人生下一个儿子。儿子比父亲还更聪明，十六岁就练成了二十种暗器功夫。唐公子嗜武如命，因此对这儿子极之疼爱。”

“但疼爱是一回事，这个儿子的诞生，却也给他带来了一根刺，插在心头的刺。这个儿子长得并不像他，越大越不像他。”

丁勃说道：“儿女只像母亲，不像父亲，那也是常有的事。”

齐燕然道：“不错，所以亲友们倒是无人闲话，但唐公子的心里却是不能没有怀疑。而且亲友是因为知道唐夫人的平素为人才没闲话的，外面的人则已有点风言风语了。这风言风语，也免不了传到唐公子耳中。

“唐公子怀疑日甚，上京找一位和他交情极厚的、曾经当过御医的大国手。大国手给他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在某方面的缺陷，他是根本就不能够生儿子的！”

丁勃“啊呀”一声，说道：“唐家名重武林，闹出了这种事情，这、这可怎生收拾？”

齐燕然道：“唐公子回家质问妻子，他的妻子亦早已料到会有此事发生。当下和盘托出，直认是和他的一个姓穆的好友私通。”

丁勃说道：“唐夫人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她是算准了丈夫会原谅她吗？”

齐燕然道：“ 不，她并不求她丈夫原谅，她事先已经喝下了毒酒。 ”

“ 那是唐家淬炼暗器的毒药，到了发作之时，已经无药可解。唐公子怒气尚未发作出来，只见妻子已是七孔流血了。他想起往日的夫妻情份，妻子对他也并非全无好处，倒是不觉怒气全消了，说道：‘ 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你何苦如此？ ’ ”

唐夫人道：“ 我对你不起，只求你放我的儿子一条生路。 ”

丁勃说道：“ 她的丈夫可肯答允？ ”

齐燕然道：“ 你猜呢？ ”

丁勃说道：“ 如果是为了安慰妻子，让妻子去得安心，他是应该在她临死之前答允她的。不过，假如她的丈夫一定要说真话，那就恐怕难以答允了。第一，唐家的规矩极严，暗器是不传外姓的。纸包不住火，唐夫人自杀之后，这件丑事终须会揭发出来。即使唐公子不杀这私生子，唐家父子也是决计放不过他。第二，好友和妻子通奸，这是谁也难以忍受的。唐公子自必要杀那奸夫泄愤，但杀了孩子的父亲，又怎能不害怕这孩子将来报复？

“ 像唐公子这样的身份，他是应该一诺千金的。所以我实在难猜唐公子会不会只是为了安慰妻子而肯用假话骗她？ ”

齐燕然道：“ 不错，唐公子当时的想法一定如你所说这样，因此，他没有立即回答妻子。

“ 唐夫人也似乎知道丈夫的心思，那时她已是奄奄一息，但还是极力支撑，说出了最后两句话。

“ 她说：我知道你痛恨你这朋友，但不用你去杀他……下面的话她的丈夫已经听不清楚，把耳朵凑到她的唇边，只觉她的嘴唇已经冰冷。或许她已经说完所要说的，或许她没有说完，但总之是死了。 ”

丁勃说道：“ 唐夫人说出这样的话，莫非她自己业已杀了情夫？ ”

齐燕然道：“ 这次你猜错了。还是让我把故事说下去吧。 ”

“ 唐公子正在琢磨妻子这两句话，忽听得有人敲门叫唤爹爹。他匆匆忙忙把棉被遮盖妻子的尸体，叫他的儿子，不，他名义上的儿子进来，说道：‘ 你妈妈刚睡着了。你小声点说，别吵醒她。你找我有什么事？ ’

“ 那孩子道：我刚刚从穆伯伯家里回来。唐穆两家乃是世交，他的孩子到穆家去玩本来是不会令他惊异的，但今天可不同了，他想起妻子临终说的那句话，疑云大起，立即问道：‘ 为什么一回来就找我？ ’

“ 那孩子道：穆伯伯有一件礼物，叫我送给爹爹。说罢，把手上拿着的一个革囊交给父亲。

“ 唐公子道：是什么礼物？那孩子道：我不知道。是穆伯伯叫家人交给我的。穆伯伯没有告诉我，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了。

“ 唐公子心中一动，隐隐感到不祥之兆，说道：哦，不是穆伯伯亲手交给你的吗？

“ 那孩子道：穆伯伯进内去拿礼物就没有出来，爹爹因何有此一问？要知他是小辈身份，世伯要他携带礼物回家，本来也用不着亲自向他交代的。

“ 唐公子道：没什么，你先退下去吧。那孩子本来很想知道革囊中的礼物是什么，但父亲不许他在旁，他只好怏怏退下。

“ 唐公子把革囊打开，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一颗人头！ ”

丁勃大吃一惊，说道：“ 人头？谁的人头？ ”

齐燕然叹了口气，说道：“ 就是那个姓穆的头颅！他割下了自己的首级

送给唐公子，里面附了一封信。信里说的和他妻子临终所说的差不多，一是向他谢罪，二是求他放孩子一条生路。”

丁勃听得惊心动魄，问道：“后来怎样？”

齐燕然道：“唐公子写了一封信，把儿子唤来，对他说道：“你已经十六岁了，也应该到江湖上去磨练磨练了，顺便替我办一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是用不着你马上去办的，你先离开四川到陕西去吧，一个月之后，你再打开这封信就知道了。记着，切不可未到期限就偷看这封信！

“这孩子一向是很听父亲的话的，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想父亲这样吩咐，一定有他的道理，果然奉命唯谨。但未满一个月之后，奇事已经在他身上发生。

“他渐渐发觉自己的功力一天天消失，一个月之后，他所练的内功已是化为乌有，不过，也只是内功施展不出来而已，气力则还是和普通人一样。

“这孩子谨遵父命，做梦也想不到是着了父亲的暗算，虽然心里惊慌，也没怀疑父亲。只是担心，自己不知患了什么怪病，功力消失，怎能替父亲办事？

“一个月期满，他打开那封信，这才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丁勃说道：“那封信必是揭开他的身世之谜的了？”

齐燕然道：“不错。那封信一开头就说，孩子，你别怪我，你还记得临行的时候我给你喝了一杯酒吗？酒中是熔了一颗化功丹的，我必须废掉你的武功，因为你不是唐家的人。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的好处，你在唐家十六年，唐家祖传的禁戒你都知道，我的用心，我想你是应该明白的。”

丁勃说道：“要废掉一个人的武功，通常用的办法是捏碎这个人的琵琶骨。只有唐家才能用药力化掉别人的内功。唐公子不用前一个法子，确实已对这孩子大发慈悲了。”

齐燕然继续说道：“信中还附有三个禁令，一、不许他使用唐家的暗器，二、不许他将唐家的武功转授于人，三、在他有生之年，不许他踏进四川一步。”

丁勃说道：“其实那孩子的武功已经废掉，按常理而论，他也不敢用唐家的暗器害人了。对方只要懂得少许武功，在毒发之前就可以一掌把他打死。只是不许他传授于人，这个禁令，他却是可以阳奉阴违的。”

齐燕然道：“唐公子当然也想到这一点，但他想，有那孩子一样练武的资质特佳的人百年难遇，而且唐家的暗器功夫，那孩子也未学得齐全，比如化功丹他就不懂配方，他纵有传人，也不会强过唐家子弟。何况，唐家的功夫一在外人手中抖露，那人就必将遭受杀身之祸呢！”

丁勃忽道：“老爷，你怎么知得这样清楚？你看过那封信吗。”

齐燕然笑道：“我是讲故事给你听，讲故事的人为了故事讲得生动，当然是难免夸张的。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说话与想法，我都只是想当然罢了。”

但丁勃却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有异，似是带着深沉的感慨。凭着他与齐燕然的多年相处，他知道齐燕然一定有些事实尚未肯说出来。齐燕然与故事中人也未必全无关系。

齐燕然继续说道：“不过，你也猜得不错。那孩子毕竟还是把他从唐家学得的功夫传授给他的后人。而且在某些本是唐家的独门暗器上，经过穆家的改良，比唐家原有的更为毒辣了，像这毒针就是一例。”

说至处处，他忽地提高声音：“老丁，陕西穆家的来历你虽然不知道，

但有一对姓穆的姐妹，姐姐穆好好，绰号金狐，妹妹穆娟娟，绰号银狐，你想必曾经听过吧？她们是二十年前，在江湖上已经小有名气的。”

丁勃说道：“好像听人说过。”表面神色不露，心头已是暗暗吃惊。

齐燕然盯着他问道：“是谁说给你听的？”

丁勃说道：“二十年前，我还在辽东干那没本钱的买卖，大概是在和黑道上的朋友的闲谈时说起的，却记不起是哪位朋友了。只记得当时我正想到关内走走，因此就谈起中原的‘同行’，那人说金狐银狐是新近在关内相当活跃的女飞贼。轻功甚佳，但却没有提及她们是暗器高手。”这番话丁勃倒也不是临时编出来的。

齐燕然说道：“这绰号金狐、银狐的穆家二女，就正是故事中那个私生子的后人。她们当然是不敢轻易露出暗器功夫的。”

丁勃思疑不定，不知齐燕然究竟知道多少，于是试探他的口风：“打伤楚少爷的这枚毒针，老爷既然认出了是陕西穆家之物。那么老爷是否怀疑乃穆家二女所为，与少爷应该无关了？”

齐燕然忽地冷冷问道：“对穆家二女，你知道的就这么多吗？”

丁勃讷讷说道：“就这么多了。”

齐燕然道：“银狐穆娟娟曾经在邻县的县城卖解，后来又曾在咱们的邵源县住过将近半年的日子，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吗？”

丁勃面色大变，说道：“我、我不知道。”

齐燕然冷笑道：“你是黑道上的老行尊，有个女飞贼在你眼皮底下，你怎能不知道？好呀，你不知道，我却知道！”

丁勃颤声道：“老爷，你知道什么？”

齐燕然道：“我知道那畜牲和银狐姘居，而且我知道你包庇那个畜牲，在我的面前，一直为他遮瞒。”

丁勃叹了口气，这才说了出来：“老爷，是我做错了事，当时我想不到事情后来会弄到那样糟的，只道是少年人心性不定，为美色所迷，一时逢场作戏，待成亲之后，就会变好的。哪知，哪知……呀，千不该，万不该，总之是我不该放任少爷胡为，老爷，你责罚我吧！”

齐燕然道：“你是不该溺爱他，不过这也不能只是怪你，我有更大的过错。我只知道严厉管教儿子，却没有真正去关心他。我只满足于他表面对我的千依百顺，而没有听其言而察其行。待我知道他在外面是那么样的胡作非为之时，已经迟了！”

丁勃不敢插嘴，齐燕然继续说道：“这畜牲和银狐姘居，穆家的暗器功夫自必给他学到手了。哼，这畜牲虽然不肖，学武的资质倒是胜过我的。”

丁勃仍半信半疑说道：“行凶的人，我确实看不清楚，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这枚毒针既是穆家之物，暗算楚少爷的那个人，或许就是银狐穆娟娟本人也说不定。”

齐燕然摇了摇头，说道：“银狐不敢这样大胆的。但这畜牲，依你所说，他能够声迹不露就打跑了冀北双魔，他的武功只怕亦已胜过我了。”言外之意，他的儿子乃是有备而来，纵然给他发现，也有把握逃跑方敢这样大胆的。“银狐”没有这个把握，自是不敢了。

齐燕然这番话乃是据理推测，话是说得不错的。但世间往往有些事情违背常理，他这次的推测却是猜错了。暗算楚天舒的虽然不是“银狐”穆娟娟，但也不是他的儿子齐勒铭。

楚天舒业已完全清醒，此时他其实已经是可以开口说话了的，不过他还在假装昏迷。

他正自胡乱猜测，为什么齐燕然的儿子要暗算他，只听得齐燕然又在说话了，说出的话，更是令他吃惊！

齐燕然一声长叹，说道：“楚天舒的性命是不用担忧了，但我目前最担忧的是他老子的性命！”

丁勃颤声道：“你是说少爷，他，他会……”

齐燕然道：“你还称他少爷？不错，我是担忧那畜牲还要到扬州去杀楚劲松！”

丁勃道：“不，不会吧，事情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齐燕然道：“知子莫若父，这畜牲自小性情偏激，他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他从不知自责，但要是他认为别人对不起他，他是决计不能忍受的。当年他几乎扼毙妻子，这事你是曾经目击的，难道就忘记了。你没忘记，是吧？（丁勃点了点头）那畜牲就更不能忘记！如今他的武功已经大成，他一定会找楚劲松报复的！”

丁勃说道：“或许他尚未知道……”

齐燕然道：“你都已经知道了庄英男改嫁楚劲松，他生存就是为了报仇，怎能不知？再说，他暗算楚天舒，就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否则他为什么要向一个晚辈下这毒手，不就是为了楚天舒是楚劲松的儿子吗？哼，在他的想法，恐怕他还以为自己是理直气壮，应该去报这夺妻之恨呢！”

丁勃不敢断定凶手是不是“少爷”，也就不敢和主人辩驳。楚天舒这一惊则是非同小可了！

他的继母名叫庄英男，他是知道的。“啊，原来继母本是齐家的媳妇，怎的丈夫未死，却改嫁了我的爹爹？难道、难道，就像刚才齐老头子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她是背着丈夫与爹爹好的？但爹爹又怎会干出这种事情？”

心念未已，只听得丁勃叹口气道：“这事其实不能怪大少奶，也不能怪楚劲松，只可惜没人能够劝解少爷。”

齐燕然哼了一声，说道：“是呀，这畜牲也不想想，庄英男几乎给他扼死，后来又接到这畜牲已经死在武当四老剑下的消息，谁都相信他是死定的了，又岂能怪庄英男改嫁？当时如果她不出走，我也会劝她改嫁呢！但这番道理，我做父亲的倒是不便和他说。老丁，要是你有机会再见到他，还是由你开解他吧。我知道正如你刚才所说，这畜牲是不会听别人劝告的，但只要世上有一个人能够劝得动他，这个人恐怕就是你了。”

丁勃苦笑道：“老爷太看得起我了。是不是要我出去找他。”

齐燕然道：“不错，我要你立即赶到那边去通知楚劲松，叫他们一家人暂且到少林寺躲避一时。我是恐防你未必能找着他，找着他，他也未必肯听你的劝告。”

丁勃说道：“少爷也未必就会去杀楚劲松的，不过，为了预防万一，老奴自当遵命赶往扬州。”

楚天舒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晚丁勃劝我马上回家，叫我爹爹离乡避祸。原来他早已作了‘万一’的打算了。哼，这个‘万一’恐怕还是他为旧日的小主人说好话呢。知子莫若父，齐老头子的判断才是真的！”他本来以为武林中能够杀他父亲的寥寥无几，而这有限几人都是一派宗师，料想不会杀他的爹爹。此时知道是齐燕然的儿子，可是不能不心急如焚了。但好在

听了齐燕然和丁勃的对话，似乎过错并不在于他的父亲，他这才心安一点。

齐燕然叹道：“这畜牲倒似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故事中的孩子，他比父亲聪明，比父亲的武功练得更好。不同的是，这畜牲是我的亲生儿子，不是私生子！他如今羽毛丰满，我也没有本事废他武功了。但你可以告诉他，他若然不听你的劝告，继续胡作非为，他杀了楚劲松，我必定要杀他！我杀不了他，宁愿为他所杀！”

丁勃说道：“老爷言重了，少爷怎样胆大妄为，也不敢这样忤逆。请老爷保重，我走了。”

楚天舒听到丁勃的脚步声走了之后，这才装作开始醒来。

齐燕然道：“好了，好了，楚公子醒过来了。玉儿，你请姜姑娘过来吧。”他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内功，不过片刻，齐漱玉和姜雪君，还有王妈也都来了。

王妈捧着一碗参汤，有点不好意思，把参汤递给齐漱玉，说道：“你喂他吧。”她是因昨晚私自盘问楚天舒之事，恐怕楚天舒醒了之后，会说出来。

齐漱玉笑道：“你应该给姜姑娘才对。”说罢将参汤转交姜雪君。“姜姐姐，还是请你代劳吧。”

姜雪君正是要她误会，大大方方的把参汤喂给楚天舒喝。楚天舒装出刚刚恢复说话的气力：“齐老前辈，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只不知那个，那个……”声音断断续续，装作有气没力。

齐燕然道：“你别费神说话，只听我说。我知道你一定非常惊诧，怎的会有人跑到我的家里来暗算你。我真是惭愧，这个人是谁，目前我也还未知道。”他虽然迫于说谎，但“惭愧”二字却是不假。他怎能当着自己的孙女，说出凶手就是他的儿子？

齐漱玉道：“丁大叔呢，怎的不见他？”

齐燕然道：“你不是要我追查凶手吗，我就是叫他去替我办这件事的。”

齐漱玉很是高兴，对楚天舒说道：“武林中有头面的人物都知道丁大叔和我爷爷的关系。他出去求人相助，就等于是代表我的爷爷一样。他认识的江湖人物，比爷爷还更多呢。楚大哥，你可以安心静养了，有了大叔出去查案，一定会缉获凶手的。”

她哪知道楚天舒不但早已知道凶手是谁，还知道丁勃是去干什么的。只是他不能说出来而已。

他也不能安心静养，接连两晚，他都在做着恶梦，梦见父亲被齐燕然的儿子打得遍体鳞伤，第三天，他自忖功力已经恢复两三分，便即告辞了。

齐漱玉道：“那怎么行，你尚未痊愈，何必这样着急就走。”

齐燕然笑道：“他找到了师妹，想早日回家报喜，咱们不必强留他了。”

楚天舒道：“是呀，家父与姜师叔二十多年不通音讯，这次我到洛阳就是奉家父之命，打探师叔和师妹的音讯的。师叔不幸去世，我更应该早日和师妹回家，以免家父挂心。”

齐漱玉口直心快，说道：“哦，原来你是急于和师妹定下名份，要你爹爹点头。但待你完全好了才走，也不过迟几天吧，你们就这样心急？”

姜雪君低下了头，佯作娇羞，但却说道：“玉妹子，你独自一个人敢到洛阳寻找师兄，我的武功虽然不能与你相提并论，但我跟着师兄回家，比你所冒的风险却是少得多了。”

齐燕然笑道：“傻丫头，你听懂没有，还用得着你替楚大哥操心么？”

齐漱玉噘着小嘴儿道：“好，算是我不识趣，多管闲事了。姜姐姐，有

你保护你的师哥，自是用不着我替他担心了。你们既是归心似箭，我也不便强留你们了。好，你们走吧！”她貌作赌气，其实心里却是甜丝丝的，因为姜雪君把两件事情相提并论，亦即是把自己和楚天舒当作一对，把她和卫天元当作一对了。

姜雪君道：“玉妹子，别这样说。你的好意，我和楚师兄都是同样感激你的。”又一次故意把楚天舒拉在一起。

齐燕然忽道：“且慢。”

楚天舒：“老前辈有何吩咐？”

齐燕然道：“你在我家里遭受的无妄之灾，我过意不去。送你一件礼物，一来是聊表歉意，二来也当作我给你的见面礼吧。”说罢，把用红布所包的一方东西递给他，薄薄的一包，好像一本小书。

楚天舒道：“老前辈救命之恩，我都无以为报，老前辈再说这样的客气话，我怎敢当？厚赐……”

齐燕然不待他说出推辞的话语，便道：“这件小小的礼物，虽然是毫不值钱的东西，但你带在身边，说不定对你会有用处的。你收下吧。”

楚天舒听他这样说，心中一动：“他说了抱歉的话才送给我这件礼物，内中定有道理。”说道：“多谢老前辈关心，既是如此，那么长者之赐，晚辈亦不敢辞了。”

奇怪的礼物

楚、姜二人离开齐家，走到山下，姜雪君道：“齐者先生送你那件礼物，他说得那样郑重，不知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给我看一看吗？”

楚天舒笑道：“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呢，他当你的面送给我，当然是准备给咱们一同看。”边说，边打开包裹。“我猜可能是一本武功秘笈。”姜雪君道。话犹未了，谜底已然揭晓。

“咦，怎的竟是一本描红贴子？”姜雪君翻开来看，大为诧异。描红贴子是给幼龄学童习字用的，与武功毫不相干。

“描红”是旧日学童学写字的必经门径，老师用红笔写了一本“字贴”，让学童跟着每个字一笔一笔来描画，称为“描红”。那本字贴，就叫做“描红贴子”。

姜雪君翻了一翻，大为诧异，说道：“写的是最普通的千字文，一般私塾的老师给学生开蒙，都是喜欢用千字文作贴子的。为何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却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楚天舒笑道：“或许他认为我胸无点墨，要我从头读书习字吧？”

姜雪君笑道：“别胡扯了，不过从这本描红贴子，我倒看出一件事情。”

楚天舒道：“什么事情？”

姜雪君道：“那个孩子很聪明。但可惜有点疏懒。”

楚天舒道：“哦，你怎么看得出来？”

姜雪君道：“你看他描红的笔划中规中矩，而且颇为秀气。但这本贴子他只描了一半，有好几个字还是缺了笔划的，可知他学得并不专心。”

楚天舒心中一动，说道：“你猜这个孩子是谁？”

姜雪君道：“我怎么知道。嗯，会不会是他的孙女儿呢？”

楚天舒道：“你怎么会猜是齐漱玉？”

姜雪君道：“说不定他有意思把孙女许配给你，这本贴子就是别开生面

的礼物了。”

楚天舒笑道：“你说我胡扯，你更胡扯了。你在他家住了几天，难道还不知道他们一家上下，连丁大叔和王妈在内，都已认定了卫天元是他们齐家的未来姑爷了。”

姜雪君笑道：“我和你开玩笑，何必如此认真。说老实话，倘若齐老头子送你这件礼物当真有着这种用意，我倒是白费心血了。”

楚天舒正容说道：“齐老前辈的所为令人莫测高深，咱们也不必胡猜了。我倒是有一件正经事要和你说，不，要向你道歉。”

姜雪君怔了怔，说道：“你因何事要向我道歉？”

楚天舒道：“我刚才向齐老前辈说的那些话，你没生气吧？我为了早日回家，拿你来作借口……”

姜雪君面上一红，说道：“我正是要齐家妹子误会咱们，这，这也是我早就和你说好的，怎会怪你。对啦，我也有一件正经事和你说，你别见怪。”

楚天舒道：“你怎么忽然和我客气起来了，请说吧。”姜雪君道：“我只能让齐家的人误会你、你是和我……但可不能当真连累了你。所以、所以……”

她顿了一顿，说道：“所以我不想和你回家了，但请你老实告诉我，你的功力目前已经恢复几分？”

楚天舒道：“这个你倒无须为我担忧，我的经脉得齐老前辈之助，业已打通，目前虽然只是恢复三分功力，但用不着三天，就可以完全恢复如初。即以目前的三分功力而论，大概也可以照顾自己了。当然，若是碰上了剪千崖之类的强敌，我还是打不过他的。但倘若是碰上这样的一流高手，就算我的功力完全恢复，再加上你，也未必能够躲过灾难。我只想知道，你准备上哪儿？”

姜雪君知道他说的乃是实情，便道：“如果你用不着我陪你同行，那么我想到京城去一趟。”

楚天舒吃了一惊，说道：“你单独上京？为的什么？”

姜雪君道，“我已经知道一个确实的消息，徐中岳和剪千崖都往京城去了。”

楚天舒道：“哦，你要单独报仇？”

姜雪君道：“到了京城，说不定也有人帮助我的。你放心吧，我不会不自量力，胆大妄为的。”

楚天舒想了起来，说道：“对啦，我好像听得丁大叔说过飞天神龙卫天元似乎也是去了京师了。”

姜雪君不作声。不作声即是等于默认她要去找卫天元了。

楚天舒道：“你有卫天元相助，本来我可以放心，但我怕你在途中会有人认得你。”

姜雪君道：“我还多少懂得一点改容易貌之术。”

楚天舒本来还是下放心让她单独去的，但一想，要是和她一起回家，倘若碰上那个要杀他父亲的强敌，岂非连累了她亦遭毒手？二来想到她要避嫌疑的真正原因，可能还是为了卫天元的缘故。尽管她口口声声说要成全齐漱玉和卫天元，但她不能忘情于卫天元，却是用不着她从口里说出来的。

楚天舒叹了口气，说道：“咱们是师兄妹，我本来应该助你报仇的，但我知道你怕受嫌疑，我也有事急着回家，咱们只能暂且分手了。”

姜雪君脸上一红，说道：“我不是怕受嫌疑，我是为你着想，但不知你有什么急事赶着回家？”

楚天舒不愿自扬“家丑”——尽管过错不在他的父亲，甚至她的继母亦可原谅。但在别人听来，那总是“丑闻”。便道：“没什么。只是我和家父约好了在一个月之内回家的，如今早已过了期限了。”

姜雪君虽说是不想与师兄同行，但听得他这样说，却也不免有点被冷落的感觉。心里想道：“原来我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不是如他口中所言，但这样也好，我可以无须顾虑他会向我纠缠了。”于是说道：“百行孝为先，你既是过了和令尊所约的期限，那是应该赶快回家了。”两人各怀心事，互道珍重而别。

楚天舒目送她的背影远去，忽然若有所失，“呀，她芳心另有所属，我又怎可有非份之想。”但想是这样想，被扰乱了的情怀，却总是难以平静了。

他惘惘独行，这日到了黄河岸边的风陵渡，这是一个大渡口，隔岸就是河南的名城潼关了。

天色已晚，黄河又正在水涨，没有船夫敢在夜间渡河。楚天舒便在风陵渡的市镇上找一间比较像样的客店投宿。

进了房间不久，刚刚抹过一把脸，便听得有敲门声。楚天舒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有朋友找他，先不开门，问道：“是谁？”

那人笑道：“申叔叔的声音你都听不出吗？”

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约他同往洛阳的那个申公达。申公达是江湖上出名的“包打听”，外号“顺风耳”的。他交游极广，武功不高，但却最喜欢对年轻人以长辈自居。

楚天舒虽然讨厌此人，但也只能请他进房间里坐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楚天舒问道。

申公达掩上房门，说道：“我也是在客店住的，比你早来一个时辰。为了在外面说话不方便，所以你进客店的时候，我没有和你打招呼。”

楚天舒道：“哦。你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我说么？”他知道申公达的脾气，申公达素来是喜欢张大其辞，散播“内幕消息”的，而每次他告诉别人“内幕消息”的时候，也总要加上一句：“这个秘密，我只能告诉你，你可不要说给另外的人知道。”楚天舒这句话其实是带有嘲讽意味的。

申公达一本正经的说道：“一点不错，而且这个秘密正是和你有关，嘿，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愁找不着你呢，如今见了你可好了！”

楚天舒打断他的话道：“听你这样说，你倒好像是特地来寻找我的了。好，那你就赶快说吧，究竟是为了什么？”

申公达笑道：“别这样急，我当然会告诉你的。不过我先要问你，你准备上哪儿？”

楚天舒道：“我准备回家。”申公达道：“回家做什么？”楚天舒道：“你倒是问得稀奇，回家当然是为了和家人团聚。”

申公达笑道：“幸亏你遇见了我，否则你就要多走一越冤枉路了。”

楚天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申公达道：“令尊叫你不必回家。”楚天舒道：“为什么？”申公达道：“你们一家人都到北京去了。因此令尊特地托我传话，叫你到京师和家人相会。”

楚天舒道："家父早已息影田园，他去京师干嘛？"

申公达压低声音说道："这是一个绝大的秘密，你可不要随便告诉外人。飞天神龙大闹徐家这件事情你是在场目击的，令尊之去京师，就是由于这件事情而起。"

楚天舒道："家父与徐中岳可并没交情，与飞天神龙更扯不上关系。怎会牵涉到这件事情？"

申公达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令尊和中州大侠无甚交情，但和剪大先生的交情却是深得很啊！"

楚天舒道："那又怎样？"

申公达道："剪大先生和徐大侠为了躲避飞天神龙，已经悄悄避住京师去了。哪知飞天神龙仍是不肯放过他们，他们已经得到确实的消息，飞天神龙亦已人京想要暗杀他们。"

楚天舒心里想道："他绰号顺风耳，消息果然甚为灵通。虽然个别字眼用得不妥，消息本身倒是不假。"

申公达继续说道："剪大先生一想躲避不是办法，因此他就和徐大侠以及镇远镖局的总镖头汤怀远三人联名发出英雄贴，邀请与他们有深厚交情的朋友入京，捉拿飞天神龙为武林除害。不过够资格接受他们一份英雄贴的人也不多，据我所知，他们总共也不过邀请十多个人，令尊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令尊的光荣，他冲着剪大先生的面子，当然不能不去了。"

楚天舒半信半疑，说道："家父一个人去也就是了，何以家人也都去呢？"

申公达道："你这位晚娘也是女中豪杰，她和令尊又是一向夫妻恩爱的，她听说飞天神龙是剪大先生部害怕的人，自是要追随丈夫作个帮手了。你未回家，家中无人照顾你的妹妹，当然一起去了。"他说得合情合理，又有事实根据，楚天舒不能不多相信几分，面色也不觉变了。

要知楚天舒是和剪大先生交过手的，何况他又已经从姜雪君口中知道，剪大先生正是师妹的杀父仇人。

他心里暗暗叫苦："剪千崖有请爹爹上京，定然不怀好意。爹爹不知我在洛阳做下了的事情，反而去帮他们，那不是自投罗网吗？退一步说，纵然他们不敢报复在我爹爹身上，我的处境也是尴尬之极了！"思念及此，面色焉能不变？

申公达只道他心里怕，安慰他道："飞天神龙虽然厉害，令尊的惊神笔法乃是武林一绝，料想也不会输给他的。何况还有那许多高手都已应邀入京呢。"

楚天舒自是不能向他明说，问道："不知家父是怎样对你说的，你可以多说一些吗？"

申公达木然毫无表情，说道："我回到扬州拜候令尊，令尊一见我就问，申大哥，你带小儿到洛阳去，为何只是一个人回来？讲实话，这次我全是冲着你的面子，是你代徐中岳派送喜贴，我才放心让小儿随你去的。如今徐家闹出了天大的新闻，喜事变成祸事，消息都已传到我的耳中了，你叫我怎不担心？

"嘿，嘿，令尊问我你去了哪里，我怎答得出来，只能问你了。"

楚天舒道："我没有到过黄河以北，趁这机会，到几个名胜之地走走。"

申公达摇头道："你真是没心肝，你爹对我说，你是说好了在一个月之内回家的。你竟然去游览风景，把对父亲的承诺都抛之脑后？"

楚天舒听他说得出这个限期，心里想道：“如此看来，他倒是确实见过我的爹爹了。”

他正在仔细推敲申公达说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申公达已是又向他发问了。

“你知错就好。少年人贪玩，那也不足深责。不过我倒想问你，你在黄河以北游玩，可到过王屋山么？”

楚天舒心头微凛：“他是出名的包打听，莫非他已打听到了一些什么。”说道：“曾在山下经过，没有上去游玩。”

“王屋山也算得是一座名山，为什么你不上去寻幽探秘？”

楚天舒笑道：“申叔叔，这是为了你的缘故呀！”

申公达道：“你知道我会责备你吗？怎的这样说呢？”

楚天舒道：“实不相瞒，我倒不是忘记了和家父所约的期限，而是不放心抛下你。不错，当时我是因为胆小，匆匆忙忙离开洛阳，但还是惦记着你的，有人说你遭了飞天神龙的毒手，我也只是半信半疑。我不立即回家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我打算在离开洛阳五六天的路程范围之内，消磨一段时光，待知道了徐家的事情确已平静之后，便即再回洛阳打探你的下落的。我到王屋山之时，已经是离开洛阳十多天了，假如上山游玩，恐怕耽搁的时间太多。”

这番话倒是听得申公达甚为舒服，拈须笑道：“如此说来，你还算有我的心，我倒是错怪你了。”

楚天舒道：“但小侄却不明白，你因何要特别提及王屋山呢。”

申公达压低声音说：“这又是一个秘密，我对你说无妨，你可千万不可泄漏。”

楚天舒道：“你若是信不过我，你就莫说。”

他知道申公达的脾气，你叫他莫说，他就非说不可。

“老弟，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泄漏秘密的了。我问你，你知不知当今之世，谁的武功最好？”

楚天舒道：“我只听得家父说过，三十年前，武功天下第一的人是齐燕然。现在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申公达小声说道：“不错，有许多人以为齐燕然已经死了，但我知道他没有死，所以武功天下第一的仍然是他。而且我还打探到他的住址，他就是隐居在王屋山中的。”

楚天舒装作诧异，说道：“申叔叔，你的消息真灵通。那么，你是想……”

申公达道：“实不相瞒，我此来正是想找齐燕然出山的！”

楚天舒道：“哦，原来你和齐老头儿也是素有交情的么，怎的从不见你提起？”

申公达得意洋洋的说道：“你知道我这个人素来是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虽然我和齐燕然交情很深，但因他是武功天下第一，我倒是不方便对人说了。他早已闭门封刀，要是别人请他出山，他一定不肯，为了帮朋友的忙，我只好亲自跑一趟了。”

楚天舒道，“哦，原来你是想找他去帮忙剪大先生对付飞天神龙的吗？”

申公达道：“正是。剪大先生虽然请了许多朋友帮忙，但究竟不如请到齐燕然的好。他一出马，飞天神龙即算当真会飞，也飞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楚天舒心里暗暗好笑，但却不便对他泄漏齐燕然和飞天神龙的关系，只好劝他道：“这样一位老前辈高人，既然早已闭门封刀，恐怕不容易请得动

的。我也曾听得家父说过，这位前辈的性情甚为怪僻，他不喜欢见的人去拜访他，恐怕反受其辱。申叔叔，你还是三思其行的好。”

申公达佛然不悦，说道：“小娃娃，你知道什么？就因为别人请不动他，剪大先生才不能不仰仗我的面子！以我和他的交情，他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会闭门不纳。”

楚天舒听他吹牛越吹越大，心里想道。“齐老头子大概还不至于把他杀掉，吃点苦头则恐怕免不了。他执意要去，那就让他受一次教训也好。”

就在此时，忽听得蹄声得得，到了客店门前，戛然而止。申公达道：“咦，这么晚了，怎的还有人来？这匹坐骑是惯走长途的关外良驹，赶路又赶得这样急。来客恐怕不是普通人物！”他武功不高，江湖经验却是十分丰富。

话犹未了，那人已经进了客店，只听得“啪哒”一声，那人大声说道：“小二哥，把你吵醒，你别着恼。我只宿一宵，这锭银子给你，不必找赎了。”原来那是一锭十两重的元宝掷在桌　子上的声音。店小二本来是不大高兴的，见了白花花的银子，也就眉开眼笑，连忙道谢了。

申公达凝神静听，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说道：“这人好像是我一个老朋友！”

那人一说话，楚天舒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故意问道：“申叔叔，你这位老朋友，想必又是一个奢拦（了不起）人物？”申公达道：“当然是了，你不知道武林中有个叫做丁勃的人物？”

原来这个午夜来客不是别人，正是丁勃。

楚天舒笑道：“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怎能不知，听说他是二十年前横行辽东一带的大盗。但后来不知怎的，忽然在江湖上消失踪迹。申叔叔，你和他是老朋友，想必知道其中缘故？”他想试探申公达对丁勃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

申公达煞有介事的在他耳边小声说道：“这是丁勃引以为耻的事，知道的人寥寥无几，我说给你听，你可不要对别人说。有一次他偷了一个亲王的稀世奇珍，那件奇珍据说是皇帝赏赐给他的，有海碗口般大的碧玉瓜，那亲王请了八名大内高手去对付他，八名大内高手都死在他的手下，但他也受了重伤。他仇敌甚多，故而只能避到东海一个小岛养伤。如今回来，想必是武功已经恢复如初了。”

楚天舒听他信口开河，几乎忍不住笑。申公达道：“咦，你的神色为何这样古怪？一副哭笑难分的模样！”

楚天舒好不容易方始忍住了笑，说道：“申叔叔，你是不是要去找他？”

申公达道：“我和他也差不多二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难得相逢，当然要和他会面。我和你一起拜访他吧，趁这机会让你和他相识。”

楚天舒心里想道：“我和齐家的秘密，可不能让这个‘顺风耳’知道。”当下连忙摇头，学他一样煞有介事的在他耳边悄悄说道：“你千万别对他提及我在这里！”

申公达诧道：“为什么？”

楚天舒道：“这是一个大秘密，我告诉你，你别说出去。我的爹爹和他有点过节，虽非大仇，但却是伤了他的颜面的。他们曾经有一次印证武功。对啦，你是家父最好的朋友，难道家父从没对你……”

申公达急忙点头，抢着说道：“对，对，我记起来了。那次比武，是丁勃输了一招，令尊二十年前对我说过的。只因时间太久，我几乎忘了。如此

说来，你是不便去见他了。”

楚天舒道：“丁勃最重面子，你见了他可千万别提起这件事。”

申公达恍然大悟，心里想道：“怪不得他面色这么难看，原来是为了这桩事情。”当下轻声笑道：“你当我是老糊涂么，这种避忌我岂有不懂之理。好，我这就去找他，明天你也不必等我了，咱们各走各的。”

楚天舒心里好笑，待他一走，便即凝神静听。

丁勃住的房间是这间客店最好的“上房”，前面是天井，后面是菜园，并无相邻的房间。

隔着一个天井，本来是很难听得见房间里的小声谈话的，但对楚天舒来说，却不是难事。他自小练功，听觉比一般人敏锐得多，伏地听声，一字也不遗漏。

丁勃看见一个不相识的人来访，不禁有点奇怪，冷冷问道：“你是谁？”

申公达满面堆欢，说道：“丁老大，你怎么忘记小弟了。咱们是在营口宏达镖局见过面的。”

丁勃怔了一怔，说道：“哦，宏达镖局？是哪一年的事？”

申公达道：“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宏达镖局的晁总镖头请你老哥，我是陪客。”

丁勃这才记了起来，原来那年他劫了宏达镖局所保的一支镖，后来有和两方相熟的朋友出来说情，丁勃破例把劫去的货物全部归还，故而总镖头设下盛筵对他表示谢意。陪客少说也有三五十个，申公达适逢其会，也是陪客之一。但在整个宴会当中，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丁勃说过一句话。

但虽没说过话，丁勃和别人的交谈他却是细心聆听的。他绰号“顺风耳”，武功虽然不高，却有一门特别的本事，只要听过一个名人的说话，以后不论隔了多少年，只须听见这个人说话的声音，用不着见面，他就可以认得出来。不过他这“认声”的本领必须限于名人，因为他只对名人的口音方才特别注意，牢牢记住。

申公达说出了那次的事情，接着自报姓名。

丁勃对他的名字倒不陌生，一听就笑了起来，说道：“原来你就是江湖上名闻四方的顺风耳先生，不过，廿二年前，好像你还没有这个绰号？”

申公达连忙说道：“请小声点儿，提防隔墙有耳。”其实他是怕给楚天舒听见了，戳穿他的谎话。

丁勃笑道：“左右并无邻房，隔墙有耳是不必害怕的。不过，你这样说，敢情你已知道客店里有鹰爪孙这流人物吗？”

申公达道：“鹰爪孙没有，但说不定会有江湖人物。你老兄的身份……”

丁勃说道：“哦，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申公达小声道：“老兄不见廿年，大概还未金盆洗手吧？”

丁勃道：“你问这个干嘛？”不觉已是流露出一点讨厌的神色。

申公达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怎的忘了绿林的禁忌了？”连忙说道：“没什么，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我最喜欢结交朋友，丁兄若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小弟一定——”

丁勃截断他的话，淡淡说道：“好吧，将来如果我有什么要请你老兄帮忙的话，我再告诉你。”这己等于下了逐客令了。

申公达讨了个没趣，但好在丁勃说得还算客气，他自我安慰：“丁老大总算知道我这号人物了，甚至他也明白将来有可能要借重我呢！”自己觉得

有了面子，便站起来道：“丁大哥，你要休息，小弟告辞了。”

丁勃如有所思，忽地抬起头道，“且慢！”

申公达吓了一跳，只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是不愿意给别人知道行踪，说不定要将他杀了灭口。“丁、丁大哥有什么吩咐？”申公达颤声问道。

丁勃的面色却好了许多，甚至显得颇有礼貌的作了个手势，请他坐下来，缓缓说道：“申兄，我忽然想了起来，现在我就有一件事情，要向你请教。””

申公达受宠若惊，说道：“不敢当。丁兄若是有事相询，小弟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丁勃说道：“申兄，你是扬州人氏，是吗？”要知申公达在廿二年前与丁勃初会之时，尚未“成名”，但如今他已是江湖上最多人知道的“包打听”了。丁勃刚从扬州回来，自然知道扬州有他这么一个“名人”。

申公达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说道：“敝乡正是扬州，想不到丁大哥你也知道。”

丁勃说道：“老兄是扬州名人，我一到扬州，就听得人家说了。”

申公达不禁又吃了一惊，说道：“丁大哥，你最近到过扬州。”

丁勃说道：“不错，我正是刚从扬州回来的。扬州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老兄，你自必知道。”

申公达道：“你说的是有扬州大侠之称的楚劲松吗？”他想起楚天舒告诉他的那个“秘密”，不敢直称楚劲松为“扬州大侠”。

丁勃道：“什么有‘扬州大侠’之称？楚劲松是名实相符的扬州大侠！申兄难道不以为然么？”

申公达一时揣摩不到他的“真意”，只能说道：“是，是。多谢丁大哥称赞我们扬州的人物，申某与有荣焉。”他说了这两句话，颇为得意自己说话“得体”。心想：我装作不知你和楚劲松的过节，称赞楚劲松的话是你自己说的，料你也不能怪我。

丁勃说道：“申兄和楚大侠的交情想必极为深厚？实不相瞒，我要向老兄请教的就正是有关贵同乡楚大侠的事情。”

若依申公达平素的脾气，只要有一分交情，就可以吹成多年老友；有三分交情，那就更是非得吹成生死之交不可。但此际，他却是非但不敢吹牛，反而尽量缩减，生怕丁勃误会他和楚劲松是有深交。

“丁大哥，你恐怕有点误会了。实不相瞒，小弟和楚大侠只是泛泛之交。”申公达道。

丁勃一皱眉头，说道：“申兄交游广阔，天下闻名。何况楚大侠与你份属同乡，交情岂能不厚？”

申公达道：“丁大哥有所不知，正是因为小弟在外面的时候多，在家乡的时候少，所以和楚大侠往往一年都没见一上次。”

丁勃说道：“据我所知，两个月前，你是和楚劲松的儿子一起从扬州到洛阳去喝徐中岳的喜酒。”

申公达心头一凛：“他的消息也忒灵通。”当下说道：“不错。不过那是因为同乡之谊，我是长辈身份，理当照顾小辈，故此结伴同行。并非是有特别交情。”

丁勃说道：“后来，你也曾回过乡下吧？”

申公达道：“是的，不过却不是和楚劲松的儿子一起回家了。”

丁勃说道：“我知道。但我要向你打听的无需你和楚劲松有特别交情，

你既然回过家乡，我想或许你会知道他的近况。”他已开始感觉到申公达的态度有点古怪，一双眼如寒冰、如利剪的盯着他。

申公达心里想道：“看来他对我已是有点怀疑，我若不半真半假的敷衍他，只怕反而弄得不妙。”心中患得患失，打定了见机行事的主意，说道：“不知丁大哥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丁勃说道：“我想要知道的是楚大侠去了哪里？我这次曾经到过他的家里，却扑了个空，什么也没见着，只知道他已经离开扬州。”

丁勃说道：“江湖上谁都知道你的消息最为灵通，你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

申公达道：“说老实话，他的行踪我也不知。不过……”

丁勃道：“不过怎样？”

申公达道：“风声倒是略有所闻，就不知是真是假？”

丁勃道：“不管真假，你说好了。”

申公达压低声音说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秘密，消息的来源，请恕小弟不便奉告。”

丁勃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喜欢说就说，不喜欢说就不说，我不会勉强你的。”

申公达如释重负，说道：“多谢丁大哥谅解。据我听到的消息，楚劲松如今是在齐燕然的家里。”

丁勃怔了一怔，说道：“你说的齐燕然就是武林公认为天下第一的齐燕然么？”

申公达说道：“正是。听说齐老头儿隐居在王屋山中，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不过楚劲松是知道的。”

丁勃说道：“楚劲松把家人也都带去了么？”

申公达道：“不错，他是携同妻子，一起到齐燕然的家中作客的。不过他的儿子有没有同往，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却没提及。”

丁勃哈哈笑道：“这可真是稀奇事了，楚劲松竟然和他的夫人一起跑到齐家！”

申公达道：“丁大哥请小声些，齐老头儿和楚大侠恐怕都不想给别人知道的。”

丁勃忍住笑，说道：“是，是，我几乎忘记这是一个大秘密了。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感觉稀奇吗？”

申公达道：“不知道。”

丁勃说道：“齐燕然是二十年前在江湖上失踪的，对吗？”申公达道：“不错。”丁勃说道：“据此推算，齐燕然隐居之时，楚劲松似乎刚刚出道。怎的他和齐老头子能有那么深厚的交情？”心里则在暗笑：“你这可是在真人面前说假话，不过，我所知道的秘密可不能说给你听。”

申公达哪里知道丁勃正是齐燕然的管家，二十年来都在齐家的。他的谎话早已编好，于是装模作样的继续说道：“丁大哥，你的消息是很灵通，但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待小弟说出来，你就不会觉得稀奇了。”

丁勃道：“好，那你赶快说吧！”

申公达道：“楚劲松的后妻是齐燕然的干女儿，楚劲松和齐燕然的一位老朋友又是交情非常深的，这个人在江湖上的名头极大，上个月曾经应中州大侠徐中岳之请，到洛阳去替他作主婚人的。”

丁勃道：“ 哦，你说的可是剪大先生。 ”

申公达道：“ 正是。这次楚劲松悄悄去拜会齐燕然，和剪大先生也是有关系的。本身的戚谊加上剪大先生的交情，他带了妻女前往齐家，那就没有什么稀奇了，你说是吗？ ”

丁勃说道：“ 申兄，你真不愧是当今之世见闻最博的人，连人家的什么亲朋戚友关系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申公达不知他说的乃是反话，甚为得意，故作谦虚，连连说道：“ 过奖，过奖。 ”

丁勃继续说道：“ 如你所言，楚劲松其实只须凭着他本人是齐燕然子女婿的身份，前往齐家，那已是名正言顺的了，还何须拉上剪大先生的关系？ ”

申公达道：“ 丁大哥有所不知，那又是别一桩事情了。 ”

丁勃道：“ 哦，那又是什么事情？ ”心想，我倒要看你能够编造多少谎言？

申公达道：“ 上个月飞天神龙大闹中州大侠徐家一事，丁兄想必已有所闻。 ”

丁勃说道：“ 这是最近发生的轰动江湖的大事，我虽然孤陋寡闻，也曾听得道路传言，只是不知其详而已。 ”

申公达说道：“ 飞天神龙在徐中岳大喜之日，不但打伤了徐大侠本人，还抢去了他的新娘子。 ”

丁勃说道：“ 哦，还抢去了他的新娘子吗，这飞天神龙也未免太过胡作非为了。但这和楚劲松前去拜会齐老头儿却有何相干？ ”心中暗笑：“ 你说的这位新娘子正是为了要找寻我们的卫少爷，才应我们小姐之邀，来作齐家的客人呢，你却在我的面前撒这种弥天大谎！ ”

申公达哪知自己正是“ 在真人面前说假话 ”，得意洋洋，继续说道：“ 丁兄忘记我刚刚说过，剪大先生是徐家的主婚人么？ ”

丁勃说道：“ 那又怎样？ ”

申公达道：“ 徐中岳被飞天神龙如此欺负，剪大先生当然要替他主持公道。不过，他为了保护受伤的徐中岳，不能离开，故此托楚劲松去代邀齐老头子出山。楚劲松为了不知儿子的下落，有人说他的儿子可能亦已遭了飞天神龙的毒手，他也必须去请齐老头子帮忙，帮他找回儿子。所以他这次前往齐家，既是为了朋友，也是为了自己的！ ”

丁勃作出恍然大悟的神气，说道：“ 原来如此，幸亏碰上你这位消息灵通的人，否则我只怕还要费许多冤枉功夫，去找楚大侠呢！ ”

申公达道：“ 王屋山离此不过数日路程，丁兄若是要找楚大侠，小弟可以陪你同去。 ”

丁勃说道：“ 我可不敢高攀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申兄的好意，我心领了。找楚大侠之事以后再说吧。 ”

申公达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暗暗得意：“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

原来他编造的这翻谎言，虽属信口开河，却也是有着他的用意的。

他以为楚劲松真的与丁勃有着“ 过节 ”，他这个人虽然喜欢吹牛，对真正的朋友还是关心的。他想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伤的是丁勃还好，伤的若是楚劲松，他知道此事，事先不设法挽救，那就对不住朋友了。因此他捏造谎言，把楚劲松说成是齐燕然的干女婿，而且正在齐家，丁勃当然不敢到齐家去找楚劲松报当年的一掌之仇了。

楚天舒偷听他们的谈话，却是不禁又好笑，又担心。好笑的是申公达编

造的谎言正好碰着“识者”，担心的是不知丁勃会怎样的惩戒他。

不过从他们的谈话中，楚天舒亦已得到证实，他的父亲的确是已经离开扬州了。他本来尚未敢太过相信申公达的，待听见丁勃找不到他的父亲，他这才确信无疑。

他必里想道：“申公达虽然说谎，对我父子倒是一片好心，倘若丁勃太过难为他，我是恐怕不能置之不理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了勃又在笑道：“申公，你这样说，想必是和齐老头子也有很深的交情？”

申公达道，“深交谈不上，不过承蒙齐老头子看得起我，把我当作朋友罢啦。实不相瞒，我正是想到王屋山去和他们会合的。”

丁勃道：“你是怕楚劲松也请他不动吗？”

申公达道：“其实是无须有这顾虑的，不过，飞天神龙太过厉害，剪大先生怕齐老头儿不知这一点，他以武功天下第一的身份，就未必肯降低身份去对付一个小辈了。我是当日在场人，故此剪大先生托我捎来口信，叫我去帮忙说项。”

丁勃笑道：“你既知详情，又能说会道，你去一定请得动齐老头儿。”

申公达道：“但愿如此。可惜丁大哥你不便前往齐家，否则这场热闹倒是有得瞧的。”

丁勃忽他说道：“如果你去齐家，这场热闹我是有得瞧的，不过我却不忍心看这场热闹！”

申公达一怔道：“丁大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丁勃说道：“我是要去齐家的，但你却不能去了！”申公达道：“为，为什么……”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申公达已是跌到地上。

楚天舒吃了一惊，正想过去看个究竟，只听得丁勃已在说道：“我点你的穴道是救你性命，你懂不懂？嘿，嘿，丁某平生所见的英雄好汉也不算少，吹牛的本领却要数你老兄第一。不过，你只吹吹牛皮那还无关紧要，倘若当真要去请齐燕然出山的话，只怕你不死也得给废掉武功。我虽然讨厌你，但江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也难免寂寞一些，所以我不想废你的武功，让你以后还可以在江湖走动走动。我点你的穴道，十二个时辰之后可以自解，对你的身体并无伤害，不过还得过三五天你才能行动如常，你用不着惊慌。”

楚天舒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想道：“倘若换了我是丁勃，只怕我也只能这样处置他。”要知申公达若到齐家，齐燕然多半是会命令丁勃出手的，那时丁勃纵然不想杀他，最少也得废掉他的武功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丁勃继续说道：“你把我当作朋友，那我也不妨劝你一句。吹牛无所谓，切莫做赌徒。我知道你和齐燕然根本没有半点交情，你是为了想要巴结剪大先生和徐中岳，不知你从何处打听到齐燕然的住处，这才想到要借此邀功的。或者你以为事情成与不成，都无多大的关系，你却不知，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赌博，赌输了可能陪上你的性命的。好，言尽于此，你现在不懂，日后自会明白！”

跟着听得丁勃轻轻打开房门，随即听得瓦面衣襟带风之声。楚天舒是个行家，一听便知是丁勃抱起申公达，把申公达送回他自己的房间。申公达出来的时候，是在外面把房门关上的，并非在里面落下门闩，故而只要试推一下，试出房门是虚掩的，那就是申公达的房间。丁勃是老江湖，申公达向他房间走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知道他的房间是在哪一个位置了。他在瓦面施

展轻功，那是恐防万一有其他的客人未曾入睡，他抱着一个人经过天井和雨道，会给客人在门缝里瞧见。

果然过了不久，又听得丁勃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此时已是将近四更的时分了。

楚天舒暗自想道：“爹爹应剪大先生之请去了京师，此事料想不会是假的了。我必须马上赶往京师，以免爹爹坠入陷阱。我要知道的都已知道，也用不着去见丁勃了。”他的房钱早已清付，主意打定，便即悄悄离开这间客店。

无心铸错上华山

“一线孤绳通霄汉，黄河远上白云间，欲御天风上西岳，搜奇探秘览华山。”

一骑骏马，正在华山脚下经过，骑在马背上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他仰望华山的雄奇峻险形势，不由得豪兴遗飞，朗声吟诵。

虽然是满腹豪情，但眉宇之间却也不自觉的流露出几分忧色。

这少年正是要上京寻父的楚天舒。

苍龙岭是华山有名的天险，一条突出的山脊，狭而且长，远看像天上垂下的一条长绳，似乎可以上通霄汉。楚天舒此际就正是在苍龙岭的下面。

华山坐落在潼关西面，在山上可以眺望黄河。不过楚天舒是在山脚，他是只能远望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的景致，在山上眺望黄河的奇景，只能在前人的诗句中想象得之了。

“可惜我有事在身，搜奇探秘览华山只能俟之来日了。但盼此去京师，能够和父亲一起回来，那时再与家人一览名山胜景。”想起父亲的处境，不由得心急如焚，本来他已是放慢了坐骑的，又再快马加鞭了。

他最挂念的固然是父亲，不过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极之惦记的。甚至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比想起他父亲的时候还多。

此刻，他又想起了姜雪君来了。

“师妹不知已经到了京师没有，不过她是去找飞天神龙帮她报仇的，爹爹却是应剪大先生之邀去对付飞天神龙的，他们未必有机会见面，见了面彼此也不相识，说不定还会把对方当作敌人了。”

想到极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误会”，楚天舒更是无心观看名山景色，只顾催马赶路了。

但就在他飞骑疾驰之际，忽听得有人尖声锐叫：“救命，救命呀！”

是一个女子的呼救声！

楚天舒虽然心急赶路，听到了救命的呼叫，也不能不勒着坐骑了。

抬眼一看，只见一个女子正在山坡上骨碌碌的滚下来！

她所遭遇的危险还不只此，在她后面还有追兵。

是一个相貌十分可怖的汉子，步履如飞从山上赶下来，看见那个女人跌倒，非但不跑去救，反而一声冷笑，喝道：“看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

大喝声中，那人把手一扬，飞出了三枚透骨钉。

本来那女子已经从山坡上滚下，纵然不至丧命，恐怕也难免遍体鳞伤的，这人实在无须再发暗器打她，但他一发就是三枚，看来竟是急不及待的要取她性命！

楚天舒骑着马从山脚跑上去，那汉子飞步从山上追下来，那女子滚到山

腰，和两边的距离差不多相等。但那汉子发出了透骨钉，寒光电射，可就比楚天舒的马快得多了。

透骨钉夹着刺耳的破空之声，来势迅猛之极，眼看就要打到女子身上。楚天舒无暇思索，连忙也飞出三枚铜钱。

只听得铮、铮、铮三声响过，三枚铜钱和三枚透骨钉碰个正着，一齐坠地。

那汉子喝道：“哪里来的小子，胆敢多管闲事？”

楚天舒怒道：“落井下石，岂是好汉所为。这闲事我是管定的了！”

他飞身上马，正要扶起那个女子，不料刚刚走近，奇变陡生。

那女子突然跃起，“波”的一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爆裂的声音，顿时身前涌起一团烟雾。

烟雾迅速迷漫，把楚天舒的身形也笼罩在烟雾之内，眼前一片漆黑，五步之内，不能视物。这霎那间，楚天舒不由得心头一凉，只道那女子和那汉子是串通了来暗算他的。

幸而楚天舒内功不弱，应变也是极为迅速，连忙闭了呼吸，一招“扫荡六合”双掌齐发，荡开烟雾，飞身窜出。

与此同时，那汉子的劈空掌也正在打来，他的劈空掌力，更在楚天舒之上，掌风呼呼，不过片刻，那团烟雾已是随风飘散，重现晴明。

可是就在这片刻之间，那女子已是失了踪迹。

楚天舒听见蹄声得得，把眼望去，只见那个女子已是骑在他的那匹马上，跑下山了。他的马跑得极快，转眼间人和马变成了一个黑点，黑点也消失了。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楚天舒始料之所不及，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女子和那个汉子并非是同一路的，楚天舒对他们的怀疑是给推翻了。

楚天舒暗自想道：“这汉子凶恶之极，那女子想必是害怕我救不了她。逃命要紧，趁这时机，偷了我的坐骑，以便逃跑。她这样做虽然不讲义气，却也不能苛责她的。”

心念未已，那汉子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那汉子冷冷说道：“小贼，你和那妖妇是什么关系，快快从实招来！”他的声音和他的面貌一样，冷酷得难以形容。此时，楚天舒和他面对着面，越发觉得阴森可怖。

这人的“可怖”不同于一般的“面目狰狞”，恰恰相反，他的面上没有半点表情，而且苍白得毫无血色，从外貌看，像是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白面书生。但对楚天舒而言，此时此际此人站在他的面前，给予他的感觉，与其说像一个白面书生，毋宁说更像一个刚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野鬼。“鬼气森森”，这就比一般的“面目狰狞”更为可怖了。

楚天舒心道：“我可不能给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吓倒！”当下强振精神，亢声说道：“你怎么一开口就骂人？”

那人冷笑道：“骂你小贼，已经是对你客气了。你和那妖妇是同党，应该骂你妖孽才对！”

楚天舒怒道：“请你莫出口伤人，我和那位大姐素不相识，正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一样！”

那人哼一声道：“素不相识，那你为何与我作对，帮她逃走？”

楚天舒道：“我与她素不相识，与你也素不相识，怎知你们谁是谁非？我出手救她，只是不忍心看见一个弱女子横遭惨死而已。”

那人的面上仍是丝毫没有表情，但说话的声音则是越来越冷酷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妖妇竟然有人说她是弱女子，可真是奇闻！哼，哼，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反而是恶人了？”

楚天舒道：“你和她谁善谁恶，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做错了事，救错了人。好吧，只要你说得出杀她的理由，我向你赔个不是。”

那人冷笑道：“你是什么东西，我要请你评理？哼，你倒说得好轻松，只是赔个不是便罢？”

楚天舒道：“那你想要怎样？”

那人说道：“我要你自行了断！”

楚天舒气往上冲，峭声说道：“我可没有见过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对不住，你说不出道理，我可不想和你作无谓的纠缠了。”

那人喝道：“站住！”飞身截住他的去路。

楚天舒道：“你说不出道理，要动手么？好，要动手我也奉陪！”

那人似是给他激恼，说道：“好吧，你要强辞夺理，我就还你一个道理。我问你：纵然你不知道那妖妇是何等人物，你总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吧？”

楚天舒道：“谁不知道此山是西岳华山，这算是什么道理？”

那人说道：“华山派是名门正派吧？看你身手不凡，料你也当有点见识，那妖妇用的是邪派功夫，岂能是华山派的弟子？你若不是她的同党，善恶本来极易分明。你却要偏袒她，这又是什么道理？”

楚天舒冷笑道：“阁下似乎也并不是华山派的弟子呀！倘若是华山派的弟子捉拿她，我自然不会出手。”

那人呆了一呆，说道：“你的眼力倒很不错，居然看得出我不是华山派的。”陡地喝道：“敢情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是么？”

楚天舒道：“只凭你显露的那手暗器功夫，我可看不出来。不过，手法看不出来，行径可是……”

那人道：“怎么样？”

楚天舒道：“落井下石，似乎不大像是名门正派所为！”

那人怒道：“好小子，胆敢对我如此无理！我本来想问清楚才处置你的，如今是不用再问你了，只能有两条路任你自己挑了。”言下之意，他己认为楚天舒是那妖妇的同党无疑。

楚天舒冷笑道：“我早知道你要拿我泄愤，我更不愿与你多说废话了。好，你划出道儿来吧！”

那人说道：“第一条路，你自废武功。这是自行了断的办法中较轻的一种。”

楚天舒哈哈笑道：“你为什么不要我最重的一种。”最重的一种乃是自尽身亡。

那人说道：“你这样说，自是不愿意挑这条路走了。”

楚天舒道：“不错，你想毫不费力便将我置之死地，办不到！”

那人道：“好，第二条路只能由我动手了，只须你接得我十招——”

楚天舒道：“用不着限招，有本领的你杀了我，我死而无怨。”

那人道：“很好，就这样办。你不是只凭我的暗器手法，看不出我的武功门派吗？那就试试你的眼力吧，我只希望你不要在十招之内即丧命才好。”这句话含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谅楚天舒抵挡不了他的十招；第二个意思是纵然能够抵挡十招，谅他也不能在十招之内看出自己的武功门派。

楚天舒道，“好，阁下既然存心伸量我，请恕我放肆了！”说话之间，手中正是亮出了一对判官笔，左点“期门穴”，右点“白海穴”。

那人竟不闪避，伸手就抓，使的是极为凌厉的擒拿手法。他手法固然巧妙，功力更是不凡，只道这一抓就能把判官笔夺出手去。

不料楚天舒的笔法更加精妙，左笔扬空一闪，右笔肘底穿出，双笔都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点来。

那人吃了一惊：“这好像是双笔点四脉的功夫！”赞道，“好笔法！”运掌成风，身形同时变换方位，楚天舒双笔点至。那人喝道：“我可要攻你了，小心接招！”左掌轻轻一带，把双笔引出外门，右掌骈中食二指点出。

只见他指尖颤动，却不是一般的点穴手法，而是以指代剑的剑拍。

他以指代剑，霎忽之间，连刺楚天舒七处穴道。楚天舒施展浑身本领，以家传的绝技惊神笔法对付。那人以指代剑的刺穴手法快捷无伦，但论到变化的奇诡，却是不及楚天舒的惊神笔法。不过楚天舒限于功力，只能堪堪化解，楚天舒暗暗吃惊：“假如这是用剑的话，只怕我早已败了。”

那人一出手就是一招七式，攻到急处，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虽然只是两根手指，风力毫不逊于兵刃。斗到急处，只听得“舒”的一声，楚天舒的判官笔给他弹开，几乎脱手。

“好个惊神笔法，已经是十三招了，算我输啦。请问扬州楚劲松楚大侠是你的什么人？”那人插剑入鞘，双眼盯着楚天舒发问。

楚天舒道：“正是家父。请问前辈是武当派的哪一位师伯？”

那人又是一惊，说道：“好眼力，这个赌赛你也赢了。”

楚天舒道：“不，我是在第十二招才看得出前辈用的是连环夺命剑法的。是我输了。”连环夺命剑乃是武当派的镇山剑法。不过由于变化太过复杂，一般弟子，大都是仅得皮毛，只有武当五老才能运用自如。

那人哈哈笑道：“好，好，我相信你适才所说的话了。我错怪了你，你别生气。”

楚天舒道：“者前辈言重了，晚辈无知，冒犯了老前辈，应该陪罪的是我。”

那人说道：“不知不罪，客套的话大家都不必说了。不过，恐怕你心里还有怀疑，怀疑我刚才为什么要用那样狠辣的手段对付那个女子吧！”

楚天舒道：“晚辈刚才实是太过莽撞，老前辈这样做自必内有因由，晚辈不敢动问。”他说“不敢动问”，其实已是“动问”。

那人说道：“你不知道那个妖妇是谁，见我那样心狠手辣，你心里有所非议，那也怪不得你。好，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妖妇乃是何人吧？”

“二十年前，江湖上有个大魔头，年纪甚轻，武功已是极为超卓。这人姓齐名勒铭，乃是当时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的儿子。有关他们父子的事情，想必你会知道一些吧？”

说话之时，那人双眸炯炯的注视楚天舒，好像要探索楚天舒内心的秘密似的。

楚天舒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为什么他用这样的眼神看我？难道他已经知道我见过了齐燕然？”当下淡淡说道：“略有所闻。”

那人说道：“好，那么你想必亦已知道齐勒铭后来是死在武当五老的剑

下。”

楚天舒道：“听人说过。请问老前辈是武当五老中的哪一位？”这次是他第二次问那人的身份了。

那人不觉又是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当五老之楚天舒道：“者前辈剑法通神，假如不是武当五老，那就只能是掌门人了。”

那人似乎很喜欢别人奉承，哈哈一笑，说道：“你猜对了，贫道正是武当五老中的玉虚子。不过为了侦查一事，故此改作俗家打扮。”

楚天舒道：“啊，原来是玉虚道长，失敬，失敬！”心里则在想道：“此人与传说中的玉虚子，面貌似乎不大相符。”

原来玉虚子未出家之前，俗名潘俊，这个“俊”字名实相符，他的外号是叫做“玉面郎君”的。他是武当五老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开始当长老时，不到四十岁，现在虽然已过五旬，但少年的容貌，总该还有轮廓可寻，不会变得如此形容可怖。

玉虚子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你是想见见我的本来面目吧？”

玉虚子说话时，目光透露出一股浓重的郁闷意味。

楚天舒感觉得到他目光中的寒意。不敢回答。

玉虚子叹了口气，说道：“十多年来，我从未以本来面目示人，不过，今次对你可以例外。”

他突然一伸手揭下了“面皮”，原来他是蒙着一层薄如蝉翼、制作得极为轻巧的人皮面具的。

面具揭开，楚天舒不觉“呀”的一声叫了出来。叫出了声，方始醒悟失礼。

原来玉虚子的“本来面目”，完全出乎楚天舒想象之外，非但不“俊”，而且奇丑。不过他略一定神，就已看得出来，这揭开来的亦非“本来面目”，只能说是给人毁了容的“本来面目”。

只见他脸上伤痕遍布、纵横交错，有如蛛网。而且凭着楚天舒的武学造诣，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伤痕，是顺着剑势，在一招之内，划伤成这个样子的！就像草书名家所写的字，笔划最繁复的字也可以一笔写成一样。

楚天舒大吃一惊，心里想道：“伤他的这个人，剑法之高真是不可思议！”要知人的脸皮本来就薄，一刻划过，造成了这许多伤痕；却不削坏骨头，也不伤及眼睛鼻子，拿捏之准，力度控制之妙，岂是言语所能形容。

玉虚子戴回面具，怆然一笑，说道：“吓坏了你吧？我脸上的伤痕，就是齐勒铭之所赐的。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恨他，即使他已经死了？”

楚天舒余悸犹存，而且这句话也实在不好回答。因为他心中的感觉乃是“怨毒之于人也，大矣哉！”齐勒铭与武当五老之间的仇怨他根本就不清楚，他不愿意只为了要奉承玉虚子而帮他骂齐勒铭。当下问道：“道长告诉我这件事情，不知和那女子有何关连？”

玉虚子道：“对，说了半天，我也应该说到正题来了。这个女子是江湖上著名的一双姊妹妖狐中的妹妹，外号‘银狐’的穆娟娟。这穆娟娟正是齐勒铭的情妇！齐勒铭之所以从武学名家之子变成一个魔头，据说就是因为姘上了这个妖妇的缘故。”

楚天舒不觉又是啊呀一声，心里想道：“原来她就是银狐穆娟娟，我可真是救错人了！”

玉虚子盯着他道：“你也知道银狐穆娟娟吗？”

楚天舒道：“最近曾听得有人谈论过她。”玉虚子跟着再问：“是什么人谈论她？”

楚天舒心里甚不高兴，暗自想道：“这位道长未免也太喜欢盘根究底了。”他不愿意将秘密和盘托出，逼于无奈，只好说谎：“就是上个月我在徐家喝喜酒的时候，听得有客人谈论这对姐妹妖狐的。当时花轿尚未临门，徐家招待宾客在花园里赏牡丹，客人来来往往，甚为拥挤，我不认识那些人，偶然听到几句，自是不便过去搭汕。听过便算，也不怎样放在心上。”在那样的场合，来自各方的江湖人物，自是免不了要趁这机会交换消息。楚天舒编造的谎言，可说是合情合理。

玉虚子仍不放松的追问：“你听得他们怎样说？”

楚天舒道：“他们好像是谈论这对姐妹的暗器功夫，有人说她们的暗器功夫可以比美四川唐家。我就是因为听到这两句话才比较留意的。不过，当然我不会相信。”

玉虚子对他的话似乎并无怀疑，笑道：“说这几句话的人非但消息灵通，而且还是大行家呢。银狐穆娟娟就是刚才那个妖妇，她的暗器功夫你已经见过了，还不算太过厉害，她的姐姐金狐穆好好的暗器功夫更为了得。有见过的人说，她的暗器手法和四川唐家似乎也有几分似呢。据说唐家亦已有所风闻，开始注意这对姐妹妖狐了。”楚天舒心想：“她们的暗器功夫本来就是源出唐家。但看来这个秘密除了齐燕然之外，尚未有人知道。最少武当派的人就还未知道。”

玉虚子顿了一顿，说道：“原来你是无意中偶然听到有关这对姐妹妖妇的一鳞半爪，嘿、嘿，我倒是猜错了。”

楚天舒怔了一怔，说道：“道长以为是谁告诉我的？”

玉虚子没有立即回答，却道：“楚贤侄，我和令尊虽然有十多年未见过面，往日的交情还不算薄。我和令尊的交情，想必你也知道？”

楚天舒道：“家父是常常提起道长的。”其实他的父亲只是曾经和他谈过“武当五老”，那是为了要令他对各大门派有点认识，故此将各派的首脑人物对他作个简单介绍，“五老”合谈，根本就没有特别提及位居“五者”之未的玉虚子。

玉虚子自视甚高，没想到这是晚辈敷衍长辈的礼貌上的对答，大感满意，说道：“你知道我和令尊的交情就好。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楚天舒道：“小侄孤陋寡闻，一向也少理闲事。不知道长想要打听什么。”心中则已打定主意：“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就不说！”

玉虚子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我要打听的事情，与令尊也是很有关系的。因此我和令尊可以说是利害相同。你说出来让我参详，对令尊也有好处的。”

楚天舒道：“道长过虑了，既然是对家父有好处的，小侄又怎会隐瞒。”他这句话其实乃是留下“后步”的，要知是否对他的父亲有好处，只能由他来作判断。要是他认为说出来对父亲没有好处，他捏造谎言亦是心安理得。不过他的这个心思，玉虚子却是猜不透了。

玉虚子道：“你最近是否曾在齐燕然的家里住过几天？”

楚天舒道：“道长听谁说的？”玉虚子喜欢盘根问底，他也依样划葫芦的将谈话有意拖延，好在心中盘算可以说几分真话。

玉虚子道："也是徐家的宾客告诉我的，在飞天神龙大闹徐家之后数日，有人见你和齐勒铭的女儿同坐一条小船。"

齐漱玉是和飞天神龙联手大闹徐家的人，她受徐家客人的注意乃是意料之中事。楚天舒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幸亏他们只是发现齐姑娘，没有发现姜师妹也是和我同在一条船上。"

"不错。不过我是为了慕她祖父之名接受她的邀请的。我知道她是飞天神龙的师妹，但当时她的师兄早已不知去向了。飞天神龙和徐大侠的过节我毫不知情，我也不想理会。我答应做她的客人，更不是为了要帮飞天神龙！"楚天舒说道。

玉虚子哈哈笑道："贤侄你莫多心，也无须对我解释。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帮飞天神龙，飞天神龙也用不着你去帮他。嗯，知好色则慕少艾，那位齐姑娘听说长得极为标致。何况她又有个武功天下第一的祖父。倘若换了是我，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不会拒绝她的邀请的。"他年轻时号称"王面郎君"，楚天舒虽然不知道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但料想"风流韵事"是少不了的，他这样说倒是颇合他"玉面郎君"的身份。

楚天舒面上一红，说道："道长取笑了！"其实他倒是宁愿玉虚子有这个"美丽的误会"。

玉虚子恢复了庄重的语调，说道："我不是说笑。说老实话，我是真正希望齐燕然的孙女嫁给你的。齐燕然的儿子不好，徒弟徒孙也不好，但他本人却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有值得非议的地方，也有值得钦敬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想与他为敌。因此要是你做了他的孙女婿，对我们或许也有好处。"

楚天舒道："我和齐姑娘不过是偶然相遇，哪里就谈得到婚嫁之事。再说我也不敢高攀齐家。"

五虚子笑道："她和你刚刚相识，就邀你到她的家里作客，如此说来，纵然还不能说是一见钟情，也可说得是一见如故了。贤侄，不单是我希望你能够做成齐家的女婿，恐怕还有许多侠义道中的人都这样盼望呢。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

楚天舒道："道长，你不是有正经事要说的么，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来了？"

玉虚子哈哈一笑说道："你这件事也是正经事呀！"接着自问自答："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桩事情。飞天神龙大闹徐家，我虽然不在场，但早已有人告诉我了。听说那天飞天神龙伤在徐夫人的剑下，后来这位齐姑娘赶来，将她的师兄救了出去，对么？"楚天舒道："不错。"玉虚子继续说道："因此，在他们知道飞天神龙和齐姑娘的身份和关系之后，他们就不能不担心一桩事情了。他们担心的是：齐姑娘和飞天神龙的关系，不仅只是同门，而且还是情侣。假如齐姑娘嫁给她师兄，飞天神龙不就变成了齐燕然的孙女婿了。那时侠义道要对付飞天神龙，可就更加有顾忌了，哈哈，可惜剪大先生和徐中岳他们尚未知道齐燕然的孙女和你的事情，要是说给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该多高兴呢！最少可以少担一重心事！"

楚天舒忙道，"道长，我和齐姑娘当真、当真是并无私情，你可千万不要把猜想当作事情说出去。"

玉虚子道："我知道你有所顾忌的。你放心，时机尚未成熟，我当然不会乱说。再说，我和剪大先生他们虽然有利害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要对付的是齐燕然的徒孙飞天神龙，我要对付的却是齐燕然的亲生儿

子，比他们更加艰难。我是只能管自己的事情，不能管他们的事情了。”

楚天舒听到了说的“我要对付的却是齐燕然的亲生儿子”这一句话，不觉心头一震，隐隐猜得到他要打听的是什么了。

果然便听得玉虚子接着说道：“话题扯得远了，好，让咱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吧。”

“贤侄，实不相瞒，我要向你打听的就是齐燕然的儿子，听说他还没有死！这消息是真是假，请你老实告诉我！”正是：

剑底余生容已毁，廿年旧恨未能忘。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奇变惊心 掌门遇害　幽岩被困 姹女含情

华 山 惊 变

楚天舒佯作大吃一惊，说道：“什么，齐勒铭没有死吗？你不是说他已经伤在你们武当五老剑下的？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从悬崖上跌下江中，怎能还活着呢？”

玉虚子道：“十多年来，我也一直以为他是必死无疑了的。但最近得到的消息，却是不能不令我有了思疑。”

楚天舒道：“有人见过他么？”

玉虚子道：“不错，是有人见过一个可能是他的人。”

楚天舒道：“可能是他，这是什么意思？”

玉虚子道：“这位见过那个可疑人物的朋友，对他的武功甚为熟悉，但因相貌不同，故此还不敢断定是他。”

“事情是这样：京师第一大镖局叫做震远镖局，震远镖局的总镖头是汤怀远，汤怀远有个弟弟叫汤怀义，汤怀义最近交了一个朋友，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但这人的武功却是极为高强，我那位朋友见他偶然露过一鳞半爪，好像是齐家的武功。”

楚天舒道：“你这位朋友和齐勒铭本来是相识的吧？”

玉虚子道：“岂只相识，还吃过他的亏的。但据这位朋友说，那人的相貌和齐勒铭不同，脸上也没伤痕。不过非但武功相似，神态和一些习惯性的小动作也和齐勒铭生前一样。”

楚天舒道：“那人的武功只不过稍露一鳞半爪，既然相貌不同，那就不是他了。”

玉虚子道：“不，相貌是可以用改容易貌之术完全改变了本来面目的。但武功的神髓，无论怎样掩饰，落在大行家的眼中，却还是可以看得出它的根源！

“我们武当五老杀不了齐勒铭，齐勒铭若果‘重生’，必然要来杀我们武当五老。纵然有千分之一可能，我们也不能不提心吊胆了。

“因此，我们必须查明齐勒铭是死是活，在未查明之前，我是宁可信其有的！

“老弟，如今你该懂得我是为何要捉拿那个妖妇了吧，为的就是要从她的口中得到确实消息。她是齐勒铭的情妇，齐勒铭若还活着，她一定知道。唉，但可惜——”

楚天舒大感尴尬，只好道歉：“都是我的不好，坏了道长大事。”

玉虚子道：“事情已经过去，你也不必自咎了。如今我们只能从第二条线索着手追查，这第二条线索就是齐勒铭的父亲！”

说至此处，玉虚子苦笑道：“但齐老头儿和那妖妇可是不能同日而语，我可以抓住那妖妇逼问她的口供，齐老头儿的武功却是号称天下第一。纵然未必真是天下第一，我也惹他不起。

“实不相瞒，我这次前来华山，就是想请华山派的朋友相助的。据我所知，华山派的掌门天权道人和长老之一的天璇道人与齐燕然都曾有过来往。我也并不是要他们出手去对付齐燕然，只是想请他们仗义执言，请齐燕然不要袒护逆子。假如他的儿子已经回家，希望他交出来。”

楚天舒道：“你以为齐燕然肯答应么？他似乎只有这一个儿子。”

玉虚子道：“不错，他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伤在我们武当五老的剑下，他没有向我们报复，已经算是难得了。要他把儿子交出来，他多半是不肯的。

“不过，他纵然不肯，我们已是尽了礼数了。这叫做先礼后兵，只要他不阻拦，我们武当派对付齐勒铭相信还可以对付得了。我们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必要时我们准备邀请少林、峨嵋、青城、华山、嵩山和我们武当派的掌门人，六大门派联合行动，与齐家父子周旋，假如齐老头儿蛮不讲理，硬要庇护他的儿子的话。”

楚天舒心里想道：“你这算盘也未免打得太过如意了，兹事体大，六大门派这一关你就先通不过。”故意问道：“华山派的掌门答应了替道长去做说客没有？”

玉虚子叹口气道：“你不见我一个人下山吗，假如他们已经答应，我也用不着追捕那妖妇了。

“天璇道人本来是我的至交，可惜他正在坐关，不能见客。掌门天权道长胆小，他连到齐家去打听消息都不愿意。

“不过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凑巧的事，一下山就碰见那个妖妇；走了那个妖妇又碰上你。第一条线索虽抓不着，第二条线也落了空，但三条线索又给我发现了！”

楚天舒苦笑道：“道长把我当第三条线索么，可惜我这条线索丝毫也派不上用场。”

玉虚子道：“你刚从齐家出来，听你的口气，虽然似乎未见过齐勒铭，但多少也知道一些消息吧？比如说齐老头儿有没有和他的孙女提及她父亲尚在人间？”

楚天舒道：“我不知道他们祖孙之间是否谈过此事，但齐姑娘却是从来没有和我谈及她的父亲。”

原来楚天舒不愿意把齐勒铭尚在人间的确实消息说给玉虚子知道，他是另有打算的。

不错，齐勒铭是他父亲的仇人，甚至齐燕然也担心儿子会去暗杀他的父亲，但他还是希望这段冤仇能够化解。

那日他假装昏迷未醒，偷听了齐燕然和丁勃的谈话，已经知道了事情的一切，不错，他的父亲和他的继母相爱在前，他的继母又是在受了齐勒铭的残暴虐待，而且是在后来以为齐勒铭死了之后才改嫁他的父亲的，他的父亲和继母都没有错，但齐勒铭因为得不到妻子的爱而生恨，似乎也是值得原谅之处。

他也不知道暗算他的那个人是否齐勒铭，不过即使是齐勒铭吧，他也不想记恨了。因为齐勒铭虽然要把他置于死地（不知什么缘故，或许是一种神秘的感觉吧，他总是觉得凶手似乎不会是齐勒铭。），但救了他的性命的却是齐勒铭的父亲。

何况他和齐漱玉也算得是交情非同泛泛的朋友呢！

从齐燕然和丁勃的谈话之中，他也深深感觉得到，齐燕然口口声声痛骂他这不肖的儿子，但内心其实是深爱儿子的，齐燕然要丁勃赶往扬州去阻止儿子闯出更大的祸，固然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的父亲，但另一方面也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他感齐燕然之恩，倘若他帮别人杀了齐燕然的儿子，岂非以怨报德？

他想：“即使玉虚子的计划能够令得齐勒铭再死一次，但也不知有多少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丧生了！那些无辜送命的人可未必有齐勒铭那样好的运气复活！”

因此他决定守口如瓶，绝不透露有关齐勒铭生死之谜的秘密。

玉虚子好生失望，说道：“你再仔细想想，齐家的人可曾透露过任何有关他们这位大少爷的口风，不一定要直接说出他的名字的。”

楚大舒摇了摇头，玉虚子默然半晌，说道：“不错，齐燕然和丁勃都是老狐狸，不会随便对外人露出口风的。楚贤侄，齐老头儿对你好不好？”

楚天舒道：“我比他晚两辈，他对我就像一般的长辈对小辈一样，说不上特别好，也没特别坏。”

玉虚子自言自语：“这倒有点奇怪了，唔，说不定他尚未知道。”

楚天舒道：“知道什么？”

玉虚子道：“齐勒铭不但是我们武当派的仇人，也是令尊的仇人，你知道么？”

楚天舒佯作吃惊道：“真的吗？家父却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有这么一个对头，他是因何与家父结仇的？”

玉虚子道：“我也不知道。消息是我那位和汤怀义有交情的朋友透露的，据说汤怀义那位新相识对令尊似乎含恨甚深，有一次有人谈起令尊是江南第一大侠，他在一旁连连冷笑。如果这个人是齐勒铭的话，对令尊必将大大不利。”

楚天舒放下心上一块石头，“原来他知道只是这么多。”

“道长既然怀疑那个人，为什么不亲自上京同汤总镖头打探。即算要冒点风险，也胜于去齐家找寻线索了。”

玉虚子道：“贤侄，你有所不知，我们武当派有条门规，一不许做官，二不许做镖师。我身为长老，更应该做弟子的模范，甚至要避免和这两种人来往的。”其实，真正的原因他还未说出来，他是害怕在京师碰上齐勒铭。若然五老一齐上京，又有打草惊蛇之虑。

楚天舒给他缠得已是有点不耐烦了，心里想道：“我姑且敷衍他吧，做不做在我。”于是说道：“多谢教导，晚辈这就赶往京师，告辞了。”

正要下山，忽听得钟声当当，从山顶传来，震得耳鼓嗡嗡地作响，楚天舒仰望山峰，雪封雾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那么远的地方敲钟，这里都听得见，而且钟声敲得甚急，不像是一般庙宇做法事的钟声。”

玉虚子“咦”了一声，说道：“楚贤侄，你且慢下山！”

楚天舒道：“道长还有什么吩咐？”

玉虚子道：“你听见钟声没有？”

楚天舒道：“这么响亮的钟声，聋子也听得见了。”

玉虚子道：“你听钟声，敲得甚急，你知道这是什么钟声吗？”

楚天舒道：“正要向道长请教。”

玉虚子道：“这是华山派召集门人的钟声，此钟安放在山顶的凌虚阁上，重五千四百斤，一敲起来，声闻十里，不是有大事发生，不会敲的！”

楚天舒道：“那又怎样？”

玉虚子道：“就因为华山派正有大事发生，但却不知究竟发生何事。此事倘若只是他们内部的事情，那还罢了；倘若是因外人潜入做出不利于华山

派的事情，你这个时候下山，岂不要惹起华山派弟子怀疑？”

楚天舒虽然有点讨厌玉虚子，但想：“他说的这番话倒是深通人情世故之言。”便停下脚步，说道：“华山派名列六大门派之一，门下弟子没有一千，少说也有数百吧。有什么外人敢到华山撒野？”

玉虚子道：“那也说不定啊。比如说咱们刚才碰上的那个妖妇银狐不就是与华山派全无关系的外人吗？”他沉吟片刻，继续说道：“那妖妇怎的会在华山出现，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但她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嗯，莫非她还有同党，给华山派的弟子发现了。”

楚天舒笑道：“道长不会怀疑我是那妖妇的同党了吧？”

玉虚子笑道：“咱们早已说得清清楚楚，我当然不会再怀疑者弟了。但华山派的弟子却未必会相信你的说话，所以目前最好还是跟着我为妙，让我做你的保镖吧。”

他一面说一面向山上走，楚大舒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他走。

钟声已经停止了，却见有几道蓝色的火焰从正中的太华峰上升起，射向四方。玉虚子道：“看情形，似乎当真来了外敌，华山派的弟子正在分头搜索。华山派的中枢景阳宫就是在太华峰上的。”

楚天舒道：“道长是要回景阳官吗？”

玉虚子道：“我刚刚拜访过华山派的掌门天权道长，华山派出了事情，我不能不回去看看，即使用不着我替他们效劳，我以武当派长老的身份，也应该对他们表示关心的。”

楚天舒道：“我和华山派的道、俗两家弟子却是一个都不认识，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也够不上和他们攀交情。”

王虚子一皱眉头，说道：“你又来了，你和他们纵然没有交情，令尊的大名他们是不会不知道的。这样吧，你和我上山去，要是碰见华山派的弟子，弄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之后，那时你要下山就任由你了。”楚天舒苦笑道：“我要避免嫌疑，也只好倚仗道长你做保镖了。”

两人加快脚步，走了一会，只见前面一片峭壁危崖，刻着“回心石”三个大字。

悬崖陡壁挂着一条细长的铁链，少说也有十数丈长，锈色斑烂，随风摇晃，令人心神不定。再看壁上前人题字，左边刻着“当思父母”，右边刻着“勇猛精进”。楚天舒道：“这两句话互相矛盾，到了险峻的地方，若然想起父母，有道是孝子不立危墙之下，哪里还能勇猛精进，冒险攀登。”

玉虚子道：“两壁题字，是两个完全不同身份的人写的。”

楚天舒道：“右边那‘勇猛精进，四字，铁划银钩，锋芒毕露，书法中似乎隐隐含有武功。”

玉虚子道：“贤侄眼力不差，这四个字是华山派创派祖师千仞道长写的。他利用这悬崖峭壁训练弟子的轻功，故此鼓励弟子必须勇猛精进。”

楚天舒道：“不过，华山派的弟子大概很少从这里上下吧？”

玉虚子道：“不错，轻功能够练到飞渡悬崖的弟子究竟不多。学武的人大都有点好胜心理，轻功较差的弟子，若是抓着铁链笨手笨脚的攀登，恐给同门所笑。不过这里却是登山的捷径。”

楚天舒道：“左边那‘当思父母，四字和回心石的题名书法一样。圆润厚重，四平八正，一笔不苟，恐怕是个食古不化的读书人写的吧？”

玉虚子哈哈笑道：“你说对了一半，读书人是不错的，但你说他食古不

化，恐怕我不知有多少读书人要骂你对前贤不敬了。”

楚天舒道：“哦，是哪位前贤写的？”

玉虚子道：“是唐代大儒，大名鼎鼎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韩愈写的。说起来有段故事，据说韩文公上了苍龙岭不敢下来，急得痛哭一场，连书本子都扔掉了。苍龙岭上还有个‘韩愈投书处，的古迹呢！此事或许是后人附会的，不过他回去之后，写了‘回心石’和‘当思父母’两幅字，用重金请高手匠人刻上，这事却是真的。他是要游人到了此处就回心转意，到此为止。”

楚天舒心里想道：“韩文公崇儒辟佛，称为大儒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不过孔孟之道亦非天经地义，说他食古不化，也不见得就是对他不敬。”但无心与玉虚子辩论，说道：“咱们已经到了回心石下，那么咱们是应该回心转意呢，还是继续登山？”

玉虚子笑道：“咱们又不是孔夫子的门徒，我正是因为这里是登山捷径，才和你走这条路的。”

楚天舒道：“晚辈可不知有没有这个本领。”

玉虚子道：“贤侄家学渊源，轻功想必也是好的。不必客气？请先上吧。”

楚天舒知道他的心意，说道：“好，那就让我先试一试吧，要是跌下来也有道长接住。”

说罢手握铁链，打秋千似的荡了几荡，越荡越高，陡然放开铁链，即趁荡漾之势，飞身直上，半空中说道：“班门弄斧，道长莫要见笑！”

玉虚子吃了一惊赞道：“好俊的轻功！”

“好俊的轻功！”回心石上也有人失声叫！但这个人却不是称赞他的，楚天舒脚尖刚刚着地，那个人唰的一剑就刺过来了。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到华山撒野？给我躺下！”是个道士。

这一剑来得凌厉之极，楚天舒心中有气：“你还未知道我是什么人，就要我躺下，也未免太霸道了！”明知是华山派的道家弟子，但一来是心中有气，二来立足未稳，要抵挡这样凌厉的攻势，也非得狠狠的反击不行。楚天舒骈指如戟，脚步一个踉跄，似乎是站立不稳，向前倾倒，其实却是以绝妙的身法欺身进逼，以指代笔，点向对方胸口的要穴。

那道人吃了一惊，百忙中一个回身拗步，剑锋斜指，避开楚天舒的强攻，仍然指向楚天舒的咽喉。他第一招是刺穴的剑法，第二招已是杀手绝招；更加厉害了。

说时迟，那时快，楚天舒已是拿起了判官笔，与此同时，另一个道士也扑上来了。叫道：“师弟，留活口！”他后发先至，出剑更快，一招之间，遍袭楚天剑的带脉六穴。

楚天舒叫道：“你们怎可不分青红皂白的，请听我说……”话犹未了，那两个道士已是左右夹攻，把楚天舒逼得透不过气来，哪里能分神说话。

原来这两个道长正是华山派掌门人天权道人的得意弟子，一个道号涵虚，一个道号涵谷。最先和楚天舒动手的涵谷性情较为暴躁，他正在为着本门发生的惨变满腔悲愤，是以一见有个陌生人出现，而且这个陌生人的身手又是如此不凡，不禁就把楚天舒当作了敌人了，不过他第一招也还不是要取楚天舒性命的，但一交手就几乎吃亏，这才发了狠。

此时他已遵从师兄劝告，恢复使用刺穴剑法，刺穴剑法虽然不是致命的剑法，楚天舒却也不能任由他们刺着穴道，只好尽力抵挡，涵虚、涵谷双剑合壁，配合极佳，迅即把楚天舒笼罩在他们的剑势之下。

楚天舒双笔一立，挡开涵虚的一招六式，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他缓过口气，正想说话，涵谷的剑招又到。他的剑法不及师兄精妙，但更为狠辣。这种重手法刺穴，虽然不至毙命，给刺着穴道元气亦将大伤。楚天舒无法分辩，心头火起，只好与他对攻。

涵谷一面连发狠招，一面喝道：“我才没功夫听你的假话呢，待拿下了你，不怕你不说实话！”

楚天舒哼一声，心里想道：“华山派的刺穴剑法虽然精妙，却也未必胜得过我的家传笔法，凭你们两个牛鼻子臭道士就想把我拿下？”心头火起，几乎忍不住就要施展惊神笔法的绝招还击，但终于还是忍住了。“玉虚子一上来，事情就会明白。我暂且让你们几分。”

楚天舒沉着应付，拆了几招，此时方始看清楚周围环境，只见这块“回心石”上，光溜溜的草木不生，横空伸出，形状狭长，好像空中横架的石梁，还有两个剑已出鞘的汉子，在一旁虎视眈眈，似乎正在准备向他进击。

涵虚说道：“白师弟、薛师弟，你们赶快到崖边埋伏，提防这小子还有党羽。这小子跑不掉的，用不着你们出手。”

话犹未了，那两个汉子正在向着悬崖走去，也还未到彼端，玉虚子已经上来了。

玉虚子一上来便即叫道：“住手，都是自己人。”

可是那两个汉子并没有住手，他们见玉虚子来势急劲，根本不理会他说什么，无暇打话，立即双剑齐出。

玉虚子眉头一皱，喝道：“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这两个汉子仍然进攻，齐声喝道：“谁知道……”话未说完，陡然只觉虎口一麻，玉虚子的拂尘轻轻一拂，同一时间，拂着了这两个人的寸关尺脉。

同一时间，楚天舒这边的战况也有变化。

那两个汉子未停手，和楚天舒拚斗的这两个道士先罢手了。

原来楚天舒见那两个汉子伏击玉虚子，他的期望落了空。无暇思索，登时便即施展惊神笔法的绝招反攻。双笔交叉穿插，左点涵虚胁下的“期门穴”，右点涵谷时端的“曲池穴”。

但招数一发，楚天舒也发觉了涵虚是正准备跃出圈子的。

幸亏他发觉得早，悬崖勒马，涵谷这才不至于吃了大亏。不过由于他出招极急，临急煞势，也还是不能煞住的。

涵虚正在跃起，百忙中一剑横披，楚天舒点向他的那支判官笔去势略缓，给他挡开了。

涵谷却是正扑上来，只听得“嗤”的一声，胸口的衣裳给戳破了一个小孔。幸亏楚天舒在这刹那之间，硬生生的收回几分真力，而且立即倒纵，这才没有把涵谷的胸口洞穿。

涵谷呆了一呆，他的师兄涵虚已是在喝道：“师弟不可无礼，这位道长是武当派的玉虚道长。”

要知涵虚的武学造诣不在楚天舒之下，楚天舒能够察觉他已消了敌意，他当然也能够察觉楚天舒是手下留情。他一见涵谷没有受伤，就放心去喝止另两个师弟了。

那两个汉子话犹未了，只觉虎口一麻，不约而同的长剑脱手。

眼看两柄长剑即将落地，王虚子拂尘一卷，把剑卷了起来，剑柄向外，送到这两个人手中。微笑说道：“得罪了。两位可是天梧道长的门下？”

学武的人大都是讲究“宁死不辱”的，对保持体面极为重视。兵刃给人打落，那是大失面子的事。纵然输给长辈不敢发作，胸中的芥蒂亦是难消。玉虚子就是因为知道这个禁忌，故此替他们挽回颜面的。他出手快如闪电，旁观的人但见剑光飘瞥，三条人影一合即分，若不是站在他们的身边，根本就不知道这两个汉子的长剑曾经脱手了。

这两个汉子又是吃惊，又是感激，心里想道：“武当五老果然名不虚传，只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师承。”原来华山派和掌门同一辈份的，道俗两家在内共有五人，五个人的武功各有特点，但其中差别极为微妙，不是华山派的弟子很难看得出来。

两个汉子躬身笑道：“弟子白仁甫，弟子薛仁豪，家师正是法讳天梧，请恕晚辈无知冒犯。”

玉虚子笑道：“上次我到华山，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已非复当年，亦非本来面目了。也难怪你们认不得。”说话之间，涵虚涵谷已是上来施礼。

原来涵虚、涵谷二人，因为是掌门人天权道人的得意弟子，玉虚子这次来拜访他们师父的时候，他们是曾经随侍在侧的。

华山派有八百多名弟子，各有职司。玉虚子这次来访华山，当然不可能每个弟子都见到他。这两个天梧道人的俗家弟子当时正在后山采药，就是未曾见到他的。

玉虚子正要向他们发问，涵谷道人却先向楚天舒发问了。

他双眼紧紧盯着楚天舒，手中的长剑也还未曾入鞘，冷冷说道：“这位大英雄是……”他吃了楚天舒的一点小亏，胸中怒气未消。

玉虚子哈哈一笑，便即代答：“说出来你们一定知道，他是江南武林第一家，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公子。”

楚天舒道：“小弟楚天舒，适才多有失礼，请两位道兄恕罪。”

涵虚说道：“这是我们误会，与楚兄无关。应该是我们向楚兄陪罪。”

涵谷却说：“请问楚少侠怎的会在此地？是代表令尊有事而来的，还是你自己游山水的呢？”

楚天舒道：“小弟是偶然过华山，碰见玉虚子道长。”

涵谷说道：“哦，这可真是巧事了。不过请恕我冒昧多问，请问楚少侠是在山下碰见玉虚道长的，还是在山上碰见的？当时楚少侠是否已经听见钟声？”要知玉虚子是刚在两个时辰之前向天权道人告辞，且又由涵虚、涵谷二人将他送出道观的。如今玉虚子又已返回“回心石”，计算路程，玉虚子不会是在山下碰见楚天舒。（他们不知道玉虚子在山腰就施展轻功追赶狠狐穆娟娟。不过事实上玉虚子也还未曾追到山下，楚天舒就上来了。）

他这一问意思甚为明显，倘若楚天舒早已上山，那就有嫌疑了。

涵虚忙道：“师弟，难得楚大侠的公子光临，咱们不可失礼。”

玉虚子也有点不高兴了，说道：“我和楚少侠是巧遇，但此事说来话长，待我见了令师再向他禀告吧。我听你们的钟声敲得甚急，请你们先告诉我，是否发生什么事情？”弦外之音，此事不仅是“说来话长”，而且是他们还没资格与闻的，涵谷也觉得自己向楚天舒咄咄逼问过份了些，就不言语了。

涵虚泣然说道：“多谢道长关心，只是道长再也不能见到家师了。”

玉虚子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你，你说什么？我刚与令师分手，难，难道……”

涵虚声调低沉，一个字一个字的从舌尖吐出来：“家师不幸，已登仙界。”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玉虚子做梦也想不到的噩耗。

钟声敲得这么急，他早已料到是有意外的大事发生，也早已料到是凶多吉少的了。但没料到，消息之坏，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呆了片刻，猛地叫起来道：“这怎么会，怎样么会！令师与我谈话的时候，还是好端端的！”

涵虚拭泪说道：“家师是有点死得不明不白！”

这句话的意思等于证实了他的师父是死于非命！

他的师父可不是一般人，是一大门派的掌门人！

楚天舒心里想道：“怪不得他们要鸣钟召集所有门人，掌门死于非命，第一件紧要的事当然是追查凶手了。好在我没有下山，否则这嫌疑只怕是更重了。”

玉虚子哑着声音说道：“是给人害死的么？”

涵虚说道：“死因尚未明了，但多半是给人暗算的了，故此由二师伯暂且主持大局，分派弟子四面追查，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涵谷忽地插嘴说道：“很少人从这条路上山的，倘若在这条路上发现陌生外面人，此人武功定非泛泛，也就更加可疑了。楚少侠，你别多心，我不是说你，我只想知道你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

楚天舒心头有气，想道：“银狐穆娟娟被我放走一事，他们始终会知道的，不如由我先说出来。要是他们不相信我，那也只好任由他们。”

玉虚子却已抢在他的前头说了：“有。不过，是我先发现的。”

涵谷问道：“是怎样的人？”

玉虚子道：“是个女子，我已经知道她是穆家姐妹妖狐中的妹妹——银狐穆娟娟。”

涵虚吃了一惊，说道：“银狐穆娟娟，听说她是善于使用喂毒暗器的高手。”

玉虚子道：“她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齐勒铭的姘头。而且据我所知，齐勒铭似乎还没有死！”

涵虚、涵谷同声问道：“齐勒铭？他不是你们武当派的仇人吗？”

玉虚子道：“不仅是武当派的仇人，也是楚少侠令尊的仇人！”

他把楚天舒的父亲和武当派拉在一起，楚天舒当然是懂得他的用心的。那是为他开脱嫌疑。

涵谷问道：“那妖妇呢？”弦外之音，似乎颇为奇怪玉虚子为何不把妖妇拿下。

玉虚子道：“我本来不能放过她的，但可惜追不上她。”

涵谷诧道：“那妖妇的轻功竟然胜得过道长吗？”

玉虚子道：“她放出毒雾，连累刚刚和我碰上的楚少侠几乎中毒。我虽然不至于中毒，但毒雾一散，也就失去了她的踪影了。”

楚天舒颇觉过意不去，心里想道：“他为了令我免受嫌疑，竟然不惜说谎。我讨厌他实是不该。”

玉虚子接着说道：“对啦，涵虚，令师精干歧黄之道（学医），你是得到今师这方面真传的。你替楚少侠把一把脉，看看是否还有余毒残留。”

当时楚天舒是闭了呼吸，但多少也有一点毒气侵入体内的，不过由于楚天舒内功颇有基础，不足为患而已。楚天舒受到一点小小的影响，脉搏与正

常人差别甚微，普通的大夫是把不出的，但精于医道的涵虚道人就不同了。
他把了脉，说道：“是曾受到一点毒气侵袭，但说不上是中毒。楚少侠内功纯厚，佩服佩服！以楚少侠的内功造诣，用不着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化干净了。”
涵谷在知道楚天舒的身份之后，对他的疑心其实亦已消了十之八九了，不过因为吃了他的亏，有意和他斗气而已。听得师兄这么一说，对楚天舒自是更无怀疑。
涵虚沉吟片刻，说道：“这妖妇虽然擅于使毒，但谅她也毒不倒家师。而且她的武功也不是很高，似乎没有可能深入我们的道观。”
涵谷说道：“疑凶纵然不是她，但她无端在华山出现，总有可疑之处，依我之见，还是去追捕她为宜。”
涵虚说道：“你一向为人鲁莽，不过这次倒是说得有理。玉虚子道长，楚少侠，这件事就由我们去办吧，这妖妇已经是咱们共同的仇人了。敝师伯、师叔恐怕正在等候玉虚子道长，请你们进观共商善策，恕我们失陪了。”要知玉虚子是武当长老身份，华山掌门惨遭非命，以玉虚子的身份当然是吊唁第一，缉凶则是华山弟子的本份，追查疑凶，对客人而言更是次要了。而且依案件的轻重而论，银狐穆娟娟只是玉虚子间接的对头，却是和华山派有直接关系的疑凶，主家也是不能让客人代劳的。
华山派四个人走后，玉虚子道：“真想不到华山派出了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掌门人无端暴毙，连他最亲近的弟子，对他的死因也还是莫名其妙。楚贤侄，你虽然急于上京，但碰上这样的事情，我看……”
楚天舒说道：“家父与华山派虽然交情不深，华山派的门人，晚辈亦是全不相识。但他们的掌门死了，我总是应该以晚辈的身份，并代表家父吊唁的。”楚天舒刚刚遭受涵虚、涵谷的围攻，这两个人又正是华山掌门天权道长的嫡系弟子，涵谷对楚天舒的态度尤其不逊。玉虚子本来恐怕楚天舒心存芥蒂，执拗不肯去的，听他这么一说，方始放下心上的石头，说道：“对，反正现在天色已晚，你不妨陪我在群仙观住宿一宵。”
玉虚子前头带路，一面走，一面继续说道：“妖妇银狐曾经在华山碰上我们的事情，即使我们不说出来，华山派的弟子始终也会知道的。你也知华山派弟子的人数近千，当时虽然没有第四个人在旁，却说不定有华山派的弟子在附近的山头看见的。所以我索性先说出来。”
楚天舒道：“道长是想我免受嫌疑，道长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不过，晚辈实是犯了过错，道长为我遮瞒，我可过意不去。”
王虚子笑道：“我并非存心对他们说谎，只因涵谷对你已生误会，若然照实说，只怕他更起疑。待会儿我会把事实告诉他们师长，你不反对吧？”
楚天舒道：“理该如此，否则晚辈做错了事，心中亦是不安。”
玉虚子道：“你放心，华山派长一辈的人不会像涵谷那样鲁莽，不分皂白就误会你的。”
说话之间，忽见两只鸽子从头顶飞过，玉虚子道：“这是华山派养的信鸽，信鸽从外面飞回来，不知是否侦查已有线索？”
他们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是上了千尺幢，顾名思义，百尺硖是比千尺幢路程较短，但两面峡壁，中间凿出仅能留足的梯阶，又陡又浅，可是比走过千尺幢之时，更加感觉危险。楚天舒履险如夷，玉虚子不禁也在心里赞他：“后一辈的人物，只怕很少比得上他。飞天神龙或许武功比他更高，但一正

一邪，终是不能和他相比。”

过了百尺硖，只见楼台矗立，星罗棋布。玉虚子道：“这就是华山派弟子所住的群山观了。你看这些星罗棋布的建筑，位置和章法都是恰到好处，像不像古画中的仙山楼阁图？”

楚天舒的父亲文武兼修，家中所藏书画甚多，“仙山楼阁图”即其中之一。玉虚子未出家之前，俗名潘俊，外号“玉面郎君”，诗酒风流，和楚天舒的父亲楚劲松气味相投，两人见面的时候，谈论字画比谈论武功更多，后来他不知怎的忽然做了道士，两人的交情方始冷淡下来。再后来发生了齐勒铭与武当五老比剑之事，他的容貌毁在齐勒铭剑下，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十多年他都未曾下过武当山，与楚劲松也没见过面了。

玉虚子缅怀往事，喟然叹道，“我在令尊家中见过这幅画，说起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未做道士，你还是拖着两筒鼻涕的孩子，想必记不得了。”言下不胜感慨。

楚天舒道，“家父近年很少邀朋友回家鉴赏字画，他珍藏的字画平时是不会拿出来的。这幅画我也只见过一次，当时不懂欣赏，记忆都已模糊了。只是记得其中一首题画的诗。”

玉虚子道：“哦，是哪一首？”

楚天舒倒是有点奇怪，在赶去吊丧的时候，他竟然还有这等闲情糊了。只是记得其中一首题画的诗。”

玉虚子道：“哦，是那一首？”

楚天舒倒是有点奇怪，在赶去吊丧的时候，他竟然还有这等闲情糊了。只是记得其中一首题画的诗。”

玉虚子道：“哦，是那一首？”

楚天舒倒是有点奇怪，在赶去吊丧的时候，他竟然还有这等闲情逸致。说道：“题画的人是谁我记不起名字了。只知道他写的那首诗，决不会是他本人所作。”玉虚子道：“你怎知道？”楚在舒道：“他写的李商隐是唐代诗人，当然不会是李商隐亲笔题画吧？”

玉虚子笑道：“这幅画是宋代画家应河清的作品，唐代诗入当然不会在宋人画上题诗。你既然记得李商隐那首诗，念给我听听。”

楚天舒缓缓说道：“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落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只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社兰香去未移时。玉郎曾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玉虚子道：“不错，那人正是借用李商隐这首‘重过圣女祠，的诗题画。你念得一字不差。”

楚天舒道：“道长可记得用李商隐诗题画的这个人是谁么？”

玉虚子微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言下颇有得意之感。

楚天舒道：“啊，原来就是道长。”

玉虚子道：“不错，正是贫道。那次令尊邀我同赏名画，他忽发雅兴，说道：‘这幅画卷，有许多古代名人的题诗，今人却还没有。潘兄，你喜欢这幅画，不如给我题一首吧。’

“我不懂做诗，只能从前人作品中抄一首了。我在附记中写得明白的，大概你没留意。”

楚天舒想了起来，说道：“对，那一行字写的是草书，写的是逊岳录玉谿生重过圣女祠一诗。十多个字我认识的还不到一半，要爹爹念给我听。连

玉谿生是李商隐的别名我也不知道。”

玉虚子笑道：“我的草书往往是醉后写的，醒来自己也认不全。读画之时，你年纪还小，认得一半，已经是很难得了。”

楚天舒道：“我的毛病是不懂的就记不牢，不过读画之时，我也有十多岁了，道长的大名我是已经知道了的。要是我稍为用点心思想一想的话，我应该知道逊岳一定是道长的表字。”要知从前一般读书的习惯，在“正名”之外，多有“表字”《礼记》：“男子十二冠而字”，“表字”的意思就是“表其取名之义”。所以“名”和“字”往往是连带关系的，玉虚子俗家名“俊”，恰好又是姓潘，潘岳是古代的美男子，所以他字“逊岳”，那是自谦远比不上潘岳的意思。（其实亦是自负，这个表字是他自己起的。）

玉虚子苦笑道：“现在我已经变成丑八怪了，还说什么逊岳？”

楚天舒个愿惹他伤心，说道：“我有一事未明，想向道长请教。”玉虚子道：“请说。”

楚天舒道：“圣女祠中说的是不是女道士？”

玉虚子怔了一怔，笑道：“这可要问李商隐才知道了。不过，有后人注解此诗，据说是李商隐送给女道士的。那么大概是吧。”

楚天舒道：“那么仙山楼阁中住的也都是女道士吗？”

玉虚子笑道：“你越问越奇怪了。白居易诗：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只知道‘中有一人号太真’，杨玉环是做过女道士的，其他的‘仙子，又有谁知道她们是否道士？”

楚天舒道：“我读画之时，心中曾生疑问，仙山楼阁重重，圣女祠则只是一祠。圣女祠住的是女道士，仙山楼阁中住的是‘仙子’。用此诗题画，不知另外含有什么深意？”玉虚子道：“其实并没深意，只因我喜欢李商隐这首诗，也顾不得贴不贴题了。”

他口说并没有深意，脸上却是一副偶然若失之情，似乎颇有感触。

楚天舒暗自想道：“玉虚子未出家前外号玉面郎君，想必甚多风韵事，说不定曾经有过一女道士是他的知心人。”

玉虚子道：“我们武当派是道家，从来不收女弟子的。”

楚天舒也不知怎的，忽然冲口而出，问道：“华山派也是道家，不知华山派有没有女道士？”

玉虚子淡淡说道：“华山派男女兼收，女弟子中有道也有俗家。”说了这句话，似乎意兴萧索，假装观看风景，不与楚天舒交谈了。

楚天舒和他初见面时，曾因他诸多盘问，讨厌过他的罗唆，此时倒有对他的沉默感到歉意了。心里想道：“我不该刺探他的私隐的。嗯，人与人之间要做到相互了解也的确不是易事。倘若我早就下山的话，他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个傲慢、罗唆，一见就令人生厌的道士。却怎知他竟是个文武兼备、谈吐风雅的高人。嗯，我和飞天神龙彼此讨厌对方，恐怕也是因为未有机会相处的缘故。”

不知不觉已是走过了百尺硖，来到了群仙观了。

只见两个老道士已在观前等候，玉虚子吃了一惊，说道：“怎敢有劳两位道兄出迎？”原来这两个老道，一个是华山派的六名长者之中，排名仅次于天梧道人的天现道人；另一个则是和玉虚子交情最深的天漩道人，在六长老中排名第四。

不过玉虚子的吃惊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他本身也是武当派的长老，

长老迎接长老，那是刚好旗鼓相当的。他吃惊的是他的好朋友双眼无神，颜容憔悴。

掌门惨死，悲伤是免不了的。不过玉虚子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却看得出来他是由于几乎陷入走火入魔的危难，虽得幸免，但亦已元气大伤的缘故。

原来天漩道人是正在闭关练功的，还要过两天才能功行圆满。闭关练功，若是未到期限突然停顿，对身体大有妨害，轻则耗损功力，重则走火入魔，从此成为废人。其中害处，华山派的人当然不会不知，按常情而论，掌门人逝世的消息，是应该暂时瞒住他的。但他们竟急不及待的把他请了出来，由此亦可见到，掌门人天权道人必定是给人害死的了。由于事出非常，才不能不请长老会齐，共商应敌之策。

玉虚子关心好友，顾不得礼貌，就把天璇道人拉过一边，说道：“久不见面，小小的礼物请你哂纳。”说话之中，已是把一颗药丸塞到他的手中。

这是武当派秘制的纯阳丹，少林武当齐名，不仅只是武功，武当派的纯阳丹医治内伤的效力与少林派的少还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璇道人目蕴泪光，说道：“敝掌门不幸去世，多谢你来助。”他不多谢赐药之恩，正是由于知己不必道谢的缘故。

玉虚子看他吞下药丸，这才回过头来，与天玑道人重新见礼。

天玑道人说道：“我本来要到百尺硖迎接两位的，想不到两位来得这样快。”

玉虚子怔了一怔，说道：“你早已知道我与他一起回来吗？”

天玑道人道：“刚刚才知道的，说老实话，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回来乃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楚少侠一起来则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楚天舒大为奇怪，心道：“我与华山派弟子无一相识，即使我们过百尺硖的时候，有人报讯，他也不会知道我是谁呀。”

玉虚子道：“是呀，今天我碰见的几桩事情都是意想不到的，和楚少侠相遇就是其中一桩。”

天玑道人道：“你们碰见的意外事情，我亦已略有所知了，请进观中，慢慢再说。”

玉虚子恍然大悟，说道：“敢情你们已经接到涵虚、涵谷的报讯？”

天现说道：“不错，刚刚接到了他们的飞鸽传书。他们已经下了山了。”原来华山派在山脚有一个传讯处，传讯处养有信鸽，涵虚做事谨慎，到了传讯处就放信鸽上山。玉虚子本来以为信鸽传书，报的是有关搜查疑凶的消息，至此方始知道自己猜错。

玉虚子道：“听说天权道兄不幸身亡，请恕贫道冒昧无礼，本来是不该问的！”

天玑说道：“道兄但说无妨。”

玉虚子道：“不久之前我才与他道别，不料竟成永诀。怎的会发生这样事情，是否被人暗算？”

天玑说道：“天梧师兄如今正与一众同门推究掌门师兄的死因，恕我不敢胡乱猜测。”

这“胡乱猜测”四字好像是说自己，又好像说玉虚子，玉虚子不觉有点气，心里想道：“天玑在华山派中，一向被认为是脾气最好的长老，从来不会得罪人。怎的今天对我如此阴阳怪气？难道他竟敢疑心我和他的掌门师兄之死有关的。”

天璇道人说道：“玉虚子道兄不是外人，咱们也无须忌讳。据天梧兄判断，敝派掌门确是遭人毒手，但说来惭愧，受的究竟是什么伤，凶手究竟是哪家哪派，众议纷坛，可还未能断定。将来缉凶之事，恐怕还得仰仗贵派帮忙。”他说得极为诚恳，虽然并非有意和玉虚子站在一边，但在天玑道人听来，却似存心和他唱不同的调子。

天玑又是妒忌（妒忌师弟和武当派长老的交情），又是后悔（后悔不该一时失言，泄露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连忙设法挽回，说道：“不错，我说的死因未明，也正就是天璇师弟所讲的这两点。我的武学修诣尚浅，所以不敢胡乱猜测。王虚道兄见多识广，目前我们就需要你的帮忙。”

玉虚子消了气，说道：“道兄客气了，我十多年未下过武当山，这次重出江湖，江湖中的人物，有许多是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了。恐怕帮不上你们的忙。不过，华山、武当，同气连枝，贵派出了大事，贫道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待见了天梧师兄再说吧。”天梧道人是华山六位长老之首，新掌门未立之前，自当以他为尊。

玉虚子与楚天舒亦已在华山派两位长老陪同下踏进三清殿，只见满屋都是人，或坐或站，一大半是道士，一小半是“俗人”。当中一排坐着的是三个老道士和一个中年道姑。道姑背后有一个年轻的女道士。

玉虚子替楚天舒引见，原来这个中年道姑也是华山派六名长老之一，道号瑶光，那三个老道士依序是长老中排名第一的天梧道人，排名第五的天枢道人（瑶光排名第六），其他的人都是晚一辈的弟子，玉虚子就没有一一介绍了。不过那个年轻的道姑他却是介绍了的，道号青鸾，是瑶光道人唯一的门徒。

天梧道人说了几句客气话，欢迎楚天舒，虽然是一般的客套说话，却也说得十分诚恳。

玉虚子见人多不便说话。说道：“可否让贫道先向故人道别。”意思是要瞻仰遗容。天梧道人道：“请稍待片刻。”

奉派出去搜查疑凶的弟子陆续进来禀报，都说是并无发现可疑的人物。

天梧道人叹了口气，对随侍在侧的大弟子说道：“我派遣众弟子搜查疑凶，不过是聊尽人事罢了。那贼人的武功胜我十倍，如何是你们捉得到的。你出去叫他们不必进来禀报了。”

接着拍拍手掌，对众弟子道：“掌门惨遭暗算，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这件事你们可不能泄漏风声，一来这是丢尽本派面子的事，家丑不能外扬。二来也不能让仇人有所准备。最好让他以为咱们还未知道掌门是遭人暗算的。好，你们退下去吧。”

玉虚子见他这么说，急不可待，低声问道：“道长已经知道仇人是谁了么？”

天梧说道：“只是从武功方面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有待道长参详。”

楚天舒暗自想道：“我和玉虚子可不能相比，玉虚子是他们的老朋友，我只是一个和他们初次见面的晚辈。他们正在研究凶手是谁，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秘密，连他们的弟子都不能旁听的。别人的秘密越少知道越好，纵然他们不怀疑我会泄漏出去，我自己也当避嫌。”此时众弟子已散了，天梧尚未叫人带引楚天舒去客房歇息，楚天舒只好自己站起来。

他正要开口，天梧知道他的心思已是说道：“楚少侠请莫见外，成语有云：集思广益，少侠家学渊源，武功上的见识定必不凡，贫道还要向少侠讨

教呢。请少侠留下。”
楚天舒道：“我是未学晚辈，讨教二字如何敢当？”
天梧说道：“我不说客气话，我与令尊纵然说不上是知交，最少也说得上是君子之交，彼此都信得过对方人品的。少侠代表令尊吊丧，要是令尊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不会置身事外的！”
话说到这个地步，楚天舒只好留下了。
“多谢道长信得过晚辈，但有一事晚辈可得先说出来。”
“少侠请说。”
“贵派的弟子虽然没有把我当作可疑的人物，但有一个可疑的人物，却是由于我的过错，被她逃跑了的。”
王虚子道：“让我来说吧，事情是这样的。——”
他正要说出怎样碰上银狐的事，天梧道人已是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碰上了齐勒铭的姘头。但楚少侠是不知道她身份的，我们当然不会怪他。”
“闲话已经表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听到钟声时还在山腰，算一算时间，天权道兄遭逢不幸之时，距离我和他分手的时候，恐怕未到两个时辰。怎的他会突然遭人暗算，你们又是怎样发现的？”玉虚子问道。
天梧说道：“在你和他分手之时，我们还和他见过面呢。”
当下天梧细说这段期间的事。
“掌门师兄召集我们商谈的事情，正是最近发生的那件轰动武林的大事。”
玉虚子道：“你说的可是飞天神龙大闹洛阳，与徐大侠、剪大先生等人结下冤仇一事？”
天梧说道：“当然是指这件事了。由剪大先生、徐大侠、汤总镖头联名发出的英雄贴，你们早已收到了吧？”
玉虚子道：“收到了。不过我们不想卷入这个漩涡。你们呢？”
天梧说道：“我们本来也不想多管闲事的，不过，掌门师兄却有个为难之处。”
玉虚子道：“何事为难？”
天梧说道：“江湖上已经有人知道飞天神龙是齐燕然最心爱的徒孙，掌门师兄和齐燕然有往来之事那就更多人知道了。”
玉虚子道：“天权道兄怕给别人闲话？”
天梧说道：“不错。倘若我们不理会这张英雄帖，人家会怎样说你？师兄言道，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要嘛就是说我以私废公，为了顾全与齐燕然的私交，置大义于脑后；要嘛就是说我怕了齐燕然，连他的徒孙都不敢惹。”
玉虚子道：“那么你们是决定插手了？”
天梧说道：“直到你和我们的掌门师兄会面，这时，我们对这件事情仍然议论未定。”
玉虚子想道：“怪不得我和他一说起齐家的事情，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和剪大先生的交情比起和我的交情深厚得多，剪大先生求拔刀相助，他都拿不定主意。”
“你们最后一次商谈，可有结果？”玉虚子问道。
天梧说道：“这次不是商谈，而是师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不过这件事情却帮助我们作出决定。”
玉虚子道：“此事想必是和那张英雄帖子有关的了？”

天梧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就在你刚走之后，他接到了剪大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托丐帮送来的。”

玉虚子道：“信上说些什么？”

天梧把那封信交给玉虚子，说道：“请你看看这是不是剪大先生的笔迹？”

那封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他和飞天神龙所结的梁子由他们自行了结。请华山派不要参与此事，也不必前往京师。

玉虚子道：“这可真是是有点奇怪了。这封信的确是剪大先生的笔迹，但信上说的话，却又刚好是和英雄帖矛盾的。他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呢？他这主意是否也是徐中岳和汤怀远的主意呢？”

楚天舒道：“那个送信的丐帮弟子呢？”

天梧道：“丐帮是用飞鸽传书，并非派人送信。丐帮训练的信鸽能飞长途，而且他们在各地分舵也都设有鸽哨，就如驿站一般。比起我们华山派飞鸽传书，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玉虚子道：“你怀疑这封信是假的么？”

楚天舒道：“经过道长法眼鉴定，晚辈不敢怀疑。不过剪大先生的言语前后矛盾，这封信中并无解释，晚辈可就百思莫解了。”

玉虚子道：“因此你想知道剪大先生托丐帮送信之时，曾有什么交代？”

楚天舒道：“不错。但可惜丐帮是用飞鸽传书，即使他当时曾有话交代，我们也不知道。”沉吟半晌，接下去说道：“按常理而论，这样重大的事情，他是应该派遣他的心腹弟子传他的口信的。”

玉虚子道：“如此说来，莫非你怀疑由剪大先生领衔所发的英雄帖是冒名的？”

楚天舒道：“晚辈正是有此怀疑：信是真的，英雄帖就恐怕是假的了。”

天玑道人道：“你不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么？”

楚天舒道：“此等大事，岂同儿戏？纵然万不得已，改变主意，以剪大先生的身份，亦当有所解释的！”

玉虚子道：“但若有人胆敢冒他之名，剪大先生又岂能不予揭发？而且他信中也说得很明白，他和飞天神龙是结有梁子，只不过他意欲自行了结而已。他可并没有否认那张英雄帖是他发的！”

楚天舒道：“道长说得对极。但也正是因此，晚辈更觉得整个事件，迷雾重重！”

玉虚子道：“既然大家都猜不出其中缘故，不如听天梧道兄先说事实。天梧道兄，刚才你说到贵派掌门出示了剪大先生这封信后，你们业已作出决定，决定不理飞天神龙这件事了。对吗？”天梧道，“不错。”“玉虚子道：“那么后来怎样？”

天梧神色枪然，缓缓说道：“散会之后，我们刚走出前面那个院子，忽听得天权师兄叫道：你，你好！声声充满愤激惊骇。我们急忙赶回去看，师兄，他，他已是遭了毒手了。凶手的影子我们都没见着！”

说至此处，眼睛盯着楚天舒问道：“听说你曾在齐燕然家中作客，昨天齐燕然是否尚在家中？”

玉虚子吃了一惊，说道：“道兄怀疑凶手是齐燕然么？”

天梧说道：“齐燕然是天下第一高手，以他这样的身份，岂能用卑鄙的手段暗算别人？按说我是不该怀疑他的。但除了他，又有谁能够在瞬息之间

杀了我的师兄？难道我还能够怀疑凶手是少林寺的方丈和武当派的掌门吗？”

玉虚子道：“大家都不是外人，我说句老实话，少林寺的方丈有没有这样功力我不知道，敝派掌门，只怕是未必有这样本领了。”

楚天舒道：“决不会是齐老前辈！”

天玑道：“楚少侠何所见云然？”

楚天舒道：“齐老前辈并不出门，最少在我离开齐家的时候，他是尚在家中的。我是骑马来的，我的坐骑虽然不是日行千里的骏马，轻功好的人，或许可以在短途的赛路中跑得比这匹坐骑快，但从王屋山来到华山，少说也有七八百里路程吧，我不相信在这样的长途竞跑中，世上有能够跑得比这匹马更快的人。”

玉虚子道：“与其胡乱猜测，不如让我先去向贵派掌门的遗体告别。”

天梧说道：“好。楚少侠，请你不要见外，和我们一起参详。”当下带领二人进入一间密室，天权道人的遗体仍然按照他被害时候的情形，平放榻上。只见他脸上有一种极为奇怪的表情，惊骇、悲愤、诧异，合而为一，肌肉虽然已经僵硬，内心的震动则还是可以从遗容上感觉出来。

掌门暴死

玉虚子道：“看来这个凶手和令师兄可能相当熟稔。”天梧点了点头，说道：“甚至是知交也未可知，否则他不会现出如此惊诧的神情。”瑶光道人叹道：“我也是这样想，正因为凶手是他意想不到的熟人，他才没有防备。否则以掌门师兄的武功，即使是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也不能一举将他杀害！”

天梧道人沉吟半晌，说道：“但我却有一样疑心，掌门师兄熟识的人十九也是我们相识的，但这凶手的武功，我却想不出是哪位朋友，玉虚道兄，你看得出是哪一路武功吗？”

楚天舒跟着玉虚子仔细注视，天权道人的胸衣虽被撕破，但尸体却没发现半点伤痕。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顶门微凹。按常理来说，倘若是受重物所击，应该坟肿才对。又倘若是被掌力所震，既然能令像天权道人这样的高手毙命，天灵盖纵不破裂，也应留下伤痕。楚天舒仔细注意，蓦地想起一件事来，心中疑团大起。玉虚子脸上也是一片迷茫。

天梧说道：“看来凶手撕破掌门师兄的衣裳，是想搜剪大先生那封信的，幸好那封信不在师兄身上。”

玉虚子道：“请许我多嘴问一句，令师兄何以不自己保管这封信，却交给你，难道他已料到有此一事？”

天梧说道：“不是给我的，是给天玑师弟的。”

天玑连忙接下去说道：“也不是给我的，当时我要去唤天璇师弟提前开关，掌门师兄就叫我顺便拿去给天璇师弟参详，因为天璇师弟是本派唯一的既认识剪大先生的笔迹，又和齐燕然有过书信往来的人。掌门师兄恐防万一是齐燕然冒剪大先生的笔迹。”天璇说道：“我刚才已经看过了，确是剪大先生笔迹，决非齐燕然假冒。”

瑶光道人道：“说来说去，最紧要的还是从武功上推断凶手。

玉虚道兄，你看出端倪没有？”

玉虚子道：“似乎是一促刚柔兼济的掌力，可能是金刚手和绵掌合练的

一种功夫。”

楚天舒忽道：“不是金刚手，是大摔碑手与绵掌合而为一的功地人！”

天梧道人道：“楚少侠，好眼力！贫道也是如此怀疑的。但大摔碑手极刚，绵掌极柔，要练到两种功夫合而为一，杀人不见伤痕，我却不知当今之世，有谁能有这种功夫了！少侠可否指点迷津？”

楚天舒道：“晚辈孤陋寡闻，本来是不知道的，不过有人和我说道，好像剪大先生就会这种功夫。”

原来有人和他说过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师妹姜雪君。

姜雪君的母亲和三叔就是被人用大摔碑手与绵掌合而为一的功夫击毙的。她曾经对楚天舒详细描述过死者的形状，故此楚天舒一见天权道人的遗体，就知道凶手用的是同一武功。

剪大先生的名字，是姜雪君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说出来的。当时飞天神龙卫天元与姜雪君一起，卫天元立即去追凶手，虽然迫不上，但从背影看来，也确实是和剪大先生十分相像。后来卫天元三闯徐家，第二次和剪大先生交手，剪大先生也曾用过这种功夫对付卫天元。

因此，虽然还有许多难解之谜，但在姜雪君的心目之中已经认定了剪大先生是她的杀母仇人了，她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师兄，不过楚天舒仍是半信半疑。不是他不相信师妹，而是他不能完全相信飞天神龙的判断。

楚天舒一说出剪大先生的名字，天现道人立即皱起眉头说道：“绝不可能是剪大先生，他是托丐帮用飞鸽传书送来这封信的，即使他在托人之后立即赶来，也决不能快过会飞的信鸽，而且据我所知，剪大先生虽然名满天下，但若论起武功，他还未必比得上我呢。我不相信他会这种绝世武功几十年深藏不露！”

天梧说道：“楚少侠，你刚才说的好像是什么意思？”

楚天舒道：“实不相瞒，我和剪大先生也曾交过一次手，他的武功是比我胜过一筹，但也胜不了太多。因此我也不大相信我那位朋友说他懂得这种绝世武功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齐燕然也曾和他说过，剪大先生决不会是用卑鄙手段暗算别人的凶手。

但有一件事情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姜雪君母亲临终说出凶手的名字，这又如何解释呢？也正由于他自己未找到正确的解释，他只能用“好像”二字了。当然这其中的曲折，他是不能仔细说出来的。

天玑道人问道：“你那位朋友是谁？”

楚天舒道：“请恕我不便奉告。”

天梧道人忽道：“剪大先生或许不会这种武功，但据我所知，剪家的上代确是曾经有人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没有练成罢了。”

天璇道人问道：“师兄，你说的上代，是指剪大先生的父亲吗？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四十年前，剪大先生的父亲剪乾坤的掌力是号称天下无敌的。”

天梧道人道：“我知道。我出道的时候，他还在世，我是曾经见过他的武功的。不错，他的大碑手功夫已经练到可以开碑裂石，绵掌功夫也练到可以击石如粉了，但他用大摔碑手的时候就是大摔碑手，用绵掌的时候就是绵掌，亦即是说他尚未能够把这两种上乘武功合而为一。我说的剪家上代，也不是指他。是他的曾祖剪巽，据武林前辈传言，剪巽已经研究出把两种武功合而为一的法子，不过也还没有练成。”

“据说这门功夫若是练到炉火纯青境界，把豆腐放在石板上，一掌击下，豆腐丝毫无损，石板却已裂开。剪巽的功夫，只练到可以在堆起的一叠石板之中，任意令其中一埠石板碎裂而已，但虽然他未练成，却已可以算得是剪家这个武学世家中空前绝后的高手了。剪乾坤的造诣还未及得上曾祖的十之二三呢！”

天璇道人咋舌道：“这么厉害！但如此说来，暗算咱们掌门师兄的这个人，似乎也还未练到炉火纯青境界？”天梧道：“不错。但这个人亦已比剪巽高明得多了。咱们掌门师兄的内功造诣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如今遭这贼子所害，身上不见伤痕，这种功夫，正是豆腐不碎而石板碎的功夫。师兄身体没伤，五脏六腑则已给他的掌力震裂！”

玉虚子思索不定，说道：“剪家既然从来没人练成这种武功，会下会是另外的与剪家无关的人练成了相似的武功呢？”

天梧说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浩浩江湖，藏龙伏虎，不知尚有多少我们还未知道的能人。这可就难说得很了。”

瑶光道人道：“听说剪大先生还有一弟弟，但从来不在江湖行走的？”

天玑说道：“师妹，你是怀疑剪二先生吗，但你有所不知，剪二先生剪一山是由于多年前练功不慎，走火入魔，变成了半身不遂，方始退出江湖的。这种由走火入魔而造成半身不遂，根本就没有治愈可能！”

凶手究竟是什么人，仍然找不到线索，谈下去也无结果，天梧道人只好请客人歇息了。

这晚楚天舒心乱如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的父亲是接了剪大先生的英雄帖上京，剪大先生是否坏人尚未敢断定。不过，另一个要和他父亲为难的人则是已经从丁勃口中得到证实是齐燕然的儿子齐勒铭了。齐勒铭的武功只有比暗算天权道人的那个凶手更强，决不在那凶手之下的！

他救父要紧，天色一亮，便即辞行。

天梧道人本要派弟子送他下山，玉虚子道：“你的弟子要做早课，不必麻烦他们了，待我送他一程吧。”

楚天舒道：“我已经知道下山的路，不用送了。”

玉虚子道：“我和你同来，如今虽然不能和你同走，也该送一程的。我还有些话要和你说呢。”原来经过昨日的一场误会，不仅楚天舒改变了对他的观感，他对楚天舒更是视乍忘年之交了。而今匆匆分手，倒是不觉有点依依下舍之意了。

一路上玉虚子的谈话仍是不离两个话题，一是打探齐勒铭的生死之谜，一是请他在父亲面前代为致意。这些话差不多都是昨天说过的，不过加多了一点替楚天舒父亲出个主意，他说：“齐勒铭若还活在人间，他第一个不能放过的当然是我们武当五老，第二个不能放过的就是令尊了。根据现在已知的事实看来，齐勒铭这个魔头多半是还活着，而且武功更是大胜从前。不是我小觑令尊，令尊只怕未必能够抵御。令尊倘若不愿到武当山来与我们联手，最好到少林寺暂且避难。”

楚天舒是确实知道齐勒铭还没死的，不过他另有主意，听了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不知不觉走过了百尺峡，离群仙观已经很远了。忽然碰见了在华山派六名长老之中，排名第二的天玑道人。

天玑道人唤了一声“玉虚道兄”，说道：“到处找不见你，原来你是送

客人下山。”

玉虚子道：“ 道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天玑似笑非笑的说道：“ 不是我找你是瑶光师妹找你。 ”

玉虚子踌躇片刻，说道：“ 待我送客人过了千尺幢再说吧。 ”

天玑笑道：“ 你又不是不知瑶光师妹的脾气，你要她等那许多时候，她会恼你的。不如这样吧，我替你送客人下山便是。 ”

玉虚子道：“ 你没事么？”天玑说道：“ 我是准备去见天梧师兄的，不过天梧师兄的脾气好，我要他等一些时候，料他不会怪我。 ”

楚天舒连忙说道：“ 不敢劳烦道长了，我又不是不认得路！自己走就是。”两位请便。 ”

玉虚子也似乎急于去见瑶光道人，说道：“ 我要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好，那你就自己下吧。 ”天玑道人也道：“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送了。 ”

于是楚天舒独自下山。

他独自下山，没多久，就走到了千尺幢。

千尺幢是两面峭壁当中的一条狭险的石缝，中间凿出“ 踏步 ”，“ 踏步 ”又陡又浅，全靠拉着两边挂着的铁链上下。这地方除了一线天光之外，周围看不见外景，和地道差不多。不过一般地道是平坦的，它却是陡峭的斜坡，两边都是石壁，只容得一个人通过，比地道险多了。在这陡峭狭险的石缝中，人一步一步地攀上去，到了顶端，有一三尺大小的方洞眼，旁边斜放着铁板，只要把铁板一盖，就等于堵住了从苍龙岭这面上华山的咽喉了。而从这条路上华山是最短的捷径。

楚天舒急着下山，当然只能走这条捷径。而且他昨天就是走这条路上山的，另外的路他根本就不知道。

不料他走到一半，奇变陡生！

黑暗中突然射出几枝短箭，幸亏楚天舒身手敏捷，一觉微风飒然，在几乎不能转身的夹缝中立即移形易位，背心贴关石壁，第一枝箭“ 嗖 ”的从他面前飞过，几乎擦着他的面门，他迅即取出判官笔，把第二枝、第三枝……相继射来的短箭打落。

“ 什么人胆敢偷施暗算？”楚天舒大声喝骂，挥舞双笔，向前便追。

虽然他不用拉着两边挂着的铁链，也可施展轻功，但在这样狭窄陡峭的石缝中，毕竟是难以随心所欲。而那人又比他熟悉地形，他只见一条黑影闪了两闪，就不见了。更糟糕的是，他还没有跑到出口的地方，陡然间眼睛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原来那个人已经把洞口的铁板盖上。楚天舒走到出口之处，用力一推，哪推得动。

鼻观忽地闻到一股甜香，一闻到这股香气，楚天舒就不觉打了个呵欠，情情思睡。

楚天舒是个江湖上的行家，江湖经验虽然尚未算得十分丰富，对方的这点伎俩他还是立即便能察觉的。

他知道对方用的定是一种有毒的迷香，透过石罅喷进来。他一昏迷就成了瓮中之鳖了，甚至不必人动手，他也会给毒烟薰毙。

他闭了呼吸，一步一步退下来。本来他是想从另一端的洞口出去的，但一来千尺幢有千尺之遥，又不是平坦的路，他已经中了一点毒，若然施展轻功，毒会发作得更快。二来他走了一会，凝神望去，另一端的出口亦已不见

天光了。

他已经是完全处在黑暗之中了，估计位置，大约是恰好在千尺幢的中间。

千尺幢里丝毫不见天光，显然是另一端的出口亦已给人盖上铁板了，楚天舒不想浪费气力，只好盘膝坐在地上，捱得多一时就是一时，希望能够有人发现。

迷香不断从石缝中透进来，楚天舒渐渐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了知觉，似乎是给一个人抱着，那人的身体绵绵的，好像是个女子。

“莫非我在梦中？”楚天舒正自惊疑不定，忽地感觉那人吹气如兰，把嘴唇凑了上来，压着他的嘴唇，给他“度气”（人工呼吸）。此时他已恢复几分知觉，从感觉中确实知道对方是个女子了。

楚天舒吃了一惊，连忙使力一推。他的气力尚未恢复，这一推其实是不能够把那女子推开的，但那女子吃惊比他更甚，急忙双手松开。

“你，你是谁？你，你在这里干什么？”楚天舒喝道。

“楚少侠你，你莫见疑。我不是坏人，我是来救你的。你中了妖人的迷香，我的解药不是对症的解药，只能，只能……”那个女子声音颤抖，黑暗中虽然看不见她脸孔，从声音中却可以听得出她是充满娇羞！

楚天舒业已清醒过来，用不着她解释已经知道她确是一番好意了。黑暗中他也觉得难为情，讷讷说道：“多谢姑娘相救，刚才我神智未清，糊里糊涂，不知好歹，要是得罪姑娘……”

那女子低声说道：“楚少侠，你醒来了那就好。我扶你出去吧。”

楚天舒要是再解释的话，那就变成画蛇添足了，只好满怀歉意，说道：“用不着姑娘费神，我拉着两边挂着的铁链，相信可以走得出去的。”此时已有一线天光穿过黑暗，料想是出口的铁板已经给这女子揭开，不过这女子的容颜还是看不清楚。

楚天舒暗中运一口气，只觉真气已经能够运转全身，不过气力还未完全恢复而已。他拉着铁链，一步步跨上去，那女子在他身后，亦步亦趋。楚卫舒没有回头，亦可感觉得到她是在细心照料他。

“姑娘，你是华山派的弟子吧？你怎么知道我被困此间的，那和妖人又是谁？”楚天舒问道。

“我也不知道那妖人是谁，你问我怎么知道你被困此间，这个……嗯小心点儿，已经走到出口处了，出去再说吧。你能够跳……”楚天舒提一口气，那女子话犹未了，他已经跃出洞口迎着灿烂的阳光，楚天舒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精神一爽。回头看时，只见跟在他的背后是个容颜俏丽的女道士，脸晕经红尚带娇羞。

这个女道士不是别人，正是楚天舒昨天见过的那个道号青鸾的女道士，她的师父就是华山派唯一的女长老瑶光道人。

楚天舒重新合什施礼，说道：“多谢小师父救命之恩，大恩不敢言报，请恕在下适才失礼之罪。”

青鸾的粉脸更红了，轻轻说道：“你在华山上遇祸，我是有责任救你的，此事请莫再提。”

楚天舒应了一个“是”字，说道：“小师父吩咐，在下自当铭记于心。只是不知小师父怎的来得这么巧。”

青鸾说道：“今天一早，家师叫我去请玉虚道长，我到了二师伯那里，

知道玉虚道长正在送客下山。家师素来性急，我怕玉虚道长送客一直送到山下，家师可就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我只好赶出来找他回去。哪知走到千尺幢都没碰上他。对啦，我还未曾问你呢，玉虚道长不是送你下山的吗，怎的却会让你独自一个人险遭不测之祸，”

楚天舒道：“他已经被天玑道长找回去了，你没碰上他们吗？”

青鸾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这就好了，刚才我还在担忧师父等得心焦呢。不过，我也幸亏没有碰上他们，否则我也不会继续走到千尺幢了。”

她停了片刻，继续说道：“我走到千尺幢，看见人口处的铁板盖上，甚为奇怪，看近一闻，又闻到迷香的气味，我更加知道不妙了。我想救人如救火，只好把师父事情暂且搁下，打开铁板入内搜查，果然就发现了你。”

楚天舒大为感激说道：“你这样做真是冒险得很，你知道出口处的铁板也早已盖上了吗，要是那个妖人还在附近埋伏，他把人口处铁板再盖上，连你也要被困的。”

青鸾笑道：“我当时正在为着没有对症的解药犯愁，可没想到危险。”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玉虚子的声音叫道：“咦，楚少侠，你怎么还在这里？”接着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青鸾，你找不见我就该回去，为何躲在这里？可是碰上什么意外的事么？”这个女子不用说当然是瑶光道人了。

原来瑶光道人正是因为青驾迟迟未归，是以特地和玉虚子一起来找她的。

青鸾讷讷说道：“请师父恕罪，弟子正是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耽误了师父的差遣。”

此时玉虚子已是看了出来，大吃一惊，问道：“楚少侠，你怎么啦，脸色这样苍白！快给我看，伤在哪里？”

楚天舒道：“不是受伤，是在千尺幢中遭人暗算，吸进一点迷香。不过迷香之毒，亦已得到这位小师父替我解了。”对玉虚子他不敢隐瞒了。但也不敢细说详情。

玉虚子道：“你功力未曾恢复，先别说话，待我助你一臂之力。”把手掌按在楚天舒背心，助他调整内息，两人所学都是正宗内功，派别虽然不同，运功的法门却是有如水乳可以交融。不过片刻，楚天舒只觉丹田暖烘烘的，真气逐渐凝聚。

瑶光道人对徒弟道：“原来你是为了救人，为师当然不能怪你。你是怎样发现楚少侠被人暗算的，仔细说吧。”

青鸾说道：“他在千尺幢中被人封了出口，喷入迷香……”不过她也不敢说得“仔细”，只能说个概略。瑶光道人见她脸还娇羞，心中已是料到一二。

瑶光道人道：“好，待我过去察看一下。”走到千尺幢出口处一闻，那股迷香的气味尚未完全消失。

楚天舒得玉虚子之助，不过半枝香时刻，真气已是通行无阻，功力恢复如初。恰好在这个时候，瑶光道人也回来了。

瑶光道人一回来就连声说道：“奇怪，奇怪！”

玉虚子道：“什么奇怪？”

瑶光道人说道：“似乎是唐家的独门迷香！”

玉虚子道：“ 唐家是素来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华山派与唐家料想亦无仇冤吧？ ”

瑶光道人道：“ 当然没有。 ”

玉虚子道：“ 这就真是奇怪了。据我所知，几十年来，从来没听人说过有哪个唐家子弟涉足江湖。而且唐门子弟，也不会是用卑鄙手段暗算别人的人。你、你不会错吧？ ”

瑶光道人道：“ 唐家子弟虽然数十年来从未涉足江湖，但他们唐家几种独门的暗器毒药，则是世代相传，几百年前已经驰名江湖的了。这种香叫做酥骨神香。是宋朝的时候，唐家不知怎的偷到了大内秘制的酥骨散药方，他们把酥骨散炼成迷香，比酥骨散更为厉害，也更加防不胜防！ ”

玉虚子知道他对暗器、药物这两门学问有根深造诣，而且他刚刚以本身真气助楚天舒调匀内息，亦已发觉了楚天舒功力受损的症状，确是和中了酥骨散之毒类似。不禁惊疑不定，说道：“ 按说不该是唐家的人的，这可真是迷雾重重了。 ”

瑶光道人道：“ 我也觉得有一点可疑 ”

玉虚子道：“ 是哪一点？ ”

瑶光道人道：“ 那人怎的如此熟悉千尺幢的秘密？因此我虽然可以断定是唐家的独门迷香，便却不敢断定那人就是唐门子弟。 ”

玉虚子道：“ 唐家的暗器功夫是从不外传的！ ”

瑶光道人不再言语，她和玉虚子一样，脸上都是现出迷茫的神色。

他们猜想不透，楚天舒却是想通了其中的缘故了。因为楚天舒比他们多知道一个事实。

他虽然不知道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但却知道唐家有一个私生子，已经差不多尽得唐家所传。这个私生子就是穆家双狐的祖先。他名义上的父亲虽然发觉妻子不贞，但由于念在夫妻情份，在妻子自杀之后，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放他走的。

唐家的这个秘密，是楚天舒从齐燕然和丁勃的谈话之中得知的。当时他正因为中了穆家的暗器已有两天不省人事，齐燕然以为他尚在昏迷状态之中，不知道他已经醒来了。

由于楚天舒知道这个事实，因此玉虚子和瑶光道人想不通的事情，他却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用酥骨神香令他昏迷的这个人决不会是唐门子弟，而是穆家的人。

但他的心里也有一个疑团未能揭开，据齐燕然和丁勃所说，穆家的传人，目前所知的只有穆氏双狐。

本来银狐穆娟娟昨日曾在华山出现，应该以她的嫌疑最大。但穆娟娟昨日给玉虚子逐走，惊弓之鸟，难道她还敢再来。

楚天舒再仔细追忆在千尺幢遇险之际所见的那个人影，虽然他当时看不清楚，但却不像是个女子。

由于这是唐家的秘密，齐燕然曾叮嘱过了勃千万不可泄漏的，因此楚天舒也不敢说出来。

只听得玉虚子已在说道：“ 你怀疑是你本门中人吗？ ”

瑶光道人叹了口气道：“ 我不敢说。但掌门师兄遇害，要是没有内奸的话。恐怕外人也没那么容易得手。不过我不想引起内部猜疑，只能暗中侦察。青鸾你可别把我的话说出去。 ”

青鸾应了一个“是”字。瑶光道人忽地问道：“你用什么替楚公子解毒，刚才你好像还没对我说呢？”青鸾说道：“我用的师父所赐的琼花玉露丸。”

瑶光道人道：“琼花玉露丸虽然有法毒疗伤的功效，任何一种蒙汗药它也可以化解。但唐家的酥骨神香不同于任何一种蒙汗药，它那酥筋软骨的毒性也和一般的毒药不同，琼花玉露丸顶多可以压它的毒性，若要化解，谈何容易？如今你居然可以在半个时辰之内令楚公子醒来，而且他还可以自己走出千尺幢，这可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了。”

青鸾脸上一红，说道：“或许这是因为楚公子本身的内功深厚之故。”

瑶光道人似笑非笑的说道：“我不知道楚公子内功深浅，玉虚子道兄，你是知道的，你以为这样吗？”

玉虚子听出一点“苗头”，猜疑不定，暗自想道：“救人要紧，何必这样盘问弟子？”只好虚应一招，也是似笑非笑的说道。“或许你的琼花玉露丸本来就有解酥骨神香的功效，你未曾试过，自己也不知道。”

瑶光说道：“是吗？唔，那或许我真老糊涂了。”说至此处，忽地回过头来，向楚天舒问道：“你家里有什么人？”

楚天舒怔了一怔，说道：“有父亲、继母和一个妹妹。”

瑶光道人道：“如此说来，你还没有妻子？”

楚天舒脸上亦已泛红，但在礼貌上他可不能不答，“晚辈尚未娶亲。”

瑶光道人道：“那你订了亲没有？”

“没有。”楚天舒脸色更红。

瑶光道人好像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神气，继续追问：“那你有了意中人没有？”

楚天舒张口结舌，脸上火辣辣的给她这样直率的发问弄得尴尬之极。

这话他也真的是不知怎样回答，不错，他的心坎里有着师妹姜雪君的倩影,但他知道姜雪君是钟情于飞天神龙的,他又怎能将这个师妹当作意中人？

瑶光道人双眼盯着他道：“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害什么羞，快回答我！”

“没——没有。”楚天舒被她盯得心慌意乱，无可奈何，只好轻轻吐出这两个字。瑶光道人哈哈笑道：“好，你既然没有意中人，那你就娶了我这徒儿吧！”

楚天舒虽然早已听出她有这个用意，但还是做梦也料想不到，她竟然如此单刀直入，锣对锣、鼓对鼓的当面提亲！楚天舒不禁面红直透耳根，顿时僵住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喜欢我这个徒弟吗？”瑶光道人瞪着眼睛问他。

青鸾听得迸出泪珠，叫道：“师父，请你别、别这样好不好？”

瑶光道人道：“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好？难道你不喜欢楚公子？

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必害羞呀！”

青鸾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说道：“师父，你忘记了我和你一样，都是出家人吗？”

瑶光道人道：“不，不一样！你还有父亲在生。去年我已经找到了他，他希望你还俗回去侍奉他的，我不是也已经告诉了你吗？”

原来瑶光道人和青鸾的父母是好朋友，青鸾的父亲在妻子死后，把女儿交托与瑶光道人，他独自北上参加反清活动，多年没有音讯，朋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此时青鸾已懂人事，遂决意出家，成为瑶光道人唯一的道家弟

子。

青鸾几乎要哭出来，说道：“弟子愿意随侍师父，青灯黄卷，终生不涉红尘。”

瑶光道人道：“出家是为求心之所安，你怎能为了要跟随我而不回去侍奉生身之父。你别多言，我是决意让你还俗的了。还俗就要嫁人……”

玉虚子心里暗暗好笑：“提亲也不是这样提法！”不忍见青鸾受困，说道：“我也主张青鸾还俗的，不过还俗是一回事，嫁人又是一回事……”

话犹未了，瑶光道人已是抢白他道：“你知道什么，我说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青鸾是我的徒弟，是跟我长大的，难道你比我更懂得她心事。我不用她对我说，已经知道她是喜欢楚公子的了！”

青鸾羞得无地自容，掩着面就跑了。

瑶光道人笑道：“你瞧是不是，我说中她的心事，她就害起羞来，跑了。女孩子总是比较害羞的，她跑了我可以替她作主。玉虚道兄，你替男家做个现成媒人吧！”说话的口气，似乎楚天舒业已应承，不用征求他的同意似的。

楚天舒呆了一会，方始定下神来，说道：“多谢前辈好意，但请恕晚辈不能从命！”

瑶光道人怒道：“我这徒弟配不上你吗？你嫌她貌丑还是嫌她武功比不上你？”

楚天舒道：“都不是。”

瑶光道人道：“那是为什么？”

楚天舒心里想道：“天下哪有这样不通情理的人！”又是着恼，又是羞窘，不知如何措辞，只好默不作声，用眼色向玉虚子“求援”。

玉虚子笑道：“道友，你为令徒挑选女婿也不能这样心急呀。你要知道他们楚家是江南第一武林世家……”

话犹未了，瑶光道人已是面上变色说道，“哦，原来楚少爷是嫌门不当，户不对！不错，我是个穷道士，我这徒弟也不是出身名门。好，我们高攀不起，楚少爷，你请吧！”

楚天舒是巴不得早走，但可不能被人冤枉，说道：“晚辈岂是这等势利小人？这些话可都是前辈你替我说的！”言语中已是对瑶光道人有点不敬了。

瑶光道人不以为忤，反而欢喜起来，说道：“原来你没有这个意思。玉虚道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能以己之心，度楚少侠之腹！”

玉虚子笑道：“多谢你没有骂我是小人，不过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瑶光道人道：“楚少侠，你要不要他替你说下去？依我看不如干脆由你自己说吧，肯与不肯，一言可决！”

楚天舒忙道：“还是请玉虚道长代晚辈陈辞的好。晚辈的苦衷，相信玉虚道长是一定明白的。”

瑶光道人摇了摇头，说道：“男女相悦，缔结良缘本是乐事。你居然还有‘苦衷’？自己又不肯说！真是麻烦！好，他到底真意何在，玉虚道兄，你既然知道，那你替他说吧。”

玉虚子笑道：“给你这么一打岔，我都忘了刚才说到哪儿了。”

瑶光道人道：“你说到他们楚家是江南第一武林世家。”

玉虚子道：“对，像他这样的人家，那是一定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瑶光道人道：“你是现成媒人，你和他的爹爹又是好朋友，不能替他的

爹爹拿主意吗？他现在的母亲是继母，可以不必理会了。”

玉虚子见她如此不通俗务，只好忍住笑说道：“朋友是朋友，小事可以替朋友作主，终身大事那就必须父母作主，朋友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瑶光道人道：“我不是不知道有这些礼法，我只道这是读书人家的礼法，想不到什么武林世家，也要讲究这些礼法。好吧，那你就回去禀明你的父母再说吧。我叫青鸾等你。”

楚天舒道：“晚辈此次上京寻父，是否可以相遇，尚未可知，世事变化难料，前辈若是有心命令徒还俗、择配，晚辈可不敢耽误了令徒青春。”

瑶光道人道：“即使令尊已经离开京师，你们父子也总有相会一天的。难道你怕他遭受飞天神龙的毒手吗？但纵使万一如此，对你的婚姻大事亦无妨碍。我的青儿最多等你守孝三年便是。”

她说到一半，玉虚子已是皱起眉头，叫道：“瑶光道友，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但瑶光道人还是把要说的话说完，这才笑道：“楚少侠，我这人一向直爽，请别怪我不知避忌。我决不是诅咒令尊，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令尊一代大侠，我是巴不得令尊长命百岁的！”

楚天舒给弄得啼笑皆非，说道：“飞天神龙武功虽然高强，家父料想也不至于被他所害的。我顾虑的不是这点，我已经说过世事难料……”

瑶光道人道：“只要令尊健在，那还有什么世事难料？难道他以一代大侠的身份，也会有世俗之见，看不起我们师徒吗？”

玉虚子忍住笑道：“世事难料是有许多方面的，比如说，要是他父亲刚好在最近已经给他订了亲呢？”

瑶光道人道：“那就由你去说，叫他退亲！”

玉虚子笑道：“好，好，你要我怎样帮忙我都可以答应的。不过，人家可是急着要动身了。你就先让人家走吧！”

瑶光道人知道再谈下去也谈不出结果，只好不再纠缠，楚天舒告了个罪，如释重负，快步下山。

“天下竟有如此不通世务，不可理喻的人。”楚天舒下了华山，想起来仍是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不过他虽然给瑶光道人弄得啼笑皆非，但对青鸾则是有着一份深深的歉意的。想起青鸾刚才掩面而走的那副又羞又窘的神态，楚天舒也不禁为她难过，动了怜惜之情。

“她救我本来是出于侠义，想不到却给她的师傅误会了。”楚天舒心想。

蓦地另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万一她真是给她师父说中，那怎么办？嗯，不，不，她不会是这样的。她自小出家，早已看破红尘，我又不是什么美男子、大英雄，她怎能对我一见钟情。我这样想，简直是侮辱她了。切不可这样想，这样想！”

楚天舒自己替自己解开这个结，放下心事，继续登程。

风骚的女客人

第三天到了灵宝，灵宝是河南一个比较富庶的县份。

楚天舒的坐骑那日被银狐穆娟娟抢走，此去京华可不能只凭两条腿走路，因此他早就想买一匹健马代步。只因这三天来经过的地方都是穷村僻壤，一些小市集也没有买骡马的市场，路上虽然偶而也可看见逐家用来拉大车赶

集的瘦马，但一来未必肯卖，二来那些马又老又瘦，楚天舒也看不上眼。

这天来到灵宝，楚天舒心想：“灵主虽然不是出产名驹之地，但好歹也可挑得一匹合意的吧。”于是就进县城碰碰运气。

县城里是有买卖骡马的市场，但楚天舒看来看去，也还是找不到一匹较合心意的马。他知道骡马市场是要中午过后方始热闹，于是到附近一家酒家吃午饭。打算吃过午饭，再去挑选。

刚刚坐下，忽见有个女客进门。

这女客人约三十多岁年纪，头上戴的是金丝八宝蟠龙髻，身上穿的是大红绸缎绣花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当真是有说不出的妖艳，描不出的风骚。

单身的女客人来酒家买醉还不稀奇，但打扮得这样风骚的女人在这个小县城却是极为罕见的。

她一进来登时就吸引了所有客人的注意，正在喝酒的放下了酒杯，正在扒着饭的放下了筷子。

楚天舒也禁不住看了她一眼。这一看登时令得楚天舒呆了。

这女客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天在华山碰见的银狐穆娟娟。

穆娟娟那天抢了他的坐骑，但她却没有骑着马来。和楚天舒一样，她也是用两条腿走来的。

穆娟娟嗲声唤道：“酒保，给我打一斤白干，切半斤卤牛肉，另外随便来两样小菜。”这正是楚天舒刚才所点的菜式，穆娟娟依样画葫芦也要一份，连说话都一字不改。有个年青的客人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和他同座的老者连忙使了个眼色，阻止他发笑。

楚天舒一见她可就心里发火，此际见她分明是有心戏弄，当然更加着恼了。

不过楚天舒仍是忍住不发作。

不错，他是要和穆娟娟算帐，但在酒家里却不是适宜的地方。穆娟娟擅于用毒，要是当真和她打起来的话，楚天舒即使不怕闹到官府里去，也得害怕误伤了别人。他低下头喝酒，穆娟娟却不时眼角向着他瞟。

楚天舒当作不知，那年青客人忍不住取笑他道：“小白脸，你不是生来痴呆的吧？”楚天舒索性装傻，愣了一愣，说道：“老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年青客人笑道：“一个人喝寡酒有什么滋味，为什么有合欢酒不喝却喝寡酒！”同座老者连忙阻止他说下去，同时替他“解释”，对楚天舒道：“他喝多了几杯，疯言疯语，老兄，你别介意。”

穆娟娟把酒杯一顿，霍地站了起来，叫道：“算帐！”店小二过来陪笑道：“女客官，你要的小菜都未来齐呢，酒也还有大半壶，你就多坐一会儿吧。”穆娟娟道：“你这儿臭气难闻，我喝不下啦。该多少钱，照算就是。”付了钱就走。

少年客人待她走出了门，盯着她的背影冷笑说道：“一身骚臭味道，却假装正经，发好大的脾气。”那老者道：“你少说两句不成，小心祸从口出！”

楚天舒早已打定了跟踪她的主意，不理旁人闲话，站起来也叫店小二结帐。

那老者倒是一片好心，赶忙又拉着他低声说道：“小哥，这种女人是惹不得的，你听我的话，还是别去惹她的好。”

那少年客人笑道：“原来你是故作痴呆，嘿，嘿，人不风流枉少年。王老夫子，你又何必拦阻他呢，……”话犹来了，忽地皱起眉头，双手捧腹。

那老者吃一惊道：“ 小猴儿，你怎么啦？ ” 少年客人忽地张开嘴巴，哇的一声，呕吐起来。邻座客人哗然大呼，纷纷走避。原来他呕出的食物之中，有许多小虫蠕蠕而动。臭气薰天。

那老者大惊道：“ 我说你祸从口出，你还不信！快、快，快请大夫！ ”

这一来酒店里顿时大乱，店小二叫道：“ 喂，喂，你们未结帐呀，先付钱，付钱再走！ ” 客人纷纷掩鼻而走，哪理会他的叫喊。楚天舒急忙抛下一锭银子，说道：“ 不必找赎了。 ” 挤出门来，抬眼一看，已是不见穆娟娟的影子。

忽地有个小乞丐走过来道：“ 你是不是要找寻那个漂亮的女人？ ” 楚天舒道：“ 你怎么知道？ ” 小乞丐似笑非笑的说道：“ 她一出来，你就跟着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给我十文铜钱，我就告诉你她走的是那个方向。 ”

楚天舒无暇对这小叫化解释，只好让他误会，给了他十文铜钱。按照小叫化指点的方向，楚天舒出了县城，走了一程，果然发现了穆娟娟在前面走。

楚天舒打算跟踪她到无人之处，方始动手。于是先不声张，只保持在目力可及的距离之内。尾随不舍。

不知不觉已是离开县城十里有多，进入山路。楚天舒一看路上没有行人，心想：“ 是时候了！ ” 此时穆娟娟正在踏入一个曲尺形的山拗，他看不见穆娟娟的背影，穆娟娟当然也不会看见他。

楚天舒立即施展八步赶蝉的轻功，将距离拉近。只盼能够攻她一个措手不及，在未曾给她发觉的情形底下，便即将她擒下。

哪知过了山拗那边，一抬头，却已不见了银狐穆娟娟的影子。

楚天舒正在游目四顾，忽听得一声娇笑：“ 我在这儿呢！ ” 可不正是那银狐的笑声。

楚天舒大吃一惊，防她偷袭，连忙倒跃数步。定睛看时，穆娟娟己是笑嘻嘻的站在他的面前。

原来穆娟娟利用地形，埋伏在曲尺形山坳的角弯，躲在大石后面，楚天舒初时只向前看自是看见她了。

楚天舒本来以为可以攻她一个措手不及的，哪知反而中了她的埋伏。

穆家双狐，善用暗器，假如她不出声，冷不防就用喂了剧毒的暗器偷袭的话，楚天舒纵然已有准备，也非得着她暗算不可。

奇怪的是，银狐穆娟娟并没用暗器偷袭他，现出身形、开口说话之后，也仍然未发暗器。

更奇怪的是穆娟娟对他的态度，竟然似是未曾相识。她噗嗤一笑，接着说道：“ 我早就知道你要来追我的了！嘿，嘿，小伙子，你既然色胆包天，干嘛又害怕起来了？ ”

楚天舒怒道：“ 你胡说什么，我，我…… ”

穆娟娟笑道：“ 你怎么样？你在那家酒家偷偷的用眼睛瞟我，我就知道你看中我了，你害羞不敢认吗？ ”

楚天舒喝道：“ 无耻妖妇，我是找你算帐的！ ”

穆娟娟面色一沉，但立即又笑起来道：“ 找我算帐？我你了你的情还是欠了你的义？ ”

楚天舒喝道：“ 别胡扯！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你欠下我的命债、物债，我非得和你一一算清不可。 ”

穆娟娟听他说得如此严重，倒是不禁不为之愕然了，盯着他道：“ 小伙

子，你不是发神经病吧？像你这样英俊的小伙子，要是我见过的话，我一定记得的。你叫什么名字？在何时何地曾见过我？”

楚天舒不觉满腹狐疑，心里想道：“她是戏弄我呢，还是内中另有跷蹊？瞧她说话的神气，又不像是开玩笑！”蓦地想起剪大先生也有“化身”的疑案，而这个“化身”直到目前为止，尚未知道是另外有人冒充，抑或是剪大先生自弄玄虚。以此例彼，楚天舒不禁起了疑心：“莫非银狐也有双胞，就像剪大先生的化身疑案一样？”

不过银狐穆娟娟究竟是不能和剪大先生相比，他可以相信剪大先生是正人君子，却不能相信穆娟娟对他并无恶意。连带也就更多几分怀疑穆娟娟是有意戏弄他了。“好，要是她有心戏弄我，我也不妨探听她的口风。暂且不忙动手。”楚天舒心想。要知银狐穆娟娟是和几桩武林疑案有关的，不但齐勒铭的生死之谜，她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人（楚天舒虽然相信齐勒铭尚在人间，究竟还未得到证实）；华山派掌门被人暗杀一案，多半也和她有点关系。

穆娟娟笑道：“小伙子，你干嘛不说话呀？是不是你发觉认错人？”

楚天舒的信心其实已是稍为有点动摇，但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道：“你烧变了灰我也认得！你抢了我的东西，又几乎害了我的性命，你以为我会这样快忘记吗？”

穆娟娟笑道：“真的吗？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楚天舒道：“不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都是在这十天之内发生的。”

穆娟娟道：“好，那你就分开来说吧，先说大的。我在何地何时要害你性命，我又是为了什么要害你的性命？”

楚天舒道：“为了什么，那可要问你自己。时间是在七天之前，地点是在齐燕然家里！”

穆娟娟吃了一惊，呆了片刻说道：“你说的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

楚天舒道：“不错。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当然不会有第二个！”

穆娟娟道：“你是齐燕然的什么人？你大概不是他的徒孙飞天神龙卫天元吧？”

楚天舒道：“我当然不是他，我与齐燕然非亲非故！”

穆娟娟道：“既然你和齐家并无关系，怎的你又会住在齐家？”

楚天舒道：“这你就不必管了！”

穆娟娟道：“我怎样几乎害了你的性命？”

楚天舒道：“你用唐家秘传的毒针，偷施暗算，射入了我的三处穴道！”

穆娟娟道：“当时你看见我没有？”

楚天舒道：“黑夜之中，看不清楚。而且在中毒针之后，不过片刻，我亦已不省人事了。不过，那人是个女子，我相信我不会看错！”

穆娟娟道：“天下的女子多着呢，你怎么知道是我？”

楚天舒冷冷道：“会用唐家秘传毒针的女子，天下可没第三个。我知道一定是你！”

穆娟娟道：“为什么不可能是另一个人？”

楚天舒道：“你和齐家的关系，你瞒得了别人，瞒不得我，我早已从齐家老仆丁勃的口中知道了。另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跑去齐家！”

穆娟娟变了面色，说道：“哦，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来历！那我也不妨老实告诉你吧，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说的那天晚上，我在离齐家三百

里外的一个地方！”

楚天舒冷笑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若然相信你的鬼话，那天晚上，我是碰见鬼了！”

穆娟娟道：“你不是碰见鬼——”从语气听来，似乎是想把事实的真相说出，但只说了一半，就突然煞住了。

楚天舒冷笑道：“不错，我碰见的当然不是鬼，是一头狐狸！”

穆娟娟柳眉一竖，愤然说道：“你不用出言讥讽，不错，我就是人称穆家双狐中的银狐穆娟娟，我也的确曾经做过齐燕然那个独生子齐勒铭的情妇！我亲口对你承认，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

楚天舒料不到她会这样直言不讳，倒是不禁呆了一呆。

穆娟娟哼了一声，接下去说道：“我对你说了实话，你就不该对我说谎！”

楚天舒道：“我说的那天晚上的事情都是事实！”

穆娟娟道：“或许你不是存心说谎，但在你说话之中，却有一个老大破绽！”

楚天舒道：“什么破绽？”

穆娟娟道：“唐家的毒针，尤其是在毒针射入了穴道之后，天下无人能解！你怎能活到如今？”

楚天舒冷笑道：“我是没有这份抗毒的本领，但要说天下无人能解，那你也未免大小视天下人了！”

穆娟娟道：“哦，如此说来，武功本来就已经是天下第一的齐燕然，到了晚年，他的武功非便没衰退反而是更胜从前了？！”

楚天舒把眼睛望着她，淡淡说道：“壮年时候的齐燕然武功究竟如何了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当今之世，武功第一的并不是他！”

穆娟娟道：“不是他，那是谁？”

楚天舒道：“是他的儿子齐勒铭。”

穆娟娟道：“你怎么知道？”

楚天舒道：“是他自己说的！”说罢，留神看穆娟娟的反应。

穆娟娟脸上毫无表情，说道：“你虽然抬出了齐老头儿，但你的话仍是不能令人相信。”

楚天舒道：“我本来就没有要你相信。”

穆娟娟当作没有听见他这句话，继续说道：“二十年前齐燕然已经闭门封刀，不理外间的事。你与他非亲非故，他为何要耗损功力替你解毒？”

楚天舒冷笑道：“你当别人都是像你一样，只懂害人，不懂救人的么！救人性命，何须只论亲友？”

穆娟娟放声大笑，笑声怪异之极，似是满怀激愤又含有无限凄凉。

楚天舒抵受不住，喝道：“你笑什么？”

穆娟娟笑声陡上，说道：“你对我知道多少，敢信口对我讥评？我却可以告诉你，齐燕然的为人怎样，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你说的救人不论亲友，那是只能对侠义道说的，齐燕然根本就不是侠义道。我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救你！”

楚天舒道：“见仁见智，我也不想与你辩论。”心里则说道：“内里原由，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不能告诉你！”

穆娟娟盯着他道：“我对你直言无忌，你说了这许多，你究竟是谁？难道连名字也不敢告诉我么？”

楚天舒道：“ 你曾经要害我的性命，难道我是谁你都不知？好，你既然明知故问，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扬州楚天舒。 ”

穆娟娟愕了一愕，看神情倒像是当真不知道他是谁似的，说道：“ 哦，你姓楚又是扬州人氏，那么扬州大侠楚劲松是你何人？ ”

楚天舒道：“ 是我父亲。怎么样？ ”

穆娟娟又大笑起来。

楚天舒喝道：“ 你再无礼，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

穆娟娟道：“ 我有何失礼之处？ ”

楚天舒道：“ 我说出家父名讳，你因何大笑？ ”

穆娟娟道：“ 楚劲松真的是你的父亲吗？ ”

楚天舒道：“ 岂有此理，原来你以为我是冒认别人做父亲吗？ ”

穆娟娟道：“ 确是有点疑心。喂，你别生气，听我说了，你再动手不迟。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扬州大侠楚劲松和齐家的过节？ ”

楚天舒不愿回答，只是瞪着双眼望她。

穆娟娟继续说道：“ 楚劲松是齐家的仇人，你是他的儿子，齐燕然这老头儿即使念在你是小辈，不与你为难，已是好了。他又怎肯自耗功力为你解毒疗伤？ ” 说至此处，突然把手一扬。

楚天舒早有准备，一个移形易位，判官笔已是拿到手中。

原来他受过穆娟娟毒针之害，想到了一个防御的方法，在判官尖端嵌上一块小小的磁石，可以吸取她的毒针。

他双笔交叉挥舞，同时飞扑过去。

并没有听见银针碰着磁石的声响，穆娟娟发出的也似乎不是金属的暗器。

楚天舒的轻功本来甚为了得，但穆娟娟比他还更高明。她一飘一闪，楚天舒的笔尖连她的衣角都没有沾着，她已退到十步开外，倚着一棵树笑道：“ 你看清楚再说吧。我若是要用暗器害你，何必等到如今。刚才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你未见着我，我已经可以暗算你了。 ”

楚天舒低头一看，判官笔的笔尖并没粘有银针。倒是在胸前发现有泥污的痕迹，原来穆娟娟用来暗算他的只是颗小小的泥丸。

楚天舒心头一松，但也不觉暗暗吃惊，“ 她得自唐门的暗器手法果然是奇妙无比，我虽然早有准备，还是着了她的道儿。 ”

穆娟娟笑道：“ 对不住，我要为刚才的说话向你赔罪。一点不错，你这对判官笔的功夫确是扬州楚大侠的衣钵真传。好，你继续和我算帐吧！ ”

楚天舒思疑不定，说道：“ 那天晚上，在齐家用毒针暗算我的那个人，你说不是你，我姑且相信。但四日前在华山上抢了我的坐骑的人，总是你吧？ ”

穆娟娟怔了一怔，随即格格笑道：“ 你说我欠了你的命债、物债，命债我陪不起，好在你也相信要你性命的人不是我了。物债我是赔得起的。不过也得有赃有证才行，我不能平白受人冤枉。 ”

楚天舒道：“ 我怎知道你把我的坐骑藏在什么地方，但你要人证是不难。”

穆娟娟道：“ 人证是谁？ ”

楚天舒道：“ 武当派的长老玉虚子！ ”

穆娟娟道：“ 你不是说我在华山上抢了你的坐骑吗？玉虚子自从那年伤在齐勒铭的剑下，早已绝迹江湖了。他又从何得知？ ”

楚天舒道：“ 不错。他是已经有十多年足迹不下武当山，但恰好那一天他在华山，这是他在隐居十多年之后，第一次离开武当山就到华山来的。 ”

穆娟娟道：“ 哦，如此说来，想必武当五老是已经听到了齐勒铭重现江湖的消息了。 ” 她自言自语之后，接着问道：“ 我抢你的坐骑，他曾在场目击？ ”

楚天舒思疑不定：“ 难道我看错了人？那天所见的女子分明是她！即使是同胞姐妹，也总会有分别，不会相貌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 ” 于是冷笑说道：“ 你是装糊涂呢，还想要狡赖，玉虚子岂只在场目击，你还和他交过手的！要不是我因为一时弄不清楚，助你一臂之力，你已经给他杀了！ ”

穆娟娟笑道：“ 嘿，嘿，如此说来，你竟然还对我有过救命之恩呢，恩公在前，我却有眼不识恩公，真是失敬失敬！但你也可把我弄糊涂了，据我所知，玉虚子和令尊乃是好朋友，他要杀死我，怎的你反而帮我？ ”

楚天舒气道：“ 你现在还说风凉话儿，要是我早就知道他是玉虚子，你是银狐，我当然不会帮你。 ”

穆娟娟笑道：“ 原来你当时还未知道双方来历的，想必你一见那个女子长得美貌，就动了怜香惜王之心，勇救佳人，倒是值得令人钦佩。唉，但却想不到佳人竟然恩将仇报，抢了你的坐骑！ ”

楚天舒怒道：“ 我不想听你不知羞耻的说话！你知道是恩将仇报就好，你敢说你不是那天抢了我的坐骑的女子吗？ ”

穆娟娟突然收了油腔滑调，正容说道：“ 当然不是！ ” 接着说道：“ 你想想，武当五老把齐勒铭恨之入骨，要是你说的那天的事情不假，玉虚子就是因为我和齐勒铭的关系而迁怒于我的。我抢了你的坐骑，就应该远走高飞，避免给他追上。你那匹坐骑是一匹良驹吧？ ”

楚天舒道：“ 虽然不是千里马，一日之间跑个四五百里做得到的。 ”

穆娟娟道：“ 着呀，我既得这样好的坐骑，干吗我还要步行？ ”

楚天舒给她问住了，冷笑说道：“ 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

穆娟娟继续说道：“ 此地离开华山不过三日的步行路程，要是有你那匹良驹，一天就可以赶到了。倘若我是那个被玉虚子追捕的女子，我怎敢冒生命的危险，此刻还在此地？ ”

楚天舒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觉得也没这个理由，呆呆的答不出后来，只是把眼睛瞧她。

穆娟娟又道：“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四日之前发生的，对么？ ” 楚天舒道：“ 不错。 ” 穆娟娟道：“ 听说华山派的掌门天权道人被人暗杀，也是那天的事情。 ”

楚天舒道：“ 你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不过，这消息恐怕不是你听来的吧？ ”

穆娟娟笑道：“ 你的意思敢情疑心我就是那个暗杀华山派掌门的凶手？ ”

楚天舒道：“ 你当然没有这个本领，不过谁能担保你不是帮凶？ ”

穆娟娟笑道，“ 你都有这个想法，玉虚子和华山派的门人弟子自必也有这个想法了。多谢你提醒我，我是应该赶快离开华山越远越好了。否则岂非要受无妄之灾？ ”

楚天舒定睛看她，脸上现出一丝惶惑的神情，说道：“ 你当真不是那个女子？ ”

穆娟娟格格笑道：“ 你还没瞧清楚吗？不必着急，我虽然是要赶快离开

此地，但也不忙在这一刻的。你可以再仔细的瞧！”

楚天舒似乎瞧出一点什么差别，睁大眼睛，但却没开口说话。

穆娟娟道：“你瞧清楚了吧？我的脸上是不是比那个女子多了一点东西？”

楚天舒讷讷说道：“不错，你的脸上是多了颗红痣，不过穆娟娟笑道，“不过你怀疑我这颗痣是人工做的，对吗？你可以用手摸一摸，一摸就知真假！”

楚天舒脸上发热，冷冷说道：“请你说话正经点儿，咱们是说正经事情。”

穆娟娟道，“我是和你说正经的呀，你相信我不是那个女子了吧？”

楚天舒道：“她、她是……”

穆娟娟道：“好是我的姐姐！”这一回答早已在楚天舒意料之中，不过却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疑团了。

“我与你的姐姐，更是毫无关系，她有什么理由害我？”楚天舒道。

穆娟娟“哦”了一声，反问他道：“我就有理由害你吗？”

楚天舒没有回答，但他却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齐勒铭和他的父亲有仇，而银狐穆娟娟则是齐勒铭的情妇。

穆娟娟的态度本来甚是轻佻，此时忽地现出一丝悲哀的神色，一双忧郁的眼睛望向远方，淡淡说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楚天舒道：“其二又是什么？”

穆娟娟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只是一声轻叹，说道，“这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无须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想法完全错了，我决不会害你们楚家的人的。”

楚天舒道：“多谢，不过我还是想要知道，你的姐姐因何害我？要是你肯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个原因。我愿意尽力设法化解，非不得已，不向令姐姐报复。”

穆娟娟道，“好，我相信你的承诺，我也多谢你这片好心。但可惜我没法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

楚天舒道：“你们是姐妹，她做的事情，事先总会对你透露一点口风吧，你怎能一点都不知道？”

穆娟娟道：“看来你恐怕还认为她是事前和我商量过的吧？唉，也难怪你有这个想法。不过，你又猜错了！”这次她没等楚天舒继续发问，只是稍停片刻，看了看楚天舒，便即接下去说道：“不错，我和她是孪生姐妹，小时候是形影不离的。但各自长大之后，她嫁了人，我又与齐勒铭到荒山隐居，就一直没有见过面了。”说至此处，如有所思，陡地娇躯一震，不觉失声说道：“难道、难道是白驼山……”

“白驼山”三个字说得很轻，楚天舒也不知道有这个山名，问道：“你说的是什么山，在哪里的？”

穆娟娟的思想好像还陷在混乱之中，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楚天舒等待一会，待她呆过之后，轻声问道：“你的姐夫是谁？”

穆娟娟的脸上好像刮下一层霜，冷冷说道：“你知道的已经太多了。”言下之意，当然是不愿意告诉他了。

楚天舒讨了一个没趣，一时间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她了。

穆娟娟冷笑道：“你是不是还要找我算帐？”

楚天舒曾对玉虚子许过诺言，由于他的过错，放走“银狐”，他是愿意

为捉拿“银狐”而尽力的。不过此际站在他面前的虽是银狐，那日在华山所遇的女子却已经证实不是银狐。

楚天舒踌躇不定，暗自思量：“她与那天的事情虽然无涉，但却不知她说的究竟能够相信几分？无论如何她总是妖邪之辈！不过，最少她今次是对我并无恶意，我又怎可无端与她为难？”

穆娟娟看出他并没有动手的意思，脸色也就缓和下来，笑道：“你知道许多人都想杀我，但只有你不能杀我，你知道吗？我不是为了怕你杀我才这样说的，你自己也该知道，你未必杀得了我！”

楚天舒说道：“不错，你的轻功比我高明，暗器更加厉害。倘若你要杀我，恐怕比我要杀你容易得多。但我却不懂，因何只有我不能杀你！”

穆娟娟道：“因为我活在世上，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楚天舒怔了怔，说道：“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穆娟娟道：“你知不知道令尊因何与齐勒铭结怨吗？”

楚天舒道：“你是不是愿意告诉我？”要知这件事情一直是他心里的疑团，虽然那日他从齐燕然与丁勃的对话之中，已经稍知道一点秘密，毕竟还是不如银狐自己说出来的来得清楚明白。

穆娟娟道：“好，你若是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吧。你的继母是齐勒铭的妻子！”

这个关系，对楚天舒来说，本来不算太过出乎意料之外，那天他“偷听”了齐燕然和丁勃的说话，已经是有此猜疑了。不过从穆娟娟的口中得到证实，他还是不禁浑身一震，“呀”的一声叫了出来。

穆娟娟似笑非笑的继续说道：“齐勒铭是因为我的缘故，闹得夫妻分手的，但我知道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妻子。要是世上没有我这个人，齐勒铭的妻子固然不会嫁给你的父亲，嫁了你的父亲，齐勒铭也非抢回来不可，所以，除非你不想做个孝子，否则你非盼我长命百岁不可！”

她说出这个理由，倒是令得楚天舒啼笑皆非，但想想也不无道理，便道：“那么有你活在这世上，你就可以担保齐勒铭不和我的爹爹为难么？”

穆娟娟叹了口气，说道：“我在齐勒铭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比得上他原来的妻子，我当然是不能担保的。不过你也应该知道，天下是没有一个女子甘愿离开她爱过的男人的，尤其她曾为这个男人牺牲一切！”

楚天舒不觉也有一点为她难过，心里想道：“看来她倒是真心爱齐勒铭的。她也未必就是天生淫贱，恐怕就正是因为她爱人而不被人所爱，她发觉了她的心上人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她，这才自暴自弃的。”

穆娟娟语调苍凉之极，继续说道：“我不能担保他不与令尊为难，他一直怀疑他的妻子与令尊早有私情，如今他的妻子变成了你的继母，他与你们这家的冤仇是无法化解的了。不过我虽然不能阻止他夺回妻子，我却必将尽我的力缠住他，决不让他轻易得偿所愿！”

楚天舒道：“好，你决心这样做，那也等于是帮了我家的忙了。请恕我说句直话，我虽然不能把你当朋友，但也不会把你当作敌人了。咱们这就各走各的吧！”

穆娟娟忽道：“且慢！”

楚天舒道：“还有何事？”

穆娟娟道：“我们虽然不是朋友，倒是利害相同。对吗？”

楚天舒道：“不错，那又怎样？”

穆娟娟道：“ 我求你帮忙我一件事，你帮我的忙，也就是帮你爹爹的忙，你愿意吗？ ”

楚天舒道：“ 要是当真能够帮得上我爹的忙，我当然愿意。但不知你要我如何做法？ ”

穆娟娟拿出一个小小的瓶子，说道：“ 容易得很，你只须把这瓶子的药粉，用指甲挑一点点放到茶水之中，设法让齐勒铭喝了，那他就不能与令尊为难啦！ ”

楚天舒道：“ 这是什么毒药？ ”

穆娟娟道：“ 你放心，我不会毒死齐勒铭的。只是令他武功消失！这是我们家传秘方制炼的酥骨散，比唐家的秘方还多了两味罕有药物。纵使他己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也能令他使不出半点气力。 ”

楚天舒哑然失笑，说道：“ 你倒说得容易，但我如何能够对他下毒？ ”

穆娟娟道：“ 你当然不能对他下毒，但你可以设法假手别人！ ”

楚天舒道：“ 依你的说法，齐勒铭的武功已经是胜过他的父亲，是当今天下第一的了，我又怎能请别人替我去干这件事情？他不怕给齐勒铭所杀吗？我也不能连累他呀！ ”

穆娟娟道：“ 这个人即使齐勒铭明知他要害他，也决不会杀他的！ ”

楚天舒道：“ 哦，这个人是谁？ ”

穆娟娟道：“ 是他的女儿！ ”

楚天舒哈哈大笑，说道：“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的女儿怎会对他下毒？ ”

穆娟娟道：“ 你求她帮忙，她就会了。你告诉她，这只是为了挽救她的父亲，她会相信你的！ ”

楚天舒摇了摇头，苦笑说道：“ 你怎么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哼，若不是你的脑筋有毛病，那就一定是自作聪明，想得歪了！ ”

穆娟娟道：“ 恐怕不是我自聪明，是你故意装蒜！ ” 楚天舒道：“ 装什么蒜？ ” 穆娟娟道：“ 装作不懂人家的心事呀！ ”

楚天舒给她弄得啼笑皆非，皱眉说道：“ 我不过偶然做了齐家的客人，与齐姑娘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交情的。我不是早已告诉了你吗，你想到哪里去了？ ”

穆娟娟道：“ 哦，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情，只是普通的客人么？那么她的爷爷干吗要不惜自耗功力救你一命？你那套不能自圆其说的老话不必重复，你敢不敢对我说出真正原因？ ”

楚天舒道：“ 我说的你不相信，那就不如由你自己编造吧，我可没功夫和你瞎缠了。 ”

穆娟娟拦住他冷笑道：“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你别以为你的爹爹武功高强，不怕齐勒铭找他算帐 !最好的办法只有防患未然，否则你后悔就迟了！”

楚天舒道：“ 但你这个办法却是根本行不通的！ ”

穆娟娟道：“ 你没有去做，怎么知道行不通？ ”

楚天舒道：“ 你的办法，只是自说自话，想当然罢了！ ” 他给穆娟娟纠缠不清，虽然对她同情，但不觉也有几分气恼了。

穆娟娟怔了一怔，说道：“ 咦，看你的模样，我倒真有点弄不清楚，你是真的糊涂还是假装糊涂了。为了给你信心，我就为你指点迷津吧！刚才说到哪里？嗯，对啦，说到她的爷爷为什么对你那样好的真正原因。齐燕然的为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 决不会无缘无故舍己为人的。他不惜耗损功力救你，

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孙女爱上了你！一个女人是肯为她所爱的人做任何事情的，何况你不是要她毒死她的父亲，恰恰相反，是为了挽救她的父亲！听我的话去试试吧，我担保她也一定会听你的说话！”

说罢，不由楚天舒再加分说，就把那个装有她家秘方制炼的酥骨散抛了过来，跑了。

楚天舒怕她纠缠不休，只好接下这个瓶子。

穆娟娟远远扬声：“你赶快回齐家去，找齐姑娘与你一同上京，听我的话，包你没错。到了京师，你们只须在热闹的地方露几次面，那时你用不着去找齐勒铭，齐勒铭也会来找他的女儿，你也就可依计行事了。但记着，你必须瞒着那些自命为侠义道的人物，万一泄漏了风声，你也必须阻挡武当五老向他报复！他功力一失，你们就马上护送他回家！”说到一半，人影早已不见，但后面的话，随风传来，楚天舒仍然可以听得相当清楚。银狐的内功虽然尚未能算得是第一流，但跟了齐勒铭这许多年，造诣亦颇不凡。楚天舒听了她传音入密的功夫，不禁亦有自愧不如之感。

声沉影寂之后，楚天舒看着手中的银瓶，不觉心头苦笑。“她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怎能听她的话。这种荒唐的事情，只能当作笑话，说给姜师妹听。嗯，姜师妹比我早三天动身，我在华山又耽搁了两天，她恐怕就快要到京师了。”

他不觉想念姜雪君来，虽然明知这个师妹早已属意了人，但在心底还是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她见上一面。

当然他更挂虑的是自己的父亲，莫说他根本就把穆娟娟的设计当作荒唐，即使认为有几分实现的可能，他也不愿意冒多耽搁几天行程的危险，又再回到齐家了。

他本来想抛掉那瓶酥骨散的，但转念一想：出自唐家秘方的酥骨散极为难得，我只要不是存心拿来害人，留着它又有何妨。

这几天碰上的意外事情太多，情绪不免有点混乱，他冷静下来之后，这才想起当务之急是找一匹比较合意的坐骑。

他是从灵宝县城跑出来追赶银狐的，此时估计所跑的路程大约也在二十里开外了，他不想走回头路，而且灵宝的骡马市场他也曾去过，并没发现有适合于跑长途的良驹。心里想道：“不如到五原再说吧。”五原是一个比灵宝更繁荣的地方，距离他目前所在之处，约莫七八十里，以他的脚力，用不着施展轻功，半天就可走到。

不料只走了一个多时辰，不过三四十里的地方，却又碰上了一件他意料不到的事。

他走过一个山岗之时，突然发现树林里有一匹无主的骏马。马系在一棵树上，树上用“透骨针”（暗器的一种）钉着一封信，封面写的正是他的大名。正是：

不避嫌疑听哀曲，又见妖狐赠坐骑。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勇救佳人 巧施骗术　追随义母 误坠奸谋

途中救美巧安排

拆开一看，先闻得一股沁人的甜香，字迹鲜红夺目，原来是用眉笔蘸着胭脂写的。楚天舒吃了一惊，恐防香气有毒，连忙运功防御，半晌，见无异状，这才放心阅读。

信笺上歪歪斜斜的写着两行大字：“我替姐姐赔你一匹坐骑，你不愁耽搁行程了，赶快回去找齐姑娘陪你上京吧。”没有署名，但不问可知，这封信自是银狐穆娟娟写的无疑了。

楚天舒心里想道：“这银狐倒是神通广大，居然在转眼之间就给我弄来了一匹坐骑，又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似的。”

不过他主意已决，虽然感激银狐的好意，却也不肯改变原来的计划，心想：“这匹马来得正好，她替姐姐赔我坐骑，我也可以受之无愧。反正我又没有应允她什么，碰上了她，她也不能责我无信。”

这匹马并不比他原来的坐骑逊色，他跨上坐骑并即兼程赶路。初时他还有点担心银狐穆娟娟会在前头等他，碰上了只怕又要纠缠不休。但走了几天，一路上都没见着穆娟娟。“她给我准备了坐骑，当然她也会给自己找一匹良驹的。大概她是急于去找齐勒铭，先到京师去了。”楚天舒心想。他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他心烦，也就不再去想银狐的事情了。

他没有去找齐漱玉，却不知道齐漱玉已是先他上京了。

原来丁勃回家之后，她的奶妈从丁勃口中得知卫天元已经上京的消息，奶妈知道她挂念卫天元，回家以来一直闷闷不乐。忍不住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她。

她是瞒着祖父偷偷离家的，把祖父心爱的一匹马也偷走了。

一日她正在赶路，忽地发觉后面有一个人也是骑着马的好像是跟踪她。

她贪图捷径，走的是一条山路，路上并没行人，只有那一人一骑若即若离的跟着她。

这人身材瘦长，额头好像长出两片棱角，令人一见他的这副长相，就有“虽无过错，面目可憎”之感。

齐漱玉心中冷笑道：“不知是哪条路上的小贼，敢情他是见我单身一人，想打我的主意。”故意放慢坐骑，看他怎样。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那个人追了上来，从她身旁驰过，只是看她一眼，却并没怎样。

齐漱玉松了口气，但也有点“失望”，心里想道：“这厮贼眉贼眼，纵然不是小贼，料也不是好人。但总算他还没瞎了眼睛，不敢来撩拨我。哼，要是他敢来撩拨，我正好乘机打他一顿，解解心头闷气。”

走了一程，忽见那个人又折回来，而且还多了一个人骑着马跟他回来。他这伙伴恰好与他相映成趣，是个矮冬瓜。

齐漱玉心道：“来了，来了！”只道这个“小贼”是恐怕独自对付不了她，故而在前头约了同党，这才回来动手。

不料这两骑马，一左一右，从她旁边驰过，仍然没有动手。

不过，也许是由于她横眉怒目的神态，那两个人从她身旁驰过之时，都是不约而同的哈哈一笑，而且两双眼睛直上直下的朝她打量，随后又都好似

不怀好意的点了点头。

这两个人没有出手，齐漱玉自是不能出手打他们。但齐漱玉已是忍不住气喝道：“你们来来去去，要干什么？”

那高子笑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喜欢来就来，喜欢去就去，你管得着？”那矮冬瓜接着阴阳怪气的笑道：“我笑我的，你又不是姑娘，害什么臊！”原来齐漱玉为了在路上行走方便，于是女扮男装的。丁勃擅长改容易貌之术，她跟丁勃学过，在这方面的本领也不算差。

齐漱玉拨转马头，就想发作。但那两个人的坐骑比她这匹马跑得更快，她拨转马头，那两个人已经去得远了。齐漱玉也觉得不宜小题大作，按下怒气，又再赶路。

走了约莫三五里路，又听得蹄声得得，而且似乎不只一骑。

齐漱玉回头一看，只见又多了一个人，在高个子和矮冬瓜之外，还有一个作书生打扮的人。

齐漱玉的坐骑虽然是她爷爷心爱的良种名驹，但因为年纪大了，已是一匹超龄的老马。和一般的马匹相比它是跑得快许多的，但和这三个人的坐骑比，却又都给比下去了。

三骑马将她挤在中间，齐漱玉怒道：“要打架吗？”那书生骑术甚精，一提缰就在间不容发之际跃了过去，没碰着她，但却笑道：“好香，好香！哈，我怎舍得打你这样俊的小子！”

齐漱玉气往上冲，抖马鞭就扫过去。

她这条马鞭可不是寻常的马鞭，乃是用藏印边境大吉岭灵鹫峰上特产的山藤，浸入油中，百浸百晒而成。鞭上缠着钢丝，坚韧无比，抖开来长达一丈有多，名为藤蛇鞭，这条藤蛇鞭本来是一个西藏喇嘛送给她的爷爷齐燕然的，齐燕然精通十八般武艺，在剑法和鞭法上尤其有精湛的造诣，但他中年之后已经根本不用兵器了，只难却那位方外之交的盛情，而这条藤蛇鞭又是罕见之物，故此才收下他的这份厚礼。齐漱玉觉得好玩，问她爷爷要的。

她一鞭扫去，那书生骑术甚精，一提缰早已从她身旁跃过。书生的马跑得比她的马快，藤蛇鞭抖开来虽有一丈多长，鞭梢仍是落在马后。

不过她的藤蛇鞭虽然未能打着书生，却恰好够得上打着那瘦长的汉子。

那瘦长汉子从她右边驰过，口里正在笑着说道：“大哥，你走了眼了，她、她不——”话犹未了，藤蛇鞭已是刚好朝他迎面打来。

那汉子“哎哟”一声，双指一伸，把藤蛇鞭夹着，他这两根指头，竟然好像铁箝一般。原来他练的是铁指功，寻常刀剑，给他双指一夹，也可以夹断。

“哎哟，好狠！好在没打着！”那瘦长汉子嘴里将她戏耍，指上已用上十分力道。若是普通的马鞭，早已断为两截，但碰上这条藤蛇鞭，他的铁指功却是不能损它分毫。

“哦，我走了眼了？这么说敢情她不是男子么？”那书生笑嘻嘻的回头问道。

瘦长汉子夹不断齐漱玉的藤蛇鞭，改用掌力，握着鞭梢，使劲一拉，胯下的坐骑，仍是向前疾跑，想要把她拉下马来。

齐漱玉应变也是快极，陡地松开手中的鞭，飞身便即从马背上跃起，半空中一个鹞子倒翻，朝着那汉子扑下去，踢出了连环双蹬脚。

瘦长汉子想下到她腿上功夫也这么了得，齐漱玉松开藤蛇鞭，他骤失重

心，正要变招擒拿，齐漱玉半空掠下，疾如闪电，一个左蹬脚已是踢着他的肩头。瘦长汉子娄不住又是“哎哟”一声，不过这次的“哎哟”却不是装模作样的了，而是真正的由于给她踢着了肩胛骨，痛得叫出声来的。

说时迟，那时快，齐漱玉右脚又到，这次踢得更重，顿时 把那瘦长汉子踢下马背！不过齐漱玉并未得如所愿，夺了对方坐骑。

那匹马已经跑开，齐漱玉扑了个空，一个鹞子翻身，落在地上。

不过她虽然未能夺取对方的坐骑，那条藤蛇鞭则已给她夺回来了。那瘦长汉子在刚才变招擒拿之际，藤蛇鞭被迫抛开，齐漱玉双脚一着地，脚尖一挑，用不着弯腰去拾，藤蛇鞭已是回到手里。

矮冬瓜的那骑马在她左边追来，此时正好在她面前跑过去。她不敢弯腰去拾，也正就是为了要对付这个矮冬瓜。

矮冬瓜此时正在替那瘦长汉子回答书生所问：“对啦，大哥，你确是走了眼了，她不是俊小子，她是俏丫头！难得你赞她俊，这丫头我们就让给你吧。”

齐漱玉夺不了瘦长汉子的坐骑，本来就想夺他的，那还禁得他如此撩拨，心头火起，喝道：“放你的屁！”藤蛇鞭一到手中，立即挥出。

矮冬瓜的马匹在发力奔跑，但给藤蛇鞭缠住后腿，虽然没给齐漱玉拉回来，却也只能在原地腾跃了。

人与马正在角力，齐漱玉刚要收紧软鞭，那矮冬瓜突然跳下马来，而且这一跳跳得很远，就像一团肉球弹起一般，竟然从齐漱玉头顶飞过，落在她的背后。

齐漱玉背后虽然没有长着眼睛，也感觉得到那矮冬瓜在她背后正要伸开双臂抱她的腿。

这霎那间，她自是无暇再夺坐骑，只好回头对付矮冬瓜。她的藤蛇鞭缠在马腿，也来不及收回，就给那匹马拖着走了。

矮冬瓜笑道：“俏丫头，你把我拉来做什么。我知道你们这个地方有拉郎配的风俗，但我不相信你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小丫头会看得上我这一副尊容，你若是要拉郎配，应该去拉我的大哥。”

齐漱玉无暇与他斗嘴，按住心中怒火，拔剑就刺。矮冬瓜给她杀得好像手忙脚乱，但还是把这一大段的说话说完了。

齐漱玉心头一凛：“看来这三个人个个都是高手，我可能中了他们的激将之计。”要知学武的人最忌情绪波动，一给激怒就难免心粗气浮，十成的本领最多只能发挥六七成，这就难免给对方所算。齐漱玉瞿然一省之后，立即冷静发招，只听得“嗤”的一声，矮冬瓜的衣裳给她短剑刺穿。

矮冬瓜叫道：“好厉害的丫头，算我怕了你啦，我躺下来啦！”他果然说躺就躺，闪过齐漱玉一剑，趁势肩头着地，往下便倒。

矮冬瓜用的兵器是一柄长刀一柄短刀，一“倒”下去。双刀便贴着地面砍来。

齐漱玉刚在骂着“你躺下去装死也不成！”哪知他的躺下非但不是“装死”，反而更加灵活了。齐漱玉话犹未了，已是接连碰上几次险招。

这矮冬瓜的地堂刀确是另有一功，只见他浑身就像圆球一般，盘旋腾折，腕、胯、肘、膝、肩，不论身体哪一部分，一沾着地，立即腾起，而且身法配合刀法，只要一柄刀尖轻轻点着地面，便可身不沾地，比普通的“地堂刀”刀法，更显得轻灵飘忽，毫不费力。他的双刀，一长一短，长刀短刀的刀法，

也是各有不同。

齐漱玉本来是用长鞭配合短剑的，此时失了长鞭，手中只有一把不到三尺长的短剑，应付这种从所未见的“地堂刀”，急切之间，想不出破解之法，只能仗着闪、展、腾、挪的小巧功夫躲闪，竟然被这个矮冬瓜逼得连连后退。

那个给她踢下马的瘦长汉子已经站了起来，一面敷伤、一面观战。幸而他只是给踢伤肩胛骨，不是琵琶骨，并无大碍。但已是气得脸如红柿了。

那书生道：“老三，你得了人家这条藤蛇鞭，这条藤蛇鞭可是宝贝呀，难道你不知道它的来历？”

瘦长汉子道：“我知道。”

书生笑道：“你知道就好啦，一点皮肉之伤换一件宝贝，这样便宜的交易往哪里去找，你还生气干吗？”

瘦长汉子笑道：“大哥说的是。不过大哥。你也好像对这妇儿偏心点儿。”

书生斥道：“胡说，咱们是兄弟，我怎会对外人偏心。不过，咱们总算是在黑道上闯出了名堂的秦岭三英，虽然这丫头对咱们无礼在先，咱们也不能太过难为她一个单身小妇儿是不是。”

瘦长汉子笑道：“老二，你听见大哥的话没有，你可要留心点儿，千万别砍断这妇儿的双脚，把一个小美人儿变成了半截观音，那就大煞风景了！”

矮冬瓜作出诚惶诚恐的模样诺诺连声，说道：“老大，你不用吩咐，我也懂得应该怎样做的。你放心，我把一个完完整整丝毫无缺的美人儿送给大哥就是。”

齐漱玉陡地喝道：“你的屁放完没有，我可要你的命了！”喝声中身形倏变，双腿疾发，从刀圈的缝隙之中进招。短剑则只用于防守。这一下疾如风雨的“鸳鸯进步连环腿”的踢法，顿时把本来已经占尽优势的矮冬瓜踢得只能满地乱滚，无力还击了。

原来齐漱玉施展的乃是新近练成的穿花练树身法。练这种身法，要蒙着双眼在花树丛中与人过招，练到不能碰落一花一叶才算成功。矮冬瓜的“地堂刀”已经是配合上独门身法的，但齐漱玉的穿花绕树身法却恰好是他这种独门身法的克星。

齐漱玉精通十八般武艺，“鸳鸯连环腿”虽然不是她最得意的本领，而齐漱玉也只是得了她爷爷腿上功夫的三成，但就这三成功夫，已是足以破这矮冬瓜的“地堂刀”了。

“地堂刀”的厉害之处是在攻击对手的下盘，齐漱玉腿上的功夫使了出来，更加上她这奇妙的身法，当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矮冬瓜的双刀哪里还能削着她的双足，自是只能有满地乱滚的份儿了。

旁观的书生看得暗暗吃惊，心里想道：“齐家武功号称天下第一，果然名不虚传。看来只有我亲自下场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当的一声，矮冬瓜左手的长刀给齐漱玉踢得飞上半空。齐漱玉连环飞脚，正要又再踢飞他右手的短刀，忽见一柄张开了的扇子挡在面前，齐漱玉手中的短剑刺出，竟然给这柄扇子轻轻一拨一引，引出门外，齐漱玉稍稍失了平衡，那连环飞脚就踢了个空，矮冬瓜滚出数丈开外。

这个半中间插手的人正是那个书生。

他摇了摇描金扇子，嘻嘻的说道：“让我来领教领教齐姑娘的家传本领。老二、老三，你们只许在旁边看着，不许帮手。咱们秦岭三英，可不能给人笑话！”

矮冬瓜喘过口气，笑道：“大哥亲自出马，那还用得着我们帮忙？对啦，美人儿是要亲手拿下来才更有味道的！”

齐漱玉心中气极，但也不禁暗暗惊奇：“怪不得那两个人尊他为老大，就是他刚才这一招已经是比他的同伴高明多了。”这三个人中，以那瘦长汉子年纪最大，其次是矮冬爪，这书生的年纪则似乎还未到三十岁，最为年轻。但排行却刚好颠倒过来，年纪最大的是老三，年纪最轻的却是老大。

书生招扇一合，卖弄风流，柔声说道：“齐姑娘，请赐招！”显得甚为潇洒。

齐漱玉喝道：“你知道我的来历，怎敢对我如此无礼！”

书生笑道：“我可没有说过半句冒犯姑娘的话呀，我这两个兄弟是粗人，他们说的话请你不必放在心上。”

齐漱玉自忖没有胜他的把握，喝道：“你既然自知理亏，为何还要纠缠不休！”

书生打了个哈哈，摇了一摇扇子，慢条斯条理的说道：“齐姑娘，我几时说过自知理亏这四个字？不错，我这两位兄弟在言语之中是对你有不敬之意，但一来不是我说的，二来要讲道理么，未必全是他们不对。我不能偏袒他们，但也不能偏袒你！”

齐漱玉气往上冲，怒道：“谁要你偏袒？你说，他们有什么道理？”

书生说道：“齐姑娘，是你先出手打他们的吧？你打都打了，又怎怪得他们出言无礼！”

齐漱玉一听就知道这一场打架是免不了的，索性和这书生也翻了脸，冷笑税道：“老实告诉你，我本来是要打你的！你对我油嘴滑舌，先就无礼！”

书生佯作一怔，随即笑道：“我怎样油嘴滑舌？哦，对啦，当时我是闻到一股香气，赞道好香，好香。敢情这香气就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吧？但这也只是对你的赞美呀，你怎能出手就打？”

齐漱玉喝道：“你耍无赖，我就要打！”唰的一剑就刺过去。

书生一闪闪开，继续笑道：“我还没见过你这样蛮不讲理的姑娘，不过，你不讲理，我可要和你说个清楚，免得你说我欺负你。齐姑娘，你打了我的兄弟，倘若你不是齐燕然孙女儿那还罢了，我可以让你几分。但你是齐燕然的孙女儿，我倘若不为弟兄出头，岂不给别人耻笑我是怕了你的爷爷？”

说话之间，齐漱玉连进七招，但却给这书生一一化解。他一面拆招，一面说话，只凭这点，已是显得他的武功比齐漱玉胜过不只一筹。

“我也不想难为你，只请你跟我们回去。我会派人送信给你爷爷的。只要你的爷爷亲自到秦岭来向我们赔个礼，我就立即放你！”书生继续说道。

齐漱玉气极冷笑：“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的爷爷说话！”说话都不配，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赔礼了。

书生也冷笑道：“你爷爷不赔礼也行，只要他有本领能够从我的手中把你夺回去！”如此说法，分明已是把齐漱玉当作他的囊中之物似的。

齐漱玉强抑怒气，喝道：“你要擒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声出招发，短剑欺身直进，使出家传剑法的两败俱伤狠招，径刺书生胁下的“气愈穴”。这一招她冒险进招，拚着两败俱伤，快如闪电！

书生笑道：“留心你的手指！”摺扇倏张，闪闪发光。原来这是一把钢骨扇子，扇骨两边，很像磨利的刀片。齐漱玉吊的一剑刺过去，被了的扇子一覆一按卸去了力道，扇子贴着剑脊，竟然就向上削。这样一个变化，实是

大出齐漱玉意料之外。剑上的力道施展不出，反而变成了对方借力的工具，处此情形，似乎只有赶快弃剑缩手，方能免掉五指削断之灾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车声辚辚，马鸣萧萧。这条山路本来甚少人行，相不到竟有一辆马车经过。

书生似乎恐防夜长梦多，急于了结，招数一变，攻势有如暴风骤雨。

齐漱玉情知不敌，撮唇一啸，陡地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三丈开外。

她那匹坐骑，是她爷爷一手训练的名驹，善知主人心意，一听见啸声，就跑上前去迎接她。

齐漱玉仗着轻灵的身法摆脱强敌的缠斗，本来就是想抢快跨上自己的坐骑逃跑的。高个子和矮冬瓜正在一旁口沫横飞的观战，并非是在马上，要是她能够跨上坐骑，突围就大有希望。

哪知她还是慢了一步。

那书生反手一挥，一枝短箭闪电似的射出去。原来他这把扇子乃是钢骨扇子，扇柄装有机括，一按扇柄，扇骨可以当作短箭使用。不过和普通的箭略有不同，箭头不是尖的。

虽然不是尖的，但这枚钝头的扇骨被他用甩手箭的手法射出，却是胜过强弓利弩。

“卜”的一声，扇骨直贯马脑，齐漱玉那匹坐骑发出嘶哑的哀鸣，顿时就倒毙了。

正在十分吃紧之际，那辆马车来到了。

是一辆上有宝盖的华丽马车，挂着珠帘。坐在车厢里的是什么人，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

“浩儿，前面是些什么人在打架？”听这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是个中年妇人。

她口中的“浩儿”是个年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身穿白色真丝的衣裳，外罩石青起花的缎褂，脚登熊皮长统的马靴。像是一个文武兼全的贵家公子。但这个贵家公子现在却是充当马夫，为那妇人驾驭马车。

拉车那两匹马，毛色纯白，只有四蹄如墨。一看就知是异种名驹。

高个子和矮冬瓜似乎也给来人高贵的气派吓住了。没有立即上去动手。

那少年道：“似乎是三个强盗在抢劫一个小伙子。两个强盗把风，动手的那个强盗是用一把摺扇的。那小伙子打不过他。”

车厢里的妇人哼一声，说道：“是用扇子的？这一伙又是三个人？唔，敢情是所谓秦岭三英吧？你上去传我的口谕，叫他们不许恃强欺弱，以众凌寡。还有传那个老大过来，我要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高个了与矮冬瓜愕了一愕，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说道：“哪里来的老虔婆，既然知道我们秦岭三英的名头，胆敢如此口出狂言，你当我们是你家的奴仆么？”

那少年勃然色变，喝道：“什么东西，胆敢辱侮我的娘亲！”声出招发，一手就向那个高个子抓去。

高个子早已抖开了藤蛇鞭，笑道：“这件新到手的宝贝，我还未曾用过。就让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试一试我这件宝贝的滋味吧！”笑声中一个倒纵，立即反手挥鞭。他在“秦岭三英”之中虽然排名第三，但亦曾身经百战，哪里把这少年放在心上。藤蛇鞭抖开，长达一丈有多，少年手中没有兵器，

他自信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哪知这少年身手敏捷之极，藤蛇鞭卷地扫来，被他一抬腿就踏着鞭梢，高个子只觉虎口一震，藤蛇鞭已是给这少年夺去。

少年冷笑道：“什么秦岭三英，凭你们这点本领，给我家做奴仆也不配！”

说时迟，那时快，矮冬瓜的地堂刀已是朝他双足砍来。少年把夺到手中的藤蛇鞭挥出，鞭风呼响，使出“回风扫柳”的鞭法，把矮冬瓜挡在一丈开外。不过矮冬瓜的独门刀法却是要胜过他的伙伴许多，他在地上翻腾滚扑，捷若狸猫，虽然他近不了少年的身子，但少年的藤蛇鞭也打不着人。

高个子失了藤蛇鞭，换了他日常使用的兵器，一柄厚背砍山刀，已是退而复上，和那矮冬瓜联手对敌。他气不过被夺鞭，破口大骂。

少年把藤蛇鞭抖成无数圈圈，大圈圈、小圈圈、斜圈、正圈、圈里套圈，在高个子与矮冬瓜夹攻之下，仍是攻多守少。

齐漱玉虽然是在激战之中，但近在身旁的打斗她还是能够偷个空看几眼的，不禁心里大奇：“这少年的鞭法倒像比我所学的还要高明！据爷爷说，藤蛇鞭本来很少人会使，甚至知道它的来历的也没几个，怎的这少年随手夺来，就运用得如此纯熟，竟然比我还要高明！”

心念未已，只听得“当”的一声，原来是那高个子的厚背砍山刀被鞭圈套住，夺出了手，飞上半空跌下来了。

少年笑道：“这条鞭的确是件宝贝，你这脓包不会使用，怎能怪这宝贝？”笑声中挥鞭疾扫，高个子被他刷了两鞭，衣裳碎裂，胸膛都打出两道鞭痕，此时哪里还敢再骂，只有逃跑的份儿。

少年喝道：“回来！”断喝声中，藤蛇鞭已是圈着他的右腿，将他拉了回来。矮冬瓜见有机可乘，急于救助同伴，立即把双刀贴地滚砍，斩这少年双足。

哪知这少年动作极快，藤蛇鞭一卷一送，高个子给他摔倒地上，变成了一个人球，恰好滚到矮冬瓜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双刀。

矮冬瓜忙不迭收刀，愤然大骂：“小子，你忒也欺人太甚！”双刀并交左手，腾出右手，扶高个子站起。不料高个子竟是站立不稳，他才一松劲，只听得“咕咚”一声，高个子又跌倒了。原来这少年在松开藤蛇鞭之时，已是点了他膝盖的环跳穴。

说时迟，那时快，少年的藤蛇鞭又已向矮冬瓜唰的扫来，眼睛却是对着那高个子发话：“你出言无状，须得对我娘亲叩头谢罪，我才能放你走！”说话之间，已是连环三招，把矮冬瓜逼得在地上翻滚。他顿了一顿，藤蛇鞭挥出，指着矮冬瓜道：“你也一样！”

矮冬瓜气怒交加，叫道：“小弟无能，大哥，你……”他是想请老大赶快摆脱与齐漱玉的缠斗，过来对付这个少年。话犹未了，场中已是突然起了变化。

那个书生打扮的“老大”并非不想过来，也并不是害怕这个少年，这个少年的武功虽然高强，但也未必能够胜得过他的，他是害怕坐在那辆车上，一直尚未露面的那个妇人。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妇人是谁，但已是想起了一个极为可怕的人物了，由于怯意一生，心神不定。本来已经是处在下风，岌岌可危的齐漱玉形势顿时好转，与他扳成平手。

待至高个子给这少年打倒，身为“老大”的书生非得立即设法挽回败局不可，情急之下，无暇思索，一个冲跃，手指便按扇柄的机括。

他本是不想用暗器射齐漱玉的，此际逼于无奈，一发就是三枝。齐漱玉是死是伤，他已是顾不得了。

那少年正在把矮冬瓜打得只有在地上翻滚闪躲的份，但还未能点着他的穴道。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听那三枝扇骨射出的破空之声，不由得“啊呀”一声，闪电似的一鞭打下，他放弃用鞭梢点穴的打法，这一鞭打得极重，把矮冬瓜打得瘫在地上。

但他出鞭虽快，却来不及去救齐漱玉了。

距离如此之近，齐漱玉本来非中“暗箭”不可。但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又有一件惊人的变化发生！

只听叮叮连声，那三枝当作短箭射出的精钢扇骨在齐漱玉的面前落下，随着落下来的竟然是三颗珍珠。齐漱玉呆了一呆，刚好把这三颗珍珠接到手中。

车子上的那个妇人似乎没看见齐漱玉的动作，叫道：“浩儿，替我把珍珠捡起来。”少年道：“娘，用不着捡了。”那妇人笑道：“你倒是一副大少爷脾气，我可不想陪老本呢。”

齐漱玉一呆之后，方始省起要物归原主，忙把珍珠递给那个少年。那少年略一踌躇，似乎想接又不想接，但终于还是接了过来，说声：“多谢。”齐漱玉面一红，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应该是我多谢你才对。”

三颗小小的珍珠竟然能够打落三枝精钢扇骨，而且珍珠丝毫无损，这妇人的功力之高可想而知。齐漱玉心里想道：“听丁大叔说，内功练到最高境界，可以摘叶飞花，伤人立死。当今之世内功差不多练到这个境界的只有爷爷一人。可惜我一出世，爷爷业已闭门封刀，他未遇强敌，这门功夫我从未见过。这妇人能够用珍珠打落精钢扇骨似乎是属于同一类的功夫。不过功力有深浅，她还未练到可以用花叶当暗器的境界。但爷爷练到七十多岁，尚未炉火纯青，她不知有多大年纪？她是这少年的母亲，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岁吧。那就真是难得之极了。”

那个身为“老大”的书生，比起齐漱玉来当然更加见多识广，此时不禁面如土色！

“请问来的是哪位前辈，可否容我拜见？”书生颤声说道。

“我叫你住手，你反而暗箭伤人。是否不服气，还想和我较量较量？”那妇人冷冷说道。

书生忙道：“不敢。不过我们总算是在江湖上混出了字号的。老夫人若是不容一见，我们宁死不辱。”

那妇人冷笑道：“原来你想知道我是谁才肯甘休。好吧，我也不怕你们记仇，就让你们一见。”

那妇人揭开珠帘，齐漱玉只觉眼睛一亮，出来的竟然是个珠光主气的中年贵妇。头上梳的是金丝八宝攒珠髻，鬓旁插朵珠花，珠花似乎缺了一瓣，身上穿的是缕金大红云缎袄，外罩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绣花百折裙。但在雍容华贵之中却也掩盖不住有几分妖冶之气。齐漱玉暗暗想道：“若不是我刚刚看见她的暗器手段，一定会把她当作官宦人家的贵妇。不过学武的人原也不拘身份，说不定官太之中也有武功好的。”

齐漱玉对这妇人的身份猜疑不定，那书生则是定了眼珠。

只见珠帘揭开，车厢里挂着一幅刺绣，绣的是一匹骆驼。

那少年一面搀扶他的母亲，一面笑道：“你知道我们是谁了么？”

那书打扮的：“老大”颤声说道“兄台敢情是白驼山的少山主？”他不敢问那贵妇，只敢向这少年试探。

少年笑道：“算你眼力不错。”

那“老大”突然抬起手掌，噼噼啪啪，自己打了自己两记耳光，说道：“不知是宇文夫人驾到，罪该万死！”

这一下可把齐漱玉看得傻了。她心里又是惊奇，又是没趣。试想她的爷爷是武林公认天下第一高手，这个什么“秦岭三英”的老大竟然毫不卖帐，如今对这贵妇却怕成这个样子！试想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这个什么白驼山的宇文夫人不知是何来历，怎的从没听见爷爷说过？她的武功不及爷爷，难道她在武林中的地位还能胜得过我的爷爷不成？”

那个贵妇模样的宇文夫人见这“老大”如此恭顺，似乎甚为满意，说道：“你不听我的吩咐，本来应予严惩的。但念在不知不罪，你又已经自己打过嘴巴了，这就饶了你们吧。”

此时那个矮冬瓜已经爬了起来，并且替那高个子解开了穴道。两个人早已走到他们“老大”的身边。

他们听得一个“饶”字，大喜过望，拔脚就走。

那书生喝道：“你们两个怎能如此不懂规矩？”他口中说话，双膝已是超着宇文夫人跪下。

那两人瞿然一省，想起了白驼山少山主对他们的命令，慌忙跟着“老大”跪下，而且不约而同的也学着老大刚才的模样，噼噼啪啪的自打嘴巴，齐声说道：“冒犯夫人，罪该万死，求夫人饶恕。”

宇文夫人喝道：“好了，好了，我不想看你们的丑态，都给我滚吧！”

“秦岭三英”，走后，那少年道，“我复姓宇文，单名一个浩字。请问兄台高姓大名，这条藤蛇鞭是你的吧？”

齐漱玉道：“小弟姓齐，单名一个玉字。不错，这条藤蛇鞭正是我的家传之物。”她因为“漱玉”二字一听就知道是女孩子的名字，故此省了一个“漱”字，单独一个“玉”字，虽然也有闺秀意味，但男子的名字中有“玉”字的也不少，就没那么碍耳了。

不过藤蛇鞭是极为罕见的兵器，齐漱玉已说出了它是家传主物，本人又是姓齐，对方倘若熟悉武林人事，应该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的。

齐漱玉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只因这两母子乃是她的恩人，对恩人她不想捏造谎言，隐瞒身世。另一方面，在她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不自觉的以身为齐燕然的孙女为荣的，改名可以，换姓她可不愿。

她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这个宇文夫人问她一句：“请问你和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齐老先生是怎么个称呼？”她就会告诉她的。

但这个宇文夫人却并没有这样问她，听她说出“家传之宝”这四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神情也没有什么改变。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个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

宇文夫人只是望着她笑道：“齐相公，你年纪这样轻，武功倒是很不错呀！难得，难得！”

看来这个宇文夫人也并未看出她是女儿身。

齐漱玉面上一红，说道：“要不是得前辈出手相助，只怕我早已性命不保了。前辈谬赞，晚辈实是无地自容。”

宇文夫人笑道：“ 你不必太过自谦。你莫看我打发他们容易，其实他们三兄弟在江湖中已经算得是一流高手了。尤其那个老大，他是得了铁扇先生上官谨的真传的。若不是我出手，我这孩儿和你联手只怕也未必对付得了他呢。 ”

说至此处，若有所思，接着问道：“ 秦岭三英是他们自己封的，但他们在黑道上的行为确是还不算太坏，不会随便抢劫、杀人的。不知齐相公因何与他们结下仇怨？ ”

齐漱玉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秦岭三英是什么来历。 ”

宇文夫人先为她解释“ 秦岭三英 ”的来历：“ 他们是在秦岭安窑立柜的三个黑道人物，老大名叫秦兆阳，他的师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矮冬瓜排行第二，名叫骆宏，是保定地堂刀石家的弟子。那瘦长汉子排行第三，名叫卢志高，也曾在武林名家外号金刀无敌王元通的门下学过几年刀法。 ”

说了这三人的来历之后，宇文夫人再问：“ 既然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何以与你为难？ ”

齐漱玉道：“ 我也不知道。 ”由于宇文夫人并没问她身世，她可以不说就不说了。“ 秦岭三英 ”何以与她为难，那个“ 老大 ”是说过的，就因为她是齐燕然的孙女。不过她也并不完全相信那个“ 老大 ”的说话。

宇文浩道：“ 像秦岭三英这种跟过名师练武的黑道人物，一般来说，最喜欢的是两件东西。一是宝剑，二是名驹。藤蛇鞭是极为难得的兵器，在识货者的眼中，比宝剑还更名贵。说不定他们看中了齐兄的这条藤蛇鞭，因此动了夺宝害命的歹毒念头。 ”

他提到宝剑名驹之时，齐漱玉情不自禁的向她那匹已经倒毙路边的坐骑望去。

宇文浩故意问道：“ 齐兄，你的坐骑呢？ ”

齐漱玉黯然说道：“ 已经给那强盗用暗器射死了。哟，就是这匹乌龙驹。”说到乌龙驹的名字时，声音充满感情。

宇文浩忙道：“ 我有尚好的金创药，可以医人，也可以医马，让我过去看看还有没有救。 ”

他急步过去察看乌龙驹的伤势，齐漱玉抱着一线希望跟在他的后边。

一看之下，宇文浩叹气道：“ 秦老大的扇骨箭功力非同小可，已经洞穿马脑，决难起死回生了。唉，真是可惜！小弟略懂相马，齐兄的这匹乌龙驹是大宛的异种名驹，虽然老一点，还是远胜于凡马的！ ”

齐漱玉苦笑道：“ 宇文兄眼力不差，这匹乌龙驹的年纪比我还大，我一出生他就和我作伴了。谁知我舍不得和它分开，反而累它丧了性命。 ”

宇文浩道：“ 齐兄，你失了坐骑，再要找一匹这样的好马可就难了。看你的模样，你好像是急于赶路的，是吗？ ”

齐漱玉点了点头。

宇文浩沉吟片刻，说道：“ 可惜我这两匹马是一对的，否则可以分一匹给你。 ”说至此处，忽地问道：“ 齐兄，你往哪儿？ ”

齐漱玉道：“ 小弟要赶往京师。 ”宇文夫人道：“ 哦，你想赶往京师，有急事么？ ”

齐漱玉道：“ 也不是什么急事，不过我和一位友人有约，在京师会面。他已经走了五六天了，我恐怕他在京师等不见我，他又是不能久留的，等不见我，就会离开京师。 ”

宇文夫人笑道：“ 那你不用担心了，正巧我们也是要往京师去的。若不嫌弃，你就和我作个伴吧。坐我这辆马车。相信不会比你那匹乌龙驹走得慢。”

齐漱玉心意踌躇，说道：“ 萍水相逢，不敢打扰。 ”

宇文夫人笑道：“ 不错，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交情大概不能算是萍水之交了吧？ ”

齐漱玉虽有江湖经验，但毕竟阅历尚浅，暗自思量：“ 这宇文夫人不知是何来历，但她虽然显得诡秘，料想不是坏人，否则她也不会替我打发那三个强盗了。 ”此时她正是需要雪中送炭，便即笑道：“ 萍水相逢，多蒙救助。老前辈说得对，这当然不止是萍水的交情，而是可算得过性命的交情了。只不过这是我欠你们的情。晚辈受惠已多，再要给你们添麻烦，心里过意不去。”

宇文浩哈哈一笑，说道：“ 齐兄，我看你是个少年豪杰，怎的却似扭扭捏捏的姑娘？咱们是一见如故，说这些客套话干嘛？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要求你帮忙呢。 ”

宇文夫人笑道：“ 这样吧，请恕我倚老卖老，齐相公若不嫌弃，与小儿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

这一提议来得太过突然，齐漱玉连想也没有想过，不过，一来对方于己有救命之恩；二来齐漱玉对他们母子亦有好感；三来她又急于上京去找师兄。在这种情形底下，也不容许她多作考虑。便只好答应了。论起年纪，宇文浩二十有二，比她年长四岁。她与宇文浩交互八拜，叫了他一声“ 义兄 ”之后，接着给宇文夫人磕头，唤她干娘。

宇文夫人眉开眼笑，说道：“ 好孩儿，我没有好的见面礼给你，就把这朵珠花给你吧。 ”

齐漱玉道：“ 干娘厚赐，小侄可不敢当。 ”

宇文夫人笑道：“ 我给你这朵珠花，是有因由的。刚才我打落秦老大的扇骨箭，用的就是从这朵珠花上摘下来的三颗珍珠。你留着作个纪念，他日也可以留赠你的媳妇儿。 ”

宇文浩笑道 :“ 妈，你想得真周到。弟媳的聘礼，你都给玉弟准备好了。 ”

齐漱玉面上一红，但怕引起他们疑心，只好收下了。

宇文夫人笑道，“ 从现在起，咱们就是娘儿俩啦。让你的大哥驾车，你到车厢里陪我吧。 ”齐漱玉这才知道她要自己和她的儿子结拜的另一个原因，心里想道：“ 她是个贵妇，恐怕是要比普通的江湖人物多讲究一点礼法的。她做了我的干娘，那就不用避嫌了。 ”心里也在暗暗得意，自己女扮男装，和宇文夫人坐在一处，她居然一点也看不出来。

宇文夫人道：“ 你不用和你的大哥客气，这两匹马是听他使唤惯了的，所以只能由他驾车。 ”说话之时，宇文浩已打起响鞭，马车飞也似的跑了。

齐漱玉坐在车中，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心里想道：“ 果然跑得比我那匹乌龙驹还快。 ”

一路同行，免不了闲话家常。但宇文夫人只是稍涉即止，并没详言。当齐漱玉问起她家里的情形和白驼山是在哪里的时候，她笑着说道：“ 白驼山可远着呢，它是在藏边的一座高山，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你的义父单名一个雷字，我们只生下你的大哥一个。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原，这次我带他入京，是想让他增点见识的，我有一个亲戚，多年未通音讯，最近才知道她在京师。 ”

齐漱玉心里想道：“ 怪不得爷爷也不知道武林中有宇文这一家，原来他

们是远在边陲的。”不免有点奇怪，问道：“义父是汉人吗？”

宇文夫人笑道：“想必你看见我们的服饰，有点奇怪，是吧？”要知她们母子的服饰都华贵异常，齐漱玉虽没有到过西藏，但也知道住在西藏的十九都是“胡人”，（西藏古称吐著，人种复杂，以藏人数量较多。）衣裳简朴。看她们母子的服饰，料想决不会是胡人服饰。

宇文夫人笑着继续说道：“说起来可真是话长了，你义父的远祖是唐朝时候在中原做官的胡人，后来因为天下大乱，他带了家人和一些亲信部属到白驼山开荒隐居，几代相传，倒把白驼山变成了世外桃源一般了。这位远祖是在中原长大的，他的妻子又是汉人，所以把中原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也都搬到了白驼山了。他们这家还有个习惯，男子大都是喜欢娶汉女为妻的，所以传到了你义父这代，你要问他是汉人还是胡人，这就很难说。他的母亲、祖母、曾祖母……都是汉人，以血统来说，恐怕是汉人更多了。”

不过，她只是“略述家世”，对她夫家与武林人物有无来往，以及其他一些别的事情她就一字不提了。

齐漱玉道：“我自幼父母双亡，武功是爷爷和一位老仆人教的。”心里在想：“爷爷早已闭门封刀，除了寥寥几个至交友好之外，他是不愿意给外人知道他的踪迹的，要是义母问起他的事情，我说不说呢？”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宇文夫人并没有像她这样多问，只是笑道：“江湖异人，在所多有。你的爷爷想必也是和我家那位远祖一样，是厌倦了尘世的纷争，故而想做个世外高人的。”竟然连她的祖父的名字都没有问。

齐漱玉也知道江湖上有许多避忌，尤其一些“遁世”的“高人”更不喜欢别人问及来历的。宇文夫人没有打探她的家世，她自也不便多问干娘了。

马车跑得很快，第二天就到了河南西部的灵宝县。齐漱玉听得远处水声轰鸣，似是波涛拍岸，知道已经到了黄河之边。崤山、岷山迫近黄河，互为犄角，古称“崤函天险”，但两山夹峙之中却是一大片盆地，数百里平川，土地富饶。

宇文夫人笑道，“在崤山或岷山高处远眺黄河乃是一景，可惜咱们没这闲功夫了。但也不妨走得慢些，看看这里既有高山，又有平原的山川美景。”

她卷起帘与齐漱玉指点山川形势，齐漱玉闷坐车厢多时，纵目聘怀，顿觉胸中一爽。

忽听得杂乱蹄声，原来她们这辆马车正在走过一个交叉的路口，在另一条路上有五个骑者也正在赶路。她们走的方向是西南，是准备取道山西前往京师的。这五匹马则是向着正南面走，正南面是函谷关，过了函谷关就进入陕西境内了。

驾车的宇文浩说道：“此处是三个省份的交界处，这些人跑得这样急，恐怕是黑道人物。”

齐漱玉道：“何以见得？”

宇文浩道：“大凡在省份交界之处的边境，那是最适宜绿林人物出没的地方。因为各省的统兵长官大都是喜欢推卸责任的。只要强盗从他的辖区逃过边境，他就不管了。”

齐漱玉笑道：“原来如此。不过这次恐怕是你看错了，我瞧这些人的服饰好像是道士。”

两条路交叉穿过，那五骑马虽然是在另一条路，而且已经离开交叉的路口约有半里之遥，但还是可以约莫看得见的。此时他们正转过一个有山坳阻

拦视线的地方，看得更加清楚了。

宇文夫人笑道：“ 管他是强盗或是道士，各走各的，不必多理闲事。 ”

哪知他们不理“ 闲事 ”，那些人却是要理“ 闲事 ”。

走在前面的那个道士忽地“ 咦 ”了一声，说道：“ 咦，你们快看。是不是那个妖妇？ ”

后面的一个道士说道：“ 不会吧，那妖妇怎会在此处出现。咱们不是，…… ”他似乎是害怕给他们这边听见，声音越说越小，后面的话听不见了。

本来这些人在半里之外交谈，又不是特别提高声音，她们是很难听得到的。不过齐漱玉是练过武功的女子，耳目异于常人，除了最后那一句听不完全之外，其他的话都听见了宇文浩面色一沉，说道：“ 娘，这些牛鼻子无礼之极，好像是在议论咱们呢。要不要给他们一点教训？ ”

宇文夫人沉吟片刻，说道：“ 这些道士好像有点来历，别理会他们。 ”

宇文浩气愤道：“ 娘，你没听见他们胡说八道吗？管他们什么来历，难道咱们还怕了他们不成？ ”

宇文夫人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害怕他们。但一来我怕你这火爆的性子，一言不合，只怕就要闹出事来。二来你的弟弟也要赶着前往京师，何必为一点小事，耽搁行程。

宇文浩见母亲坚决不许，只好忍住气继续赶车。

哪知他没有过去兴师问罪，那五个道士反而来了。他们离开大路，穿过田亩，跑到宇文夫人的马车正在行进的这条路上，兜头截住，一字摆开。

宇文浩按辔道：“ 你们意欲何为，想抢劫么？ ”

那五个道士见他一副贵公子模样，倒是不觉一怔。为首的那个年纪最长的道士答道：“ 我们是华山道士，不是强盗。 ”

宇文浩道：“ 你们是想化缘？ ”

那道士合什说道：“ 贫道亦非化缘！ ”

宇文浩道：“ 那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

那道士道：“ 请公子恕贫道冒味，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

宇文浩喝道：“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

那道士面色一端，说道：“ 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公子，你腰悬宝剑，想必是武林中人。 ”

宇文浩道：“ 是又怎样？ ”

那道士道：“ 你这辆车子上坐的是什么人？ ”

宇文浩怒道：“ 你这牛鼻子臭道士好生无礼，你这样问，什么意思？ ”

宇文夫人隔着珠帘小声说道：“ 浩儿，说给他们听也无妨。 ”

宇文浩冷冷说道：“ 是我的母亲和弟弟，你问她们干吗？ ”双目圆睁，只待他们答得无礼，就要动手。

那道士说道：“ 可否容我们见一见令堂和令弟？ ”

宇文浩大怒，唰的拔剑出鞘，喝道：“ 臭道士，放你的屁，敢对我娘亲无礼—— ”

宇文夫人却道：“ 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见我？ ”

那道士道：“ 请公子息怒，贫道决无轻薄之意。我们是出家人，善男信女在我们眼中都是一样。 ”言外之意，出家人心无杂念，本来无须避男女之嫌。

宇文浩冷笑道：“看你们也不像有道之士。哼，既非化缘，因何求见家母？快说！”

那道士说道：“实不相瞒，我们是华山派的道家弟子。这次下山，是奉了掌门之命，寻访一位与敝派大有关系的女施主的。”

宇文夫人隔帘问道：“什么关系？”

那道士迟疑片刻，说道：“掌门没有说明，请恕贫道无从奉齐漱玉从帘缝里偷看他说话的神情，暗自想道：“看来他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不过白驼山宇文这家人远在藏边，和华山派怎么拉得上关系？华山派的掌门天权道长和六大长老之一的天漩道长与爷爷都有交情，假如他们和白驼山的女主人不论有恩还是有怨，应该不会瞒住爷爷的。爷爷曾把江湖上较为重要的人物都对我说过，可从没提过白驼山的宇文夫人。这几个华山派道士所要找的那位女施主，按常理推断，应该不会是我新拜的干娘吧？”

心念未己，只听得宇文浩已在问道：“你怀疑家母就是那位女施主吗？”

为首的道士道：“只求一见，便可释疑。”话中之意，不啻承认了他确实是有此怀疑。

宇文浩冷笑道：“我也老实告诉你吧。家母和我是刚从西域来到中原的，连华山在哪里都不知道。焉能与你们华山有甚关系？”

那道士道：“彼此同属武林一脉，贫道又是出家人。就算我们误会，容我们拜见老夫人料亦无妨？”

宇文夫人忽道：“你见过那位女施主吗？”

那道士道：“不久之前我们才见过她的，只因当时追不上那位女施主，故此无法完成任务。”

宇文夫人道：“好，那我让你们见一见吧。玉儿你也出来，让他们见见，免得他们还有疑心。”

为首的那个道士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先礼后兵，五个人同时下马，这是遵守江湖的礼节，人家既然以礼相待，他们就不能高高坐在马上。

这霎那间双方眼睛都是目不转瞬，隐隐藏着杀机。宇文浩这双眼睛是盯着那五个道士。

珠帘高卷，宇文夫人与齐漱玉携手下车。

盯着宇文夫人那五双眼睛定住了，似是感到十分惊异，目光一片迷茫。

有一个道士失声叫道：“大胆妖……”为首的那道士喝道：“别胡说！”那个道士本来是想骂“大胆妖妇”的，硬生生把一个“妇”字咽了回去。

宇文夫人面色一变，问那为首的道士：“你说的那个女施主亦即是他说的妖妇吧？”

为首的道士不敢作声，在他背后说了半句话的那个道士抬头道：“不错。”

宇文夫人冷笑道：“那么你们看清楚没有，我是不是那个妖妇？”

为首的道士神色显得有点迟疑，没有立即回答。他心里暗自想道：“相貌倒是一模一样，但服饰却是完全两样，神气也大不相同。那妖妇轻功再好，谅也不能这样快就来到这儿，而且从头到脚都换过打扮吧？这个妇人的雍容华贵风度似乎也不是那个妖妇所能假扮得来。”

他正想道歉，不料他那鲁莽的师弟却已说道：“天下决没有这样相像的人，那妖妇诡计多端，师兄，你别给他骗过了。”

为首的道士喃喃说道：“不对，不对！”

宇文浩喝道：“什么不对？”

那道士瞿然一省，连忙合什说道：“ 对不住，我们认错人了。 ”
宇文夫人冷笑道：“ 原来我竟然像个妖妇，今天我才知道。 ”
宇文浩猛地喝：“ 你们就想走么？ ”
为首的那道士怔了一怔，说道：“ 贫道已经赔过礼了。 ”
宇文浩喝道：“ 我要你们各自打五十下嘴巴，外加十个响头！ ”
脾气最暴躁的那个道士大怒说道：“ 华山派弟子只能接受本派掌门刑罚，决不向妖妇低头！ ”
话犹未了，只觉劲风飒然，宇文浩已是扑到他的面前，这道士名叫凌霄，是天机道人的徒弟，精于大擒拿手法，见宇文浩扑到，立即一个怪蟒翻身，身形半转，掌托敌时，正待用个高探马的招式，抓着宇文浩就摔。哪知宇文浩的擒拿手法比他更精更狠，只听得“ 喀嚓 ”一声，不知怎的宇文浩早已脱出手来，手腕一翻一绕，把凌霄右臂的关节拗折了。
为首的那个道士迅即来援，却想不到仍是慢了一步。宇文浩兔起鸽落，一个照面就把凌霄摔倒，回过头来，刚好迎上敌招。
这个为首的道士道号凌虚，是天权道人的首徒，武功比凌霄高出甚多。他见宇文浩如此狠辣。不禁也动了怒气。
凌虚喝道：“ 小子胆敢伤人。我与你拚了！ ”五指如钩，欺身直进，抓宇文浩的琵琶骨。
宇文夫人在旁观战，点了点头，对齐漱玉道：“ 不错，这是华山派的龙爪手功夫。 ”齐漱玉不禁有点奇怪，心想他们这家远在藏边，怎的对华山派功夫了如指掌？要知龙爪手功夫乃是华山派镇山三主之一（其他两宝是无极剑法和五行拳），门下弟子倘非遇着强敌，轻易是不肯使用的。齐漱玉也只是听得爷爷说过，未曾见过。
宇文夫人好似知道她的心思，说道：“ 华山派是中原六大门派之一，我们僻处边陲，对中原各派武功当然是孤陋寡闻，但六大门派的看家本领，倒也略知一二。 ”她谈笑自如，似乎丝毫也没为儿子碰上强手担忧。
宇文浩笑道：“ 华山派的龙爪手是不错的，可惜这臭道士练得还没到家！” 说话之间，早已避开了凌虚连环三招的龙爪手，掌势斜飞，反劈凌虚肩胛。凌虚识得厉害，一个移形易位，肘锤撞宇文浩左胁的愈气穴。这是五行拳的杀手绝招，攻敌之所必救。
宇文浩霍的一个凤低头，骄指如戟，戳凌虚咽喉，招数后发先至。凌虚招数使出，横了心肠，喝道：“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双掌齐发，不护自身，反而向前猛击。如此打法，已是豁出性命，拼着同归于尽的打法。
宇文浩冷笑道：“ 想拼命么。凭你这点本领，那是做梦！ ”只听得“ 蓬 ”的一声，宇文浩早已变指为掌，变招之快，难到形容。双掌相交，凌虚顿时便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宇文浩掌势未衰，喝道：“ 给我跪下！ ”掌锋收回之际，一捺他的肩头。
凌虚踉踉跄跄退出了六七步，哗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并没跪下。
宇文浩喝道：“ 哪一个不跪下磕头，我就杀哪一个！ ”
那个首先被他摔例的凌霄右臂脱臼，痛得在地上打滚，忍着疼痛喝道：“ 华山派宁死不辱！ ”左肘支地，跳起来反扑，可是究竟气力不济，跃不到三尺远，“ 卜通 ”又跌倒了。
凌虚在五人中武功最好，也不过五六招便受了伤，余下三人明知不敌，但在激愤之下，却是不约而同的一涌而上。这三个人是天梧道长的徒弟，练

有一套互相配合的三才剑法，三柄长剑暴风骤雨一般杀来，完全放弃防御，威势之猛，看得齐漱玉也有点胆颤心惊。

她正想上去调停还未来得及开口，只听得断金戛玉之声不绝于耳，原来宇文浩亦已拔出主剑迎敌，把对方的三柄青钢剑都削断了。

三柄青钢剑同时削断，火星蓬飞。宇文浩冷笑道：“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冷笑声中，宝剑抖起三朵剑花，已是使出了一招“云魔三舞”。“云魔三舞”乃是一式三招，剑点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候落到那三个道士的身上。

齐漱玉想不到他出手如此之快，只道他当真是要杀这三个道土，大吃一惊，连忙跑上去叫道：“大哥，不可！”但已经迟了，三个道都中剑倒地了！

齐漱玉暗暗叫苦，但仔细一看，三个道士的身上都没有见到血迹。宇文浩收剑入鞘，说道：“不可什么？”齐漱玉惊魂稍定，笑道：“我只道你杀了他们呢，原来只是刺了他们的穴道。”

宇文浩道：“不可以杀他们吗？”受了伤的那个年纪最长的道士凌虚，此时正是向他冲来，宇文浩口中说话，一伸手又抓着了凌虚的琵琶骨，说道：“我已经说过，他们若不磕头赔礼，我决不轻饶！”

凌虚怒道：“我是他们的大师兄，你先杀了我吧！”

齐漱王道：“大哥，请看在我的份上，放过他们吧。”

宇文浩道：“哦，你认识这班臭道士？”齐漱玉道：“不认识。”宇文浩道：“那你力何替他们求情？”齐漱玉道：“他们是华山派的道士。”宇文浩道：“华山派的道士就杀不得么？”

齐漱玉不想说出她的爷爷与华山派的交情，只好说道：“华山派在中原算得是名门正派，依我之见，还是从宽发落好些，杀了他们似乎太过。”

宇文浩道：“怎样从宽发落？”

齐漱玉道：“这就要请干娘示下了。”

宇文夫人说道：“浩儿，你玉弟的话是对的，咱们不可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杀人！”

宇文浩道：“娘，他们口出污言，得罪了你，可不是小事啊！”

宇文夫人笑道：“我也不知他们怎的会把我当作妖妇，其中恐怕定有误会，我倒是不能不有好奇之心了。这样吧，只要他们把个中原委，对我明言，我也不用他们磕头赔礼了。玉儿，你替我问问他们。”说罢，弹出三枚铜钱，替三个道士解了穴道。她看也不看，随手掷出三枚铜钱，就恰好打在相应的穴道上。这手解穴功夫，看得凌虚也不禁暗暗佩服。心想：“这妖妇的本领可比她的儿子又高得多了。但那个妖妇听说是并无儿女的，她虽有几分妖气，却一定不是那个妖妇。”

凌霄托着断臂，一跛一拐走近前来。宇文夫人说道：“浩儿，用灵玉膏给他敷伤。”这是白驼山秘方制炼的治外伤药膏，化瘀止血之外，兼有续骨生肌之功。凌霄哼了一声，正眼儿也不瞧宇文夫人母子，径自走到凌虚跟前，说道：“师兄，请你替我接臼。”宇文浩讨了个没趣，要不是母亲有言在先，他几乎忍不住又要发作。殊不知凌霄对他已算好了。凌霄脾气最为暴躁，只因他见师兄已有与对方和解之意，方始不作声的，他如何还肯接受对方恩惠。

倒是凌虚有点过意不去，心想纵然对方“路道不正”，但这件事总是自己做错在先。当下淡淡说道：“多谢夫人费心，我们自有金创药，无需你们的了。”他的手法甚为纯熟，一面说话，一面握着凌霄断臼的手臂，对准部

位，立即就接了臼。跟着敷上金创药。

齐漱玉待他做完手术后说道：“干娘叫我问你，你愿意说出实情吗？”

凌虚说道：“你尽管问，当说的我就说，不当说的我就不说。”

齐漱玉道：“请问你是华山派哪一位前辈的弟子？”

宇文夫人已经不用他们磕头赔礼，凌虚是个比较老成持重的人，对方既已让步，他也不敢太过傲慢无礼了。于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说道：“先师道号天权。”

齐漱玉吃了一惊，说道：“天权道长不是华山派的现任掌门吗？”

凌虚说道：“正是，但家师不幸，已仙逝了！如今是由天梧师叔暂代掌门。”

齐漱玉诧道：“什么时候的事情？怎样死的？”心想爷爷和华山派的六长老之一的天璇道人乃是知交，华山派的掌门逝世，天璇道人应该有讣闻寄来的。除非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凌虚说道：“这个月初三那天羽化的。”齐漱玉道：“令师之死，是否有甚难言之隐？”

凌霄按捺不住，愤然说道：“什么难言之隐，他是给人害死的。我们追踪的那个妖妇，就是疑凶之一！”他心里仍然有点怀疑那个“妖妇”就是宇文夫人，心想反正宇文夫人不敢承认，乐得乘机骂骂妖妇！

宇文夫人道：“如此说来，我很像那个妖妇吗？”

凌霄不理师兄的眼色，径直说道：“要是不像，也就不至于有这场误会了！”他口中说是误会，心中却实是悬疑。

宇文夫人道，“那妖妇姓甚名谁？”

凌虚、凌霄两人都不说话。

宇文夫人说道：“好，你们不愿意泄露仇人是谁，我也不勉强你们。就用妖妇称呼她吧。令师被害那天，你们是否在华山见过那个妖妇？”

凌虚答道：“有人见过，但不是我们华山派的。”

宇文夫人道：“你们这五个人，可有谁以前曾经见过那个妖妇？”

凌虚答道：“没有。我们是根据见过她的人所说的形貌追踪的。”

宇文夫人道：“那么你们是几时碰上她的？”

凌霄目不转睛的盯着宇文夫人说道：“就在我们碰见你的一个时辰之前！”

宇文夫人道：“你们已经看清楚了是她？”

凌虚说道：“她的轻功极好，我们刚发现她的踪迹，她就发出一枚能放毒烟的暗器，她在烟雾之中便逃得无影无踪了。说老实话，我们只是见着一个轮廓。”他怕师弟不知轻重，一口咬定是“像极”了宇文夫人，那时难以转圜，反而不妙。要知他虽然敢断定那个妖妇和宇文夫人并不是同一个人，但亦已推想得到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极其亲密的关系。

齐漱玉对那“妖妇”的身世来历毫无所知，听了他们说的这许多事实之后，心里反而但然。笑道：“如此说来，你们只是凭别人所说的形貌‘认识’那个妖妇，刚才也没有看清楚她的相貌，那么你们说那个妖妇像我的义母，恐怕也只能说是捕风捉影的吧！”

凌虚说道：“公子责备得对。只因我们要为掌门报仇之心急切，眼花看不清楚，胡乱认错了人，也是有的。”他是不愿多生枝节，但求能免受辱，便即早早回山，把这件事情禀告本门长老，再作打算。

脾气最暴躁的那个道士凌霄，懂得师兄的用意。但他不愿帮腔，歪着眼睛望过一边。他是怕和宇文夫人的目光接触，激起他的怒气。

齐漱玉道，“你们说是一个时辰之前碰上那个妖妇的，没错吧？”

这次凌虚、凌霄齐声答道：“没错！”

齐漱玉哈哈笑了起来。

凌虚、凌霄见她突然大笑，不觉都是愕然。

齐漱玉笑道：“一个时辰之前，我们正在和一伙自称‘秦岭三英’的强盗打架。你们碰上的那个妖妇，决不会是我的干娘！”

凌霄似乎颇为诧异，说道：“哦，秦岭三英？他们怎的也会来到这里？”

齐漱玉有点不大高兴，说道：“你们想必认识秦岭三英吧？他们的长相很特别，一个又高又瘦，像枝竹杆，一个是矮冬瓜；还有一个则是书生打扮，对吧？”

凌虚说道：“不错。”

齐漱玉说道：“那就证明我们碰到的，的确是自称‘秦岭三英’的那伙强盗，并非假冒的了。你倘若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问他们。”

凌虚忙道：“我们早已知道是认错人了，请恕适才无礼！”他生怕师弟多事，暗暗使个眼色，凌霄等人都跟着他一齐合什施礼。

宇文夫人敛衽还礼，微笑说道：“不知不罪，道长请便。”

凌虚施礼之后，说道：“多谢夫人海量汪涵，不予怪责。但我们实是过意不去，不知是否可以示知两位公子的大名。”他不便直接请问宇文夫人的夫家姓氏，于是转个弯儿，按照一般的礼节，间接问她的儿子名字。

宇文浩望一望他的母亲，宇文夫人点了点头。

宇文浩冷冷说道：“我也不怕你们找我报仇，就说给你们听吧，我复姓宇文，单名一个浩字，我们母子二人是从白驼山来的，他是我新结拜的义弟，姓齐，单名一个玉字。”

凌虚陪笑道：“宇语文公子言重了，错在我们，多承宽恕，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说到这里忽地转向齐漱玉问道：“请问这位齐相公，令尊的大名可否见告？”

齐漱玉不愿意泄露身份，皱眉道：“我的爹爹早已死了，你问我的爹爹干吗？”

宇文浩已是极不耐烦，斥道：“我的娘亲已经饶了你们，你们还不快滚，罗里罗唆作甚。”

凌虚陪笑说道：“是，是，贫道并非多事，只是忍不住一点好奇之心。”说罢便走。

他这么一说，倒是引起宇文浩的好奇之心了，说道：“且慢！”凌虚口过头来，说道：“公子有何吩咐？”

宇文浩道：“你好奇什么，说了再走！”

凌虚迟疑片刻，转过身来，面向着齐漱玉说道：“请问齐公子和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可是一家？”他没有说出齐燕然的名字，那是因为他对宇文夫人的来历已经猜到几分，但却又摸不透齐家和白驼山的关系，有所顾忌之故。

齐漱玉不愿表露身份，佯作不知，淡淡说道：“哦，我们姓齐的竟有这么一家奢拦的人家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说。”

凌虚说道：“如此说来，齐公子是和这家齐家全无关系的了，可惜可惜！”

齐漱玉怔了一怔，问道：“可惜什么？”

凌虚说道：“贫道再问一个人，这个人是扬州大大侠楚劲松的儿子楚天舒，不知齐公于与他可曾相识？”说到楚天舒的名字之时，特别留意齐漱玉的表情。

齐漱玉的心上人虽然不是楚天舒，但对楚天舒还是甚为关心的，听他口气，吃了一惊，心里想道：“难道楚天舒遭遇什么意外？”立即说道：“认识又怎么样？不认识又怎么样？”

凌虚说道：“若不认识，那就不必说了。”

齐漱玉只好说道：“我与楚天舒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勉强也算是朋友吧。他怎么样？”

凌虚说道：“先师不幸去世，楚公子也曾前来吊唁。他是准备上京寻父的。因为有一个对他楚家极为不利的消息，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是和武林第一家的齐家有关的！”

齐漱玉暗暗好笑：“江湖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在所多有，楚天舒在我的家中遭人暗算，这个消息可能已传到华山派耳中。这个道士是华山派晚一辈的弟子，没资格听楚天舒亲口讲述，大概是从他的师长口中听到。而楚天舒因受爷爷告诫在前，对这件事恐怕也只能含糊其辞，不便细说。传到这班小道士口中，那就无怪要乱加枝叶了。楚天舒的性命也是我爷爷救的，我家怎会对他不利？”

心念未已，只听得凌虚已在说道：“不知齐公子知不知道，二十年前江湖上有个大魔头名叫齐勒铭的就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的。他失踪多年，如今己重现江胡，听说这个齐勒铭和扬州楚家有仇，他要杀姓楚的全家！”

齐漱玉虽未见过生身之父，但父亲的名字她是知道的，不觉大吃一惊，心道：“他说的不是我的爹爹吗？但是爹爹早已死了，焉能复活？”

凌虚继续说道：“楚劲松虽然足以列名当世十大高手之内，但要杀他全家的人是齐勒铭，只怕他也难逃此劫！齐公子，假如你和武功天下第一的齐家同出一支，有亲属关系的话，我倒想请你替楚劲松说情，劝齐勒铭得罢手时须罢手！可惜你并不是！”

齐漱玉苦笑道：“原来你说的可惜是这个意思。”

宇文夫人道，“你还有什么故事要讲给我们听么？”

凌虚陪笑道：“贫道罗里罗唆，惹夫人讨厌了。不敢阻误夫人行程，贫道这就告辞。”

宇文夫人笑道，“你说的事情虽然与我们毫不相干，倒也可以令我增长见闻。不过，我也不想耽误你们回山，你们要走就走吧。”

那五个道士上马走了之后，齐漱王却是不由得心乱如麻了。

她想：“莫非另有一个与我爹爹同名同姓的人，也是叫做齐勒铭的？但这个齐勒铭能够使到华山派的人都相信他有本事可以杀掉楚劲松，天下还有哪一家齐家的人有这种本事？”再想：“倘若我的爹爹当真还没死，他又真的要杀楚家的人，那我怎么办呢？”她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但接着又再想道：“不会的，不会的。我爹早已死了，在我未出娘胎的时候早已死了。爷爷和丁大叔都是这样说的，他们倘若不是确实知道我爹已死，怎会这样说呢？何况，爹爹若是真的还活在人间，他岂有不回家中的道理？”她的心情矛盾非常，一方面是希望爹爹真的还活着，一方面又怕凌虚说的果是事实，她的祖父救活了楚天舒，她的父亲却要杀楚天舒。

正当她心乱如麻之际，忽听得宇文浩笑道：“那几个道士武功平常之极，说话却是喜欢夸张，真正可笑！”

宇文夫人道：“你总是喜欢乱发议论，我倒不觉得他们说的话有什么可笑？”

宇文浩道：“娘，你不是常说武学之道，相生相克，各家各派都是各有所长吗？哪有武功天下第一的道理？”说至此处，回过头来，对齐漱玉笑道：“贤弟，你别怪我贬低你们姓齐的人，我只是不相信有谁武功天下第一而已。你相信吗？”

齐漱玉本来还有点踌躇难决，假如义母义兄重复凌虚那个问题，问她和武林第一家的齐家究竟有无关系的话，她要不要说真话。此时一听宇文浩用这种口气议论齐家，她自是决定隐瞒到底了。

齐漱玉笑道：“我当然不信。这几个臭道士懂得什么，大概他们说的齐家，武功要比他们华山派的师长高明一些，他们就以为是天下第一了。莫说本来就没有武功天下第一之理，即使有的话，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恐怕也只有义父才当得起。”

宇文浩笑道：“你又没有见过我的爹爹，你怎么知道？”

齐漱玉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义父的武功，但大哥和干娘的武功我是见过的。大哥，你的武功比华山派那几个道士高明得多，干娘的武功又比你高明许多，但依我猜想，干娘的武功恐怕还比不上干爹吧？”

宇文夫人笑道：“我的武功有一大半是出嫁之后跟他爹学的。浩儿的功夫最多能及他爹三成，我恐怕最多也只能得到他爹的五成本领。”

华山五道士中毒身亡

华山派五个道士跑了一程，心神定了下来。凌霄忽道：“那个姓齐的少年似乎是个女扮男装的，你们看得出来吗？”

他们走的乃是一条山路，凌虚四顾无人，策马缓行，笑道：“师弟，你一向粗心大意，想不到这次你倒是粗中有细，看出来了。”凌霄得意说道：“我虽然粗心，尚未至于是个大浑人。但说老实话，你们都不说破，我还有点怀疑自己不知是否看得准呢。师兄，你既然早已看出她是女子，为何不说？”

凌霄苦笑道：“我若当时说破，只怕早已连累你们都送了性命。师弟，我考考你，你看得出她是女子，但你可知道她是谁家的女儿么？”

凌霄心中一动，连忙说道：“我怎能知道。但你这么说，莫非你已知道她是谁了？”

凌虚说道：“不错，她就是齐勒铭的女儿，齐燕然的孙女，芳名叫做漱玉！”

凌霄失声道：“你怎么知道？”

凌虚正在回答，他身旁的一个道士已说道：“那妞儿跳下马车所用的身法，似乎正是齐家的独门轻功。师兄，你是从她的身法看出来的，对吧？”这个道士名唤凌云，是天璇道人的徒弟。他的师父和齐燕然乃是至交，曾与他谈过齐家独门轻功的特点的。

凌虚说道：“不错。但还不仅是这一点。当时宇文浩这小贼正在拔剑作状要杀我们，齐漱王就是在这时候跳下马车跑上来想要阻止他的。假如她不是齐燕然的孙女儿，她就不会替我们华山派的弟子说情了。她当然是知道她

的爷爷和我们华山派的交情的。”
　　凌霄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师兄你不厌其烦的和她谈及齐楚两家之事。敢情你是特地试探她的？”
　　凌虚继续说道：“说老实话，我试探她的口风，已经是颇为危险的了；倘若我自己露出口风，让那个宇文夫人知道我知道齐漱玉的身份，我敢断定，她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凌霄吃了一惊，说道：“她就是那个绰号银狐的妖妇吧？师兄，当时你却认是看错了人，是否因为不愿吃眼前亏才这样说的？”
　　凌虚说道：“你猜对了一半。不错，我是为了避免吃眼前亏才认错的。但那位宇文夫人依我看的确不是银狐，而是银狐的姐姐金狐。”
　　凌霄说道：“金狐何以会跟齐勒铭的女儿一起，我倒是弄不借了。”
　　凌虚说道：“银狐是齐勒铭的情妇，你知不知道？”凌霄说道：“我好像听人说过。但金狐却似乎与齐家无关呀。再说，银狐是她爹爹的情妇，她对父亲的情妇纵使不当作仇人，按说也不会拜父亲情妇的姐姐为义母的。”
　　凌虚说道：“据我所知，她的母亲早已失踪，有人说是跟人私奔的，是假是真，无人知道。齐家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骗她说她的母亲早已死掉。或许银狐是想讨齐勒铭的欢心，她自己不敢到齐家，却由她的姐姐出面，去求齐勒铭父亲的谅解，接他的女儿出来。齐燕然年纪已老，想与儿子和解，经过金狐说项，也只好接受她的安排了。他让孙女认金狐为义母，或许正是达成和解的第一个步骤。”
　　凌虚老于世故，想得很深。也不能说他的猜想不合情理。不过，事实却是猜错了。
　　他只对了一样，那个宇文夫人的确是“银狐”穆娟娟的姐姐——闺名“好好”的“金狐”。
　　金狐是经过精心设计，布下巧局，诱导齐漱玉坠入她的彀中，终于心甘情愿的拜她做义母的。她布的这局并非出于她的妹妹授意，实是她自己另有企图。
　　凌虚错得更厉害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金狐才是那个真正的“妖妇”。
　　华山派的六个长老，连同武当派的玉虚子在内，全都错了！
　　他们都以为那天在华山出现的那个“妖妇”，是银狐穆娟娟，其实却是金狐穆好好！
　　他们以为穆娟娟是谋害他们掌门人的疑凶之一，其实这个疑凶也该说是穆好好。虽然她并不是亲自行凶的凶手，却是最主要的帮凶。
　　凌虚说出他的推理之后，凌霄苦笑道：“原来其中有这许多复杂的关系，也难为师兄你有这样曲折的心思，当真好像抽丝剥茧一样识破了她的诡计！”
　　这五个道士之中，凌云也是个心思比较慎密的人，他想起一事，忽他说道：“不好！”
　　凌霄道：“什么不好？”
　　凌云说道：“齐家父子若然和好如初，齐燕然这老头子又肯接纳银狐做他媳妇，这，这就证明了本门几位长老所担心的一件事情了！”
　　凌霄问道：“你指的是哪件事情？”
　　凌云说道：“杀害掌门的凶手，可能是齐家的人！”
　　凌虚说道：“不错，天现师叔最初是曾怀疑到齐燕然的身上。但楚天舒力证决不会是齐燕然所为，因为他刚离开齐家没有几天，他走的时候齐燕然

是还在家的，不可能在他之前就来到华山杀害咱们的掌门。而且齐燕然和掌门的交情也很不浅。”

凌云说道：“你还记得天现师叔怀疑是齐燕然的理由么？”

凌虚说道：“那是因为能不动声息就杀得了咱们的掌门的人，天下之大，数来数去，也只有寥寥几个。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齐燕然。”

凌云说道：“是呀，这个凶手必须武功卓绝。但他们数来数去，却忘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齐燕然的儿子齐勒铭！”

凌虚说道：“当时本门六位长老尚未知道齐勒铭尚还活在人间的消息。”

凌云说道：“后来武当派的玉虚子来了，不就知道了么？”

凌虚说道：“但据玉虚子所云，他打听到的消息是齐勒铭已经到了京师。”

凌云说道：“这个消息未必是真。齐勒铭的大姨金狐和他的儿子一同上京却是咱们眼见的事实。”

凌虚沉吟片刻，说道：“好，你把你的推断说与我听听。”

凌云说道：“齐家父子和好如初，那么金狐、银狐和他们父子都是一家人了。齐勒铭无须顾忌父亲的责备，他也就敢放心杀害咱们的掌门。齐勒铭的武功纵然未必胜得过咱们的掌门啦，但加上善于使毒的银狐之助，那就可以办得到了。”

凌虚说道：“此事非同小可，齐勒铭也没把握他的父亲一定宽恕他吧？”

凌云说道：“父子之情无论如何深过朋友之情，齐燕然肯让他最疼爱的孙女给金狐带回去认父亲，齐勒铭当然会估量得到后果，这后果大不了也只是给父亲痛骂一顿，难道还会取他性命么？何况你别忘记齐燕然这老头子根本也不是什么侠义道，他只是一个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他又怎会大义灭亲？”

脾气最为急躁的凌霄哼了一声，说道：“倘若那妖妇不是得齐燕然这老不死的点头，焉能把他的孙女儿带走？哼，哼，齐家的人已经与穆氏双狐做了一路，这是咱们亲眼看见的事实，还能有甚怀疑？齐燕然本来就是行事乖僻的老怪物，依我看来，他不仅是父子同心，恐怕主凶还是他呢！咱们不必多议论了，还是赶快回去向师长禀报吧！”

他说话之际，已经是催马疾驰，话刚说完，忽然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跌下来。

凌虚大吃一惊，叫道：“师弟，你怎么啦？”

话犹未了，年纪最轻的那个道士闷哼一声，跟着也倒了下去。跟着又是一个。

凌云叫道：“不对吧！呀，师兄，我、我……”晃了两晃，究竟有什么“不对”还未说得出来，他也滚落马背了。

就在此时，凌虚突然觉得头晕目眩，不知怎的，气力似乎突然消失！

凌虚在五个人之中功力最高，眼前虽然金星乱冒，神智尚未迷糊。他强自撑扎，慢慢的爬上前去，靠近凌云，凌云本来是面白无须的，此时只见他的脸色一片灰暗，有如抹上淡墨一般，一探气息已绝。

凌虚大吃一惊，心想：这似乎是中毒的迹象。再爬上几步路，用手接触年纪最轻那个道士，更糟，只觉他的身体都已僵硬了！

本来他还要去试探凌下死了没有的，但他自己的身体亦已麻木了，此时就是想动一根指头也难。他尚有几分清醒，从亲身的体验，毫无疑问，这是中了剧毒无疑了！他弄不明白的只是：他们五个人谁也没有接近金狐，怎的

金狐却能在他们的身上下毒？若说下毒的另有其人,那又是谁。是齐漱玉么？是宇文浩么？似乎都不可能！像这样的下毒功夫，是需要非常巧妙的手法，本身也要具备上乘的武功的。宇文浩的武功虽然比他们高明，但若要同时对他们五个人下毒，五个人都毫不知觉，宇文浩是还没有这样本领的。齐漱玉那就更不必说了。

不过凌虚此刻已是在垂死的边沿，神智也在逐渐模糊了。他没有时间去想谁是谋害他们的凶手，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让师长们知道齐勒铭乃是杀害掌门的疑凶，甚至不仅仅是嫌疑，而是可以接近证实的了。（临死的人，心里想着一件事情，自是无暇反复推敲，越想越以为已是事实的。）凌虚想以指代笔，在地上写血书，勉强伸出了中指，但已是全无气力书写。

天从人愿，正在他绝望之际，忽见两骑快马跑来，那两个人似乎亦已发现他们了，同时骇叫：“凌虚、凌云，你，你们怎么啦？”

这两个人都是华山派的弟子，前面那个就是那天接引楚天舒上华山的涵谷道人。涵谷是华山派第二代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地位比凌虚高得多。后面那个是天玑道人的徒弟，道号凌宝。

凌虚叫道：“你们快、快来！”但他只能在心里叫，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原来他的舌头都已麻木了。

涵谷、凌宝二人急忙下马，逐一察看。凌宝心惊胆战，颤声说：“呀，他们都已死了！”此时他刚刚摸到凌虚的胸口。

凌虚心道：“我不能马上就死，我不能马上就死！”把残余的一点点气力集中，突然咬破自己的舌头。一阵痛楚，刺激他的手指能够暂时活动，立即就在地上写字。

指头醮血，凌虚在地上歪歪斜斜的写出一个简体“齐”字。

简体的“齐”字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已经耗尽他的气力。

不过他虽然写不出“下文”，涵谷和凌宝都已“会意”了。涵谷问道：“你想告诉我们凶手的名字，对吧？”凌宝接着问道：“是齐燕然还是齐勒铭？”

凌虚喉咙咕咕作响，说不出话。本来他还可以勉强摇一摇头或点头的，但由于涵谷这样问他，他既不能摇头表示否认，也不能点头表示承认。

因为“凶手”这两个字太笼统了，他要说的是杀害掌门的凶手，不是杀害他自己的凶手。

涵谷人急智生，手掌按着他的背心，在他耳边大声说道：“凌虚，你听清楚，你是否想说暗杀咱们掌门的凶手是齐勒铭？是的话就点头，不是就摇头！”涵谷的内功未到一流境界，但亦已有了相当功力，他手掌贴着凌虚的背心大穴，一股真气输送进去。但此际凌虚的头部已经麻痹，动也不能一动。只是小指头微微抖了一下。

涵谷续运玄功，冲击他的手少阳经脉三处大穴，这一冲击和用针灸刺激穴道的功效相同。指头的动作要比头部的动作省力，凌虚的小指头勉强可以活动了。

涵谷说道：“暗杀掌门的凶手是齐勒铭的话，你划一横，不是，你划一竖。”

凌虚的小指头划了一横。涵谷再问：“杀害你们的凶手也是齐勒铭吗？”这次凌虚的指头点在地上，但既不横拖，也不直竖。

凌宝心念一动，说道：“但杀害你们的人，总之是与齐家的人有关的，

对吧？”

凌虚一想，金狐、银狐可都是与齐家有关的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同时也没有气力去用动作表示怎样区分，只能用了最后一点气力，划了一横，短短的一横，就好像第一次学写字的儿童写一个最简单的“一”字。

划了这一横，凌虚就断气了。

但这个最简单的“一”字，已足够了。最少是在涵谷和凌宝的眼中，认为已足够了。

倔谷说道：“齐家只有三个人，祖孙三代，齐燕然、齐勒铭和齐漱玉，但瞧他临死的神气，大概不会是齐勒铭，否则他不用我再问就当划这一横了。齐漱玉未必有这本领，但以齐燕然的辈份，似乎又不该是他亲自出手！”

凌宝说道：“师兄，你忘了一个人。”

涵谷道：“是谁？”

凌宝说道：“飞天神龙卫天元。他是齐家长大的，名义上他是齐燕然的徒孙，实际是齐燕然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弟，兼有师徒和祖孙的情感。”

涵谷瞿然一省，说道：“不错，飞天神龙卫天元的确可以算是齐家的人。那么你认为刚刚行凶的是卫天元了？”

凌空说道：“我并不认为卫天元一定是凶手，只能说他有最大嫌疑。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人或许就正是他。不过我们也不必猜测是齐燕然或者是齐漱玉了，反正范围已经缩小到只有四个疑凶。还是赶快回华山去禀报师长吧。”

被骗上京

齐漱玉乘坐的那辆马车已经走过了崎岖的山道，正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疾驰。

拉车的是千中挑一的骏马，可是齐漱玉还嫌这辆马车跑得不够快。

她的心早已飞到京城了。

她要找到卫天元，她要问她的“元哥”为什么不肯回家？

她要揭开父亲的死生之谜，她要知道这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是否当真如华山道士所说那样，如今是正在京师？

还有，她也要在京师找到楚天舒，她愿意尽一切力量帮楚天舒和楚天舒的家人解除灾难。如果凌虚说的那个消息是真的话。

“为什么父亲要杀尽楚家的人”，她弄不明白。但她也不敢完全不信凌虚的话。她想起爷爷从来不肯和她谈及她的父亲，甚至有一次还曾因为了大叔在除夕之夜提及她的父亲而把丁大叔骂了一顿，“爹爹做过什么忤逆的事，为什么爹爹死了，爷爷都不能原谅他呢？太不近情理了。”但由于爷爷的态度，这个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在她的心中就更增神秘之感了。这也正是她对凌虚所说的那个消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的原因。忽听得宇文夫人柔声问道：“玉儿，你在想什么？”

齐漱玉如梦初醒，说道：“没，没想什么。”

宇文夫人笑道：“我瞧你好像有点心事，告诉干娘也无妨吧？”

齐漱玉心慌意乱，说道：“真的没有什么心事，我不过是想早日赶到京师罢了。”

宇文夫人微微一笑，忽他说道：“和你在京师约会的那位朋友，就是楚天舒吧？”

齐漱玉道：“ 不，不是。 ”
宇文夫人没有再问，齐漱王却有点不好意思，她迟疑片刻，说道：“ 我本来应该告诉干娘的，不过我那位朋友—— ”
宇文夫人摇摇手淡淡说道：“ 我知道江湖中人有许多避忌，你那位朋友大概不愿意不相干的人知道他的名字，若然如此，你就不必告诉我了。 ”
齐漱玉松了口气，心想：“ 干娘倒是通情达理。 ” 但也正是因此，她觉得应有解释的义务，便道：“ 实不相瞒，我那位朋友是和反对朝廷的帮会有来往的，我不知他是否那些帮会中人，但未经他的同意，只能为他保守秘密。不过于娘当然不是外人，我想只要我到了京师，找着了他，和他一说，他必定乐意跟我来拜见干娘的。 ”
宇文夫人笑道：“ 原来你那位朋友是反清义士，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的确是不宜多在人前露面的，你也不必多事了。 ”
她歇了一歇，继续说道：“ 其实我也不想知道你的那位朋友是谁，我只是对楚天舒有点兴趣而已。楚天舒是名门公子，大概不会是反清的帮会中人吧？ ”
齐漱玉道：“ 我不知道。但大概不会是的。 ” 她是根据楚天舒敢于公开来到洛阳，参加中州大侠徐中岳的盛大婚礼这点来推测的。
她有点好奇，接着问道：“ 干娘，你远在西域的白驼山上，也知道有个江南楚家么？ ”
宇文夫人道：“ 我不是说过吗，我们虽然远处边陲，有时也会有中原的武林朋友来访的。扬州大侠楚家，是江南的武林第一家，就像中原六大门派那样有名，我们怎能不知。 ”
齐漱玉道：“ 不错，江南楚家确是有名。不过，那是因为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声名很大之故，楚天舒是楚劲松的儿子，他出道不过几年，在江湖上的名气可还不能算是十分响亮。 ” 言外之意，知道江南楚家和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名字都不足为奇，但远在白驼山的武林隐士，能够知道楚天舒的名字，那就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了。
宇文夫人微笑道：“ 玉儿，你大概和楚天舒也不是很熟的朋友吧？ ”
齐漱玉道：“ 我只和他见过一两次面。 ”
宇文夫人笑道：“ 那就难怪你不清楚他的为人了。 ”
齐漱玉诧道：“ 哦，楚天舒的为人怎样？ ”
宇文夫人笑道：“ 我也是听得别人说的，听说他是个倜傥风流的美少年，他喜爱拈花惹草的名气比他在武功上的名气可大得多。 ”
齐漱玉道：“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呢。 ” 心中暗暗好笑：“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倒不见他使出什么拈花惹草的手段来沾惹我，想不到在别人眼中，他却变成了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了。不过，他说话风趣，举止潇洒，和他一起，倒是似乎比和元哥一起开心得多。 ” 想至此处，不觉心头一震：“ 怎的我会有这个想法，要是元哥知道我曾经在心里将他和楚天舒比较的话，恐怕元哥一定会生气的。楚天舒能够令我开心是一回事，我真正喜欢的人当然还是元哥！ ”
她正在胡恩乱想，只听得宇文夫人已是又在说道：“ 楚天舒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大概你还未知道吧？ ”
齐漱玉道：“ 什么事情？ ”
宇文夫人道：“ 听说他抢了中州大侠徐中岳的新娘，这件轰动武林的艳

闻，已经传到王门关外了。”

齐漱玉道：“我很少在江湖走动，的确是还未知道。”心中则在好笑：“这可真是以讹传讹了。那夭是元哥和我大闹徐家的婚宴，弄得徐中岳不能拜堂成亲的。这件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后来姜姐姐虽然是逃出徐家，而且是和楚天舒一同来到我的家里，但可不是楚天舒在‘抢新娘，呀！唉，若然流传江湖的谣言说是元哥要抢新娘，那还比较近乎事实。”想到她的元哥为了姜雪君闹出这件轰动武林的大事，不觉又是心里一酸。

宇文夫人继续说道：“我这次来到中原，到处听见有人在说楚天舒的风流艳事，倒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接着笑道：“我是个老太婆，不怕别人说我是喜欢风流小子。”

宇文浩也跟着笑道：“是呀，我和玉弟都是男子，也不怕和楚天舒结交。若是年轻美貌的女子，那就必然提防他了。玉弟，要是到了京师，你有机会见得着楚天舒的话，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吗？”

齐漱玉说道：“当然可以。不过只怕你见着他时，反而会令你失望。”

宇文浩道：“为什么？”

齐漱玉道：“恐怕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风流倜傥的！”

宇文浩大笑道：“玉弟，你真是岂有此理，我又不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楚天舒风流也好，不风流也好，我又怎会对他失望。”

嘻哈大笑之中，却是各自掩藏自己的心事。

齐漱玉正在为她的父亲要杀楚家的人心烦，她说愿意介绍楚天舒给她的义母义兄认识，倒并不是随口敷衍的。因为她想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她的义母出头救楚家父子，她知道以义母的武功是不能伤她的父亲的，但在必要关头，总可以挡他一挡。她就有机会与父亲相认，为楚天舒说情了。

宇文浩则心里想道：“我也不必操之过急，反正此去京师，还得走个十天八天，我仍然装作不知道她是女子，只要她相信楚天舒并不是可靠的如意郎君，我就可以渐渐讨得她的好感了。楚天舒纵然文武双全，我自信也不会输给他的。哼，假如这小妞儿还是放不下楚天舒的话，我也用不着杀她，只须请娘亲出手下毒，就可以将她变成白痴。”

原来宇文夫人母子，由于齐燕然曾为楚天舒治病一事，他们也像玉虚子和银狐穆娟娟一样，以为楚天舒已经是齐燕然心目中的孙女婿的。

宇文夫人则在心里想道：“楚天舒这小子侥幸逃过一次，这一次我若是在京师能够见得着他，是决不能容他逃出我的掌心了！哼，天下虽大，除了齐家父子，只怕也没有第三个人有这功力可以化解我的毒针。上次有齐燕然这老不死助他，这次他还能靠谁？齐勒铭虽然是在京师，但齐勒铭和楚家有深仇大恨，只要不让他知道他的女儿是爱上了这个小子，齐勒铭不杀他已算好了，当然决不会助他！”

可叹齐漱玉还指望她的义母在必要时能助楚天舒一臂之力，她哪知道，她的义母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晚上，用毒针暗算楚天舒，害得楚天舒几乎丧命的“金狐”。不但她不知道，连她的祖父和见多识广的丁大叔也都错把“金狐”当作银狐了。

宇文夫人母子这次安排下巧妙的陷阱，骗得齐漱玉坠入彀中，当然是对齐漱玉怀有目的的。不过他们的目的在大同之中也有小异。

宇文浩是为齐漱玉的美色所迷，一心一意只想能够令她心甘情愿的做他的妻子。

宇文夫人当然也想齐漱玉变成她的儿媳妇，不过更大的目则是要利用她来控制齐勒铭。因为她知道只靠她的妹妹，已是不能控制齐勒铭了。

嘻嘻哈哈笑罢，宇文夫人道：“玉儿，如此说来，你的心事已是最少可以了却一半。”

齐漱玉怔了一怔道：“什么一半心事？我，我并没有什么心事呀！”

宇文夫人道：“你此次上京不是为了赴一位朋友的约会与寻找楚天舒么？”

齐漱玉笑道：“原来你是说这两桩事情，如果要说是‘心事’的话，那也勉强可以。”

宇文夫人道：“先说第一件，你说那位朋友是早你六七天上京的，我没记错吧？”

齐漱玉道：“没错。”

宇文夫人道：“你是怕他不能在京师久留，所以耽着心事。”齐漱玉点了点头。宇文夫人间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起程的？”齐漱玉不便明说，只道：“大概是在离此不远的地方。”

宇文夫人道：“那么你坐上这辆马车，最少可以比他骑马快个三五天，亦即是差不多可以和他同时抵达京城了。无论他怎样不能久留，也不会一到京城就走的吧？这件心事岂非可以了结？”

宇文夫人歇了一歇，继续说道：“现在剩下来的只是能否在京师见得着楚天舒了，是么？”齐漱玉点了点头。宇文夫人道：“你和他是没有约会的吗？”齐漱玉道：“没有。”宇文夫人道：“那倒是比较难找了，不过他在京师总有熟人的吧。要是你能够找到和他相熟的人——”齐漱玉道：“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熟人。”

宇文夫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在打探楚天舒在京师可能藏身的线索，以防万一在路上碰不上楚天舒。

宇文浩却以为母亲当真没有想到在路上就大有可能碰上楚天舒，笑道：“娘，这你也不用替玉弟担心，华山派那个名叫凌虚的道士不是说过吗，他们的掌门是在六天之前被人害死的，楚天舒曾往华山吊丧，那即是说他最多也只能是四五天之前从华山动身，从华山到这里骑马也要走两天，咱们与他只不过相差三天左右路程，谅他骑的马也不能快过咱们的马车，未到京城，就大有可能在途中相遇！”他当然知道他的母亲曾经在华山见过王虚子和楚天舒，但为了在齐漱玉面前不露出破绽，他才煞有介事的推算行程，装作是完全根据凌虚所透露的华山掌门被暗杀的日期推算的。

殊不知他力求不露破绽，反而露出破绽了，齐漱玉不觉心中一动，想道：“义兄说过，他和义母是从来没有到过华山的，他又怎知从华山到这里骑马要走两天？”

不过她虽然起了一点怀疑，却仍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中了人家的圈套的。她想起自己几乎被“秦岭三英”中那个老大所擒之事，心中犹有余悸：“若不是干娘出手，我纵然不至丧命，只怕也是难免受辱了。他们对我这样好，即使他们说的话有不尽不实之处，我又何必多疑。江湖中人，往往有许多避忌，我不也是有许多事情瞒着他们吗？”如此一想，神色便恢复正常，说道：“这都是多亏干娘的提携，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使我得以早日到京，说真的，我现在的确是没有什么心事了。要是能够在路上碰上楚天舒那就更好。”

宇文夫人笑道："我们都已经以母子相称，你怎么还说这样客气的话。"她当然观察得到齐漱玉对她感激是出自真心，心中不禁暗暗得意，想道："我的布局虽然因为碰上华山派这几个臭道士，出了一点破绽，但这破绽，想也不难弥缝。"

齐漱玉道："救命之恩，难于图报。干娘不许我说，我只好永远记在心头。"

她只知感激宇文夫人"救命之恩"，却哪知道："秦岭三英"根本就是宇文夫人指使出来，与她为难的。

宇文夫人何等老练，鉴貌辨色，早已知道齐漱玉心里可能是起了一点怀疑，她暗暗盘算如何替儿子说错了的话掩饰，方能不露痕迹。计上心头，故意向儿子问道："你的玉弟已经抛开心事了，你呢？"

宇文浩怔了一怔："我有什么心事？"但他毕竟也是个六窍玲珑的聪明人，一怔之后，便即恍然大悟，猜到了母亲的用意。

他故意搔搔头，笑道："娘猜得不错，玉弟是没有心事了，我倒是有着心事呢。"

宇文夫人道："好，那你就告诉娘吧，你有什么心事？"

宇文浩道："实不相瞒，我的心事是患得患失。"宇文夫人道："这话怎讲？"宇文浩道："华山派那五个道士吃了我的亏，他们回到华山，说不定又会央求他们的师长出马，来找咱们的麻烦。"

宇文夫人道："咱们的马车跑得快，待他们追来京师要找麻烦之时，咱们已经回白驼山去了。"

宇文浩道："但我怕连累玉弟。"

齐漱玉道："大哥，这你倒不用替我担心，华山派不会和我为难的。一来，我刚才是替他们说情的。二来——"

宇文浩道："怎么样？"

齐漱玉道："二来那几个道士已经知道我是楚天舒的朋友，纵然对我不满，也得给楚天舒一点面子。"其实她心里想的是爷爷和华山派的交情。不过为了遮瞒身世，信口把楚天舒的名字说出来"顶替"而已。说了之后，心中暗笑："楚天舒的面子怎比得上我爷爷的面子，可笑大哥这一家人只知道有个江南楚家，却不知道有我这家齐家。"（她哪知道他们是故作不知，而华山派也早已把她的爷爷当作敌人了。）

宇文浩道："这么说我是无须为你担心了。"马车跑得很快，转眼又过了一程。齐漱王笑道："本来就不必担心。他们既不会来找我的麻烦，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的。正如干娘所说，即使他们要来，也追不上你们。"

宇文浩道："我不担心他们来找麻烦，但却担心恰恰相反的一桩事情了。"

齐漱玉道："什么叫做恰恰相反的一桩事情？"

宇文浩道："那五个道士都是或多或少受我所伤的，道号凌虚的那个道士伤得尤其严重，我怕他们回不了华山。"

齐漱玉是知道华派的内功颇有独到之处的，她倒并不怎样担心，闻言笑道："你又怕他们回华山报讯，又怕他们回不了华山，怪不得你说是患得患失了。"

宇文浩道："我下手不知轻重，是不能不有点担心啊。"

宇文夫人笑道："你也别太小看人家，你没听见他们在说，他们在明日中午之前，就可以回到华山吗？这几个道士虽然比不上你，骑着马走一天半

日总还可以支持的。那个凌虚虽然伤得最重，但在五人当中他也是功力最高的。依我看，他和你不过相差一线而已。你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把别人估计过低。”

宇文浩作出如释重负的模样，说道：“娘亲的眼力当然比孩子儿高明，娘说不怕那就不怕了。”接着问道：“我只听见他们说华山离此有两日路程，后面的话却听不清楚，娘，想你必是听清楚了。”

宇文夫人道：“那也怪不得你听不清楚，他们是骑马跑了约莫三里之遥方始交谈的。玉儿，考考你的功力，你听见几句？”

齐漱玉笑道：“大哥比不上你，我又比不上大哥，我是一句都听不见。”

宇文夫人道：“那几句话是凌虚安慰他的师弟而说的，他那四个师弟也像你的大哥，担心他不能支持两天的路程，问他要不要歇息。”

她捏造谎言，丝毫不着痕迹的就替儿子弥补了破绽。齐漱玉听后，以为他们当真是从那几个道士的交谈之中方始知道此去华山要走多少天路程的，最后的一点疑心也消除了。

齐漱玉大为欢喜，说道：“如此说来，大哥和我都是不必为那个道士回不了老家而担忧了。”

宇文浩道：“是啊，如今咱们只盼能够在路上碰上楚天舒宇文夫人则是在心里笑开了花，暗自想道：“一点不错，那几个臭道士是非回老家不可的。如今已经过了三个时辰，药力应该在半个时辰之前发作，此刻，正是他们回到老家的时候。不过不是他们的坐骑把他们驮回老家，是我略施小技把他们送回老家的。”

原来她在那五个道士向她告辞之际，她对那五个道士还礼之时，袖中已经散发一种毫无气味的毒香，以袖风吹人他们的鼻观的。

齐漱玉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路遇贵人，满怀欢喜的跟他们上京。

路上宇文夫人母子一直装作不知她是女扮男装，甚至当投宿客店之时，她推说平生不惯与人同睡，宇文夫人母子也没多问半句，就给她多要一间房间。他们母子的计划是放长线、钓大鱼，宇文浩虽然垂涎她的美色，也决不会露出急色儿的本相的。

宇文夫人精心安排的圈套，几乎是每一样都按照她的设计实现了。只有一桩事情，未能尽如他们理想。

他们在路上并没碰上楚天舒，这一天他们已经来到都门，仍然未见楚天舒踪迹。

并不是她计算错误，而是她没有计算楚天舒的情况也起了变化，而帮助楚天舒赶在她的前面到达京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妹妹银狐。

银狐穆娟娟送给楚天舒的那匹坐骑乃产自大宛的名种良驹，虽然还比不上宇文夫人这两匹拉车的骏马，但也相差不了多少，他早三日动身，宇文夫人飞车疾驶，已经把距离拉近了许多，但也还是追他不上。到达京师的时间仅仅差了一天。

齐漱玉第一个要我的人是飞天神龙卫天元，第二个才是她的父亲。

并不是因为她把卫天元看得比父亲还更重要，而是因为她根本无从查探父亲的踪迹，甚至父亲还活在人间的消息她也只能半信半疑。必须找到了卫天元方能请卫天元想法为她打探是真是假。

她曾听得卫天元提过，他在北京城外的西山有个方外之交，是香界舌的主持无色大师。但她不愿意宇文夫人母子陪她前往，是以一入都门，她就在

盘算怎样砌辞摆脱他们了。

楚天舒比她早一天到达京师。楚天舒第一个要找的人是自己的父亲，第二个才是师妹姜雪君。

和齐漱玉的情形刚刚相反，齐漱玉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打听师兄的消息，他却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打听师妹的消息。但另一方面，齐漱玉是想找父亲也不知从何找起，他则是知道父亲的下落的。

他知道即使父亲不是住在震远缥局，但只要找到了震远镖局的总镖头汤怀远，就一定可以找得到父亲。正是：

为揭奸谋来会父，谁知罗网已张开。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弹剑京华 龙争虎斗　伤心家国 凤泊鸾飘

女儿的新朋友

楚劲松正在客寓赏菊。在他旁边陪他赏菊的是他的夫人庄英男和他的女儿楚天虹。

正如他的儿子所料，他不是住在震远镖局，但住的却是震远镖局总镖头汤怀远给他安排的别墅。

是闹市中的花园式别墅，正在震远镖局的后面。震远镖局是京师第一大镖局，镖局围墙之内是几十栋房屋的建筑群，占地之广可想而知。因此在大镖局后面的小别墅，由于有大镖局给它隔断了闹市的喧嚣，倒是显得分外幽静了。

庭院里种有名种菊花，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紫红、黄白相间，悦目非常。

他赏菊的悠闲神态，若是不知他底细的人看见，一定以为他是文人雅士，谁想得到他是名闻天下的扬州大侠楚劲松，更加不会想到他是准备来参加一场势将轰动武林的虎斗龙争的。

不但在琴棋诗画这方面的兴趣相同，在爱好花草树木这一方面，他的夫人庄英男也是他志同道合的伴侣。

庄英男道：“这盆菊花名叫金缕玉衣，听说已是京师菊花中的极品，但依我看来，也未必能够胜过咱们家里那些名种菊花。”

楚劲松笑道：“花木之胜，当然是以江南最好。你看古人的诗词，说到赏花，总是要到江南去赏花的。不过在京师能够看到这样好的菊花，也算很不错了。”

庄英男道：“江南气候暖和，一年四季都有名花可赏，当然不是北方寒冷的地方所能相比。但有一样，据我所知，却是京师胜于江南的。”

楚劲松道：“是什么？”

庄英男道：“是枫叶。”她的女儿楚天虹忽地插口道：“娘，你说的可是西山枫叶？”庄英男道：“哦，你也知道有西山枫叶？”

楚天虹道：“是锦瑶姐姐和我说的。”她说的“锦瑶姐姐”乃是中州大侠徐中岳的女儿。楚劲松眉头一皱，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庄英男道：“不错，据说西山枫叶，一到秋来，层林如染，漫山红透。比起苏州天来山的枫叶还更壮观。杜牧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如二月花’本来是吟咏天平山的枫叶的，但有人说，这两句诗若是移赠北京的西山枫叶，那才更为适当。”

楚天虹道：“爹，咱们反正闲着，不如就到西山去看枫叶吧？”

楚劲松道：“你不知爹爹是因何而来京师的吗？莫说我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即使有，现在也还不是去看枫叶的时候！”

楚天虹道：“我知道爹爹是应剪大先生和徐大侠之请来京师给他们助拳。他们那个对头很厉害吗？”

楚劲松道：“我只知他们那个对头绰号飞天神龙，单从这个绰号看来，本领已是非同凡响了。”

庄英男道：“这是当然的了，否则焉能逼使剪大先生和徐大侠也要跑到御林军的统领家中躲避。”

楚劲松道：“ 我倒不是害怕飞天神龙的本领厉害，但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我既然答应了剪徐二人，帮他们擒龙伏虎，这条‘ 飞天神龙 ’都还未曾发现，我怎可擅离京城。 ”

楚天虹呀着小嘴说：“ 如此说来，一天未能擒获飞天神龙，咱们就一天不能到外面游玩了。那岂不闷死了人么？ ”说到此处，忽地向父亲恳求：“ 爹，你不能出去，让我出去玩好不好。 ”

楚劲松道：“ 哦，你要一个人出去？ ”

楚天虹道：“ 爹，我正要告诉你呢。徐姐姐约我陪她去看西山枫叶，你肯让我去么？ ”

楚劲松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却问女儿：“ 哦，你几时又去找这位徐家的大小姐了？ ”

楚天虹道：“ 爹，你这一个‘ 又 ’字，好像我找过她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其实我总共不过和她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你带了我到统领府去回拜剪大先生和她的父亲的 ;第二次是她到镖局来玩，恰好和我碰上，也并不是我去找她。”

楚劲松道：“ 原来你昨天去过镖局吗？我都未知道呢？ ”

楚天虹道：“ 这幢房子就在镖局后面，和镖局不过一墙之隔，我是从角门走过去的，根本就没见过镖局外面的人，你也不放心么？ ”

楚劲松道：“ 不是不放心，不过，不过！ ”

楚天虹道：“ 不过什么？你不也是每天都过去的么？你不要我跟着你，我唯有自己去了。 ”

楚劲松道：“ 你是个未出嫁的大闺女，怎能和我相比。我去镖局，是和汤总镖头谈正经事的。 ”

楚天虹“ 嘟 ”着樱桃小口，说道：“ 整天关在这屋子里，不闷死也要闷出病来。在扬州的时候，你也不禁止我出去玩的。汤总镖头又是你的好朋友，你怕有人吃了我？ ”

庄英男道：“ 这里不比扬州，爹和我也不是怕你在镖局碰上坏人，不过，总是以少些抛头露面为好。 ”

楚天虹道：“ 为什么？ ”

楚劲松道：“ 有些事情说给你听你也不明白的，总之你听我的话就是。待爹爹大事一了，你喜欢到哪里去玩，爹爹都可以陪你去。 ”

楚天虹赌气道 :“ 好，不问就不问。但，徐姐姐陪我出去玩也不可以么？ ”

楚劲松沉吟半晌，说道：“ 还是推掉她的约会为好。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她昨天是和她父亲来的，还是一个人来的？ ”

楚天虹道：“ 不是和她父亲来的，但也不是独自一人。是有两个姓穆的少年陪她来的。 ”

楚劲松道：“ 哦，姓穆的少年？ ”

楚天虹道：“ 他们是兄弟，听说是穆统领的儿子。 ”

楚劲松道：“ 穆家兄弟和你说了话没有？ ”

楚天虹道：“ 只是寒暄几句，汤总镖头就请他们进去了。徐姐姐说她不愿陪大人谈天，拉我去游园。原来镖局里还有个花园的。 ”

楚劲松道：“ 你真是少见多怪，震远镖局是京师第一大镖局，也是最有钱的镖局，它设在扬州的分局也有花园呢。不过镖局的花园是兼作练武场用的。 ”

楚天虹道：“ 爹，你为什么不住在镖局里面，那可热闹得多了。 ”

楚劲松道：“ 我就是为了贪图清静，才要汤总镖头给我另外找个地方的。要是我喜欢热闹的话我早已住到御林军统领的府中了。统领府比起镖局更加繁华热闹。 ”原来剪大先生和徐中岳都是在统领府中住的，楚劲松一到京师，他们就替御林军统领穆志遥代为邀客，邀请楚劲松一家搬到统领府中和他们同住，但却给楚劲松拒绝了。

楚天虹道：“ 爹，剪大先生是你的老朋友吗？ ”

楚劲松道：“ 不错，我和他在二十年前已经相识了，虽然见面次数不多，老朋友是可以说得上的。 ”

楚天虹道：“ 爹，好像你也说过，你和那个中州大侠徐中岳也是彼此闻名。互相佩服的朋友。 ”

楚劲松怔了一怔，望着女儿说道：“ 是呀，好端端的你为何这样问我？ ”

楚天虹道：“ 我觉得有点奇怪，既然他们一个是你的老朋友，一个是你闻名已久的新交，但你到了京师，又好像不大喜欢和他们来往！ ”

楚劲松道：“ 我只是不喜欢结交权贵而已。 ”

楚天虹道：“ 你是说他们住在统领府中，就是为了巴结穆统领么？ ”

楚劲松道，“ 你别缠夹不清，我可没有这样说。但各人有各人的交情，他们和穆领的交情深，做穆统领的客人，外人不会说他们闲话。我和穆统领则是素不相识，倘若也住到他的府中，就难免给人误会我是巴结他了。 ”他虽然作了解释，但在楚天虹听来，却还是感觉得到，父亲好像有什么隐衷不愿意告诉她似的。

楚劲松继续说道：“ 而且我一向也不喜欢作无谓的应酬，因此我这次虽然是接受剪大先生的邀请而来，但他们既然是穆统领的贵宾，我也就不想和他们私下多往来了。你和那位徐家的大小姐也是以少些来往的好。 ”

楚天虹道：“ 爹，你已经叮嘱过两次啦。我和她不来往也不打紧，但，不过、不过…… ”

楚劲松道：“ 不过什么？ ”

楚天虹忽道：“ 爹，你想不想知道哥哥的消息？ ”

楚劲松道：“ 哦，你向徐小姐打听过你的哥哥吗？ ”

楚天虹道：“ 是呀，她说了一个令我觉得很奇怪的消息。 ”

楚劲松道：“ 什么奇怪的消息？ ”

楚天虹低声道：“ 她的新母亲跟人跑了，爹爹你知道么？ ”

楚劲松面色一沉，说道：“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可以打听人家这种事情？ ”

楚天虹道：“ 不是我去向她打听的，是徐姐姐她自己告诉我的。其实也用不着她告诉我，她家的那件丑事，江湖上又有哪个不知，我早已听得人家说了。 ”

楚劲松道：“ 我要问的是你哥哥的消息，你怎么扯到徐家这件丑事上去？ ”

楚天虹道：“ 哥哥不是去徐家喝喜酒的吗？ ”

楚劲松道：“ 不知多少人去喝喜酒，有甚相干？ ”

楚天虹道：“ 说不定有相干呢！因为哥哥和别的客人不同。 ”

楚劲松道：“ 什么不同？ ”

楚天虹道：“ 哥哥是个未婚的美少年，那位徐大侠的新夫人恰好又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爹，你别皱眉，我知道女孩儿家不该疯言疯语，但这些话都是徐姐姐说的，不是我说的。她说得更难听呢，她骂她的继母是贱货！ ”

庄英男心里一酸，暗自想道：“说不定我的大女儿也会这样骂我！唉，但虹儿却怎知道她还有一个姐姐？她当然不是有意刺伤我的。”当下柔声说道：“虹儿，你不要管人怎样说，你知道是难听的话，你自己不要去说好了。”

楚天虹道：“但我若不转述徐姐姐的话又怎能把爹爹要想知道的事情说得清楚？”

楚劲松道：“好，那你说吧。但据剪大先生告诉我，徐中岳的新夫人是给飞天神龙抢走的，又怎能扯到你的哥哥头上？”

楚天虹道：“徐姐姐也没说她的继母是跟哥哥私奔，她只是怀疑哥哥和她的继母也有勾勾搭搭的情事而已。爹，你别瞪眼，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代替勾勾搭搭这四个字，只好依书真说。”

楚劲松道：“她凭什么有此怀疑？”

楚天虹道：“我从头说起好不好？”

楚劲松道：“好，我也想你说得详细一些。”

楚天虹道：“最先我问她有没有见过我的哥哥，她说贺客太多，她也不知道谁是我的哥哥。后来我说出哥哥的名字，她才记起……”

楚劲松道：“且慢。她既然不知道谁是你的哥哥，又怎会注意到他是美少年？”

楚天虹道：“爹，你好糊涂。她纵然没有见过哥哥，也会听得人家说过的呀。哥哥在洛阳曾经到过鲍崇义家里，徐姐姐有个姓郭的师兄和鲍崇义的儿子鲍令晖是好朋友。”

楚劲松道：“是鲍令晖说你的哥哥和那位徐夫人有、有——好，且待我到洛阳去问老鲍。”

楚天虹道：“爹，你别胡猜，不是鲍令晖说的。”

楚劲松道：“那又是谁说的？”

楚天虹道：“爹，你不要心急，让我慢慢告诉你好不好？事情是这样的，先说前因，在徐大侠续弦那天，被飞天神龙跑来大闹礼堂，结果弄得他不能拜堂成亲，还受了重伤。这件事情，爹爹想必是已经知道的了。但在第二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更为骇人的事情，爹爹，恐怕你就不知道了。”

楚劲松道：“是否飞天神龙再次偷入徐家，抢走新娘一事？”

楚天虹道：“不错。但爹爹，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楚劲松道：“其二为何？”

楚天虹道：“据说那天晚上，不仅是飞天神龙夜入徐家，另外还有一个人比飞天神龙更早来到。这个人和徐夫人幽会在前，但最后却是飞天神龙和徐夫人一起逃出徐家。徐家的人猜测，这个先来的人可能是被飞天神龙赶跑的。”

楚劲松道：“他们怀疑这个人就是你的哥哥？”

楚天虹道：“徐姐姐没有见着这个人，她只是听底下人说的。但她第二天去问那位姓郭的师兄，由那个姓郭的向鲍令晖打听，却证实了哥哥在那天晚上是半夜离开鲍家的。”

楚劲松道：“因此徐小姐就怀疑是你的哥哥了？”

楚天虹道：“徐姐姐没有对我说，但听她的口气，的确似乎是有些怀疑。”

楚劲松哼了一声，说道：“我不相信你的哥哥会这样胡作非为！”他口里这样说心里则在想道：“怪不得我问徐中岳何以舒儿迟迟不见回家，问他知不知道舒儿的下落之时，他的神气好像颇为古怪，什么都推说不知了。莫

非那天晚上当真是有两个人夜入徐家，而徐中岳也像他的女儿一样，怀疑到了我的舒儿头了？”

楚天虹道：“我也不相信。我说不知多少人家曾托人做媒想把他们的女儿许给哥哥，哥哥都不要呢。哥哥怎会勾搭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有夫之妇？”

楚劲松哼了一声，淡淡问道：“那位徐大小姐怎样说？”

楚天虹道：“她没说什么。我听她的口气，她最憎恨的是她的继母，其次是飞天神龙。据她说她的继母和飞天神龙本来是一对旧情人，飞天神龙和她的爹爹是有阴谋的，他们要害得她的爹爹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楚劲松摇了摇头，说道：“这是小孩子的见识。飞天神龙的行事纵然邪恶，但看他的行事，也不失为一个敢作敢为之士，像他这样的人，我不相信他要用到卑劣的美人计来对付徐中岳。何况，如果他当真怀有那样的阴谋的话，他就应该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又何必去破坏徐中岳的婚事呢？”

楚天虹道：“我只是把徐姐姐的话告诉你，她说得有没有理我可不管。”

楚劲松道：“好，那你继续说下去。”

楚天虹道：“我听她的口气，她对哥哥倒是并无憎恨的，只是觉得哥哥有点可怜。”

楚劲松道：“什么，我的舒儿要她可怜，可怜什么？”

楚天虹道：“她说她也不能断定哥哥是否曾有与她继母勾搭的情事，但即使有的话，也不能怪哥哥的。只能怪她的继母。爹，你要知道在她的口中，她是把继母说成一个喜欢玩弄男子的‘贱人’的，除了飞天神龙本来是她继母的老情人之外，其他男子，谁人受到她继母的诱惑，谁就可怜。”

庄英男道：“她的继母跟飞天神龙私奔，也难怪她恨她继母。不过，若然如她所说，他们本来是一对情人的话，则她的继母肯嫁给她的爹爹，恐怕内中也还有别的原因，只是她和我们都不知道罢了。再说我也不相信你哥哥会这样容易受人勾引。”

楚天虹道：“有关哥哥的消息，徐姐姐昨天只是说了一点，似乎尚未说完。穆家兄弟一出来，她就和他们一起回去了。爹，要是你肯让我和她去看西山枫叶，我可以继续向她打听。”

楚劲松道：“你不必多事了。若是偶然碰上，她说什么，你可以姑妄听之。但不必特地向她去打听。”

说罢，若有所思，半晌忽道：“英妹，我倒是有点后悔来这一趟了。”

庄英男道：“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要比咱们原来所想的更为复杂？”

楚劲松没有正面回答，却道：“英妹，你觉得徐中岳这个人怎么样？”

庄英男想了一想，笑道：“你是扬州大侠，他是中州大侠。按说中州的范围比扬州更大，但依我看来，他这个中州大侠可是远不如你这个扬州大侠。”

楚劲松哈哈笑道：“老王卖瓜，自赞自夸。嘿，嘿，多谢贤妻给拙夫脸上贴金了。”

庄英男道：“我不是开玩笑的，说老实话，这位中州大侠给我的感觉，当真是见面不似闻名！他很会应酬，对咱们招待得殷勤备至。但我总觉得他与‘大侠，二字似乎不大相称，这样的人放在官场上倒是一块好的料子！”

楚劲松道：“不错，他是很会结交朋友。我也曾听人说过他的许多义举。”

庄英男道：“所谓义举，大概是指他肯花银子帮助别人吧？”

楚劲松道：“ 当然还得加上他的面子。有许多事情不单单是银子就能办妥的。比如说要替江湖朋友排难解纷，往往就得银子加上面子。 ”

庄英男道：“ 他帮助的是些什么呢？ ”

楚劲松道：“ 据说黑道白道，三教九流，什么人物都有。 ”

庄英男忽道：“ 我现在总算明白一件事了。 ”

这句话突如其来，楚劲松不觉怔了一怔，问道：“ 你明白什么。 ”

庄英男道：“ 你是武林世家，徐中岳不过是这十多年才窜起来的。为什么他的名气更大呢，我现在才懂得这个道理。那是因为他的银子比你多，他用银子又买来了面子，渐渐面子也要比你大了。银子加上面子，真是无往而不利啊！ ”

楚劲松笑道：“ 英妹，你说的话也未免太尖刻了。不过也可说得是一针见血。 ”

庄英男道：“ 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后悔来这一趟了。你是后悔为徐中岳这样的人所用吧？ ”

楚劲松道：“ 说老实话，我答应帮他对付飞天神龙，一大半是冲着剪大先生的面子，小半则是抱着为武林除害的念头，倒并不是为了讨好徐中岳的。 ”

庄英男道：“ 飞天神龙是怎么样一个人咱们也未曾确实知道呢。 ”

楚劲松道：“ 许多人都说他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连剪大先生都这样说的。 ”

庄英男道：“ 耳闻未必是实，眼见方始为真。 ”

楚劲松道：“ 你这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既然答应了剪大先生，那也只能姑且相信他是不会骗人的了。 ”

庄英男道：“ 既然如此，那你也唯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

楚劲松点了点头，说道：“ 大丈夫一诺千金，即使错了，我也不能反悔的。 ”说罢，双眉微蹙。

庄英男安慰他道：“ 剪大先生侠名播于天下，他是真正的大侠身份，和徐中岳不同。但以他的身份既然肯替徐中岳出头发英雄贴，这件事料想也不会错在哪里去的。 ”说至此处，发现丈夫蹙眉，诧而问道：“ 松哥，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难道你对剪大先生…… ”

楚劲松道：“ 你知道我和剪大先生是相交二十多年的朋友，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古人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一向都以为我和剪大先生是够得上称为知心的朋友的。…… ”

庄英男吃了一惊，问道：“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发现他不是你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个朋友？ ”

楚劲松道：“ 他对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诚恳、豪爽，不过，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是些什么不对，我又说不上来。 ”

庄英男道：“ 他和以前有点什么两样？ ”

楚劲松道：“ 这只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总觉得在他的诚恳与豪爽当中，似乎多少有点伪装成份。我但愿这是我疑心生暗鬼的缘故。 ”

庄英男笑道：“ 我看你的疑心，恐怕就正是因为你已看破徐中岳不配称为大侠的原故，由于剪大先生和他的关系太亲密，你就连带疑心剪大先生亦已变了。其实徐中岳纵然不配称大侠，也不失其为一个‘ 好人 ’吧？而且这次的事情是由于他的妻子被飞天神龙抢走而引起的，剪大先生为他打抱不

平，那也是应该。”

楚劲松道：“我也没说他们不应该。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何有那念头，但我总觉得剪大先生好像不是以前那个推心置腹的剪大先生了。”

庄英男道：“既然你接了他们的英雄贴，又已决意承担允诺，那就不必多疑了。”说至此处，想起一事，回头对女儿道：“虹儿，爹爹今天说的话，你千万不要和别的人说。”

楚天虹笑道：“我懂得的，你当我是小孩子吗？”话刚说完，忽听得有人敲门，叫道：“楚姐姐，我和穆家兄弟来看你了！”楚天虹望了父亲一眼，楚劲松低声道：“你去开门吧。”

大门打开，一个年方及笄的少女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走了进来。庄英男避进后堂。

少女是中州大侠徐中岳的女儿徐锦瑶。那两个少年是御林军统领穆志遥的孪生子，哥哥名叫良驹，弟弟名叫良骅。

穆家兄弟倒是很懂礼貌，一见楚劲松在场，立即上前拜见，说道：“楚伯伯好雅兴，在赏菊么？我们是奉了家父之命，特地来向伯伯请安的。”

楚劲松淡淡说道：“不敢当。”

徐锦瑶噗嗤一笑，说道：“楚伯伯，他们在说假话骗你。他们知道我和天虹姐姐有约，冤住我要我带他们来的，哪里是什么奉他们的爹爹之命。楚伯伯，我不会讨大人喜欢，你不怪我吧？”

楚劲松哈哈笑道：“你肯说真话，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他是真的喜欢徐锦瑶这副天真烂漫的性格，心里想道：“徐中岳是个伪君子，想不到他的女儿却是和他完全两样。”

穆家兄弟大为尴尬，穆良驹咳了一声，说道：“徐姑娘，你不知道，爹爹是早就这样吩咐过我们的了。恰好你和楚伯伯的令千金有约，所以我们就和你一起来。只是未曾告诉你而已。”

徐锦瑶笑道：“是吗，那就算我怪错你吧。但你不是说，难得今天天气这样好，正好咱们一起到西山游玩的吗？”说至此处，她扮了一个鬼脸，底下的话就不说了。但谁都知道她是取笑穆家兄弟刚才说的那句“特地来向楚伯伯请安”的。鬼脸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们“奉父亲之命”是真，这“特地”二字则分明是假。

穆良驹倒也能言善辩，说道：“是呀，我们一来是向楚伯伯请安，二来也是想请楚伯伯一家人，大家一起到西山看枫叶的。目前西山枫叶正是漫山红遍的时候，最宜观赏。家父因为事忙，不能尽地主之谊，陪楚伯伯到各处游玩。因此我们兄弟意欲替家父稍尽地主之谊。”

楚劲松道：“多谢你们好意，只可惜我是人闲心不闲。我想令尊大概也不希望我离开京城的。”

徐锦瑶道：“楚伯伯，要是你不能够离开，就让天虹姐姐和我们一起去吧。”

楚劲松沉吟不语，楚天虹撒娇道：“爹，人家专程来请，你就让我去吧！”

徐锦瑶继续说道：“楚伯伯，我知道倘若只是我来约虹姐去玩，你一定放心不下。但有穆统领这两位公子陪伴，你总该可放心了！”

楚劲松的性格虽然是孤芳自赏，不愿随俗浮沉，但人情世故还是懂的。他见穆家兄弟登门邀请，自己的女儿又执意要去，心里想道：“我若不让虹儿前往，只怕要给穆志遥误会我是看不起他这两个儿子。误会也有两个方面，

误会我认为他们穆家也没有力量保护我的女儿那还好些，误会我看轻他这两个儿子的人品那就更糟了。”他不喜结交权贵，但身在京师，可不能不给御林军统领几分面子。于是说道：“你们年轻人结伴同游，我也不想扫你们的兴。只盼你们不要乐而忘返，早去早回。”

一直未有说话的穆良骅笑道：“老伯放心，我们准备了四匹坐骑，是从御林军的战马中挑选出来的。包保可以日头落山之前回到这里。”要知御林军的战马已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名种良驹，保况更是从良驹之中挑选出来的？不过，他这番说话却露出一个老大破绽，他们兄弟只准备了四匹坐骑，那岂不是刚好只能供给他们四个年轻人乘坐？先前说的什么邀请楚劲松一家人都去同游的话分明是欠缺诚意了。不过楚劲松当然不会说破。

女儿走了之后，庄英男出来笑道：“想不到竟有两位贵人不请自来，看来咱们是沾了女儿的光了。”

楚劲松听出是反话，笑道：“穆志遥这两个儿子倒还彬彬有礼，没什么贵公子的架子。”

庄英男道：“他们有所求而来，当然不能不对你有点礼貌了。”

楚劲松心头一动，说道：“英妹，你以为他们是……”

庄英男道：“依我看，咱们的女儿恐怕是给人家看上了，就不知是弟弟还是哥哥？”

楚劲松道：“不会吧，女儿不过昨天才和他们见过一面，今天才交谈的。”

庄英男道：“你没听见那位徐小姐怎样说吧，他们知道徐小姐和虹儿有约，就马上自告奋勇陪徐小姐来的。这些豪门公子，若然不是另有目的，怎会无事来献殷献？”

楚劲松道：“让他们同游一趟，料想女儿也不会给他们骗了去。此间事情一了，咱们就离开京师了。”

庄英男道：“但愿是我多疑就好。老实说，我是不喜欢女儿嫁给这种人家的。”

楚劲松道：“女儿还小呢，咱们也用不着就为她的婚事担心。过两年我再替她物色一位佳婿不迟。”

说话间，忽又听得人敲门。

楚劲松笑道：“这次来的大概不是什么贵人了吧？”他只道是震远镖局的人来找他，哪知打开一看，来的仍然是统领府的人。

这个人的来头可还当真不小，他是御林军统领穆志遥倚为心腹的老管家彭大遒。

彭大遒曾经当过宫中二等待卫，今年已有七十多岁，精神还很健铄。他是在六十五岁那年因大内总管嫌他年老而被逼退休的，他和穆志遥的父亲穆扬波是老朋友，穆扬波虽然早已逝世，两家的交情还在。穆志遥那时刚升任御林军统领，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阅历极丰、武功不错且又熟悉官场情况的人帮忙办事，是以就请这位老“世叔”来当官家。彭大遒不甘寂寞，在“世侄”殷勤礼聘之下，也就不嫌屈就了。

楚劲松一见他，怔了一怔，说道：“彭总管，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

庄英男则笑道：“劲松，看来咱们好像是要交上好运道了。”

彭大遒不觉也是一怔，说道：“楚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庄英男笑道：“贵人登门，不是交运么？”

彭大遒苦笑道：“夫人请莫取笑，说老实话，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

请贤伉俪帮忙呢。”

楚劲松道：“我有什么本事帮得上彭大总管的忙？”

彭大遒道：“实不相瞒，我是来找穆统领的两位公子的。他们来过这里没有？”

楚劲松笑道：“你的消息也真灵通，不错，他们刚刚来过这里，是和徐大侠的千金一同来的。”

彭大遒道：“楚大侠可知他们去了何处？”

楚劲松道：“他们邀小女前往西山游玩。”

彭大遒吃了一惊，失声叫道：“这就不大妙了！”

楚劲松道：“什么不妙？”

彭大遒低声说道：“我们刚刚接到消息，飞天神龙已经来到京师。而且正是在西山上发现他的踪迹的。”

楚劲松也不禁大吃一惊了，连忙问道：“那么你们已经有人前往西山了么。”

彭大遒道：“我们刚刚接到消息，据那个发现疑似飞天神龙的人说，他是在昨天午时发现的。稍后又有探子来报，昨晚在陶然亭附近也曾发现有一个疑是飞天神龙的人。因此我们目前即使能够抽出人手，也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往西山！”

楚劲松道：“为什么？”

彭大遒道：“一来西山这样大，搜索不易；二来我们也怕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庄英男道：“我早已听说陶然亭是京师名胜之一，却不知是在城里还是城外？”

彭大遒道：“陶然亭在东门外数里之地，可说是在近郊。从统领府到陶然亭，只须走半个时辰。”

楚劲松恍然大悟，说道：“敢情你们是怕飞天神龙在京师还有党羽，更怕他们到统领府偷袭？”

彭大遒道：“按常理说，他们是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但飞天神龙的行事往往出乎情理之外，委实是胆大包天，所以我们也不能不防他有此一着。”

楚劲松道：“徐大侠和剪大先生不是都在府中么？”

彭大遒笑道：“这里没有外人，咱们不妨说说真话。徐中岳虽有中州大侠之称，武功却是稀松平常。府中虽然也还有几名武功不错的卫士，但用来对付飞天神龙，恐怕还是对付不了。目前我们倚靠的只有剪大先生一人而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说我们还有什么适当的人可以抽调出来，前往西山。”

楚劲松道：“震远镖局里的人呢？”

彭大遒道：“我们还未曾把已经发现飞天神龙的消息告诉汤总镖头。”

楚劲松道：“为什么不赶快告诉他？”

彭大遒道：“一来是怕镖局人多嘴杂，消息泄漏出去，反而打草惊蛇。二来说老实话，镖局里除了汤总镖头之外，能人也是有限。”

楚劲松道：“镖局这两天来的客人不少呀。”

彭大遒苦笑道：“可惜真正有本事的，除了你老兄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了。”

楚劲松道：“彭大总管太夸奖我了。但镖局的客人多半是剪大先生发贴请来的，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没有能人。”

彭大遒道：“ 据我所知，有一两位高手可能在明天或后天来到。但截至目前为止，真正有本领的人除了你楚大侠之外，可都还没有来呢。来的是武功声望比较次一等的，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发帖请他们，而是他们闻风自来的。 ”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道：“ 穆统领现在宫中，我们准备等他回来之后，才能布置搜捕飞天神龙的计划。但在目前，我们急需做的一件事，则是必须保护他的两位公子！ ”

楚劲松道：“ 你不是说飞天神龙昨天已经进城了么？ ”

彭大遒道：“ 他只是在陶然亭一现，昨晚是否在京城住宿，无人知道。说不定他又回西山去呢？何况昨天在陶然亭发现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他，我们也还未敢断定。万一两位公子刚好在西山碰上了他，这，这—— ”

楚劲松道：“ 你是想我去西山保护你们两位公子？ ”

彭大遒道：“ 也是为了你的女儿啊！ ”

楚劲松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心里想道：“ 我可以替剪大先生助拳，但若给达官贵人做保镖，传出去可是有失我的身份，飞天神龙不管好歹，总也算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该不至于是欺负妇孺之辈吧？不错，如今我是来帮助他的仇家，但按江湖规矩，他对我不满，也该冲着我来。 ”

彭大遒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继续说道：“ 古语云：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同样道理，也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飞天神龙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是无恶不作的魔头啊！令嫒万金之体，万一给他掳去，以后你就是杀了他也难解恨！ ”

楚劲松虽然并不完全相信飞天神龙有如别人说的那样邪恶，但毕竟还是不敢冒这个险，终于答应了彭大遒，和他一起前往西山。

偷窥接风宴

丈夫走后，庄英男闷坐家中，不禁又想起自己的女儿来了。

不过她想起的这个女儿，却并不是去西山游玩的这个女儿楚天虹。而是她留在齐家的女儿齐漱玉。

“ 我是在漱玉周岁时候离开她的，算来今年她已是十八岁了。唉，不知她知不知道她的亲生母亲还活在人间？ ”

她离开齐家是得到公公的默许的，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许她再回齐家探望女儿。这个条件是她的公公叫老仆人丁勃转告她的。

“ 我的儿子行为乖谬，本来配不上她。何况这不肖子如今恐怕亦是多半不在人间。她不愿意留在齐家，那就由她去吧。但家丑不可外扬，你告诉她，她一踏出齐家，我也只能把她当做已经死了。 ”这是她在离开齐家那天晚上，丁勃追出来，将她公公的说话，一字不打折扣转告她的。说了之后，丁勃且曾向她致歉，“ 请少奶奶原谅小人是奉了主公严命，不能不照他的话实说。 ”

这些话她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伤心，虽然她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改嫁。

“ 要是她知道我还活在人间，她一定会骂我是个最狠心的母亲，十七年来都没回去看她一看。唉，她怎知道我有苦衷？但我也宁愿她把我当作已经死了。不愿她以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为耻！ ”

她又联想起眼前的“ 新闻人物 ”：“ 那位徐夫人和飞天神龙私奔，给许多人臭骂，我倒是佩服她有此勇气，当年我是因为不忍拂逆老父的心意才嫁给齐勒铭的，那位徐夫人我不知她是什么原因，但可以断定的是，她嫁给徐

中岳一定不是她自己心甘情愿。飞天神龙也真‘胆大妄为’，敢于去闯中州大侠的婚筵，把情人抢回自己的怀抱！”这些消息她只是得自传闻，当然她不会知道，其实那位徐夫人姜雪君是尚未重归飞天神龙的怀抱的。不过，她由于有类似的遭遇，倒是不知不觉的有点同情起这对情侣的了。

但跟着想道“那位徐夫人是尚未正式和徐中岳拜堂成亲的，她悔婚出走，尚且受到这许多人的唾骂，要是人家知道我抛夫弃女，另抱琵琶，不知道又要如何骂我呢！虽说那时候已经传来勒铭的死讯，但这死讯究竟未曾证实。”

她又想起徐锦瑶那些狠毒的言辞骂她继母，更是心伤。虽然她和徐锦瑶继母的情形并不相同，但也有几分相似。徐锦瑶本是个纯真的少女，只因继母与人私奔，就那样看不起她。“要是我的亲生女儿也像她那样骂我，那我倒是宁愿死去的好了。”接着她又想道：“这么多年了，都未听到齐勒铭的消息，若说在我离开齐家之时，他的死讯尚未证实，现在总可以证实了。齐家是武林第一家，齐家的家风是历代相传并无改嫁之媳，但夫死再嫁，在别的人家，却也是事属寻常！”她本来并不是重视“礼法”的人，但为了恐防女儿免不了要受这些礼法的薰陶，她倒是希望齐勒铭确实是已经死了。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又有人来了。

这次来的是震远镖局总镖头汤怀远的儿子汤秉乾。

汤秉乾是奉了父亲之命来请楚劲松的。

庄英男道：“少镖头，你来得不巧，他刚出门去了。”

汤秉乾诧道：“楚大侠自从来到京城之后，从未到过外边游玩，怎的今天突然有此兴致。”

庄英男不愿把穆家管家和楚劲松到西山的事情告诉他，只能说道：“他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找朋友的。什么朋友，我没问他。恕我无法回答。”

汤秉乾顿足道：“唉，这可真是不巧极了！”

庄英男道：“有什么紧要的事么？”

汤秉乾道：“镖局刚刚来了两位客人，他们都是久慕楚叔叔的大名的。家父如今正在准备给他们接风，是以特地差遣小侄前来清楚叔叔过去宴会。”

庄英男心中不悦，脸上却在笑道：“我道是什么大事，原来只是请他去做陪客。好吧，待他回来，我告诉他有这回事就是。”

汤秉乾有点尴尬，说道：“我知道楚叔叔是不喜欢作无谓应酬的，但这两位客人却非一般客人可比！”

庄英男道：“哦，这两位是什么奢拦人物。”

汤秉乾道：“一位是梅花拳的掌门人梅道生。他是剪大先生、徐大侠和家父联名发出英雄贴请来的朋友。听他说，他和楚叔叔也是颇有交情的朋友。”

庄英男淡淡说道：“不错，我曾听得你的楚叔叔提过他的名字。另一位呢？”

汤秉乾道：“另一位是我二叔请来的客人，听说这人是位不求闻达的风尘异人，二叔对他非常敬重。二叔曾再三叮嘱家父，叫家父千万不可怠慢此人的。”

汤秉乾口中的“二叔”，即是汤怀远的弟弟汤怀义。庄英男见他说得如此郑重，心里想道：“汤怀义的武功和见识与乃兄相比，都是远远不如。他所物色的‘风尘异人’未必就有真实本领。俗语说知子莫若父，知弟莫若兄。怎的这次汤总镖头却听信了弟弟的说话。”问道：“这位令叔特邀的贵客高

姓大名？”
汤秉乾道：“ 姓齐，名大圣。 ”
庄英男怔了一怔，说道：“ 齐大圣，这个名字可是好怪。大约不是他的真名吧？ ”
汤秉乾道：“ 我也不知他是真名还是假名。家父最初从二叔口中听到这个名字之时，也曾开过玩笑说，这人大概是要自比齐天大圣吧？但刚才家父与他会过面后，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谈过一些什么，但见家父的神情，却委实似是对他另眼相看！ ”
庄英男如有所思，默不作声。
汤秉乾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家父和他单独见面的时候谈过什么，但他一来到镖局，首先就问起楚大侠，却是我亲耳听见的。看来他比梅掌门对楚叔叔更为仰慕。 ”
庄英男惊疑不定，说道：“ 他怎样问起你的楚叔叔。 ”
汤秉乾道：“ 也没什么。他说对楚大侠慕名已久，但是听说楚大侠已经来到镖局，他才应二叔之邀的。因此他一到镖局，就想和楚叔叔见面了！ ”
庄英男道：“ 他是何方人氏？ ”
汤秉乾道：“ 他未透露过自己的来历。 ”
庄英男道：“ 连籍贯都不肯说么？ ”
汤秉乾道：“ 不错。据二叔说，他本身的一切都好像讳莫如深！不过——”
庄英男连忙问道：“ 不过什么？ ”
汤秉乾见她如此仔细，不觉有点诧异，但想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突然来了这样一个神秘人物，也难怪她要多问，便道：“ 二叔是在河南与他相识的。听他的口音也好像是河南的口音。 ”
庄英男心头一震，连忙强自抑制，半晌说道：“ 哦，他是河南口音！ ”
汤秉乾笑道：“ 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隐居在河南王屋山，
楚夫人莫非怀疑他是齐家的人？ ”
庄英男不敢作面回答，只道：“ 依你看呢？ ”
汤秉乾道：“ 我没见过他的武功，但即使当真是正如二叔所说，他的武功深不可测，他也决不会是武功天下第一那一家齐家的人。 ”
庄英男道：“ 何所见而云然？ ”
汤秉乾道：“ 道理十分浅显，此人年纪大概不过四十多岁，当然不会是齐燕然。齐燕然若还在世的话，最少也该有七十岁了。 ”
他歇了一歇，继续说道：“ 齐燕然只有一个儿子，大约二十年前，早已死在武当五老之手，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婶婶大概不会不知吧？ ”
庄英男道：“ 是，我知道。江湖上藏龙卧虎，到处都有能人。此人是河南人氏，又恰巧姓齐，那也不足为奇。可惜你的楚叔叔恐怕要很晚才能回来，今天是不能去拜会你们的贵客了，接风宴上，请你代他道个歉吧。 ”
汤秉乾走后，庄英男心乱如麻，不住在想：这齐大圣是谁？
蓦地她想起一件事情。这是她做齐家少奶奶的时候，老仆人丁勃告诉她的。据丁勃说，她的丈夫自小顽皮，有个小名就叫做“ 小猴儿 ”。他只有在父亲面前才装作循规蹈矩，因此底下人又把“ 小猴儿 ”“ 升级 ”，私下称他为“ 小猴精 ”。当时她正在新婚，她的丈夫已经瞒住她在外面花天酒地了。丁勃把这件事告诉她，大概是想她明白，她的丈夫自小是野性难驯，希望她

更多一点忍耐的。
她喃喃自语，“小猴儿”，“小猴精”，陡地心头一震：难道是他？他并没死，他活着回来了！
说到“猴精”，古往今来，名头最大的猴精，不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么？虽然这位花果山的美猴王不过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自有《西游记》以来，这位由“美猴王”晋封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哪一个时代不都是妇孺皆知？
“莫非正是因为他自小被人家叫做小猴儿，他长大了就要做一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庄英男心里想道。
她这猜测倘若不错的话，那个“齐大圣”可不正就是“他”的化名？
她住的这幢房子和镖局不过一墙之隔，墙的那边就是镖局的花园。她只要打开卧室的后窗，就可以看得见那边的情景（她的卧房是在楼上的）；最妙的是窗外有棵枣树，园子那边的人却是不会发现她的，即使她是站在窗前。
园子那边传来嘈嘈杂杂的声音，似乎正在开筵宴客。庄英男躲进卧房，轻轻打开一扇窗子，心头卜卜的跳。
庄英男猜得不错，震远镖局的接风宴正是设在园中。
主客是梅道生和齐大圣。
汤总镖头为了替他们接风，特地请来几位来头不小的陪客。
陪客中有武当派的俗家弟子叶忍堂，他在武当派的地位仅在掌门人与武当五老之下。
有少林派的还俗弟子印新磨。他的罗汉拳和伏魔杖据说已经得到少林寺的真传。
有洛阳的名武师谢国堂。他是徐中岳的好朋友。一套五虎断门刀法在江湖上大大有名。
还有一位名气比上述三人更大、辈份也比他们更高的特邀陪客，是京师武术界的老前辈，曾经做过禁军总教头的雍惊涛。他在六十岁那年退休，今年已有七十三岁了。
筵开两席，除了特邀陪客之外，镖局有头面的大镖头也都来了。
梅道生是梅花拳的新任掌门，（前任掌门是他的哥哥梅清风。梅清风年纪并不很大，但不知怎的，在洛阳喝了徐中岳的那顿结不成亲的“喜酒”之后，回去就把掌门让给弟弟。）和这些人都是熟悉的。
但这些人最注意却是那个陌生的“主客”齐大圣。
齐大圣却是神情落寞，似乎盛筵方设，便已意兴阑珊。
他只主动说过一句话“不知哪一位是扬州楚大侠？”
这是在主人汤怀远正要给他介绍那些特邀的陪客之时。汤怀远未曾开口，他就先发问的。
当他知道楚劲松不能赴宴之后，他就不发一言了。
“这位是我们京师辈份最高、德望俱隆的武林前辈雍老先生”，“这位是武当派的名宿叶大侠”，“这位是少林派的印大侠”……
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从主人口中说出来，他只是点一点头，连“久仰”之类的客套话都不屑一说。
似乎只有一个扬州大侠楚劲松才是他想要结交的人，其他的人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这样的情形，当然令得主客都很尴尬。

主人介绍完毕，应该是请客人入席的时候了。

按礼节来说应该请最尊敬的客人来坐“首席”。

“首席”只有一个，如何安排？

本来梅道生和齐大圣是刚从远方来到的客人，接风宴也是为他们而设的，应该请他们之中的一个来做首席贵宾。

汤怀远默察眼前形势，他请来的陪客显然是对齐大圣甚为不满。但他若一开口就请梅道生“上坐”，又恐齐大圣对他不满。他当然不会忘记，他的弟弟是曾再三叮嘱他对这位客人必须特别优待的。

他不能“得罪”齐大圣，但更不能“得罪”其他客人，怎么办。

梅道生甚会观风察色，似乎已经知道主人的为难，抢先说道：“雍老先生辈份最尊，请雍老先生上坐。”

雍惊涛虽然是“陪客”身份，但这“身份”只是主客双方心照不宣的身份而已；汤总镖头请他来的时候当然无须言明只是请他做“陪客”的。

汤怀远如释重负，立即以主人身份再加敦请，“雍老先生众望所归，请上坐吧，别推让了。”

雍惊涛连连摇头，说道：“这怎么行，两位贵客远道而来，应该请他们上坐！”

梅道生首先推辞：“雍老先生，我比你矮两辈呢，乡党论齿，我纵然面皮再厚，也怕人家笑我狂妄自大啊！”

雍惊涛道：“这是替你们两位接风的宴会，不要你推我让了。梅老弟，你不肯坐首席，那就这位齐先生坐吧！”

齐大圣竟不推辞，金刀大马的就坐下来！

雍惊涛涵养功夫极好，心里虽然不悦，却不作声。

正当齐大圣摆好大马金刀的姿态要坐下去的时候，印新磨忽道：“且慢”，挥袖在他那张椅子一拂，这才笑嘻嘻道：“有点灰尘，我给你拂试干净，请坐。”

印新磨在江湖上以脾气暴躁闻名，他本是少林寺僧人，后来就是因为他火气大大，屡犯戒律，才被方丈饬令他还俗的。他此举当然不是为讨好齐大圣。

原来他因为看不过限，有意要令这位首席贵宾出丑的。在他这一拂之中已是用上了少林派的般若神功。虽然只是轻轻一拂，那张椅子木质已经“软化”，一坐下去，非得四分五裂不可。

齐大圣好像丝毫不知，一屈服就坐下去，并且说了一声“多谢。”

印新磨笑道：“不必客气。”睁大眼睛，看他出丑。

不料他所等待的“结果”并未出现，尽管他的眼睛越睁越大，齐大圣仍是稳坐如山。

其中的奥妙，只有震远镖局的总镖头汤怀远看得出来。在印新磨以袖拂椅之时，他已知道印新磨不怀好意，因此特别留心齐大圣的举动。齐天圣侧身让印新磨替他拂试椅子之时，曾用指头一按椅背。

汤怀远是个武学大行家，虽然看不懂齐大圣用的是什么功夫，但已知道他坐下去椅子不至碎裂乃是因为印新磨的内力早已被他这一指之力抵消之故。

齐大圣一坐下，其他的人亦依次就座。只有印新磨还呆若木鸡。

齐大圣微一欠身，作个手势，说道：“印大侠，你也请坐呀！”

印新磨发现自己失态，心里想道：“ 好在旁人尚未识破 ”，此时只有齐大圣对面那张椅子空着，他就坐了下来。

只听得“ 喀喇 ”声响，椅子塌了。印新磨事先并无防备，吓得连忙跳起，只见椅子已经裂开。

齐大圣道：“ 素闻少林寺有七十二种武林绝学，名称我都说不上来。不知印大侠这门功夫是不是叫做铁屁股功？当真令人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印新磨惊魂稍定，面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不过此时他亦已知道是怎么样着了对方道儿的了。“ 这厮刚才作手势请我坐下之时，想必是已用劈空掌力在我这张椅子捣了鬼了。 ”但以劈空掌力而能震松木质，在“ 出事 ”之前，印新磨是怎也料想不到的。这也就是他不加防备的原因，事后发觉，已经迟了。

汤怀远哈哈一笑，说道：“ 印大侠，你卖弄功夫不打紧，我可得多准备几张椅子才行。 ”当然他知道椅子的倒塌不是由于印新磨卖弄功夫，他是故意这样说来为印新磨解窘的。

换过椅子，主客俱都就座。汤怀远为了冲淡不愉快的气氛，频频劝客人饮酒。

齐大圣与雍惊涛、汤怀远干杯之后，叶忍堂站了起来，说道：“ 齐先生，我和你也干一杯。 ”

齐大圣淡淡说道：“ 好，我是来者不拒，干杯！ ”

叶忍堂和印新磨是好朋友，他是籍“ 干杯 ”为名，想替好友泄愤的。武当派的内功擅能以柔克刚，碰杯之时，他使出了阴柔之极的内功。只须再过片刻，酒杯就会在齐大圣手中爆裂。这一时刻，可能就正是齐大圣在干杯过后，把酒杯拿回来凑近唇边的时刻。

齐大圣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叶忍堂这一点弄鬼的手段如何能够瞒得过他？

酒杯相碰朱碰的霎那，齐大圣心念电转：“ 我把他的酒杯震碎易如反掌，但主人对我优礼有加，我可不能扫了主人的面子。 ”要知酒杯震碎，当场就会破片纷飞，虽然料想不至伤及客人，但做主人的可就不知如何下台了。

他心念一转：“ 我用七招剑法和欧阳镜无交换的雷神指功夫，正好派得上用场！ ”

双方一碰杯，叶忍堂发觉对方并未用上内力，心里暗暗欢喜。

齐大圣把酒杯拿回来，一饮而尽，说道：“ 先干为敬。 ”随即把酒杯放下，酒杯连一点裂痕也没有。

叶忍堂暗暗吃惊：“ 难道他的内功比我练得还更阴柔？ ”过了一阵，见酒杯并没碎裂，这才战战兢兢的拿起来，喝酒。

哪知酒杯没有异状，杯中的酒却有古怪。

酒本是烫得半温，最适宜入口的。但叶忍堂把酒喝入口之时，却几乎给烫坏了舌头！

叶忍堂毫无防备，骤吃一惊，“ 哇 ”的一声就把酒吐了出来！

原来这雷神指的功夫能发出高热，是一种极为怪异的邪派功夫，功夫练到深时，这根指头点到敌人身上就似烧红的烙铁一般。齐大圣由于本身的内功已差不多到炉火纯青之境，所以更能青出于蓝。他把雷神指的功夫化为掌力，热力凝聚掌心，在碰杯之时，同时使出了隔物传功的绝顶内功！

神功传入杯中，酒热如沸，杯却毫无异状。叶忍堂纵然加意提防，又如

何能够察觉？他哇的把酒吐出来，当场出丑，尴尬之极。

这一次连震远镖局的总镖头汤杯远都看不出其中奥妙了。

但他虽然看不出其中奥妙，亦已知道叶忍堂着了齐大圣的道儿。

他连忙替叶忍堂掩饰，故意怔了一怔，这才笑道：“叶兄，你不过喝了几杯，怎的就退席了？”把叶忍堂的呕吐当作是他不胜酒力。

叶忍堂讷讷说道：“小弟酒量甚浅，今日幸遇良朋，不觉喝过了量，失礼之罪，尚请包涵！”

雍惊涛也当作不知，打“圆场”道：“酒逢知己千杯少，筵前醉倒又何妨？今日之会，正宜尽欢！谁都不必客气。”说罢哈哈大笑。

说话之间，仆人已经收拾干净，替叶忍堂端上醒酒汤来。叶忍堂初时还在猜疑不定，不知酒中是否给齐大圣下了毒的。此时业已运气三转，见真气能够运转自如，绝无中毒迹象，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不过却是不敢喝酒了。

梅道生与齐大圣同属“主客”身份，他本是极不服气齐大圣坐上首席的，但见少林、武当两位名家给齐大圣弄得当场出丑，他还怎敢再试？

经此一来，众人俱是想道：“此人虽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武功却确是深不可测！”高人异士，十九都是有些怪僻的，由于大家都觉得这个齐大圣确实可以称得“高人”，初时讨厌他的，经此一来，也就一变而为钦服了。

庄英男在楼上偷窥，这边的情景，尽都收入她的眼帘。

她没有喝酒，但身躯已是禁不住摇摇晃晃，颤抖起来。眼前、心底都是一片迷茫，就似喝醉了酒一般！

她咬一咬手指，很痛！不是醉，也不是梦！她轻轻掩上窗门。

那个人给她关在窗外，她的一颗心却似乎要跳出口腔！

她最担心的事果然变成了事实，那个人是“他”！是她的前夫齐勒铭！

果然是他

不错，齐勒铭的面貌已经改变许多，变得她都几乎认不出来了。

她看见的是个面有伤疤、形容枯槁的流浪汉。留在她记忆中的齐勒铭虽然并无潘安之貌，也算得是个相当英俊的美少年。

要不是“齐大圣”这个名字引起她的疑心，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两个绝不相同的形象糅和，从“眼前人”联想到旧时人的。

但她毕竟还是认出来了，因为他们到底曾经做过夫妻。虽然是一对没有感情的夫妻。

从这个似是潦倒不堪的丑汉身上，她终于看到当年齐家大少爷的几分影子。

齐勒铭说话不多，她听得不很清楚。但她可以感觉得到齐勒铭那份冷傲，是自尊也是自卑的冷傲，当年她曾经受过齐勒铭这种冷傲（后期更是变成冷酷！）的折磨！

声音虽有改变，改变得不如面貌之多。

齐勒铭说的话她听不会，但只听见一句便已足够——“哪一位是扬州楚大侠？”“那许多响当当的客人他都不屑应酬，一见主人劈头就问松哥！不是他还能是谁？”庄英男心想。

还有那两声接连的叹息！当主人说出楚大侠今日不能参加宴会之后，齐大圣接连的叹息！

或许别人只当作是失望的叹息，她却感觉得到那是愤懑甚至气恨的叹

息！

一个自称是“齐大圣”的人，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正如对那边的齐勒铭一样，庄英男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不知是伤心、是愤怒、是怨恨、还是同情？

不错，她和齐勒铭的感情早已破裂，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

女儿是唯一的维持他们关系的纽带。但想起了女儿，也挑起了她的旧恨！

她记得那天晚上，齐勒铭从情妇的香闺里喝得醉熏熏回来，她没有作声，而他就因为不满意她的冷淡将她殴打！那天晚上，她正是想告诉丈夫她已经怀孕的。也正因为这件事情，她才决意离开齐家的。

愤火重燃，她真是宁愿这个丈夫还是死了的好！

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无可置疑的事实，齐勒铭是活着回来了。

而且是变成这个样子回来了。

人被关在窗外，影子还留在她的脑海。

那脸上的伤疤，憔悴的颜容。

用不着齐勒铭告诉她，她已经从齐勒铭的脸上看到了他经历的烙印。

“这些年来，他也是受尽折磨了！”愤恨的情绪逐渐减轻，她倒是不觉得有点怜悯起他来了。

不错，齐勒铭对她的虐待她是记忆犹新，但齐勒铭亦已受 到了他应得的惩罚了。

齐勒铭之所以弄到今天的田地，是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正是为了她吗？

那天晚上，齐勒铭醉后失了理性，几乎将她扼死。她知道齐勒铭就是因此事怕受父亲的责罚而离家出走的。本来已经误入歧途，离家出走，就更加误入歧途了。

“唉，他以为逃过了父亲的责罚，却哪知换来更大的惩罚。是他以荒谬的行为给他造成的惩罚。但愿他如今是浪子回头！”

但齐勒铭这次回来，却不像是因为有了悔悟而回来的！

“假如他是真的悔过自新，我会原谅他的。虽然我不会再跟他。可惜我这希望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甚至还不能和肥皂泡相比呢，肥皂泡尚可保全片刻，我的希望却早已破了！”

那愤懑的声音，那冷漠的神情，还有那两声叹气……刚才的所见所闻，像利钉一样刺着她的心。

她知道齐勒铭是要回来报仇的！

“他一来就要找松哥，不用说他心目中的第一个仇人就是松哥了！”

她也不觉愤激起来，心里想道：“你恨我改嫁他人，应该向我报复才对，为何牵连松哥？我并不后悔离开你，即使当时我知道你没有死，我也是非要和你离婚不可的！或许我是有错，我的确是不愿意嫁给你因而对你冷淡，但你又是怎样对我呢？在你娶我之前你已经有了姘头，在新婚那段日子，你也还是几乎每天晚上去陪你的姘头。为什么你只知责备别人，不知责备自己！”

但她心中的不满却是只能在齐勒铭背后发泄的，她知道齐勒铭是决不会和她说理的。他本来就是带着几分疯狂性格的人，要是他肯讲理，也不至于弄成今天这样了。

讲理讲不通，她只能冷静下来，想一想应该如何应付齐勒铭回来的后果了。

心乱如麻，她只盼楚劲松能够快快回来。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两个人商量总是比较好些。

日影渐渐西移，不知不觉已是黄昏时分，丈夫还未回来。

丈夫是去找女儿的，两人都不见回来，“难道虹儿在西山出了事了？”

她本来只是担心丈夫的，此时加上了担心女儿，越发坐立不安了。

楚劲松回来了，女儿跟在他的后面。

像是疲惫的旅人，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好像和女儿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了，只是低着头向前走，一步一个脚印。要是人们知道他只是从西山回来，而且是骑着马去的，决不会相信他就是名震武林的扬州大侠楚劲松。（不过半天的远足，一个大侠怎会显得如此疲劳？）

他的坐骑，虽然在进了京师之后，就交还穆府管家彭大遒，但也不过是步行走过一条东长安街而已。

连他的女儿都为他担心了。他是身上受了伤还是心上受了伤呢？

“爹，你不碍事吧？”

楚劲松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道：“没什么，你放心。你看就回到家了，难道你还担心爹爹走不动这几步路吗？”

可是就差这么几步路，他却不能踏家门。虽然这个家只是临时借住的“家”，此时他也是渴望和亲人相会的。但他不能如愿回“家”，因为有一个突如其来的邀请。

他这个临时的家是镖局后面的，镖局后门有个看门的人。

往日这个看门人不过是由镖局里无足轻重的下人担任，今天却换上了一位镖师。

这个镖师一见他回来，立即就上前说道：“楚大侠，我们的总镖头可把你盼得苦了。好在你回来得还算及时！”

楚劲松吃了一惊，说道：“有什么事发生？”

那镖师道：“总镖头有一位远方来的朋友，指名要见你！”

楚劲松初时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但转念一想，汤怀远不是不知道他不喜欢应酬，但还是请一位镖师专诚“截驾”，那就可断定不是寻常的应酬了。

“说不定他碰上什么为难之事，必须见了我的面才能说的。”他不方便细问镖师，唯有说道：“好，虹儿你先回去告诉你妈，说我大约要迟半个时辰才能回来。”

楚天虹忐忑不安，讷讷说道：“爹，你不能明天再见那位朋友吗？”

那镖师急道：“楚姑娘，你不知道，这位朋友是汤二爷亲自请来的，他一来镖局，就找你爹，想必是有紧要的事情。等到明天，恐怕会误了事！”

楚天虹撇撇小嘴：“什么奢拦人物？什么紧要事情？”

楚劲松斥道：“虹儿，住嘴！大人的事，不要你管”回头向那镖师赔礼：“小孩子说话不懂礼貌，你别怪她。咱们这就去吧。”

楚天虹道：“爹，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楚劲松柔声说道：“傻丫头，爹几时骗过你，你放心回去吧。”

这镖师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自想道：“十五六岁的姑娘也不算小了，怎的对爹娘如此撒娇，好像一步都离不开爹娘似的。”他只道楚天虹是父亲保证“半个时辰回去”的允诺兑现，却不知楚天虹另有所指，指的是他父亲所说“并没受伤”的话，她确实担心爹爹受了伤却瞒着她。

众人看见楚劲松到来，都是大为欢喜。

只有汤怀远吃了一惊。

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眼就看出楚劲松有点不对。虽然不敢断定他是身体受伤，但却可以断定他是元气大伤！

“原来他不是去会友，却是去和人打架！他这对头不知是谁，居然能令他最少损六成功力！”汤怀远心想。

雍惊涛哈哈笑道：“楚大侠，大家都似盼凤凰似的盼你呢，好在席还未散。来，来，来，你坐这个位子，和这位齐兄多多亲近，你不知道这位齐兄是多么渴望见你呢！”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让座。

齐大圣亦已站了起来，说道：“楚大侠，你来了，我这个位子应该你坐！”

楚劲松初时以为是汤怀远约他和“那位朋友”在密室有事相商的，哪知却是宴会。不禁有点不悦，心里想道：“早知如此，我应该等到他们散了席才来。”他估计女儿此刻想必已经把他们刚才的遭遇告诉了母亲了，“英男一定也像虹儿这样担心我是受伤，除非我让她亲眼见到，她才会相信我不是骗她。现在却累她多着急半个时辰！”他打算过了半个时辰，宴会未完，他也要走。

但为了礼貌，他虽然心里不悦，也只能挤出一点笑容。

此时齐大圣已在向他伸出手来，说道：“闻名已久，今日方始有幸识荆。楚大侠果然是名下无虚。别推辞了，请上坐。”

楚劲松道：“楚某浪得虚名，不敢当高人谬赞。齐先生你是远客，请莫客气！”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与齐大圣相握。

以握手为名，暗中较量功夫，这是常有的事。何况齐大圣口口声声说是“慕名已久”，众人都道他定是存心要伸量楚劲松的了。

刚才印新磨与叶忍堂接连受挫，众人已经见识过齐大圣的功夫，虽然对他的武功极为佩服，但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给一个陌生人抢尽风头的。故此都是希望楚劲松能够在这场较量中给他们挽回一点面子。

汤怀远则是更加吃惊。心里想道：“楚大侠功力受损，我都看得出来。这姓齐的不应不知！他还是要伸量楚大侠，莫非他正是想乘人之危，以重挫这位名震天下的扬州大侠为快！”

心念未已，两人的手已经握在一起。

只见齐大圣眉头一皱，楚劲松脸上则有诧异的神色，但随即就露出笑容。

众人松了口气，心中俱是想道：“这姓齐的武功虽然怪异，毕竟还是咱们的楚大侠比他更胜一筹。”

只有汤怀远则惊疑不定，他是对楚劲松的功力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在武学上的见识也比同席其他的人高明，心里想道：“凭这姓齐的刚才所显露的那两手功夫，他的实力只有在楚劲松之上，决不在楚劲松之下，倘若楚劲松元气未伤，胜负难测；但如今楚劲松的功力最少已打了六成折扣，怎的还能应付得如此从容。咦，难道他们不是较量内功？但为什么又不肯放手？”饶是他见多识广，这回可也真是莫测高深了！

按说他们用这种方式较量内功，应该是点到即止的。因为在名义上他们总是在行握手的见面札，怎能把时间拖得太长？但如今他们竟然是双手一握，就不放开。而且也看不出有松手之意。已经比普通人握一次手的时间多了十倍都不止。

汤怀远正自心里嘀咕，忽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楚劲松本来是面色苍白的，此时却红润起来；失了神采的眼睛也变得明亮了！汤怀远心中一动，

方始猜到几分。

原来齐大圣并不是乘人之危，相反却是帮助楚劲松恢复功力的。

楚劲松和齐大圣握手，只觉一股热力，透过掌心，转瞬之间，流转全身。楚劲松本来准备在回家之后，用两个时辰静坐运功，方始能够把散乱的真气纳入丹田，然后令血脉畅通的；得到齐大圣以上乘内功相助不过半枝香时刻，便已真气凝聚，奇经八脉，尽都通畅。用不着楚劲松行功导引，真气已是自行纳入丹田。

半枝香的时刻，比平常握一次手的时间多十倍不止；但在半枝香时刻之内，便能令楚劲松的功力几乎恢复如初，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众人正自等得纳闷，忽见齐大圣放开手笑道，“楚大侠果然是名不虚传，佩服，佩服！”

席上诸人，本来十九都认定了他们是暗中较量内功，听得齐大圣这么一说，只道这场比试果然不出他们所料，是楚劲松胜了，心中都是大为高兴。印、叶二人更是争着要向楚劲松恭维。

哪知他们恭维的说话还未出口，只见楚劲松已是向着齐大圣长揖说道：“齐兄大恩，楚某感激不尽！佩服二字，应该由我来说才对。我实话实说，齐兄的大名我是前所未闻，但齐兄的武功，我则是衷心佩服！”

众人听得此言，不由得都是为之愕然，要知“佩服”二字还可以说是客气的套语，但感激大恩之类的说话，却绝对不是在比试武功之后所应用的。

齐大圣还礼说道：“楚大侠何用谦虚，你那位朋友的武功在当今之世已属罕见，你只是元气少损，身体无伤，论功力你纵然不一定在贵友之上，至少也不在他之上了！”

汤怀远本已料到几分，此时从齐大圣的话语中得到证实，便笑道：“原来楚大侠刚刚是和朋友印证武功回来的么？”

年纪最老武学造诣仅次于汤怀远的雍惊涛说道：“印证武功却伤了元气，不知是真的‘印证’还是借印证为名的比试。楚大侠，请恕老朽冒昧，再问一句，你是真的去找朋友还是碰上对头？”

楚劲松笑道：“他是否把我当作朋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并不把我当作对头。我与他拆了一招，说是印证固然可以，说是比试也未尝不可。”这答复模棱两可，答了等于不答。

雍惊涛半信半疑，齐大圣忽道：“我相信他是把你当作朋友的！”

雍惊涛问道：“你怎么知道？”

齐大圣道：“我只是猜猜而已。”随即转过头来，对楚劲松微笑道：“楚大侠，要是我说得不对，你别见笑。”

楚劲松道：“请说。”

齐大圣道：“你和那人试了一招，是对掌吧？”

楚劲松道：“不错。”

楚劲松元气受损，并非身体受伤，任何人都可以猜想得到他们只是比试拳脚功夫，决非白刃相见。齐大圣猜中他们乃是双掌，自是不足为奇。

但再说下去，可就令得众人惊奇不已了。

齐大圣跟着问道：“楚大侠，那一掌你固然未施杀手，那人所运的内力也只是七守三攻，而且是带上卸字诀的。不知我说得对否？”

楚劲松吃了一惊，说道：“说得对极了！简直就像亲眼看见一般！不，不，比亲眼看见，还更清楚！”

这话倒是毫不夸张，要知内功的比试，只是比试的双方的手能感受到的。实难想象，旁观者只凭一双肉眼就可以观察出来。

底下的话已经是无须再说了，因为像齐大圣所说的这种比 试情形，当然不是要一决死生的拚斗，而只能说是点到即止的。

雍惊涛呆了一呆，睁大眼睛说道：“ 齐先生，你敢情是知道楚大侠那位朋友来历的吧？ ” 此话亦是无须解释，著非深悉那人的武功门派，深浅如何，怎能猜得如此准确？

齐大圣微笑道：“ 我说过我只是据理推测的，刚才我和楚大侠握手，大约用了半枝香的时刻吧，在这半枝香的时刻之中，我从楚大侠的内息运行的变化，试猜对方的功力深浅与运功的诀窍，侥幸猜中。 ”

雍惊涛半信半疑，问道：“ 楚大侠，你那位朋友是谁？ ”

楚劲松道：“ 是一位初相识的朋友。 ” 他只回答一句就没再说下去。别人不愿意说的事情就不宜多问，这是江湖禁忌之一，众人只好心里存着疑团，不便再问了。

众人固然是惊疑不定，齐大圣的心里也是藏着一个闷葫芦的。

原来他能够猜中楚劲松和那人过招的情形，一半固然是由于他从楚劲松的内息运行中有所察觉，但另一半却是因为那人所用的内功正是他的家传的独门内功，也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半枝香的时间内就替楚劲松化解由于对方内功所引起的经脉闭塞，令他恢复如常的。

齐大圣思疑不定，心里想道：“ 楚劲松碰上的这个人，莫非也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但这个人是剪大先生和徐中岳的仇家，楚劲松就是为了在帮他们对付这个人才到京师来的。为何他们今天碰上，却又彼此手下留情？难道他们当真是偶然碰上，不知对方来历？ ”

但这个疑问齐大圣自是不便当众问楚劲松，只好把闷葫芦藏在心里。

另一件他渴欲知道的事情则是非问不可了，酒过三巡，他绕着弯儿问道：“ 楚大侠，听说你不是住在镖局，不知寄寓何处。 ”

楚劲松道：“ 哦，汤总镖头还没告诉你吗，我就是住在镖局后面汤总镖头的那座别墅。 ”

齐大圣故意说道：“ 一个人住一座别墅虽然舒服，恐怕也嫌寂寞了些吧？为什么不搬到镖局来和大家同住。 ”

汤怀远道：“ 楚大侠是有家眷同来的，分开来住方便一些。 ”

齐大圣心卜卜的跳：“ 原来英男果然来了，这倒省得我到扬州多跑一趟。” 他哈哈一笑，掩饰自己内心的波动，说道：“ 原来楚兄夫妻如此恩爱，小弟不知，请恕失言。 ”

楚劲松道：“ 齐兄取笑了。小弟并非舍不得老妻，只因她从未到过京师，故此带她来开开眼界。还有小女也一起来的。 ”

齐大圣道：“ 明天楚兄有没有旁的事情？ ”

楚劲松道：“ 齐兄有何见教？ ”

齐大圣道：“ 要是楚兄没有旁的事情，我想专诚去拜访贤伉俪。 ”

楚劲松道：“ 不敢当。小弟随时候驾。 ”

齐大圣道：“ 楚兄，你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可完全恢复如常了！ ”

楚劲松道：“ 是，多谢齐兄关心。其实我得齐兄之助，耗损的真气早已复原了。大恩不言报，我只能借花献佛，敬齐兄一杯。 ” 宴会尽欢而散。

汤怀远特地送楚劲松出门，但走过一座假山之后，他却忽然低声说道：

“楚兄，你本来应该早点歇息的，但我还有点事情要和你谈谈，想多耽搁你半个时辰。”

楚劲松正是想知道他何事见招，便即笑道：“我的精神比今早出门时候还好，莫说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也行！”正是：

会无好会君知否，莫问恩仇怪客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